

美國《外交政策》推薦的今年必讀書

本書作者遍訪50名中共官員和知情人士

中國權貴的 死亡遊戲

薄熙來事件秘密報告

原著：何 頻 黃聞光

譯者：李田心

 領袖出版社

中國權貴的 死亡遊戲

薄熙來事件秘密報告

原著：何頻 黃聞光

譯者：李心田

領袖出版社

目 錄

作者手記 5

主要人物表 9

引子 11

第一章 酷吏 14

陌生人的電話 15

美國領館的不速之客 25

我給全世界的公開信 32

“鐵血警魂” 33

“王立軍教授” 47

劈面耳光 67

美國領事館被圍 81

請君入翁 94

第二章 太子黨 105

穩坐釣魚船 106

夫人來電話 110

紅色集中營 122

太子黨 132

“雙慶之城” 150

最後的博弈 164

免職 171

“有其父，必有其子” 186

秘密調查 194

第三章 禍水 209

“一刀準” 210

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死屍 226

令人失望的世紀非審判 239

法律專家問：谷開來殺了海伍德嗎？ 244

最陰險的人 253

007 栽倒中國 263

禍水 269

第四章 王與寇 280

不倒翁——政法沙皇 281

薄熙來的秘密錢袋 298

人民總理，還是影帝？ 312

胡主席與他的總管 330

“我們決不讓他活著出來” 358

太上皇萬歲 374

奏樂——“向新領袖致敬” 388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版後記 418

內容簡介

薄熙來在中國的倒台，遠遠超越了一個驚悚的懸疑故事。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內部各派系之間，一直通到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一場殘酷的廝殺。

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一次死亡事件變成犯罪現場，揭露出的不僅是在 1605 房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一故事對其後生死權力鬥爭是如何至關重要。這一事件涉及社會名流和億萬富翁，改變了共產黨新領導廣的構成。

薄熙來一家的腐敗醜聞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的謀殺；薄熙來的秘密情人；薄熙來支持者的秘密運作；對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草率的審判和定罪……不過是一場劇烈權力鬥爭的第一波，這一權力鬥爭持續震撼著具有無上權威的中共的根本基礎。到整個事件結束之時，隨著薄熙來的倒台，在北京以及整個國家開始的陰謀運作，將可能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並破壞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

何頻和黃聞光運用第一手報道，和無人匹敵的大量信息來源——其中有些來自中國決策者極上層，拼接出這一引人入勝的政治大戲的諸多細節。這是中共第一次在國際媒體之間展開的醜聞——向海外新聞媒體泄露（有時候是虛報）案情細節，成為當局玩弄權術的一部分。特別是，操縱西方媒

體的企圖，是這個故事的一個重要方面，影響了最初的一些報道。

尼爾·海伍德的陰魂至今在中國還沒有散去。

本輯文稿英文版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
(PublicAffairs) 出版，中文版根據英文版譯出。

本書獲得諸多國際媒體好評

這是迄今為止揭示薄熙來大戲最多實情、最令人信服的一部作品。呈現出權力鬥爭極為複雜的幕後故事，集古代歷史上出現過的醜聞、野心和背叛之大成……作者的敘述具有相當深的洞見，海伍德謀殺案的表面情節，並不是這本書最有意思的因素。他們揭示出，薄熙來的毀滅，根子在這個國家激烈的、通常卻是看不見的派系鬥爭中。

本書敘事扣人心弦，而且可信，基於中國高官出於內鬥需要而透露給媒體的信息……中國精英政治家的整個圖景，是驚人的行為不檢和無法無天。——《華爾街日報》

2011年發生在中國邊遠城市，並對這個巨大國家的統治產生巨大影響的一樁真實謀殺疑案……作者編織了一張引人入勝的驚悚敘事網。——美國《科克斯書評》

這本書，對共產黨高官薄熙來的崛起和蜂台知之甚豐，他們揭示了共產黨領導層的虛弱……讓《博基亞家族》都相形見绌的政治局一級的權力鬥爭，經作者剝繭抽絲，編織出一段涉及財富/腐敗/放蕩/北京街頭全毀的法拉利跑車的敘事。——美國《出版週刊》

對中國政治高廣暗箱作業世界的曝光，使這本書成為一部特別重要的著作。這是所有中國問題觀察家的必讀書；那些對真實的謀殺懸案，和複雜的政治陰謀感興趣的讀者，也會發現這本書相當引人入勝。——美國《圖書館期刊》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集中於角色性格的描繪，對常常被中國政治人物搞混的西方讀者是一大福音。作者運用絕佳的內線消息來細究官方說法以外的東西。作者解釋中國政治背景的能力傑出，本書的最高價值在於它對事件提供新鮮和公正的角度，而不是為了博取新聞版面譁眾取寵。這是一本讓人想一直讀下去，並幫助理解中國諱莫如深政治系統的絕佳作品。——英國《每日電訊報》

作者手記

這本書是由何頻和黃聞光二人合作，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重慶的醜聞、陰謀和謀殺的故事——一個對中國、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事件。不過，為了敘述的清晰與方便，我們選擇了用何頻的口氣來講述這個故事。何頻是中國政治問題評論家，雜誌、書籍、網絡媒體出版者，明鏡新聞出版集團董事長，在有關薄熙來的案件中，明鏡的媒體曾多次率先報道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之後，隨著薄案的進一步曝光，何頻也成為這個動態故事情節中的一部分。

在西方，媒體對薄熙來事件都進行過大量報導。但這本書的獨到之處，是其綜匯了許多中國內部知情人對這樁政治謀殺案的看法——一樁在最高權力中心引發的戲劇性權力之爭。此書引用了大量以前沒有發表過的信息，以及許多知情人的觀點，為了寫成此書，我們採訪過 50 多名現任的和退休的中國政府官員、神通廣大的商人、以及資深政治評論家和獨立記者，傾聽這些人各自對薄熙來一案和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認識。很多人因為擔心政治報復而不願披露姓名。除了這

些採訪，我們還逐日追蹤微博上的帖子，和各種發表在海外中英文媒體、網站上的文章之後，為了獲得對這場政治大戲發生地點的實地感覺，黃聞光在 2012 年 11 月到重慶進行了一個星期的採訪，採訪了當地政府官員、警察和街上的普通百姓。他還造訪了英國人尼爾·海伍德被殺的酒店，拍下了照片。這次事實驗證之旅，使我們對這一幕戲劇以及它對當地、對全中國的影響，能夠有一種切實的感覺。

我們希望這本書不僅對在 2012 年震驚和吸引了國際社會的尼爾·海伍德謀殺案，呈現出最詳盡的記錄，而且對中共最高決策機構內部各種交織在一起的利益集團和政治派別，也進行一番勾畫。

這不是一幅美妙的圖景。

當出現在公眾面前時，中國最高領導人表現出的是完全一致的面目——一律男性、深色西裝、白襯衣、（經常是）紅領帶、一頭染過的烏髮——但是關起門，這些支配著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命運的精英，卻是另一番模樣。他們中間有著激烈的權力爭鬥，一個政治派別和經濟利益集團與另一個政治派別和經濟利益集團惡鬥，中國的體制導致了大量官員和非官員的腐敗，錯綜複雜的陰謀，肆無忌憚的強硬策略。太子黨與太子黨為了地盤和勢力範圍混戰一團，交戰規則與黑手黨家族毫無區別。

過去，共產黨壟斷了信息流動，所有政治醜聞都是保密的。公眾在數月、甚至多年以後，才得知發生了什麼事件。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政治鬥爭的火鍋裡又添加了新佐料。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由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夠直接閱讀英文，他們能以多種方式翻譯國外媒體報導，還能把這些報導通過互聯網傳回中國。

中國的各路政治和商業精英、以及共產黨高官的朋友和親戚們意識到公眾渴望來自海外的中國消息，因為西方媒體比官方宣傳機器的消息來源更為可靠。於是他們便經常利用秘密方法，向西方記者和政治分析家提供各種“獨家”信息。有些人還請朋友把被查禁的消息貼到微博上。

幸虧有這些政治知情人，全世界才在薄熙來案件發生時得以接到即時的報導，國外媒體才得以在共產黨的秘密謀略中間撕開一道裂縫。很多博客的貼子及海外媒體的報導都起先被政府指責為“惡毒的謠言”，然而，大多數“謠言”後來都被證明與真相十分接近。相比之下，政府官方媒體才是最大的造謠者。

然而，外國媒體也從薄熙來報導中得到了寶貴的教訓。由於西方媒體通過正常渠道獲取信息極為

共挑起的大規模的詆毀薄熙來戰役中，海外媒體扮演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連官方媒體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隨著中國信息來源的增多，西方中英媒體獨立核實新聞的渠道也隨之增加。由於這本書只用了六個月時間寫成，為了保證其公正準確，我們邀請了美國法律學者和記者陳小平博士，幫助核查我們在中國的信息來源，確認細節，吸收最新信息，修正早先新聞報導中出現的所有不準確內容。儘管有這些努力，錯誤和誤判還是可能存在，我們對這些錯誤負責。我們希望跟隨我們腳步的其他作家、記者和歷史學家，會使歷史記錄進一步更加準確。

到了此書寫成的 2013 年 1 月，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系列調查報告，為瞭解中共高官家族的財富提供了線索。西方媒體巨頭，例如彭博社、《衛報》、《每日電訊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還有海外的中文媒體，鋌而不捨地報道中國政治新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直接地影響了中國政治。他們的報導正被返回中國大陸，迫使政府作出回應，並使很多事件更加透明。我們期待未來將繼續如此。隨著不同派系競相向西方媒體透露信息，揭露對手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的行動在短期內可能會加劇權力鬥爭，但從長遠的角度，它將會加速共產黨內部的改變。

何頻 黃聞光

2013 年 1 月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主要人物表

李丹宇 (Li Danyu): 薄熙來前妻，部隊軍醫

文強 (Wen Qiang): 前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局黨委副書記，2010 年因刑事犯罪被判處死刑

周永康 (Zhou Yongkang): 薄熙來的親密同盟者，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系統“沙皇”

徐明 (Xu Ming): 億萬富翁，大連商人，薄熙來和谷開來的親密朋友

習近平 (Xi Jinping):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太子黨

習仲勛 (Xi Zhongxun): 習近平的父親，老資格中共革命家，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廣東省省委書記、省長，2002 年去世

胡錦濤 (Hu Jintao):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2——2012)、國家主席(2003——2013)

令計劃 (Ling Jihua): 胡錦濤前主要幕僚，薄熙來的“深喉”，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溫家寶 (Wen Jiabao): 時任國務院總理(2003—2013)

江澤民 (Jiang Zemin):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1989——2002)，國家主席(1993——2003)

李克強 (Li KeQiang): 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後任國務院總理

引子

在重慶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 1605 號房間，服務員發現了一具英國人的屍體。

這家三星级酒店，座落在樹木濃密的南山山頂，距離重慶市中心大約八公里。清新的山間空氣，讓人一吐大都市的濁氣。避開煙霧籠罩、飛速膨脹、人口超過三千萬的鬧市，俯瞰著腳下跨越長江、向周邊蔓延伸展的直轄市。酒店的優越地勢使其成為一個舉辦婚禮和假日派對、召開政府會議和高官休閒的理想場所。每當春



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

夏之季，那些造訪附近植物園，或到涂山寺燒香拜佛的遊客，會在這裡下榻。而在淡季的 11 月裡，這裡卻門可羅雀。酒店

主樓空空蕩蕩的大廳裡，兩根粗大的房梁塗成朱紅，聳立在一個巨大的玻璃魚缸之上。給人感覺是走進了一家俗氣的中餐館。兩個年輕的女子守著前台，不情願地停下電腦遊戲，來接待進門登記入住或打聽淡季價格的客人。

據酒店登記冊上的記錄，一個老外，2011 年 11 月 13 日那天入住了一個別墅房間，他的名字是尼爾·海伍德，41 歲，持英國護照，卻有一個北京地址。據服務員講，當晚，一個中年婦女和兩位男子進入海伍德的別墅樓，數小時後，他們離開。那女人離開海伍德房間之前，在門上掛出了“請勿打擾”的牌子，並告訴酒店主管，不要打擾這位外國客人，因為他“喝高了”。

兩天後，打掃衛生的清潔工注意到，1605 房間的客人這兩天都沒出過房門，感覺很不對頭，就報告了別墅區主管。主管敲門沒人應，電話沒人接，只好開門進去，發現那個外國人死在床上。酒店經理報了警，並聯繫了當地醫院。

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是第一個出現在現場的警官，帶著他的刑偵科副科長，工作證上表明他姓黃。他們向酒店經理、別墅主管、清潔工瞭解完情況，又查看了房間。之後，王立軍把黃副科長打發走了，把案子布置給四個他信任的得力助手——他們分別是公安局副局長，刑警總隊總隊長，技術偵查總隊總隊長，和沙坪壩分局副局長。

從最初的警方報告中得知，這個調查組詢問了酒店工作人員，從受害人心臟提取了血樣，對屍體進行了掃描。第二天上午，調查組宣布，海伍德是“酒後猝死”，並將這一結論

報告了王立軍，王立軍後來在法庭作證時稱，他“對他們的結論沒有異議”。重慶警方找到海伍德在北京的家人——他娶了中國公民王露露，有兩個孩子。根據幾個月後英國的一份報告，海伍德在倫敦的母親在得到兒子的死訊之後悲痛欲絕。她的丈夫，海伍德 63 歲的父親，也因飯中飲酒酒而心臟病發作，前不久在倫敦他們家中去世。

重慶市公安局說服海伍德家人接受了他們對死因的結論，經家屬同意，在沒有作屍體解剖的情況下，火化了海伍德的屍體。海伍德的朋友們都說，他“不是一個酗酒的人”，但他的家人和英國領事館對調查和結論，都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11 月 18 日，也就是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的三天之後，這個案子就了結了。由於居住在中國的外籍人越來越多，海伍德的死幾乎沒有受到媒體和公眾的注意。然而，按照中國人傳統的說法，如果死者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未了的官司，他的靈魂是不會散去的。其亡靈會在周圍遊蕩，死死糾纏著它的敵人，控制著他們的意念，給他們帶來災難……隨後發生的一系列跟 1605 房間死者有關的奇事，都證明了這一被多數人認為是迷信的說法。海伍德之死所引發的危機，暴露出的中國政壇之腐敗之醜惡，遠遠超出了任何異議人士或新聞記者能夠揭露的程度。

第一章

酷吏

酷吏是一個古代名詞，特指靠嚴刑峻法幫助主子維持政權的官吏。

陌生人的電話

在中國農曆新年時，人們很看重算命大師對來年的預測，希望新的一年比過去的一年更好。

2012年1月23日午夜，全世界的中國人迎來了12年一度的龍年。儘管龍——這個神話中的動物——象徵著力量、權威和好運，可是它暴烈的性格，又預示著動蕩和變化，這一點讓不少人心中惴惴不安。香港一家報紙援引卜位算命大師的話說，“中國會出現一些驚人的政治事件，”“下半年，中國將會曝出一樁腐敗大案，眾高官將被迫下台。有些人可能要進監獄，甚至丟命。”

“驚人政治事件”這種說法是一種相當穩妥的打賭法，且這種政治預言被中國當局營造的一派歡喜氣氛所掩蓋。在中國，當局控制的媒體，一個勁地渲染龍是如何大吉大利，把人們的聯想往“和諧”和“中國經濟的起飛”上引。不過，私下裡，領導層中不少人對那位算命大師的預言頗有同感。中共十八大被安排在秋季召開，那時候，經過全面考察、在殘酷的權力之爭中獲勝的新一代領導人將接掌權柄。從歷史上看，領導層的更迭，就是大行政治權術和政治陰謀之時，在過去20年裡，搞掉對手、排除異己的常見和有效方式，就是揭出對手腐敗醜聞。江澤民利用這種計謀加強他的權力，他的接班人胡錦濤主席也這麼幹過。在中國這樣的一黨專政

國家，用權術獲得權力，就是政治體系中赤裸裸的現實，沒有別的途徑可走，所有爭權的人們都得精於內鬥。不過，就連算命師也在內，沒有人預想得到，龍年裡的第一個驚人政治事件，在新年的節慶都還沒有過完的 15 天內就發生了。而我，竟在無意間充當了一個報信人。

2 月 2 日，我正在台灣出差。一大早，我約好朋友在台北君悅大飯店的前台大廳會面。這時，我的手機響了。“你是明鏡新聞網的老闆嗎？”一個低沉、略顯緊張的聲音問。明鏡新聞網是我在美國所辦的中文網站。我回答是的，那聲音悄聲說道：“給我另外一個私人號碼，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這種情況，我以前就遇到過很多。那人聽聲音像是個中年人，我把正巧在我身旁的一個同事的手機號碼給了對方，他馬上撥了過來。

我們的通話很短，他沒有自報姓名。他披露，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剛剛被解職，並因腐敗問題已經在接受內部調查。我感到難以置信。來電人覺察到了，激動中提高了聲音：“相信我。這是百分之一萬的準確！”

王立軍是重慶市反腐打黑戰役的著名英雄，據稱他在與黑社會的戰鬥中，曾經負傷 20 多次，當地和全國的媒體稱他為“鐵血警魂”。更重要的是，他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左膀右臂，一顆正在上升的政治之星。

如果王立軍被調查了，這可是個重大新聞。我馬上聯絡了一位我認識的重慶市的高官，設法核實這一消息。那人雖



重慶市反腐打黑戰役的著名英雄王立軍。

然證實了王立軍將不再擔任公安局長的消息，卻並不知道王立軍正在接受內部調查一事，另外，他提醒我說，“別忘了王仍然是重慶市副市長。”

但是我知道，就算王立軍還保留了副市長的頭銜，顯然他正在出局，因為公安局才是他的真正地盤和權力中心。

作為一個媒體人，我報導中國政治新聞已經超過 25 年，先是在大陸為官方媒體，後來是為台灣和香港的多家報紙。上個世紀 90 年代，我創辦了海外一家獨立的出版公司：明鏡出版社，旨在為中國海內外的作家提供一個中國大陸沒有的、自由獨立的平台。雖然我出版的那些書和雜誌在中國大陸都是遭到禁止的，但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遊客，會私下把它們帶進大陸。更何況，大量的中國網民會利用代理服務器登錄

明鏡新聞網。

多年以來，我從國內高官和他們的朋友們那裡，不間斷地收到大量信息和投稿，提供消息的人，包括交際廣泛的企業家、記者、學者等等，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政治派別，有著迥異的政治觀點。有些人試圖與政府的宣傳機器抗爭，將某些政治決策背後的真實故事揭露出來，或者出於正義感而揭露黨內和政府內的腐敗行爲；也有些人不一定有這麼崇高的意圖，他們是用真相和傳言交織的消息去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或是要提出某種政治主張。這些“深喉”們都知道如何巧妙地影響輿論。隨著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海外媒體的新聞，可以冲破政府的防火牆，在瞬間轉播到中國。

根據無名氏電話中的提供的線索，加上我自己的判斷，我向我網站的編輯口述了王立軍的消息，這位編輯在北足時間上午 11 點，把這一消息放上了明鏡新聞網。報導中，我提到王立軍有可能已經因腐敗問題被調查。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那條一百字左右的新聞稿，很快便在網上傳播開來的，拉開了一部政治連續劇的序幕。

這個政治劇具備了好萊塢“大片”的所有元素：赤裸裸的野心、一環環政治秘謀、歷史恩怨、瞬即變換的同盟、謀殺、間諜、權力婚姻以及偷情與性縱慾。主演的人馬涉及很多有權有勢的政治人物、商業大亨、軍隊將領、影視名流，有那些經常出現在中國和西方報紙頭版的人物，也有從不露面、在垂簾之後控制局面的男女。連續劇發生的地點，既有重慶山城狹窄蜿蜒的街道，也有英國風景如畫的海邊度假村。

從 2012 年 2 月 2 日起開始披露的薄熙來事件，並不是像這部戲導演們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場好人與壞人之間的戰鬥，或是毛派極端分子與溫和的改革派之間的衝突。實質上，這是一場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高位而致的政治陰謀。參與者本身是被個人忠誠和世代交情所驅動，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差異。

我的網站發出王立軍被解職消息的兩個小時之後，管轄著 3 千萬市民的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發出了一則簡短消息：

近日重慶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聯繫經濟領域工作。

稍晚，重慶市政府公眾信息網刊登了《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市政府領導分工的通知》。王立軍分管的工作為：教育、科技（知識產權）、環保、工商管理、質量技術監督、體育、民防、園林、參事、文史、修志工作；分管的部門（單位）為：市教委、市科委、市環保局、市工商局、市質監局、市體育局、市民防辦、市園林局、市政府參事室、市文史館、市志辦、市教育考試院（市招生辦、市自考辦）；聯繫市科協。

提到“副市長”，讓我想起香港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報導了 2011 年 3 月間重慶人民代表大會市長選舉的內情。選票上所有的市長、副市長候選人，都是由黨內高層事先指定的，代表們不過是在每個名字上畫圈而已。王立軍的名字也在選票上。儘管市裡剛剛授予他“重慶市人民衛士”

的稱號，有幾位代表還是投了棄權票。大會主持人立刻宣布這個投票結果作廢，重新開始。經過好幾輪投票，直到每一位代表都投了贊成票才罷休。政府的媒體希望宣布王立軍的當選是“全體一致通過”。

一年以後，那些曾安排過“一致通過”的王立軍支持者，又暗中策劃了他的出局。王立軍可以繼續當副市長，但是他的職責，從他專長的公安、國安、司法、政府維穩、政府應急管理等領域，轉到他一無所知的領域。這是第一個確定的信號：王立軍真的出事了。

無名氏電話所提到的王立軍已經因腐敗案被調查，聽上去是可信的。海外的政治分析家們也沒有為此感到意外。在一個腐敗泛濫的國家，沒有哪個共產黨官員是乾淨的。2009年被解職的王立軍前任文強 曾經在重慶當了16年公安局副局長，破過好幾個全國矚目的大案，最後還是因為受賄和與犯罪集團勾結而被處決。

然而，重慶政府似乎不顧一切地要消除我所報導的王立軍正在接受調查的傳言。市政府簡短的帖子發表後沒有多久，一篇王立軍“業績評價”的東西便在網上出現了。這篇東西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辦公室為去年的市長選舉準備的，這位前公安局長得到的評價是“政治立場堅定，宗旨意識和大局觀念強，事業心和責任感強，堅持原則，敢於碰硬，處事公道，執法公正，要求自己嚴格，群眾口碑好。”“不足之處是，工作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王立軍被免去公安局長的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脾氣和強硬風格。

表面上看，王立軍調離原崗位的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脾氣和強硬風格，其中並無什麼隱情。一家香港報紙甚至引用了一位重慶的消息人士說，王立軍的上司薄熙來派他到新的領域工作，是希望給他增加資歷，為將來的提升做準備。

在這樣委婉的說辭背後，我們看得出重慶政府正處於危機控制狀態，試圖低調報導王立軍的解職。而與此同時，重慶和北京瞭解政治內幕的人們，卻在頻繁地向海外媒體發布消息，捅出很多截然不同的內幕。

第二天，那位神秘人士又一次打來電話，一副自鳴得意、

“不是跟你說了百分之一萬的準確嘛”的口氣。他打來電話並不只是爲了吹噓。他還想告訴我更多令人震驚的內幕。在其後發給我的一封加密電子郵件裡，他寫道：

有好幾位商人，通過在北京、大連和重慶買房子給王立軍來賄賂他。王立軍還在當過 22 年公安局長的鐵領市涉及一件腐敗大案。公安系統的三位高官，已經因為受賄和貪污政府建築基金而被判罪，這三人都是王立軍的朋友。

另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指認，王立軍在世紀初擔任錦州副市長期間，與黑社會勾結，壟斷確業在內的產業。王立軍調到重慶以後，把有利可圖的合同都交給自己的朋友，從中獲取大量的佣金，並將贓款存到海外。比如，一家製衣廠包攬了為重慶市公安局製作警服，每一套警服的成本是 200 元人民幣，可賣出的價格是 4000 人民幣。最後，王立軍把重慶市公安局的名稱改為“警署”警服一律重新設計。所有這些，都是在未經中央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做出的，令北京領導層十分震驚和憤怒。此時此刻，王立軍的幾位生意夥伴和朋友，包括他的司機，都被拘留審查了。

面對這些腐敗罪行的指控，薄熙來決定立即行動，為自己拉開距離，把王立軍從公安局長的位置上拿了下來。

作為反擊，王立軍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送出了一份厚厚的快件信，指控薄熙來和他的妻子收受賄賂，並將巨額資產轉移國外。

對王立軍的這些指控是令人震驚的，但是，其中有些指控，比如“與黑社會勾結，壟斷礦業在內的產業”，顯得有些

牽強和缺乏證據。由於來不及給我的知情人打電話去求證這些細節，在未經核實之前，我沒有發稿。就把王立軍的新聞放到了一邊。

兩個小時後，在美國的一位同事向我通報了博訊網站上的一條“獨家”新聞。我把這個報導掃了一遍便後，發現這和無名氏從電話裡給我提供的，是同一個版本。博訊的“獨家”新聞，在海外的中文媒體中間引發了一系列反響。美國之音報導說，“最新爆出的有關王立軍實名舉報薄熙來家人腐敗的消息，則令薄入常前景更為撲朔迷離”。

第二天 我還在評估王立軍指控薄熙來的消息是否準確，那個不屈不撓的無名氏又聯絡到我，對於我沒有及時發布他提供的消息，表達了他的失望。但他又提及了更多的內幕：

王立軍現在就好像被惡鬼纏身了一般，當兩名官員出現在他辦公室，向他宣布他將不再擔任公安局長，催他交出武器的時候，王立軍公然對抗，竟然拔槍以對；當重慶政法委書記和紀委書記找他談話時，王立軍當場摔了茶杯。他揚言，如果有人膽敢傷害他，他就揭出薄熙來和他老婆的違法行為。他甚至要求把他轉到北京或遼寧省去，宣稱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脅。王立軍來重慶沒幾年，抓了、審了兩千人，重慶商界和官場的很多人對他恨之入骨。

與此同時，一位經商的太子黨——資深共產黨高官的子女——通過安全渠道，從北京給我發來了電子郵件。他提供了相同的版本，不過帶著點小曲折：

在被薄熙來解除了公安局長一職之後，王立軍變得很情

緒化，把自己反鎖在市公安局大樓 15 層的一間辦公室裡，而樓上一層就是公安局的武器庫。擔心王立軍會在失控狀態下進入武器庫，就安排了幾個人監視他的行動。王立軍卻感到，有人監視他，意味著有人要來殺掉他。

博訊和明鏡後來都發布了這些消息。到這個時候，我覺得已經很清楚多隻看不見的手正在出擊，不僅要搞掉王立軍，而且連帶著要搞掉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以上內情人的透露或傳言，很可能是有意引起薄熙來與王立軍之間的對抗，逼迫他們互相採取極端行動。

薄熙來也肯定注意到了海外的報導。2 月 3 日，他露面了。在重慶市宣傳文化工作會議上，他發表了講話：“宣傳戰線的工作不可小視，這是個‘硬’碰‘硬’的任務。信息本身雖然是‘軟’的，但它產生的作用卻是‘硬’的。我們的媒體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鋼鐵般的意志。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王立軍也在 2 月 5 日重新露面。他在公眾面前顯得非常合作，仿佛忙於適應他新的角色。在一側新聞簡報上，他造訪了重慶市教育局，然後調研了重慶師範大學。在電視上，他神情泰然自若，仔細地聽取著學校領導的匯報。對於他的新任職，他誠心誠意地表示：作為副市長，工作分工調整之後，每一項工作對自己而言都是新的挑戰，也是很好的學習



2012年2月5日，王立軍以副市長身份視察重慶師範大學。這是他出走美國領事館之前最後一次露面。

鍛煉機會。成了統一戰線，來表明那些傳言純屬惡意造謠。雖然王立軍被派到新崗位，他們各自都將一如既往。

這一裝假的局面，維持了僅僅48小時。

美國領館的不速之客

位於成都市南邊的領館路4號，是一座白磚建築，通向這裡的街道兩側綠樹成蔭，這就是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30



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多位美國領館人員，在這裡辦理中國大西南地區的赴美簽證申請和一些商務事務。

到這裡申請赴美留學或訪問簽證的學生和市民，來自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和西藏自治區。過去，簽證面試的長隊從頭一天的半夜就開始排起來，大多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平常的日子裡，早上開門的時候，隊伍總要排過兩條街口。

“好像是每一個在美國有個親戚可投 家裡有點錢的年輕人，都想到美國去，”一位當地人回憶說。

現在，申請簽證都是通過網絡和電話預約了，領事館門前的人潮長龍變得少見了，街道上顯得安安靜靜。

即使在中國逐漸崛起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之時，到美國學

習和居住的熱情也從來沒見衰退。許多年輕人，仍然把領事館視爲一把鑰匙，執此可以通向微軟、蘋果、好萊塢大片和多國投資銀行之鄉，通向一種精彩又自由的人生。也有人把它視爲美帝國主義的一個符號，尤其是在中國與美國在人權問題或貿易事務上發生爭執的時候。在谷歌的衛星地圖上，在領事館地址的下方，曾有一條中文的評論：“這個地方看上去壁壘森嚴。到這裡來的都是背叛國家、投靠敵人的漢奸。”

領事館看上去既神秘又不可接近，面無表情的中國武警日夜守衛著。對於對於大多數成都市民來說，領事館跟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但是 2012 年 2 月 7 日那天傍晚，他們的這種看法發生了改變。

很多過往行人，發現在美國領事館不遠的地方被堵住了，領事館突然被警戒線隔離起來。幾十輛警車閃著警燈排在街上。附近的每一條路口都設置了路障。警察在指揮著交通，沖著打算溜過去的行人大聲吆喝。受到阻礙的上下班的人把拍下的照片貼到微博上，試圖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全城和整個國家的人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一個化名“塞上蒼狼”的人在微博上說：

“成都美領館今天來什麼大人物了？剛才路過時看到美領館目前那條街有近百警察，警種很全啊，當然也有便衣了……”

“洋 829”的帖子說：“家都回不了了，一個人站在寒風中等待，據說整條街不准開燈，友誼賓館附近全部是特種部隊，大校中校滿天飛……拍電影嗎？”

就在網路上的疑問讓人眼花繚亂之時，廣州的“江山蹂腳”微博披露：“一輛渝 A 的車停在美領館門口，被拖車拖走了。”從車牌上的號碼判斷，車是屬於重慶市政府官員的。

到半夜時分，北京的一位律師魏久如最先發出消息說：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逃至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要求避難，被拒絕後已被公安人員拘捕送至北京。

這一消息迅速傳播開來，引發了潮水般的推測。

“Koki——Wong”在新浪微博發帖爆料說：“王立軍實名舉報薄熙來，躲成都美領館尋求庇護，武警出動 70 部軍車封鎖把人帶走，此人應該會人間蒸發了。”

2 月 8 日清晨，網管們已經刪除了關於這一事件的所有帖子，不過，到這個時候，所有的人已經都了解到了王立軍企圖叛逃的消息。

在一個政府暗箱作業、媒體又是黨的喉舌的國家，微博的出現，等於在拆毀阻攔信息流通的網絡防火牆。如今在中國，凡遇到任何大事，網民們不管國家的電視、廣播和報紙怎麼說，他們總是到微博上去獲取信息。在有爭議的事件發生時尤其如此，因為傳統媒體往往受到限制，被要求保持沉默和遵循官方的口徑。目前，已經有超過三億人在新浪微博註冊，每天的帖子超過一億條。微博的流行，已經成為北京當局的一個主要難題，政府已經感到，關閉微博，或是不理睬微博，都非常棘手。政府部門也不得不時常地在微博上回應一些報導，緩解來自跟帖者的壓力。

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在 2 月 8 日上午將近 11

點，通過官方微博發布了一條可笑的消息：

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這條消息只是激起了更多的推測和奚落。不到幾個小時，“休假式治療”一詞，便成為最流行的網絡政治熱詞。

一個諷刺帖子說，“在美國領事館接受休假式治療？他是叛逃還是尋求休假式治療？多麼公然的謊言，中國有史以來沒有聽說過！”

重慶市政府自己也意識到這一聲明的荒謬，便把這個帖子從微博上刪掉了，可是一個小時以後又貼了上去，然後又一次刪掉。對很多人而言，此舉表明那些地方官員已經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王立軍的叛逃，令北京方面猝不及防。在高層領導人反覆權衡，尚未拿出一個解決辦法之時，政府的新聞審查人員們一時無所適從。他們等待著指示，拿不准該堵什麼，又該放行什麼；他們的遲鈍，使得各種評論和走漏的消息洪水般湧進網絡。中國《南方都市報》記者王星在微博上透露，他採訪了成都警方匿名警官，證實王立軍在美國駐成都領館尋求庇護，2月8日凌晨被抓，早上6點半從四川省公安廳發車直奔雙流機場，飛往北京。這個帖子後來被證實是準確的。

西方各媒體的駐外機構，比如福布斯、路透社、《紐約時報》、美國之音等，都曾向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求證細節。2月8日下午，美國大使館新聞發言人理查德·比昂根對外界稱，自己的身分不適合對王立軍尋求政治避難之事發表評論。2

月8日夜，在媒體強大的壓力之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維多利亞·紐蘭在華盛頓確認，王立軍確曾於兩天前要求與美國駐成都的領事見面，然後“按照自己的意願離去”。紐蘭拒絕對王立軍是否尋求政治庇護作出評論。

整個事件的不明不白，激起眾多王立軍支持者的質疑，他們不相信，一個愛國者，打擊犯罪的英雄，會到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一個微博帖子引用了一則內部消息，說王立軍被黨內的政敵設下圈套，成了犧牲品——在這一版本裡，是美國總領事邀請王立軍進入領事館，參加一個緊急的反恐會議。

2月9日，政治知情人給明鏡新聞網和博訊發來了大量的細節和分析。經過政府的多年控制，民眾已經普遍不再相信官方的媒體，來自海外的消息，被認為比《人民日報》上的報導可信度更高。得知翻越防火牆軟件可以使海外新聞報導返回中國，不同的政治派系，已經學會運用海外的中文媒體去影響國內輿論，或者通過向海外媒體提供內部獨家新聞，讓自己的對手難堪。我收到的信息，不一定全是可靠的——其中有很多蓄意加工的成份——但是隨著事件在後來幾個月中的展開，大多數消息被證明是真實的，或者至少是接近真實的。

2月9日早上，博訊上的一篇文章，引述了一位消息人士的說法，對王立軍的“叛逃”揭開了更多迷霧：

博訊據消息人士最新透露，王立軍是6日藉口到學校出席活動，化妝後逃亡，當日晚上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

政治庇護。

據悉，中國將領館封鎖 24 小時，迫於壓力，美方 7 日晚（8 日凌晨）將王立軍交給國安，目前關押在一個秘密地點。王立軍在美國領館內，和美國情報人員深入交談，透露了大量中國的內幕情況。因為王立軍情緒不穩和中方施壓，美方將王立軍交給中方，送往安全的秘密地點調查。

王立軍在領館出來時，對國安人員說，要和薄熙來魚死網破，重要資料已經轉移海外。

據瞭解，目前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非常緊張，谷開來已經數日無法睡眠。

博訊的報導發出的時候，我在台灣的山區。仍對王立軍的避難抱著懷疑態度：如此戲劇性的描寫，似乎是從好萊塢的動作大片裡來的。我覺得其中有太多無法解釋的疑點：是什麼因素，令一個全國聞名的公安局長到美國領事館去尋求庇護？中國當局怎麼能夠無視國際法，派出部隊把美國領事館包圍了 24 小時？我想不出任何先例 能證明博訊所描述的一系列令人吃驚的事件是可信的。由於電話信號不好，我未能及時去核實我所懷疑的因素。不過，其後的兩天裡，隨著知情人不斷將有關王立軍和薄熙來的信息發到我的電子信箱，我開始相信，報導出來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可信的。

2 月 12 日，一封據說是王立軍在他被解職的第二天寫下的公開信，在眾多海外中文新聞網站上瘋傳。

我給全世界的公開信

當大家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或許已不在人世或許已失去了自由。我想向全世界解釋一下我做這一切的原因。歸根結底是一條：我不希望看到黨內最大的偽君子薄熙來能再繼續表演下去，如果這樣的奸臣當道，這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不幸和民族的災難。

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鬧劇完全是為了他企圖進入常委的做秀。這是薄熙來的“文化大革命”！他專制武斷，心狠手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一直強迫包括我在內的下級用各種手段，為他幹各種不可想象的事。稍有不從，馬上下狠手處置。他把所有人當成是口香糖，嚼完了隨便一丟，不管沾在誰的腳底。他才是最大的黑社會老。他已把整個重慶從黨和人民的天下變成了他一人的家天下。按他的性格，當不上中國的老大是不會罷休的，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會不擇手段。薄熙來號稱清廉，但實際既貪又色，縱容家人大肆斂財，數額驚人。有關情況，我掌握了大量材料，已向有關方面檢舉，也委託了我國外朋友在適當時候在公布這封信後逐步公布於世！我也希望能夠用這些材料有朝一日出書。

薄熙來無情無義到了極致，從他“文革”中鬥父親，對待兄弟姐妹和對待前妻就可以看出。我為他兩肋插刀，但他對我連條狗都不如，當我不願再為他做髒事蹺混水時，竟然把我身邊司機等抓走來威脅我。士可殺不可辱！我本不是什

麼英雄，我願意為人民流血流汗，但不願意再為在這麼一個壞人手下工作悄悄流淚！人終有一死，我願意用生命來揭露薄熙來，為中國的體制中少掉這麼一個會禍害中華民族的野心家獻出一切！

王立軍

2012年2月3日

周力軍曾在1996年受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委託到遼寧鐵嶺與王立軍及其家人相處十多天，貼身採訪王立軍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並創作19集電視連續劇《鐵血警魂》。周力軍說，在與王立軍熟識後，有一次到撫順的澡堂，他們二人赤條條坐在熱氣蒸騰的水池中，王對他說：“我心裡很清楚，我就是當官的嘴裡一塊口香糖，嚼得沒味兒的時候即吐地上，說不定黏在誰的鞋底子下。”

王立軍的這封信讓我意識到，十八大之前，一場政治大地震即將來臨。我集合起一班人馬，隨時關注從中國內部不斷湧來的新聞線索，在證實之後，持續進行有關王立軍的追蹤報導。

“鐵血警魂”

基因科學家相信，亞洲有1700萬人是成吉思汗的直接後裔。在王立軍名氣最響的時期，他喜歡誇耀自己是13世紀那個令人喪膽的蒙古武士的後人。

王立軍 1959 年 12 月 26 日生於內蒙古的阿爾山 和另一位令人生畏的人物毛澤東是同一天生日。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在 1949 年取得勝利，暴政統治中國達 27 年。在王立軍的生涯如日中天之時，東北城市鐵嶺的一家當地報紙在描述他的出生時，使用了一度只會用於形容毛澤東的語氣：

當一輪紅日在噴湧的朝霞中，衝破東方地平線冉冉升起的時候，內蒙古阿爾山腳下，一個男孩呱呱墜地。蒙古人給新生兒起名字有個習慣：參照天、地、時間等自然現象。於是，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父親，給孩子起了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烏恩·巴特爾，意思是“真勇士”——他就是王立軍。小烏恩王立軍承襲了遠祖成吉思汗的一脈雄風，從小就開始練習騎馬、射箭。

不是所有人都打算買什麼蒙古武士的賬的。王力成，遼寧的一位律師和博客寫手，就曾質疑過王立軍的族裔。這位律師過去十年來密切關注著王的職業道路，他認為，王立軍雖然生於內蒙古，卻是百分之百的漢人——中國大多數的一個民族。他的祖先居住在東北的遼寧省。在他 1978 年參王立軍確是在蒙古傳統中成軍報名表上，他在民族一欄長起來的。十幾歲的時候，填寫的是漢族。

“王立軍為什麼把自己的漢族改成蒙古族呢？”這位律師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係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代表（1992）有對‘少童年的一位夥伴說，王立軍數民族予以照顧’的條件，王立軍爲了爭取當上該屆黨代表，所以才將自己的民族更改爲蒙古族。”

蒙古族也好，漢族也罷，王立軍確是在蒙古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十幾歲的時候，他曾入選過內蒙古少年拳擊隊，武藝高強。1977年高中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林業局天池林場，一年以後參了軍。據他童年的一位小夥伴說，王立軍一直夢想當一名軍官。在部隊駐紮在東北一個300萬人口的城市



王立軍為當上黨代表才改稱自己是蒙古族？

鐵嶺期間，他曾兩次參加嚴格的入學考試，希望能進一所軍校，可是未能考上。1982年，在他服役期滿之後一年，王立軍和在鐵法市商業局工作的肖淑麗結了婚。結婚四個月後，兩人在鐵嶺安了家，通過他在部隊當幹部的岳父，王立軍在市商業局得到一份卡車司機的工作。

王立軍的警察生涯開始於1984年，他被當地公安局招募為治安隊隊長。王立軍對這項工作十分盡心盡力。下班之餘，他帶著一隊年輕人，在街道和礦山設施之間巡邏，幫助當地警察維安。1984年，當地礦山的一位朋友把他介紹給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隨後當鐵嶺市公安局開始招聘警官時，那位

副局長推薦他去應聘。儘管他沒有所要求的大學文憑，但還是被錄用了。

三年後，28 歲的王立軍被提升為遼寧省鐵嶺市公安局曉南派出所副所長。曉南鎮在城市的南端，搶劫和幫派行凶十分猖獗。他上任的一個月前，那裡曾有一位叫王濤的年輕民警遭到襲擊，被人刺死，凶手一直沒有抓到。《法律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活靈活現地描述了王立軍上任後第一個星期的情景：

一天，王立軍在值夜班，突然電話鈴響起，一個陰森的聲音問：“你是新來的王立軍？你認識王濤嗎？他的下場就是你的下場。你有種來火車站一趟嗎？”王立軍二話不說，拿起手槍直奔火車站，在凜冽寒風中尋找歹徒的蹤影。結果，直到天亮歹徒們也沒敢露臉，王立軍“天大膽”的名聲卻流傳開來。

從此，王立軍作為一名勇敢無畏的警察而名聲大震。新來的派出所長不僅有勇，而且有謀。在業餘時間裡，王立軍在工廠、機關等容易發生偷盜的地方裝上了自動報警系統，出事時一按，派出所地圖上的燈就亮了，公安幹警馬上出動。

三年之內，王立軍管轄的地區裡犯罪率大大下降，官方媒體稱，他共破獲了 281 起案件，抓捕了 1600 多名不法分子，曉南被評為全省的文明鎮。1991 年，他被調到另一個派出所，他乾脆就住在所裡，他曾創下九天打掉十個犯罪團夥的記錄。1992 年 1 月，他被公安部授予“中國十大傑出民警”稱號。在北京期間，很多中國高層領導人接見了他。從北京一回來，

他被任命為鐵嶺公安局副局長。剛上任時，鐵嶺的犯罪團夥十分猖狂，他們控制了這個城市的夜總會、髮廊和餐館，從事著賣淫和敲詐勒索等各種勾當，槍擊時有發生。犯罪團夥十分猖狂，甚至在政府大樓外邊放置炸藥，要挾官員。冬天裡，很多農民工無工可打，便酗酒、盜竊、街頭鬥毆。當地居民被黑社會和地痞弄得苦不堪言。

作為一項新的重要舉措，王立軍在 1994 年 9 月發起了打擊團夥犯罪的戰役。他成立了一個 40 人的專案組，把一座三層辦公樓變成臨時牢房，用來關押和審問嫌疑犯。在 40 天時間裡，他破獲了 800 多起案件，逮捕了與 86 個團夥或黑社會有關聯的 923 人。在隨後的審判中，7 名首犯被判處死刑。19 名政府機關內部人員被發現有腐敗行為，因與犯罪分子勾結而被逮捕或被解職。

很多法律專家，包括就族裔問題質疑過王立軍的律師王力成，都對這一戰役踐踏法定訴訟程序提出批評，但當局對這些聲音都未理睬。並且對王立軍的戰果表示滿意，誇他為堅決打擊犯罪的鬥士。當地政府還僱人寫了一本書《東北虎傳奇》，記錄了王的英雄事跡。在其中一章裡，作者陳曉東描繪了王立軍怎樣擒獲兩個黑社會頭目：

第二天下午三點半，偵察員報告，說楊俊富可能已打探到消息，正準備出逃。王立軍經請示後，決定提前行動。他率領警員直撲楊俊富棲身的銀州大酒店，自己埋伏在一樓服務員休息室。隨後，他讓劉家鐸等人將楊俊富誑下樓來。楊俊富剛把半個腦袋探進門裡，王立軍就猛虎撲食般地將其擒

獲了。王立軍大喝一聲：“你知道我是誰嗎？”楊俊富一看，如夢方醒！“啊，你是王立軍？那我值了。”王立軍問：“為什麼值呢？”楊俊富說：“死在你手下呀！”

另一個頭目何晶是個武林高手。聽到警察要來抓他的風聲，就迅速逃逸了。一個月後，王立軍得到消息，何晶又潛回住地了，就藏在他自己的公司裡。為防止走漏風聲，王立軍只帶了一名警員，趕去追捕。但是他們趕到公司時，一眼認出何晶正上了他的“標致”505 轎車，何晶也發現了王立軍，便開足馬力逃跑，王立軍開車死死地咬住他。眼看就要追上了，忽然一輛拖拉機擋住了王立軍的車子，何晶得以飛馳而去。王立軍氣得眼裡直冒火。但是何晶跑出沒有多遠，車就熄了火，王立軍跳出車子，上去把何晶拽出車來。一個是武林高手，一個是孤膽英雄，二人對打了 20 分鐘，何晶勒住了王立軍，要置他於死地，但王立軍掙脫了，最後一記重拳打在何晶頭上，將他擊倒在地。

警察們趕來，將何晶抓獲。王立軍的臉上也滿是血跡和深深的傷口。

王立軍的勇敢，為他贏得了多次嘉獎，其勳章綴滿了警服。1995 年，他參加了全國英模報告團的巡迴演講，介紹他在鐵嶺打擊犯罪戰役的輝煌成果。那天，王立軍正坐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上時，鐵嶺地方法院作出裁決，將他抓獲的黑社會頭目處於死刑。一家官方報紙描述了王立軍聽到這個消息的反應：

王立軍渴望聽到正義的槍聲。在大會堂的發言一結束，

他就從主席台上溜了下來。站在大會堂的門應，他撥通了副支隊長計連科的電話。老計說：“王局長，你聽著，現在斃到第四個了。”“啪”一聲清脆的槍響，從電話裡傳了過來。槍斃幾個黑社會頭子那天，（鐵嶺）群眾自發地打著 20 多米長的大字橫幅到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門前慶賀，在馬路上寫下了“殺楊富，平民憤，真正的共產黨員王立軍”的大字標語。

在鐵嶺市公安局任職期間，王立軍有個綽號：“彪子”，在東北方言中，這個詞意味著勇猛彪直的人。舉例來說，一個和王立軍在刑事偵查組共過事的警察說，王立軍要求法醫在出事現場時，不許戴口罩和手套，理由是口罩和手套會“影響嗅覺和觸覺”。有一次他曾經親自跳進齊腰深的水塘，抱出一具腐爛的屍體。

據當地媒體的描述，王立軍辦案鐵面無私，但其心底十分善良。網上的一篇文章說，王立軍突襲了一處他認為是越獄逃犯藏身之地的住所。他剛剛摸進屋子裡，那逃犯便揮刀向他猛撲過來。就在他的槍口對準那逃犯的腦袋時，他卻沒有扣動扳機，而是冒著生命危險撲了上去，原來，他看到炕上有一個小孩子在蠕動。在把逃犯摔倒在地制伏之後，他說：“你知道嗎？是你的孩子救了你，我怕槍聲嚇壞了孩子。”

另一個故事說，那個叫楊富的黑社會頭目被抓獲之後，儘管審了一個多星期，也不交待罪行，弄得審訊無法取得進展。王立軍知道後，告訴審訊人員，由他處理。楊富被抓後，



王立軍的勇敢，為他贏得了多次嘉獎。

他的老婆也被抓了起來，兩個孩子無人照料。經市裡領導同意，王立軍根據楊富的老婆罪行並不嚴重的情況，為其辦了取保候審，讓她回家照顧孩子。同時，楊富是回民，王立軍又讓人專門雇請了回民廚師，配備了專門的廚具，專為他一人做飯。楊富終於被打動，交待了所有罪行。臨上刑場前，王立軍為楊富買了一套新西裝穿上，說：“你在鐵嶺也算個人物，走了也要像樣一點兒。”

王立軍的事跡後來被改編成一部 19 集的電視連續劇《鐵血警魂》，1999 年在中國大陸上映。導演曾把王立軍請到劇

組，編劇周力軍後來對一家報紙描述了自己對王立軍的第一印象：“當王立軍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屋子變小了，一方面因為他身材高大，另一方面因為他氣場很強。”

一開始是計劃由王立軍本人在劇中扮演他自己的，但很多人覺得那樣不合適。周力軍說，王立軍天生是個演員，很有戲劇天份。作為創作過程的

一部分，周力軍曾經跟著王立軍採訪了十天，還參加了一次“打黃行動”，他說：

王立軍將我拉進了他的三菱吉普，他親自開車前往鐵嶺市。王立軍的吉普車非常有個性，車身上印著“中國刑事警察”六個手書大字，那是出自他的手筆，並為此申請了專利；車頂上加裝了八個探照燈，前面四個，後面四個，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曠野中，隔著幾里地就知道“王立軍來了！”王立軍開車，只能用一個字形容：“猛！”過鐵道也不減速，我在車裡被顛得頭碰車頂，雙手緊緊拉住把手，後面的車輛很難跟上。到達鐵嶺市後，做了簡單的布置，警察們分頭衛向髮廊、



周力軍著《鐵血警魂》。

歌應。進入市裡，汽車一頭停在一家小髮廊門前，兩男兩女正在裡面閒聊，王立軍衛進去，二話不說，使出一個擒拿招式將一個染著黃髮的小青年掀翻在地，命令其他幹警進入後屋搜查。看來這是一家比較規範的髮廊，並不存在“賣淫嫖娼”，那兩男兩女也是店裡的工作人員。大概因為是當著我的面吧，王立軍不願就這樣收場走人，而是下令把人帶走，其理由是染黃毛的不是什麼好人。

王立軍高調的打擊犯罪戰役大見成效。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鐵嶺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據鐵嶺的一位民警說，王立軍在當地人力三輪車夫當中擁有無上威望。這些人有不少是下崗工人，經常被地痞欺壓、敲詐。王立軍下令：下次抓到這樣的地痞，不但要依法嚴懲，還要讓他把兜裡所有的錢掏出來，當場付給三輪車夫做賠償。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一天深夜，王立軍下班徒步回家，有個車夫看出是他，趕緊蹬過來要送他；王立軍一邊推辭一邊走，結果不出幾百米，後邊跟上來一串三輪車，足有十幾輛。

中國官方宣傳總是誇張的，關於王立軍的故事，就算真的發生過，傳出的也很可能是被媒體、或是支持他的人們加工過的版本。不過不可否認的是，鐵嶺的很多百姓對他的確是崇敬的。360doc.com 網站上有一篇文章，作者說自己是鐵嶺人，把王立軍和宋朝的包公包青天相比。

王立軍對黑社會犯罪團夥嚴厲的打擊，也使得很多人對他恨之入骨。有人揚言要出大價錢買他人頭，還威脅說要他妻子女兒的命。王立軍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過一段經常被媒



遼寧鐵嶺市。王立軍在這裡擔任過市公安局長。

體引用的話：“戰友們，同志們，假如我犧牲了，不要落淚，不要悲傷，警察的職業就意味著犧牲。”

王立軍的敵人不僅僅是黑社會；在他的同行們中間，也有很多人找他的麻煩，包括那個把他帶進警察隊伍的副局長。

1999年3月，開原市人力車夫張貴成狀告王立軍，他騎的三輪車被王立軍的轎車所撞，他本人挨了王立軍打——因為他和乘客指責了王立軍。張貴成起訴王立軍人身侵害。法庭以證據不足宣判張貴成一審敗訴。四個月後，王立軍因被控在審訊中用刑，造成一名因在街上賣假手錶被抓的婦女死亡，再次被告上法庭。儘管這一案子也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駁

回，市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卻接到多封匿名信，指控王立軍刑訊逼供。這樣的指控還被送到正準備給王立軍頒發獎章的公安部，直到四個月後王立軍洗清了自己，獎章才發到他手裡。

王立軍四下打探，發現他最親近的朋友和曾經的前輩、那位公安局副局長，是那些匿名信的幕後人。他出手反擊，把前輩逮捕，關了兩年的監獄。

到 2002 年底，王立軍的名聲如日中天。另一場“打黑”經歷令王立軍威震全國警界：2002 年秋天，身為鐵嶺市公安局長的王立軍，奉遼寧省公安廳之命，作為總指揮專門負責盤錦打黑。盤錦是個產油城市，他到那裡去抓“油耗子”——從油井偷石油，給政府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犯罪團夥。

王立軍在指揮這次打黑行動中發現，這些黑惡組織在以商養黑的同時，積極尋求政治和法律庇護，通過贈送高檔轎車、金錢等手段大肆賄賂、拉攏黨政幹部和政法幹警，使其成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有些民警甚至成為犯罪共謀、同夥，甚至直接參與犯罪活動。這些人中，管槍的販槍，緝毒的販毒，打黑的涉黑，關人的放人，管牌的賣牌……當地公安局局長給自己的“油耗子”兄弟報信，警察來抓捕時，幫助他逃跑。除此之外，政府官員也接受賄賂，把賺錢的建築合同批給與黑社會有關係的公司。

為了徹底根除這一現象，王立軍從其他地區調來了警力，成立了特別專案組，開展內部調查，挖出了八名與黑社會有關係的官員，包括當時的盤錦市公安局副局長、派出所長、看守所長、緝毒支隊長、治安科長等。一旦清除了“內鬼”，

王立軍便開始集中對付外敵了，把盤錦地盤上多個黑社會組織、一批黑社會頭目、221 名犯罪嫌疑人一網打盡。

王立軍與周永康的深厚友誼，就是在盤錦建立起來的。周永康是王立軍的恩師之一，在王立軍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之前，周永康曾擔任盤錦市市長。一個未經證實的故事說，周永康的很多故交，因為與“油耗子”的關聯而被王立軍盯上，星夜驅車直奔北京，向周永康求救。周永康出面干預，在牽出更多的人之前，力勸王立軍



周永康曾任遼河石油勘探局 局長
兼盤錦市市長。

終止盤錦的打黑戰役。據說王立軍同意了，停止了對周永康老朋友們的追捕。作為感激的一個姿態，周永康的乾兒子孔

濤，把王立軍邀請到北京周永康的家中，王立軍在那裡和周永康的不少朋友成為好友。

這些政治上有權勢的關係極大提高了他的自信。2003 年 5 月，遼寧省政府命令各市公安局長交換崗位，王立軍離開了工作了 22 年的鐵嶺——其間他破獲刑事案件近 8300 起，逮捕犯罪嫌疑近 3 千人——來到錦州，一個距鐵嶺 300 公里、規模差不多大的城市。他到任兩個星期後，就發生了一樁恐怖的凶殺案：錦州連發 5 起入室強姦殺人案，罪犯在四個月內強姦了五名婦女，並殘忍地殺害了其中兩人。王立軍調動了近兩千警力參與破案，並由此案開始啟動破案後倒查責任機制。53 天後，一個有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被捉住，供認了所犯罪行。7 月 23 日上午，錦州市委、市政府召開大會表彰破案有功人員。當天下午，王立軍召集錦州市公安局全體人員開了一個大會——案件倒查責任追究處理大會，13 名警察在因在偵破中有失職瀆職行為受到處分。其中，罪犯所住區域的公安分局康寧派出所副所長及一名民警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理由是：罪犯家離派出所僅 100 多米，而且完全符合 11 項對犯罪嫌疑人的推測特徵，他們沒有將其排查出來。該分局副局長也被行政撤職。受處分的警察不可避免地覺得委屈，普通市民則大聲喊好。他很快就成為錦州市家喻戶曉的人物，第二年當選為副市長。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論是鐵嶺還是錦州，被他開除或被關押的警察，在王立軍調走後便很快就恢復了工作。他的改革計劃，比如把巡警和交警合併為一個單位以改進效率，

也都中止了。他的後任認為，他的措施太過激了。

2008年6月，公安部決定調王立軍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從錦州到重慶——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對於王立軍來說，是他職業生涯的一個里程碑。

“王立軍教授”

在重慶，王立軍的仕途開始平步青雲。他從一個300萬人口的城市，來到一個3200萬人口的大城市，三年之內，他連上三個台階：從公安局副局長，到局長，再到副市長。

王立軍是怎樣在政治重鎮重慶市第一個落馬的？是誰在王立軍和薄熙來之間牽線搭橋？我發現有好幾種相互矛盾的說法；這一細節，對於瞭解薄王在重慶的關係，以及他們最終的決裂，是很關鍵的。

一個普遍流行的版本說，王立軍是在2007年引起薄熙來注意的，當時薄的妻子谷開來懷疑有人把鉛汞混合物摻進她每天服用的中藥膠囊，想要毒死她。大連企業家、億萬富翁徐明，也是薄熙來夫婦的朋友，聯繫了王立軍。以王立軍為原型的電視劇，使得他當時在整個東北都已赫赫有名。徐明邀請王立軍來調查此事，王立軍沒幾天就破了案，逮捕了薄熙來的私人司機和他的幫手。2008年，也就是薄熙來被任命為重慶市委書記之後的一年，他對黑社會猖獗的問題感到焦心，認為當時的公安局長——胡錦濤的一個親信——既靠不

住又能力差。薄是個“空降”官員，在重慶沒有人脈根基，他需要用自己的馬建起團隊。他的妻子向他強力推薦了王立軍。

一個在公安部有很硬關係的企業家則認為，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才是王立軍和薄熙來之間正式的牽線人。周永康，本書後邊還會專門講到他，欠王立軍一個人情——2002年，這個打擊犯罪分子的英雄，在錦州打擊“油耗子”戰役中，釋放了好幾個周永康的朋友。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長之後，兩人成了親近的哥們。“所有重大人事變動都必須經過周永康的同意，”那個企業家說，“沒有他的批准，象王立軍那麼大幅度的提升，行政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管他們兩人是怎麼遇上的，重慶的官員們都說他倆是一拍即合。在私下和公開的場合，薄熙來多次讚揚王立軍的業績和他的勇敢。對於王立軍，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而言，可以想像，和一個顯貴的太子黨，一個正在上升、能夠為他打開一個新世界的政治新星一道共事，他是會看中這份榮耀的。

蜜月是甜蜜的。王立軍一來便是市公安局副局長。九個月後，薄熙來果然沒有食言，任命王立軍為公安局長。

王立軍也沒讓他失望。在第一年裡，他展開了一場“社會大調查”。他化裝成一個出租車司機，私訪了各種社區，和當地居民交談。重慶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也苦於犯罪率的上升。有些地區，賣淫和非法賭博的賊窩就在離派出所很近的地方大行其道。

2009年6月3日一大早，一個叫李明航的44歲男人在回家途中被槍擊致死。鄰居對警察形容，他是一個彬彬有禮又神秘的房客，住在一個叫“愛丁堡”的破舊小區裡。根據警方的調查，李明航開著寶馬車，曾有販毒前科。因為分贓不均，被另一歹徒殺死。這一事件成了全國大



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據說 2007 年被人下毒導致身體惡化。

新聞，對薄熙來的班子構成挑戰。王立軍的特別偵查小組很快就抓到三個策劃了愛丁堡槍擊案的嫌疑人。根據嫌疑人的口供和周圍居民提供的線索，王立軍逮捕了 50 多名從事軍火走私、販毒和賭博的嫌疑人。兩名主要嫌疑人被判有罪，六個月後被處決——從快從重，政治上是常見的。趁著破案的成功，王立軍還調動了數百武裝警察，在重慶城外的山裡，

端掉了好幾個非法的軍火加工廠。面對民眾對這些行動表示的極大支持，薄熙來指示王立軍，在全市發起“打黑除惡”行動。在一次警察大會上，王立軍用他慣有的張揚風格宣布：“我們要以排山倒海之勢，掀起一場風暴。”

王立軍的打黑戰役，成立了上萬名警察參加的 329 個專案組。媒體報導說，有將近 5 千人被拘留，其中 3273 人被起訴。法庭判決了 520 人，65 人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與此同時，警方還成功破獲了 4172 個一直未破的案子，打掉 128 個黑惡團夥。不過，最近發布的一份重慶政府白皮書，對被捕人數提供了一個小得多的數字。媒體誇大的數字，可能嚇壞了北京的不少元老，他們擔心，一旦薄熙來進入政治局常委，他會把他的戰役擴大到全國範圍，威脅到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在打黑戰役中，王立軍還整肅了警察內部那些他說是跟罪犯相勾結的人。“我們打擊的是黑社會，但是警察隊伍裡的壞人，比黑社會分子更加腐敗，也更加危險，”王立軍對媒體如是說。除此之外，據重慶的一名警察回憶，一天早上，剛上班不久，他便接到一個會議通知：

我們走進會議室，看見門口被全副武裝的警察把守著。人們可以聞到血腫味。王立軍站在講台上，在宣讀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大多都是基層的領導，被查出有受賄行為，或同不法分子有勾結。每叫到一個名字，王立軍便宣布其罪名，然後下令，“你被捕了。”到會議結束，共有七人被戴上手銬，帶離現場。

到 2010 年底，共有 1 千多名警察和政府官員，因腐敗和濫用權力遭到指控，包括很多級別很高的官員，比如重慶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張濤，被判死緩；據監獄管理人員說，前任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在等候審判期間自殺。

對重慶市司法局長文強的逮捕和審判轟動全國。文強在公安系統幹了 38 年，資歷很深，是原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和常務副局長，比王立軍大三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立軍與文強同樣具有雙重人生。文強生於 1956 年，是貧困縣四川巴縣人，從小就在稻田裡幹活。1977 年，他進入位於瀘州的四川警察學院，畢業後回到家鄉當了民警。和王立軍一樣的是，文強對事業也十分投入，大膽無畏，38 歲就被提為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了。因為破獲了大案要案，他獲得過很多獎章和獎勵。2000 年，王立軍在北方被譽為打擊罪犯的英雄，文強也是因為破獲張君案而成為西南警界響噹噹的人物。人稱“中國第一悍匪”的殺人魔王張君和三個同夥八年縱橫重慶、湖南、雲南、湖北等數省市，搶劫了價值 600 萬人民幣的珠寶和現金，殺死 28 人。雖然在全國進行大搜捕，苦練了各種特種兵技能的張君等人都逃脫了。

2000 年 9 月 1 日，張君和兩名同夥在湖南常德的一家銀行前劫持了一輛運鈔車，殺死了兩名武裝警衛和兩名銀行人員，搶走兩枝微型衝鋒槍。銀行裡的一名目擊者按下了報警器，使搶匪不得不馬上逃走，於是張君攔下一輛出租車，開槍打死司機，空手逃跑了。案發之後，文強也處於極大的壓力之下。儘管張君殺人不眨眼，身懷高強本領的他卻被很多

人視為英雄，因他殺的多是貪官而對他讚揚有加。很有些女大學生給他寫去求愛信。

文強研究和追蹤張君已達六年。運鈔車搶劫案發兩個星期後，文強全力以赴，在離重慶不遠的一個小鎮上找到張君的藏身之處，將他和女友一起抓獲。在把張君



前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也曾經是打擊罪犯的傳奇英雄

摔倒在地之後，文強一隻腳仿佛踩在張君的臉上，並拍下一張照片。2001年4月21日，張君被執行死刑。一個小說家把文強的傳奇生涯寫成一本書，文強在全國獲得了更高知名度。

王立軍和文強，這一對打擊罪犯的傳奇英雄，相遇在2008年6月26日。中國有句古話，叫“一山不容二虎”。王立軍接手了文強佔了16年的公安局副局長的位子，文強被調到重慶市司法局當局長。一個官員回憶說，在接交儀式上，文強發表告別講話，他握著王立軍的手，表達了對黨的決定的支持。接下來的一年裡，兩人在公眾場合繼續保持著友好。

但是王立軍在暗中策劃搞掉文強。他聽說了文強與黑幫頭目關係親密、有多個年輕情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魯莽的文強是前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紅人，據說他對薄熙來很有看法。

2009年8月7日，王立軍開始了行動，派出警察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逮捕了文強。他被押上飛機飛回重慶，王立軍率百餘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等候在機場。警察搜查了文強的住所，說是在他家院子裡的魚塘下邊發現了塑料袋包著的兩千萬人民幣。之後的幾天裡，在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基礎上，當地和全國報紙刊載了一系列鮮活的情色報導。文強被描繪成一個“黑手黨教父”的形象，為黑社會的人提供保護傘。一篇文章說，文強出席了一位黑社會頭子女兒的生日派對，接受了一大筆錢。另一篇文章說，文強要他的下級給他找來一個還是處女的女孩子，一出手就是10萬元。文強的弟媳在他被抓兩星期前已被逮捕和關押，據說是因為經營賭場和販賣毒品。她被描述為一個色情狂，手上有16個年輕男子充當她的性奴隸。

被媒體大肆渲染的報導激發起來的強烈公憤，有效地阻止了文強在北京那些靠山們的所有干預的企圖。結果，文強被指控收受賄賂高達1200萬元，強姦女大學生。2010年4月，在被捕八個月後，法庭判決文強死刑。他的妻子和弟媳因收受賄賂、開設非法賭場、和提供吸毒場所而被判刑18年。

2011年7月7日一大早，文強在牢房裡被人叫醒，他得知自己將當日被處死刑。在跟兒子見面時，他留下來人生的

最後幾句話：“爸爸今天這個樣子是因為自己犯了罪，不要仇恨社會。做一個誠實的人。如果別人給你錢，不要接受。”很多人認為這是文強在王立軍脅迫之下說的。那天上午，文強被注射毒針處決。下午，他的親屬被叫到火葬場，將裝著他骨灰的塑料袋取走。

王立軍大肆吹噓對文強定罪的迅速，稱其為“重慶速度”；而批評的聲音則說，文強一案是政治因素，某些指控，比如說他強姦一位後來成為他情人的女人，是為夠得上死刑而製造出來的。文強一開始拒絕承認有罪，王立軍便把他的兒子拘留了十個月。在審訊期間，王立軍指使手下違犯法律程序，對文強刑訊逼供。2012年12月，香港一家報紙披露，文強家院子裡魚塘下發現的現金是王立軍栽贓所致。

文強死後，王立軍對重慶警察隊伍進行全面整治。他建立了一個“人才再培訓中心”，內部人稱“五七幹校”。王把他認為不能勝任或不服從命令的警察送到這裡來反省他們的“失誤”，並進行洗腦。此後的兩年裡，王立軍開除、拘留、關押了將近1800名警察。重慶警方從副科到正處級幹部幾乎全被就地免職，3千多個崗位重新競聘。王立軍借此機會，在領導職位上安插了將近70個他過去在東北的同事，來鞏固其權力基礎。

王立軍另一項重組計劃，是將交警與巡警兩單位合併，每天將800到1000名警察放到街上去，實現有警3分鐘內到達犯罪現場。這一計劃，使重慶成為全世界巡警最多的城市之一。

《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說：

他（王立軍）要求分局、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每周工作 5 天以上，每天工作 14 個小時。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稱，王立軍經常半夜給各派出所值班室打電話，如果沒人接，第二天派出所所長立刻會被叫去“收拾”。

2011 年，王立軍的名氣如日中天。1 月，他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5 月，被任命為副市長，很多市民呼籲，讓王立軍當中國的公安部部長。

王立軍高中畢業後沒有讀過正規大學。在一個講究文憑的國度，他的教育程度是個劣勢，於是他設法彌補。他的履歷上寫著他擁有一個美國大學頒發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通過一年的函授教育項目，在什麼“美國加州大學”獲得的，可是在互聯網上找這個學校，卻沒有結果。王立軍還在 2004 到 2006 年擔任錦州副市長期間，獲得了東北財經大學的 EMBA 學位。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說，王立軍的 EMBA 學位沒有學術價值，因為那個項目是為大學創收開設的。根據這位教授所說，這些學位是賣給那些需要學位但又不想念書的官員和商人的。

儘管沒有大學學歷，卻有十多所中國名校給了他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頭銜。2011 年 12 月，北京郵電大學校長聘請王立軍去當兼職教授。在有幾百學生參加的大會上，校長稱其為王博士，說他持有法律博士學位。在重慶市公安局發行的一個叫“政策沙龍”的通訊上，王立軍也經常被稱作



王立軍喜歡書法，他題寫的“盾”豎在重慶市公安局門口。

“王立軍教授”，每一期的顯著位置上都有他的照片。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王立軍是一個法醫、刑事犯罪心理和法律的專家；出版過五本法律著作；主持過 18 個法律研究項目。他還被列為發明家和服裝設計師。在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網站上，你可以找到王立軍申報的 119 項專利，從警察裝備、報警系統，到警察的雨衣和女警穿的靴子。

多年以來，王立軍精心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學者型警官的形象。在接受《四川法制報》的採訪中，他說，“我對知識分子尤其敬重。我尊崇文化。”在重慶市公安局大樓裡，他留出

了一間屋子，做為閱讀室，號召大家利用午飯時間多看書。

爲了提升自己作為文化人的身份，王立軍在書法和繪畫上狼下功夫。在中國，書法是很多高官的愛好，他們苦練書法，暗中互相攀比。很多人把著名書法家的字裝裱起來，掛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營造一種高雅不俗的氛圍。據官方媒體報導稱，王立軍的書法作品曾在遼寧省比賽中獲得第五名，他畫的一幅水墨畫，還曾在內蒙一家博物館展出過。在辦公桌上，他堅持用毛筆寫字，在簽署文件時候，一概用繁體字。很快，其他同事也開始學他的樣子。在重慶公安局大樓和室內牆壁上，王立軍的手筆到處可見。

據說他有很多習性，被官方宣傳機器用於表明他十分富有愛心。有個說法是，王立軍回家從來不愛用鑰匙開門，因為他覺得“用鑰匙開門，那是住旅館。按門鈴，屋子裡有人開門，這才是家。那種感覺，那種情調，是絕對不一樣的”。他還被描寫成一個溺愛女兒的父親，說他去巴黎公務時，非常想看艾菲爾鐵塔，但最終未能如願，因為他忙著給女兒買玩具去了。

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王立軍曾在執勤時撿了一個小男孩，本來可以把孩子交給民政部門的，可他放心不下，便把孩子帶回家裡照料。三個月後孩子的家人來認領，那孩子都不願離開他這個新爸爸了。

這些催人淚下的故事或許都發生過。但這些故事並沒有軟化王立軍在公安系統內部的形象，很多警察都認為王立軍專橫跋扈。

2009年7月，重慶郊區的一位警察，帶著獵槍，不小心打死一個當地居民。王立軍看到媒體的報導，要整個地區的領導對此負責，不由分說把他們全部解職。

2010年7月，一位警官外出吃午飯，因為沒帶證件，返回時門衛不許他進門，他因此跟門衛吵了起來。有人說他管門衛叫“王立軍的哈巴狗”。於是，這位警官被貶到鄉下一個小派出所任職，2010年8月30日，六名警察在吃午飯的時候發牢騷，說了些對王立軍不恭敬的話。坐在旁邊的一個同事把他們的言談錄了下來，交給了王立軍。一個星期後，這六個人都被審查降職。

這類事情在警察中造成了恐懼。聊天中凡有涉及王立軍的時候，大家會要求對方把手機裡的電池卸下來，以防被錄音。他們也避免提及王立軍的名字，說到他的時候就用“教授”或用字母W代替。

據悉，在辦公室裡，一旦王立軍看到哪個人衣冠不整，或在食堂裡大聲喧嘩，或是在樓道裡打手機聊天，或把挎包胡亂挎在肩上，或見到他沒有起立敬禮，他都會出言斥責，或當場降職。

王立軍來到重慶後不久，就組織了一個“五百強”小組，來解決過去十年積壓的28,000起案件。他用每年定額的方式，把提高破案率作為每個派出所的頭等大事。由於擔心完不成定額就會受到懲罰，很多民警就只上報破獲的案件，而將沒破的大量案件隱瞞起來。還有傳說，警察故意讓黑幫分子在市場上犯些小罪，好讓他們輕易抓到罪犯，完成“破案”



忻建威是王立軍在重慶 51 任秘書中時間當得最長的一位。

的定額。

王立軍跨台後，他過去的助手忻建威披露，王立軍在重慶兩年期間，共有過 51 任秘書，最短的一個一天就被解職了。忻建威本人給王立軍當秘書和私人助理共四個月，直到他因為一點小事頂撞了王立軍而被關進監獄。根據忻建威的說法，2010 年春，一次公安會議期間，王立軍要他在旅館訂個房間。由於王立軍沒有按時退房，他的房卡自動失效了。“王立軍大怒，因為他進不了房間了。他把我找來，破口大罵，”忻建威 2012 年 12 月在網上的一篇文章裡說。“我竭力解釋，這不是我的錯，王立軍大吼，‘滾出去！’第二天就把我解職了。”

過了一個月，忻建威因“為黑社會頭目提供保護傘”而被逮捕，被關進小號 300 多天，兩個看守一天 24 小時監視。在關押期間，逼他承認被幾位市領導收買，到王立軍這裡充

當間諜，阻止他的提升。忻建威拒絕承認，就被綁在老虎機上，多次毒打。造成他顱內嚴重受傷。忻建威說，有一次他在牢裡，把打死的蚊子一隻一隻按在牆上，拼出“冤枉”二字。

一位在重慶公安局宣傳處工作過的人，還把王立軍描述為一個自戀的人，說他有一個 20 多人的攝影攝像團隊，身著藍色夾克，被稱為“藍精靈”。王立軍走到哪裡他們跟到哪裡，任務是記錄下來王立軍說的每一句話，為他拍照和錄像，捕捉到他所謂“最為動人的時刻”假如照片不合王立軍的標準，攝影師便會進行 PS 處理，直到他滿意。王立軍每次講話，都要求下屬寫下評論。然後，所有的講話稿都會匯編成書，下屬們的阿諛奉承也一併收入一像什麼“王立軍教授是個聖人，英雄，模範教師。每次欣賞他的話語，我都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為神化王立軍推波助瀾的官方媒體，也成了他專橫作風的犧牲品。近年來，特別是在商業利益和新聞敏感的驅動下，許多媒體有時候也會突破極限，發表一些批評政府和公安的報導。王立軍對任何批評都是不能容忍的。在 2010 年 10 月重慶市公安局黨委的講話中，王立軍說：

今後，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後果的，民警拿著證據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我們不是不懂政治，因為政治上我們

沒有駕馭權。但他如果把政治變成法制，這是我們的強項。如果他要把法制過程當中的問題變成案子，咱們搞了這些年案子，他行嗎？搞政治我們只有一半的主動權；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

在王立軍時代，重慶市公安局招募了 12,000 名新警察，整個警察隊伍擴大到 70,000 人，成為整個亞洲所有城市中最龐大的。王立軍還試圖對司法程序施加影響。2011 年 1 月，他看到一篇審判一位勾結黑社會的高官的報導，便在文章旁邊寫下評語，並把意見送到法庭，建議判處其死刑。四個月後，那位官員便在一審中被判處死刑。

王立軍把一位辯護律師投進監獄，控告其在打黑過程中，唆使嫌疑人及證人偽造證據，在全國的法律學者中間引起嘩然。

事情是這樣的。2009 年 6 月，重慶一位被官方媒體稱為黑社會頭目的嫌疑人被警察逮捕，罪名是謀殺、非法買賣武器、毒品交易和統領黑社會團夥。2009 年 11 月 22 日，被告人的妻子雇用了李莊當辯護人。李莊是一位知名律師，在一家有太子黨背景的著名律師事務所工作，曾為很多類似案子當過辯護人。在取證過程中，李莊發現王立軍在深山裡建立了一個審訊中心，掩人耳目地使用“民警戰訓基地”的名義。在審訊過程中，警察對嫌疑人，包括他的當事人，使用了各種酷刑。李莊向警方提出了這一問題。李莊的指控使他成為王立軍迫害的目標。2009 年 12 月 10 日，重慶市公安局北京

市司法局發去明傳電報，稱重慶警方有錄音錄像證明，李莊在承辦案件過程中，用“眨眼”的方式，誘導他的當事人偽造證據。與此同時，稱自己被吊了八天八夜，打得大小便失禁的李莊的當事人也對檢察官承認，李莊律師唆使他編造證言。



李莊因重慶偽證案而全國知名。

12月12日夜，李莊在北京被重慶警方秘密抓捕，警察將他押回重慶。李莊後來寫道：

“在重慶機場的飛機舷梯下，王立軍帶著上百名防爆警察和一群記者迎候我。”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縱隊，身著迷彩服，頭戴鋼盔，腳蹬皮靴，每人佩帶一把微型衝鋒鎗，十分威嚴。在相機的閃光燈閃爍中，李莊走下舷梯，與身穿米黃色風衣的王立軍展開了兩人間唯一的一次對話……話畢，王立軍指著李莊，扭頭對項目組人員喊：“你們開始執法吧！”隨後李被戴上手銬，聽到王立軍吩咐項目組警察：他可是一個懂法

的人。警察們回應：“明白意思！”

李莊被塞進一輛警車，所有的人跟在後邊，把他押到離機場幾公里遠的看守所。路上站滿了警察。李莊說，王立軍天性“誇張和喜歡炫耀”，但他承認對這個“歡迎儀式”使他心中發慌。在調查過程中，王立軍特意聘請了法律專家來諮詢公安局如何鑽法律法規的空子。

2010年1月，李莊案在重慶中级人民法院開庭，李莊被判有期徒刑兩年半，律師資格被註銷。李莊不服，提出上訴。在二審中，因李莊與法庭配合，改判徒刑18個月。不過，在宣判時，李莊宣稱他被重慶公安人員所騙。他們答應過他，如果認罪就釋放他。他宣稱自己是在被逼迫虐待的情況下才認罪的。

李莊對重慶公安的一系列指控，後來被另一位律師所證實。那位律師播放了自己當事人的一段錄像，那個39歲的當事人是位建築承包商，被控組織黑社會，並謀殺一個競爭對手。在錄像裡，承包商說，警察強迫他認罪，並慫恿他檢舉他人。在長達六個月間，他多次被拷打，看守晚上不許他睡覺。由於無法忍受折磨，他曾兩次試圖自殺，咬掉自己舌頭以示抗議。醫療報告也證實了這些。儘管他鐵證如山，法庭還是駁回了他的上訴，2010年7月，這位承包商被判處死刑。

李莊關進監獄後，王立軍還是覺得不解氣。他派人到其他城市外調，去收集更多對李莊不利的證據。三個月後，李



李莊在二審宣判時宣稱被重慶公安人員所騙才認罪。

莊被再次起訴，罪名是兩年前李莊在上海受理的一個案子中妨礙作證。李莊進入法庭的時候，一群據信是重慶政府安排的群衆“自發性”地高喊：“清除所有不良律師。”不過，儘管有王立軍的壓力，法院最終以缺乏證據撤銷重慶市民方洪（網名方竹筍）因爲不滿王立軍對李莊案的處理，在其騰訊微博上發了一條信息：

“勃起來窩（屌）了一駝（坨）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把這駝屎端給檢察院吃，檢察院端給法院吃，法院端給李莊律師吃，李莊說，這駝屎太臭了，誰窩的，誰自己吃。”

事後警察拘留了方洪，把他送去勞教一年。據方洪的律師說，被王立軍送去勞教的人在重慶有一萬多。

從 2009 年到 2011 年，法院文件說，王立軍利用打黑戰役威懾企業界，給合法的民營企業貼上黑社會的“標籤”。王立軍提到，像重慶希爾頓老總彭治民這樣的人，共產黨早就在他褲腰鏈上掛了定時炸彈。彭是渝中區人大代表，曾聯名其他代表罷免王立軍。王立軍得知後，以“涉黑”的罪名將他逮捕，沒收了他的全部資產。“我要是願意的話可以將他擊斃，”王立軍說。2011 年 5 月，王立軍手下的一位警官為重慶公安局的一項海外留學獎學金籌款。王立軍建議這位警官召集本地的企業家到公安局“開個會”，公然向他們索錢。會議結束時，那位手下共籌得款項 3 千萬元。王立軍稱這種募款方式叫“劫富濟貧”。王立軍十分崇拜俄國總統普京。他曾經說過：“十個人中，普京出手把其中兩位富豪全部幹掉，另外兩個有錢人，一看情況不妙，爲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財富交出來，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幹得好。”

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重慶公安局沒收了曾是重慶首富之一的李俊的資產，估計有七億美元。李俊現在漂泊海外。他有八位親戚正關在中國的監獄裡，他的整個企業都在警方控制之下。

李俊是河北人 參軍後 1984 年到了重慶 服役五年之後，留在重慶，開了家小貿易公司，後來又添了家加油站。接著他又開始做其他生意，包括一家餐館，一家卡拉 OK 歌廳，一家桑拿浴室。據警方說，所有這些生意都與黑社會有聯繫。

據李俊陳述，他的被捕與一項房地產交易有關。2008年，他在重慶買了一塊未開發的軍用土地，是部隊的一個軍官出面和他談的，那人是薄熙來的一個朋友，有心把這塊地產賣給一個熟人。2009年12月，李俊被警察抓起來，問話期間多次打過他。李俊告訴《華盛頓郵報》說，他戴著手銬腳鐐，被綁



《華盛頓郵報》採訪了逃亡到海外的中國企業家李俊。

在老虎凳上長達多日，公安人員曾對他拳打腳踢，要他坦白。在“民警戰訓基地”被秘密關押三個月後，李俊才被釋放，答應交付 630 萬美元的罰款。2010年10月，在去成都談生意的時候，李俊得知自己將被再次逮捕，於是第二天一早他就逃到香港，然後落腳到加拿大。

同時，王立軍還被指控對女警官有性侵犯行爲。2010 年，爲了改革重慶公安形象，王立軍組織了一個“交巡警特勤支隊”，隊員由 80 名年輕的女警校畢業生組成，平均年齡爲 24 歲，平均身高爲 1.70 米，駕駛的警車是沃爾沃轎車，身著王立軍設計的警服。法庭文件裡表明，王立軍性侵犯了八名女警官。此外，2012 年 4 月，鐵嶺的一名警察在網絡的帖子上稱，王立軍在家鄉工作期間強姦了一名女警察。那個女警察後來懷了孕，便起訴王立軍，但是當地法院出於對王立軍的懼怕，拒絕受理這一案件。

2011 年，原重慶市的一名警察說，王立軍似乎是戰無不勝的，“他自我膨脹。有薄熙來挺他，誰膽敢批評他，王立軍就準備把誰拿下。”

王立軍似乎被賦予的權力無限，但當眾多警察、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遭到他如此不公的制裁時，他的倒台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國一句成語所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劈面耳光

2011 年 5 月，薄熙來提携王立軍當上了重慶市副市長，但是王立軍知道，副市長並無多少實權，除非他進入市委常委，那才是重慶市的最高決策機關。他主動地在薄氏夫婦面前爲自己的提升大造輿論，還邀請資深高官們來參觀他的“打黑戰役成果展覽”，積極尋求他們的讚揚，然後再把這些讚揚

大張旗鼓地通過他的《公安通訊》發表。

北京的高官或許感到有義務對“打黑”戰役發表一些肯定性的評論，但是不少人還是非常謹慎。他們擔心薄熙來的行動可能會發展到全國，危及他們家人的商業利益。到 2011 年夏天，超過 5 千人被拘留或逮捕，若干受害人的親屬已經向高層投訴，報告了那些嚴刑逼供、沒收財產的細節。很多投訴者找到了薄熙來在重慶的前任、後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和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因為很多被王立軍整肅、關押或處決的官員，是汪洋和賀國強過去的手下或同事。不過，這兩位高官感到為難和無能為力，因為薄熙來太強勢了，難以對付。他們只有靜靜地等待時機。

2011 年，一個機會來了，中紀委接到了一些從鐵嶺來的匿名信，告發王立軍和他的朋友挪用公款。其中一信說，在王立軍擔任鐵嶺公安局長期間，有一筆 45 萬元的建築預算下落不明。

賀國強批准了對此事的調查，這一動作是謹慎計算過的——調查將專門針對王立軍在鐵嶺的同事好友。因為王立軍已經遠離鐵嶺，他要干預不那麼容易。如果王立軍的朋友調查出問題來——極少有人能從中紀委的龐大調查中漏網——這會給王立軍發出一個微妙的警告，王立軍在重慶追查薄熙來的政治對手時，他就會三思而行。紅牆人士將這一策略稱為“敲山震虎”。但是沒有人料到後來那“山”會崩塌，將薄王兩“虎”活活埋葬。

2011 年 6 月，鐵嶺的一個朋友給王立軍打去電話，說他



王立軍向薄熙來介紹自己的得力部下。

後院起“火”了：鐵嶺市公安局長不久前已經被北京來的人帶走審查。這一拘留，是根據對鐵嶺市公安局長收受賄賂，和挪用鐵嶺市公安局新辦公大樓建築基金的指控。一個星期後，六名警官——全部是王立軍的朋友和忠實追隨者——開始被調查。

公安局辦公大樓是在王立軍的監督下設計的，但真正的施工，是在王立軍調走後的 2003 年才開始的。儘管鐵嶺和北京的官員一再保證，稱這是一個獨立的案子，不會牽涉到他，王立軍還是感到不踏實。後來，當那些在鐵嶺受審着的親屬親自跑到重慶求他幫忙時，王越發感到擔心。

王立軍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其恩師薄熙來。在私下交談中，王向薄熙來表達了他的顧慮。這個太子黨在北京人脈甚廣，完全有能力通過他的關係阻止鐵嶺案的調查，從而扭轉局面，

解脫他的同事好友。再說，王立軍覺得薄熙來欠他一筆人情。他盡心盡力於推進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就是因為他和薄熙來搞在一起，中紀委才要整他和他的朋友。

王立軍不知道的是，薄熙來極少為手下伸頭。重慶消息人士說，薄熙來從未把王立軍視為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同事好友。在薄熙來的眼中，王不過是個看家狗。更重要的是薄熙來不想沾上可能會妨礙他入常的爛事。因此，薄熙來對王立軍的請求，一直未做承諾。

薄熙來的冷漠使王立軍深感失望。他在北方文化中長大，北方人把交情看得比兄弟姐妹之愛還要重要，自己沒有能力撈出鐵嶺的同事好友，這在王立軍看來極為丟臉，證明其影響力在減弱。同時，他把薄熙來的拒絕，看作是對其不信任的信號。

2011年7月，中紀委對鐵嶺的腐敗調查緊鑼密鼓。更多的人被逮捕、拘留，他卻鞭長莫及無能為力。同時，官媒中幾篇關於高層領導視察重慶的報導，對“打黑”只是一筆帶過。王立軍敏感到，北京的很多人可能對其在重慶的打黑戰役並不支持。從此，王立軍變得鬱悶多疑。他的一個同事說，王立軍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症。雪上加霜的是，薄熙來曾率領一支“唱紅團”到北京演出，結果碰了一鼻子灰，一個政治局常委都沒出席。這使王立軍意識到，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政策缺少北京高層的支持，他的政治前途也許不像他預計的那麼有把握。據說王立軍私下裡也在犯愁，如果有朝一日，對自己打黑戰役日益高漲的非議聲，危及到薄熙來入常時，薄

很可能會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到王立軍的頭上，使其成為替罪羊。王立軍感到，他迫切需要另找保護傘，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保護自己從東北帶到重慶來的 60 多位官員好友。

於是，王立軍開始同其他高層人物發展關係，包括當時的總理候選人李克強。據一個現在北京做生意的太子黨說，在李克強 2004 年在遼寧當省委書記的時候，王立軍和他有過交往。

李克強以及高層中其他官員對薄熙來咄咄逼人的政治姿態越來感到反感，王立軍知道這一點。知情人說，他暗中把薄熙來討論其政治計劃的多次談話都錄了音，並把磁帶送給了高層中薄熙來的政敵。

在一次談話中，薄熙來把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比作軟弱無能的漢獻帝，罵前主席江澤民是垂簾聽政的“現代慈禧太后”，罵未來的主席習近平是“習阿斗”。這些談話是不是真的發生過無法確定，然而對薄熙來這些議論在網上廣為流傳，無疑惡化了薄同北京高層的關係，也加深了高層對薄熙來正在陰謀篡黨奪權的推斷。

11 月 15 日，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死，給王立軍帶來一線希望。根據媒體在 2012 年 4 月最初的報導，王立軍一接到幸運假日酒店總經理的電話，就火速趕到現場，簡單地檢查了一下海伍德的屍體。考慮到死者是個外國人，王立軍指派了他的四名心腹來調查此案。從酒店房間收集的證據，調查人員得出結論是他殺，而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則是最大的嫌疑人，在王立軍的授意下，調查人員掩蓋了谷開來與海伍

德之死的牽連。“我到重慶以後，經常到谷開來家裡拜訪，我覺得她對我很不錯，”王立軍在證詞中說，“我知道如果案子以他殺來處理，那她就完了。不過，爲了避免與谷開來對抗，我迴避了這個案子。”11月16日，重慶市公安局認定，海伍德的死因是“酒精過量”並說服海伍德的遺孀接受這一裁定。於是，海伍德的屍體沒有進行解剖就被火化了。中紀委的一個人說，火化之前，王立軍從海伍德屍體上秘密抽取了一些血樣，要他的助手把其中一個血樣帶回家存放。

一個熟知王立軍調查的人說，王立軍開始給谷開來施加壓力，催她動員薄熙來停止中紀委在鐵嶺的調查，幫助自己的朋友解脫，作爲自己替她掩蓋、對海伍德之死絕不多言的回報。谷開來順從地答應了，跟丈夫提出了王立軍的要求，但薄熙來拒絕了，而且對王立軍的貪婪感到惱火。後來谷沒對王立軍說實話，她告訴他，薄熙來已經答應要給他提升。

2011年12月，王立軍發現谷開來在撒謊。同時，中紀委已經完成了對鐵嶺案的調查，並移交地方法院處理。這個消息使王立軍沮喪不安。他可能清楚地看到他在中紀委的敵人正利用此案，慢慢向他進攻。他意識到谷開來已經無法左右薄熙來，他需要拿出新的方案來挽回局面。

住在重慶的一位香港商人對我披露，2011年12月，王立軍把自己化裝成一個老人，悄悄溜進了位於廣州的英國領事館簽證處，詢問政治庇護的可能性，但是領事館的人沒理會他。那位商人稱，他是從重慶政府內部一個可靠的來源得到這一消息的，他不知道王立軍在領事館裡有沒有暴露自己



王立軍與谷開來。

的真實身份。“王立軍擔心，他的政敵會來整他，或許他想利用英國公民海伍德的死，當一個尋求庇護的敲門磚。”

12月中旬，谷開來擔心王立軍會整她，便找到公安局副局長，請求他瞞著王立軍銷毀證據。谷開來單方面的動作讓王立軍十分惱火。當他們之間的關係惡化時，王立軍決定賭一把，把谷開來謀殺海伍德的事情告訴了薄熙來，迫使薄熙來和自己做交易。王立軍判斷，薄熙來會滿足他的要求，幫助他在鐵嶺的朋友，並讓他進入市委常委。根據法庭文件，王立軍在去見薄熙來之前，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他的幾個從東北調過來的心腹。他們大多是他的把兄弟，誓言對他效忠到底，都管他叫“老師”。



2012年1月7日，薄熙來與王立軍在重慶政協會議上唱國歌，這已經是他們決裂前夕。

1月28日，中國農曆新年放長假的最後一天，王立軍單獨和薄熙來見了面。根據泄露出的薄熙來親密朋友徐明的證詞，王立軍給薄熙來看了谷開來與海伍德之死有牽連的證據，並說偵查小組裡的人員，因為隱瞞真相的壓力，已經遞交了辭職報告。爲了保護薄熙來的政治前途，王立軍說他願意出力幫薄熙來擺平。“對我而言，這個案子已經了結了，”王對薄熙來保證道。據報薄熙來對妻子的所爲非常震驚。會面結束時，薄熙來說他很感謝王立軍，讚揚了他的義舉。王立軍後來告訴朋友，他和薄熙來的談話進行得“很順利”。

王立軍一走，薄熙來立刻去向妻子核實這一消息。據報，谷開來矢口否認自己毒死海伍德，宣稱王立軍設計陷害她謀

殺。她還說，王立軍多次對她施加壓力，要她動員薄熙來幫他在鐵嶺的朋友，並在市委常委中給他謀一位置。

第二天，薄熙來召王立軍和公安局副局長到他辦公室來。談話期間，二人鬧翻，薄熙來稱王立軍是“忘恩負義的混蛋”，他指責公安局長陰謀陷害他妻子，同時也陷害他。王立軍極力辯解，薄熙來大怒，一個耳光扇到王立軍臉上，命令他從房裡滾出去。王立軍離開的時候嘴上流著血。

據說王立軍被薄熙來的舉動所震驚，對這一耳光感到奇耻大辱。在中國文化中，這是對一個人尊嚴的最大冒犯，尤其是當著下級、公安局副局長的面。

重慶一位官員在接受電話採訪中說：

王立軍出身低微，對別人，尤其是像薄熙來那樣的太子黨怎麼對待他十分敏感。多年來，隨著他逐漸建立起自己的事業，他精心地為自己打造出一個國家英雄的形象。他象珍惜羽毛一樣珍惜自己的形象，來自薄熙來的這記意外的耳光，對一個強硬的蒙古漢子，是一個可怕的羞辱。

這一巴掌敲響了警鐘，是對現實的一個提醒。他清楚地看到，自己不過是薄熙來的一條狗。在他失去價值，或變成主人累贅的時候，就會被一腳踢開，被幹掉後送上別人的餐桌。這一耳光把他對尊嚴的最後一點幻想也粉碎了。

離開薄熙來辦公室後，王立軍立刻命令四人偵查小組對尼爾·海伍德之死重新立案。王立軍當日即安排李陽等人重新調取證人證言，妥善保管尼爾·海伍德血樣等關鍵物證。

警方一人員後來在法庭作證說：

1月29日，王立軍把我和王鵬飛、李陽喊到他辦公室，讓我們把“11.15”案件重新整理卷宗。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製作了卷宗。王立軍讓我、王鵬飛和李陽分開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我知道王立軍當時和薄谷開來“翻臉”了，不然王立軍也不會讓我們整理這些卷宗，他啟動這個案子應該有他個人的目的。

兩名調查人員意識到他們對付的是重慶市委書記，一位中國政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建議王立軍把海伍德謀殺案報告給公安部。王立軍斷然否定，說他自己另有計劃。

作為一個精明的公安幹警，王立軍可不想失去他28年來精心取得的一切。他強壓下那記耳光帶來的恥辱和憤怒，給薄熙來和谷開來寫了一封道歉信，表達了他的效忠。王立軍還把責任推到薄熙來的助理身上，說自己和薄熙來的衝突都是助理中間挑撥引起的。但是，道歉信並沒有改變薄熙來對王立軍的看法，形勢很快就變得不可逆轉了。

1月30日，薄熙來召集幾位市領導開了個緊急會議，宣布他免除王立軍公安局長一職的意圖。重慶市長黃奇帆表示了異議，理由是，解除重慶直轄市公安局長職務，需要由公安部批准。薄熙來沒有聽他的勸告，並生氣地答道，“我知道該怎麼跟北京交代。”1月31日，王立軍得知了鐵嶺前公安局局長因腐敗被判12年徒刑，沒收其980萬元贓款。另外兩個他過去的同事被各判了16年和14年。

第二天下午，薄熙來召集了一次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宣

布王立軍不再擔任公安局長，但保留其副市長一職。薄熙來解釋說，王立軍需要熟悉政府其他部門，以便為今後承擔更艱鉅的任務做好準備；與會者們推測，王立軍要接受與腐敗有關的調查了。會後一小時，有位匿名者給我通電話，將消息洩露给了我。

2月2日，重慶市委宣布，王立軍公安局長的工作交給公安局其他成員。同時，薄熙來盤問了被指派調查尼爾·海伍德一案的四名王立軍的心腹。法庭文件顯示，薄熙來強迫調查人員銷毀與谷開來涉海伍德案有關的證據，簽下坦白書，表明王立軍製造針對薄熙來妻子的虛假指控。有三名調查人予以配合，寫了效忠信。但是王鵬飛拒絕交出王立軍在火化前從海伍德屍體抽取的血樣，血樣已經被安排送到了北京，存在一個朋友的冰箱裡。薄熙來得知後，把王鵬飛抓起來，關押了近一個月。

也是在2月初，薄熙來下令拘留了包括王立軍司機在內的三名工作人員，對他們進行秘密審訊，據悉，王立軍身邊的工作人員交代了王立軍偷錄薄熙來私人談話以及對薄跟年輕女士秘密約會進行錄像。薄熙來意識到王立軍在暗中搞他，便下令把王立軍監視起來。

2月4日，《南方周末》一位記者和王立軍取得了聯繫，對他已在接受調查的傳言尋求確認。王立軍簡單地回答，“我還是自由的。”當記者問，他的司機是否已經被逮捕，王立軍厲聲說，“他們想逮捕誰就逮捕誰好了”，便掛了電話。

根據中紀委的一個消息來源披露，在自己的身邊工作人

員被拘押之後，王立軍吩咐一位東北來的知己，令其實名給中紀委和政治局寫信，報告海伍德謀殺案的真相，並檢舉薄熙來過去向海外轉移資產的情況。在通常情況下，大多數發給中紀委的信件都是匿名的。不過，王立軍明白，一封實名舉報信，份量更重也更可信，很容易就能夠引起重視。信寫好後，他用特快專遞寄到了北京。

王立軍還計劃親自跑一趟北京，謀求見到周永康和李克強，二人都是政治局常委。不過公安部的一個內部消息來源說，王立軍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勸阻他去見二人。他們警告王立軍，薄熙來有一張巨大的權勢人物關係網，他是碰不得的。若是薄熙來發現王立軍上告，王很可能會像過去被他自己秘密關押起來的人們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香港的《外參》雜誌上有篇文章宣稱，薄熙來在北京的政敵可能鼓勵或默許了王立軍逃往美國領事館的計劃：想要撼動薄熙來，製造一件國際事端將是一個有效的、也許是唯一的方式。這篇未經證實的文章，強調了一位分析家的話：

“在中國，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是，一位公民，只有求得西方國家的幫助，才能自救，得到保護。”

在王立軍盤算下一步棋的時候，薄熙來暗中策劃了對王立軍的追殺，至少用重慶一位官員的話說：薄熙來的助手們設計了三種替代方案除掉王立軍。第一，讓王立軍做一名革命烈士——薄熙來開槍打死他，製造一個好像是犯罪團夥對王立軍打黑行動的報復行爲；第二，把王立軍醜化爲腐敗官員——在市委對他個人的財政進行清查之後，王立軍自絕；



王立軍若有所思。

第三，王立軍有精神病——因為職務的壓力，他患上嚴重抑鬱症而自殺。在以上三種選擇中，精神病的策劃得到最多的贊成。

近年來，抑鬱症自殺在中國政府各級領導中極為普遍。香港的《東方日報》說，僅僅 2003 一年，就有 120 多位官員在被“雙規”期間自殺。著名的中國藝術家、異議人士艾未未，就曾質疑自殺現象。2009 年他在博客中寫道：“縣委書記‘自殺’了。官員在雙規期間身亡，當然沒有遺囑，當然不必公開，當然無需驗屍，當然不是他殺。‘雙規’是非常灰色地帶，當然是死的不清不白。”

王立軍本人非常熟悉藉口精神病剷除異己那一套。人權組織宣稱，在王立軍當政時期，有 1300 多人被關進精神病院。

有些被關押者是宗教活動家或政治上持不同政見者，很多人是普通百姓，不過是在網上，對薄熙來的打黑行動、或公共福利計劃發表負面評論而致罪。

2月4日，網絡上出現一份疑似針對前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的精神狀況診斷書，來源似乎是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診斷稱，王立軍近年來不斷對該院保健小組醫生透露工作壓力大，長期睡眠不足。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夜間甚至不敢關燈睡覺。醫生爲他做了檢查，發現他精神不振，談話有時候缺乏連貫。結論是嚴重抑鬱症。這份診斷書的時間是2月4日，他被免職兩天以後，既無醫生的簽字，也無病歷號碼。一天以後，醫院方面公開回應，否認出具過這一診斷書。

醫院的否認絲毫沒有阻止人們的推測。在接受採訪中，一位退休的歷史學家、將軍的兒子蘇鐵山說：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生病了……大家知道，王立軍本人是反黑英雄，在打黑的這個過程中立了大功。當然，打黑是在重慶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網友們都讚揚他是打黑英雄，但是客觀上，他的的確確又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很大的壓力。中國今天的社會是很複雜的，那些黑惡勢力、腐敗勢力及其背後的保護傘是記恨他的，一直想把他整倒。這些情況，大家都是知道的。在這樣一種巨大壓力持續存在的情況下，王立軍副市長精神上出現了一些疾患，表現出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的情況。他很長時間，連續幾天睡不著覺；他自己發燒、得病，醫生給他開的藥也不吃，他害怕有人下毒；他

經常說有人要害他，也確實在重慶有人砸過他的黑磚頭；他懷疑身邊的很多人要害他，甚至對馬路上行駛的一些車輛的車牌號都會產生疑心……

看著網上關於他患有精神病的報導，王立軍開始為他的性命擔心。他感到薄熙來正找藉口，營造了一種氛圍來除掉他，使他的死亡顯得像是個意外。他必須快速和高明地行動，來保護自己。

美國領事館被圍

中國古代的將軍和軍事戰略家孫子曾說：“三十六計，走為上。”不過，偌大個國家，王立軍知道，他逃到哪裡都會被抓到。薄熙來已經下令監視所有機場和火車站。為了自救，對薄熙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開始考慮投奔在成都的外國領事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外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尋求避難，在中國由來已久，被迫害者往那裡逃，迫害者亦如此。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時期，很多領袖人物激烈地抨擊西方殖民主義者，當他們被國民黨政府追捕時，卻不斷地跑進英法租界尋求幫助。大多數情況下，尋求庇護者都能成功，因為當局害怕，直接干預的話會冒犯西方大國。

共產黨 1949 年在中國奪取政權後，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與北京斷絕了外交關係，除了暗中的渠道，不存在任何聯繫。

70 年代初，中國進入聯合國，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訪問了北京後，情況才有所鬆動。在西方國家未設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日子裡，“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士只有一條逃路，就是香港，那裡在英國控制之下，有世界各國的領事館。“文革”開始後，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遭到造反派批鬥。1967 年 1 月 15 日晚，馬思聰與夫人及其家人逃到香港，在美國領事館的幫助下逃往西方。但只是逃到香港是不能確保得到庇護的，很多人被港府抓住，遣送回大陸。一年後，北京的一位學者沈元，化裝成一個黑人，溜進蘇聯大使館。雖然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但蘇聯大使館還是把沈元交還給了中國政府，他被判處了死刑。

1989 年 6 月，中國政府殘酷鎮壓抗議學生之後，很多擔心遭到報復的人們開始尋求政治庇護。6 月 5 日，天體物理學家、著名異議人士方勵之進入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方勵之的避難要求一開始是被拒絕的，美國官員擔心，庇護那些在中國政府通緝名單上的人，會使中美關係複雜化；並且，避難者無法離開中國本土。但後來，在國務院和白宮資深官員強烈要求下，美國大使館改變了最初的決定，批准了方勵之的請求。方勵之和妻子在大使館裡呆了一年多，才被中國官方允許離開中國。

過去幾年中，被王立軍這樣的政府官員迫害追捕的異議人士，把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看成他們最後的求助地。異議人士相信，美國這一泱泱大國，在提倡人權，反對中國政治迫害當中可以施加影響。而且任何尋求避難的企圖，都可能

引發國際媒體的注意。人們所沒有預料的是，王立軍這樣的官員竟也會找美國人尋求避難。

多年來，王立軍經常不斷地對發出反美言論，迫害重慶的民主活動人士。2011 年 10 月，他輕蔑地提及美國是個沒有歷史、沒有朋友的國家，強烈譴責那些背叛自己的國家、背叛（共產主義）信仰、背叛民族的人們。不過，在私下裡，熟悉他的人說，王立軍對美國十分著迷。他在辦公室裡展示他從美國一所大學獲得的 EMBA 文憑，即使那所大學是一個沒有註冊的教育機構，他也不在乎。另外，鐵嶺的一位警察最近告訴中國官方媒體，1999 年，在王立軍還是鐵嶺公安局長的時候，就存有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的念頭。當時他正面臨著兩場官司。他的幾位同事，包括一個親密朋友，給北京寫信，舉報他使用酷刑逼供。灰心喪氣的王立軍對朋友說：“這個國家沒希望了。真想到美國使領館去尋求避難。”

這也許解釋了王立軍為什麼在 12 年後再次想到了美國領事館。時機是再好不過了。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幾天內將訪問美國，王立軍估計他的避難請求會吸引各大媒體的注意。憑他的戲劇天分，他想要個大舞台。除此之外，2011 年 11 月，他還曾企圖——但沒有成功——跟英國領事館取得聯繫，向他們報告尼爾·海伍德的謀殺案。但他相信美國領事館的勝算更大，因為他可以向美國政府提供有些有價值的情報。

2 月 6 日早上，王立軍給自己的心腹、公安局局長王鵬飛打電話。王鵬飛曾在中國刑警學院就學，畢業後被分配

到鐵嶺。在王立軍的栽培下，王鵬飛步步高升，成為刑事偵察的頂尖專家。2011年，王立軍把他帶到重慶，當了刑偵總隊長。不清楚王立軍是否跟王鵬飛說了他的出逃計劃。王立軍出事之後，薄熙來抓捕了王鵬飛，想要弄清楚王立軍向美國領事館透露了什麼情報。

北京的一個消息來源說，王立軍請王鵬飛安排一個司機和一輛 SUV，再帶三個新手機來。在中國，一個官員身帶多部手機是很常見的，每部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一部專為接老闆電話，一部與家人聯絡用，一部與情人以及敏感的聯繫人保持聯繫。

王立軍需要新電話有特殊用場，他把薄熙來在海伍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打出三封郵件，在每部手機裡都存一份。如果他的逃跑計劃失敗，或他被意外地殺害，王立軍要王鵬飛把三個手機分別交給三個可靠的人，他們便可以在不同時間把這些郵件發出去。《南方週末》的一位記者，在王立軍叛逃後接到一個電話短信的內容是：“英國人尼爾伍德在渝被害，立軍破案劍指 GKL，被休假，奇入美領館，被消失。薄、谷要取信黨、政、國、民、世界和十八大。”

王立軍帶著王鵬飛安排的司機離開了，直奔四川省會成都。在高速公路上，他給四川省公安廳副廳長打了電話，說他需要跟他當面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位副廳長開車到高速路口迎他。兩人一起吃了午飯，王立軍說，他要去趟領事館，就一項中美緊急聯合反恐計劃，向美國方面介紹情況。副廳長是美國領事館聯絡人，因為沒有預約，王立軍問

他是否可以幫自己聯絡一下。副廳長樂意效勞，立即給領事館打了電話。下午 2：30，王立軍走進位於成都領事館路上的美領館。總領事何孟德外出不在，兩位資深領事接待了王立軍。那兩位美國外交官並沒有意識到一場政治風暴馬上就要在他們周圍爆發。他們把王立軍請到領事館的書房，而不是一間可以屏蔽中國方面監視的保密房間。開始的談話集中於在反恐方面促進更多的互通情報。接著，王立軍突然提出了政治庇護的要求。

西方媒體和匿名的消息來源提供了更多的細節《新聞周刊》報導說：

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下午正在一次會議上，不在他大使館的辦公室，這時他從手機上接到一封加密的郵件：“立即回到大使館的通訊安全區。”大使火速回到大使館。此時是2月6日，駱家輝大吃一驚地獲悉，中國一位公安局高官到了成都的美國領事館，跟那裡的官員提出，他想到美國去，因為擔心他有生命危險。

王立軍，因其打黑的無情戰役被稱為“中國的艾略特·尼斯”，講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他過去的靠山，一個地方黨委書記叫作薄熙來的，因為一個認識他和他妻子的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知道的秘密太多，而策劃下毒謀殺他。這是“引人入勝、令人瞠目的揭發，”駱家輝說。“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的老天！’”

保守派網上新聞社“華盛頓自由燈塔”的比爾·格茨，引用了一位美國官員的話，說王立軍披露了有關政治局內部權

力之爭的情報。王立軍宣稱，周永康和薄熙來陰謀策劃“推翻習近平的順利接班”。

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王立軍在談話中，顯得“情緒激動”、“語無倫次”，“負責他短暫、離奇停留的美國外交官認為，要把他帶出中國困難重重，同時對他是否符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的老天！”

合政治庇護的條件也有疑問，因而預先制止了尋求庇護的任何正式申請”。

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或許對王立軍行動的潛在影響估計不足，錯誤地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地方官員，他提供的信息沒有太多價值。更重要的是，這件事發生在大肆宣傳的習近平訪美前一星期。《紐約時報》說，“批准王立軍的庇護申請可能會有礙或破壞習先生的訪問”。

有消息說，作為一種禮節，美國官員將王立軍現身領事館一事通知了中國外交部。最後，王立軍同意，最好的選擇是把自己交給北京當局。領事館官員允許王立軍使用自己的手機與北京的朋友聯絡，這樣他不會落到薄熙來的控制的重慶警方手裡。據報王立軍跟周永康聯絡上，周告訴他，北京已派人去接他了。

一位對王立軍事件調查做簡報的中國官員宣稱，王立軍帶著一個裝有文件的箱子，裡面有他調查尼爾·海伍德謀殺案，和薄熙來夫婦向海外轉移資產的詳細記錄。當他得知自己的庇護要求未得到批准，王立軍沒有交出這些文件。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目擊此事的美國外交官所言，王立軍並沒有帶著文件來。離開領事館之前，王立軍“給美國外交官留下一個同夥的手機號碼”那人可以幫著拿出有關海伍德謀殺案的證據：

美國人把手機號給了英國外交官，指點他們怎麼從王立軍的神秘同夥那裡追查到信息，包括以一個指定的名字，用一個中國常用的電子郵件月良務去開一個郵箱戶頭。英國人開了郵箱，給那手機發了短信。關於英國人是什麼時候做的以及那同夥是否作出了回應，有關的人們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說法。由於不清楚的一些原因，英國人從來沒有收到那些答應提供的文件。

就在王立軍吐露海伍德謀殺案驚人細節之時，另一齣同樣驚人的大戲在美國領事館外邊也開幕了。

王立軍一走進領事館，裡邊的中國人員當即就把情況報

告給四川省國安廳的官員，國安廳立刻向北京高層報警。周永康聞訊後，立即打電話給薄熙來，要求他“不惜一切代價把王立軍弄出來”。

幫助王立軍安排與美國領事會面的四川省公安廳副廳長，在四個小時之後仍不見王立軍出來，也感到了大事不妙。他將王立軍的舉動報告給四川省省委書記劉奇葆，劉奇葆馬上報告給北京高層。國家主席胡錦濤指示劉奇葆，派武裝警察去美國領事館，防止王立軍外逃。

與此同時，怒火萬丈的薄熙來決計搶在北京方面得到王立軍之前把局面穩住。他先派重慶市長黃奇帆，到領事館去把王立軍帶回。黃奇帆帶著助手火速趕去成都美國領事館，要求與裡邊的王立軍見面。黃市長與王談了將近一個小時，試圖說服他離開領事館，但王立軍拒絕了。不論市長許諾什麼條件，王都拒不返回重慶。

派出市長之後，氣昏了頭的薄熙來又派出了滿載武警的警車直奔成都，很多目擊者稱，多達 70 輛，不過，先到的四川省武警把薄熙來的武警攔截在美國領事館的五條街以外。在場的一名重慶武警說，雙方發生激烈的爭吵時。薄熙來就坐在其中一輛警車裡。得知黃市長未能把王立軍帶出來，薄熙來翻臉了。他藉口重慶警方接到情報，恐怖分子在美國領事館內安放了炸彈，下令他的人突破四川省武警安放的路障，準備強行進入領事館，劫持王立軍。

隨著對抗的升級，保護使館安全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在領事館內設置了防線。接受不同命令的三支武裝隊伍，在



網民當晚用手機拍下成都總領事館前所見。

領事館周圍劍拔弩張。

薄熙來準備襲擊美國領事館的消息，很快傳到胡錦濤主席那裡，據悉，他對薄熙來主導的這場“武裝叛亂”十分震怒。薄熙來膽大妄為的行動，還令他感到尷尬。襲擊領館是破壞國際法的行為，在世界面前暴露了共產黨內部的分裂。胡主席親自給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打了電話，要求他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護美國領事館。劉奇葆先是下令省武警佔據領事館門前位置，盡力與薄熙來的重慶武警周旋。接著他匆匆在成都糾集起更多武警和省國安廳的人馬，阻止薄熙來的武警靠近。一位聽過情況介紹的退休美國官員告訴我們，那天夜裡，美國領事館外邊的武警有大約 700 餘人。

為了緩和緊張局面，四川省公安廳甚至給重慶武警送來

快餐，勸說他們不要衝動。對抗持續了五個多小時。

2月7日午夜時分，由國安部副部長邱進帶領的一個小組飛到了成都，立即趕往領事館。他們將周永康的一封信交給王立軍，周在信中許諾，“如果你自願離開領事館，你的政治前途不會受到影響，我們會保護你的安全，展開公平的調查。”因為政治庇護希望渺茫，王立軍感到周永康開出的條件是他唯一的選擇。臨走前，領事館方面強調說，美國政府會密切關注他的動向。

王立軍同國安部人員一起走出來時，他看到全副武裝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部署在領事館圍牆內，牆外是大批中國武警。王立軍一定意識到了他的行動產生的嚴重後果。就在他快要上車的時候，重慶市長黃奇帆衝了過來，要把王立軍拽走。北京來的邱進予以制止，在這一過程中，兩人發生了爭執。他們被分開後站在街道兩邊，各自給自己的上司打電話。副部長打通了周永康，周永康又給薄熙來打回去，要求他撤退。薄熙來不理睬。最後是胡錦濤介入，給薄熙來打了電話，向他保證，王立軍企圖叛國是一起孤立事件，對王的調查絕對不會影響薄熙來在重慶的工作。薄熙來才不再堅持，命令自己的人撤了。

2月8日凌晨，王立軍隨國安部的人離開領館路。王拒絕乘專機返京。他要求坐普通航班。因為機場關門，他們先在附近一家酒店裡停留，由四川省的武警守衛，等機場開門後，他們便乘飛機飛離成都。

下午，航空公司內的人在網上貼出王立軍和國安部的人，

包括副部長邱進的登機牌。上面表明王立軍是乘坐國航 4113 航班飛往北京的。

王立軍的叛國消息使國人極為震驚。他的領事館一行，給職業漫畫家魏克以靈感，他在網上貼出一條諷刺的帖子：

坊間瘋傳重慶某打黑要員夜間“叛逃”到成都美國領館求政治庇護，美領館拒絕，被國安逮住了，不知消息真假，求闢謠但不管是哪個狗日的官員，你們都別往美國使館跑啊，你們不是仇美嗎？你們不是忽悠得腦殘五毛蠢得跟豬一樣幫你們說話嗎？你們幹嘛不往你們歌頌的朝鮮跑？美國人啊，轟走這幫龜孫子吧！

王立軍被帶到北京以後，他的支持者與政敵繼續在博客上激烈論戰。同時，北京的知情人也不斷給海外媒體提供驚人消息，破除王立軍所謂國家“打黑英雄”的神話，讓王的支持者啞口無言。

舉例來說，4 月 11 日，博訊和香港的《外參》都刊登了文章，談到王立軍搞的監控項目。一個知情人說，王立軍借打擊犯罪分子的名義，2009 年同中國網絡審查體系防火長城的設計師之一、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一起，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監控系統，包括電話竊聽和對網絡通信的監控。王立軍還在一些高層官員造訪重慶時，對他們的電話實施竊聽。

王立軍發現，胡錦濤通過安全熱線，定期地與他的朋友、重慶市委常委劉光磊通話，他便開始竊聽他們的談話。竊聽裝置後來被中央辦公廳的技術人員發現，竊聽領導人的電話，在北京上層被視為頭號禁忌。在六十年代，時任中共中央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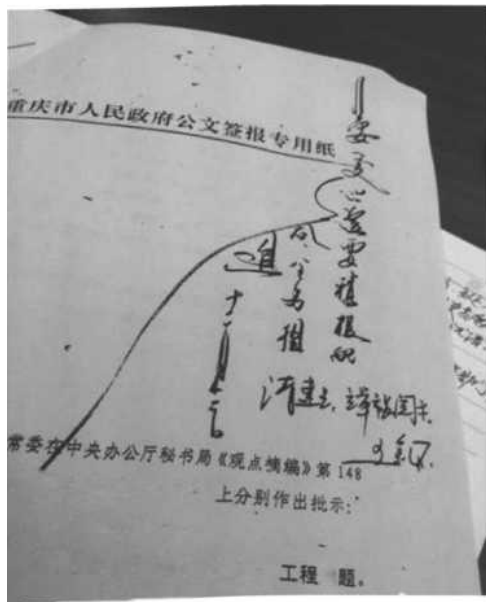
廳主任的楊尚昆，在毛的列車上安裝了竊聽器，錄下了毛澤東很多玩女人的對話。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楊尚昆為此受到了嚴厲懲罰。提供了這一故事的消息人士推測，王立軍也會被同樣嚴處。

這個故事被揭出之後，我採訪了 IT 專家，專家認為，所謂監控，在技術上不大可能。不過，後來王立軍的起訴書表明，知情人的信息大部分是準確的。根據法庭文件，王立軍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自 2010 年來，未經批准或者偽造批准手續，先後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

《南都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說，王立軍治下的重慶公安局，共花了 27 億採購來自德國和以色列的監控設備。在 2010 年 1 月的一次會議上，王立軍誇耀說，他的大情報中心可在 12 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另外，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立刻知道。重慶公安局還能夠使用 GPS 定位技術，監視罪犯和政治異議人士的行動軌跡。春節前幾天，4000 多名有犯罪記錄的外鄉人員進入了重慶。6 小時內，3400 多人被警方鎖定，警告他們離開重慶。

除此之外，重慶的一位官員告訴明鏡新聞網，王立軍生活方式十分墮落：他戴的手錶價值 50 萬人民幣；他喜歡收集限量版名牌西裝，一件就要 20 萬元。在他搬出公安局辦公室時，搬家工人準備了 40 個紙箱來裝他的私人物品，結果用了 80 個紙箱，絕大部分都是貴重禮品。2010 年，王立軍用沒收或敲詐被他逮捕或拘押的私人企業家以及家屬的錢，設

立了“英烈救助基金”。這一基金，應該是為在執行公務中被殺的警察家人提供經濟補助的，有時候卻贊助了王立軍寵愛的項目。有一次，他用這一基金為一次宋祖英的音樂會買了幾百張票。很多這類與腐敗有關的說法，剛聽到的時候都當是傳言不



王立軍批示的文件。

可信，結果都出現在王立軍的起訴書裡。

2月13日，我接到重慶一個消息來源的電子郵件，他重複了一番王立軍患有間歇性妄想症的故事，說王立軍既神經質又偏執狂，一門心思考慮自己的安全問題。每次出去視察，他都會動用直升飛機，哪怕路程不到30公里。他在城裡活動的時候，總是有大隊的警車護送。住酒店的時候，他的保鏢——大多是身穿紅制服的女警察——便在走廊裡布崗。

另一個消息來源也提供了類似的例子，說明王立軍的精

神出了問題。2012年1月6日，一名盜匪在南京市城南一家銀行前殺死了一名顧客，搶走了20萬元。隨後的偵查發現，那人在另外兩個城市，包括重慶，也犯了同樣的罪行，殺死七人，傷兩人，搶走48萬人民幣現金。公安部命令這三個城市的公安局長協同破案，在罪犯再次行凶殺人之前抓住罪犯。在偵查過程中，南京市公安局長接到王立軍的電話，說他已經抓到了嫌疑人。南京市公安局長聞言很興奮，馬上飛到重慶，卻發現那只是王立軍的幻想。

“如果他真的患有精神病，為什麼上邊要掩蓋他的精神狀況，還允許他在這麼重要的執法崗位上繼續工作呢？”我問。

我的消息來源沒有回答。

據說，王立軍到北京後，這些精神問題的說法，使得胡錦濤的中辦主任找來精神病院醫生，對他的精神健康進行了評估。然而，從他精心策劃的逃跑，到他在後來法庭上的作證，我們所看到的王立軍，是一個不僅精神上毫無問題而且擁有一個老練警官的敏銳，在被逼急時，他成功地製造了一起國際事件，挫敗了對手而且救了自己性命。

請君入瓮

公元7世紀，女皇武則天時代，有一位御史叫來俊臣，用今天的詞就是司法部長。來俊臣是女皇的忠實支持者，他

動用慘無人道的刑法，來對付一切政治對手和膽敢直言犯上的官吏。

來俊臣的權力越來越大，據說他自己雇用了幾百嘍羅，這些人的工作就是誣告百官。來俊臣甚至和人共撰了一部《羅織經》，教授他的下屬如何羅織罪名、密謀鬥智、構人以罪、迫害對手。

傳說來俊臣邀請周興到家裡作客，他們一邊議論一些案子，一邊相對飲酒。來俊臣對周興說：“有些囚犯再三審問都不肯承認罪行，有什麼辦法使他們招供呢？”周興說：“這很容易！只要拿一個瓮，用炭火在周圍燒，然後讓囚犯進入瓮裡去，什麼罪他敢不認？”來俊臣點頭吩咐侍從，找來一個瓮，按照周興的辦法用炭在周圍燒著，於是來俊臣站起來對周興說：“有人密告你謀反，陛下命令我審問你，請老兄自己鑽進這個瓮裡去吧！”周興非常驚慌，當即磕頭承認罪行。

後來，來俊臣變得膽大妄為，開始把目標瞄準皇太子和女皇的女兒，說他們謀反，使得感到威脅的皇族其他成員十分憤怒，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來俊臣。按來俊臣在《羅織經》裡所寫，幾個皇族成員聯名上奏，控告來俊臣策劃政變，最終使武則天處死了來俊臣。來俊臣被斬首後，百姓上街慶祝，他過去害過的人們將他的屍體挖眼剝皮，掏出五臟六腑，以泄其憤。

中國成語“請君入瓮”，便由來俊臣的故事而來，形容一個人鑽進了自己設下的圈套。

除了來俊臣，另一個常提的酷吏就是生於公元前 395 年



王立軍與薄熙來。

秦國的商鞅。商鞅是秦王的謀士，主張發展經濟，實施嚴刑峻法，特別拿舊貴族世家開刀，太子的老師被割去鼻子。商鞅的變法政策，幫助恢復了道德，振興了經濟。不過，重用他的秦孝公死後，商鞅便失寵了。過去的政敵報復他，告他謀反，下令處決他和他的全家。商鞅想藏在旅店裡，但店主

拒絕收留他，因為根據商鞅制定的新法，無法出示證件者不得留宿。商鞅被“車裂”處死——五馬分屍。他的全家不是被殺就是活埋。

人們開始反思王立軍和文強的宿命，有幾位政治評論員把王立軍同來俊臣和商鞅相比。來俊臣和商鞅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酷吏——中國古代時稱呼那些使用嚴刑峻法，或利用酷刑草菅人命，以幫助主子維護統治的官吏。“酷吏”一詞兩千年前由歷史學家司馬遷首創，他在編纂《史記》的時候，將漢代十餘名官吏列入《酷吏列傳》。

當代歷史學家李賢政，在他的博客中，描述了酷吏的“三個共同特徵”：

一是酷吏的產生與專制集權的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為了維護集權統治，採用殘酷的管理辦法，置法律於不顧，任意殺戮，課以重刑，手段毒辣，無所不用其極，目的是殺一儆百，以儆儆尤。政治鬥爭的方式，是利益集團內部的權鬥產物，根本沒有什麼是非可言。

二是酷吏多發與當政者的為政作風分不開。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時期，武則天時期，朱元璋時期，雍正時期，都是酷吏的多發期。這與這些當政者本性狠毒，缺少寬容，為人歹毒的本身性格是分不開的。漢武帝心狠手辣，武則天歹毒殘忍，朱元璋窮凶極惡，雍正刻薄寡恩都是歷史上出名的。在中國歷史上這幾個人當政的時期，掀起了多少血雨腥風，多少人人頭落地。

三是釀吏本人大多下場悲慘。看酷吏為人做事，我們就

知道，這些人表面看是嫉惡如仇，實際上心裡陰暗，做什麼都容易走向極端。生性狠毒，沒有同情心，心靈深處充滿傷痕，反映出來的現象就是冷漠和殘忍。所以，這樣的人，最終結怨太多，樹敵不欠要麼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要麼是報應不爽，被更大的酷吏迫害致死。沒有一個有好的下場。

中國的帝王和君主政體已被廢除一百年了，然而專制政體依然存在。共產黨高官，比如薄熙來，仍像帝王那樣統治。酷吏的盛行與沈浮，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關於王立軍一案，《中國式政變》一書寫道：

毫無疑問，王立軍曾經是一名警察英雄，他向黑社會開戰，向自己內心邪念開戰。然而，他沒有意識到，他逐漸變得與被他處決的那樣的惡人為伍。多年來，王立軍擁有無所受限的權力。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立案或者撤案；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監視任何人；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拘押或者釋放任何人；當他監禁那些侵吞公共財產的官員時，他自己卻收受成千上萬的賄賂；當他獲悉他的靠山的妻子犯了謀殺罪，他毫無顧忌地去掩蓋和毀壞證據。

2010年7月，前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一個和王立軍一樣的打擊犯罪的英雄文強被執行死刑的前一天，王立軍與文強進行了近一個小時的談話，據說文強在談話中告訴王立軍：

“過不了幾年，你會和我同樣下場，我知道的。”

文強的話在他死後被貼到網上，北京大學的賀衛方教授看到後，也將一封2011年4月致王立軍的公開信貼出來。他

警告說：

假如政府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訊逼供，剝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甚至讓那些從事刑事案件辯護的律師提心吊膽，朝不慮夕，勢必會帶來嚴重的後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擊犯罪令人產生某種不好的感覺，那就是“以黑制黑”，強權即公理。

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警察權要受制於司法權；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權，要接受檢察機關獨立的監督和審查，要維護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

其實，尊重獨立司法對於手握大權的人一樣重要。文強在炙手可熱的時候根本不會意識到這種獨立性的價值，但一旦淪為階下囚，他也許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賀教授的話被證明具有先見之明。文強垮台之後 18 個月，王立軍自己就垮台了。

作為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經常讓犯罪嫌疑人或政治異議人士“消失”數月，從不告訴家人他們所關押地點。在他被調查期間，王的家人也得到了同樣待遇。他的妻子和弟弟、遼寧鐵嶺鐵煤集團運輸部武裝保衛處長王立輝，2 月裡飛到重慶，向重慶市公安局打聽王立軍的下落，所有官員都迴避他們。兩人又到了北京，只得到“無可奉告”的答覆。王立軍的老父不知兒子生死，據說急得病倒，不敢相信兒子逃到美國領館的事實。一位親戚對一家海外媒體抱怨說：“這個體制根本不公平，我們偏偏不得不跟它打交道。”

王立軍被監禁期間，不少分析家和他的受害者紛紛推測，他將被判重刑。北京的一位記者陳述了她的理由：“自從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王立軍這樣的叛逃是史無前例的，高層將會嚴懲王



賀衛方教授被證明具有先見之明。

立軍，在黨內以倣倣尤。第二，王立軍在鐵嶺和重慶當公安局長期間，有 800 多人被判死刑。其中雖有些人應得死刑，但很多人被剝奪了正當訴訟權利。王立軍雙手沾滿鮮血。第三，作為執法機構的領導，他掩蓋谷開來的罪行，就是嚴重犯罪。第四，雖然很多高層領導對薄熙來不滿，王立軍的背叛卻讓他們感到了同等的威脅。他們會懷疑自己的手下是不是也在暗中謀反。”

王立軍幸運的是，他的結局比分析家所預測的好很多。他叛逃美國領事館鬧得如此沸沸揚揚，使他的政敵很難不顧正當的司法程序，在暗中除掉他。另外，國家安全部的調查

人員，採取了相對仁慈的方法，以獲得王立軍的積極配合——他的證詞促成了對谷開來的定罪，對下一步對薄熙來的審判也是關鍵性的。從政治上說，他的叛逃和他對海伍德謀殺案的揭露，為元老們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前罷黜一個強大的敵手，提供了充分的正當理由。

2012年9月，王立軍在美國領事館所在地成都受審。他被告犯有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而不是他的很多受害者所希望的死緩。

中國博主李剛寫道：“王立軍的輕判給我們上了很有價值的一課。共產黨高官們，你們白天發表反美言論，晚上回家以後別忘了弄清楚離你們最近的美國領事館的確切地點。如果哪天你們得罪了頂頭上司，黨是沒有辦法保護你們的。跑到美國領事館去吧，製造一起國際事件。這樣，你們才能有效地打垮上司，保住自己的性命。”

甚至在他還沒被判刑時，這座王立軍當了三年公安局長的城市，就已經開始了有形的和象徵意義的“去王立軍化”。從2012年3月開始，重慶公安內部網頁上王立軍的個人報導已經消失；在重慶市公安局大院，王立軍的照片被取下，辦公大樓前兩隻鷹的雕塑也被移走——王立軍曾經把自己比為一隻飛在蒙古草原上空的雄鷹。曾經掛在辦公樓裡的兩個巨大的鏡框，裡邊是王立軍親筆寫的兩句話：“點點滴滴百姓利益，舉手之間人命關天。”現在這兩句話也都不見了。

5月，隨著王立軍任職內更多的非法拘押和刑訊逼供的醜聞被揭出，重慶市政府新領導班子宣布，正在對每項指控

進行調查，任何涉及虐待嫌疑人的警方人員，都應該主動站出來交代。

王立軍過去從東北調來的朋友和知己，大多被拘押或判刑。自從他來到重慶，大約有 1800 名警察被解雇或送去勞教。警察隊伍中人人自危。2 月裡王立軍“休假式治療”的消息一宣布，很多警察都抑制不住激動，不顧新領導班子的禁止，他們放鞭炮，在家裡喝香檳，以慶祝他的離開。到現在，80% 失去工作的警察被恢復原職。

同時，重慶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銷了對方洪的判決，方洪曾因於 2011 年 4 月在微博上諷刺王立軍起訴一名辯護律師是“一坨屎”，被判勞教一年。目前，許多以“黑社會”為名被定罪或判刑的企業家，都向政府呼籲重新審理他們的案子。政府也將以前沒收的資產，退還給一些王立軍的受害人，儘管被警方吞下的大筆金錢已經不翼而飛。

但王立軍的鐵桿支持者不為這些改變所動。2012 年 2 月到 9 月期間，支持王立軍的帖子在博客上大量出現。一位來自湖南懷化的博主寫道：“官方媒體在妖魔化王立軍，把他描繪成一個冷酷無情的魔鬼。老百姓不是那麼好騙的。很多人都同情他。他也許有他的問題，但他是真正為人民尋求公正的好人之一。”黃聞光 2012 年 11 月去重慶時，渝北區一個加油站的一位當地人說，“王立軍是個英雄。他幫我們清除腐敗官員和不法商人。我們需要王立軍……我們這個國家腐敗官員太多，象王立軍這樣的人太少。政府每天都在報紙電視上宣傳如何如何為民謀利，但有多少官員是真正關心老百姓

的？王立軍下台以後，犯罪率又上升了，壞人又回來了。”

許多政治評論員也為王立軍辯護：“不管王立軍過去做了什麼，不管他在所謂‘打黑’中曾經多麼極端和膽大妄為，他成功地利用了尼爾·海伍德謀殺案，使極端左派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企圖沒有得逞，防止了另一個毛澤東的出現，”北京的記者方言在明鏡新聞網上寫道，“從這個意義上說，王立軍戲劇性的重慶三年，和他戲劇性的出局，改變了中國政治未來和中國當代歷史。這是我們和王立軍本人都沒有想到的。”

我最喜歡的一條，是一個成都人的評論：

我建議美國領事館在簽證處為政府高官開一個新窗口，受理他們政治避難的申請。王立軍不是最後一位。更多的王立軍排隊等著呢。

儘管王立軍的支持者依然強力地捍衛著他的傳奇，但他們都無法否認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他們的英雄不過是一名酷吏。在一場政治大陰謀中，酷吏是注定要成為一個馬前卒的。在王立軍逃進美國領事館一周後的2012年2月12日，我寫了一篇社論，作出以下預測：

王立軍既已被中央控制了，就等於關入了黑箱，薄熙來和反薄熙來的人都受制於這個黑箱。掌權者現在需要的是，怎樣編織一個理由，對內對外作出交代。這個理由不在於可信性，而在於由誰來編織。

這當然不是中共這場大戲的終場。體制的宿命決定了的。王立軍是中共無數官員的化身，他們得意時目空一切、不計後果，失意時想著美國大使館。在好萊塢制式化的警匪大片

中，重慶這次政變雖然開了幕，但還只是片頭小高潮，只是北京政變的前奏曲。真正大戲何時上演？敬請期待。

第二章

太子黨

本書作者和高新 20 多年前合著有《中共太子黨》一書，太子黨，特指打下天下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後代。

穩坐釣魚船

滇池，中國西南部雲貴高原的一顆明珠，雲南最大的淡水湖，湖面海拔高度 1886 米，面積約 306 平方公里。西面有西山森林，在冬季溫煦的陽光下，湖光粼粼，山色蒼蒼，一派詩情畫意。這裡豐富的水產資源和四季如春的氣候，每年都從俄國吸引來大群的海鷗。

2012 年 2 月 8 日，在滇池岸邊餵海鷗的遊客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兩天前王立軍逃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以來，他的名字就成了網上搜索熱詞。在雲南省委兩名副書記的陪同下，薄熙來悠閑地向身邊的海鷗投擲麵包屑。“沒想到，高原內陸有這麼大的湖，”他就像一個遊客意外地撞見了一件珍寶似的，對一位電視記者讚歎道，“這是昆明的寶貝呀。”63 歲的薄熙來高大、英俊，很上鏡頭，有記者稱他為中國的約翰·肯尼迪。當地電視新聞報導說，薄熙來率領重慶市黨政代表團，到雲南來“互相學習，促進地區經濟合作”。在一家中草藥店，他讚揚當地領導充分利用雲南豐富的草藥資源致富，邀請企業到重慶設店。政治觀察家們關注著薄熙來在雲南的腳步，試圖破譯他所說所做的一切，從他身上，他們希望能找到一些王立軍事件的線索。網上有個帖子，把薄熙來此行形容為“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是毛澤東在告誡共產黨幹部面對險惡處境時，經



薄熙來昆明餵鳥。

常引用的一句著名諺語。對很多人來說，薄熙來此行在向人們傳遞這樣的印象：周圍掀起的政治風暴對他毫無影響，而且他這個人是不可戰勝的。

一個想象力豐富的博主，甚至把薄熙來開心的喂鳥，看作是挑戰北京高層的一個信號。在中文裡，“喂鳥”一詞的諧音，就是“我畏個鳥（屌）！”

然而在他輕鬆自若、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外表下面，知情人說薄熙來是惴惴不安的。在他的公安局長企圖叛逃成了國際媒體頭條新聞之後，微博和海外中文媒體亦有眾多內幕報導，說王立軍已經告訴了美國人，薄熙來如何與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密謀，策動政變。在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之前，薄

與周計劃搞掉將要接任總書記的習近平。有篇報導甚至說，薄熙來的妻子接受了賄賂，並將多達一億人民幣的資產轉移到海外。薄熙來的公子哥兒子薄瓜瓜先入牛津，後進哈佛，付的學費就是出自受賄。在2月份，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死還沒有被公開。那些媒體的報導，多是根據黨內知情者提供的消息，引發了坊間對薄熙來政治前途的瘋狂猜測。幾位政治評論家，例如北京的名記者高瑜就預測，薄熙來當政治局委員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2月9日，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刊登了薄熙來在雲南活動的一篇近2000字的特寫。文章簡短地提到，薄熙來參觀了位於昆明附近的駐滇第14集團軍軍史陳列館。有趣的是，一家國家級報紙的編輯挑出了這個細節，進行了渲染，對此行賦予了新的意義。5萬人馬的第14集團軍，前身是30年代末的一支抗日部隊，薄熙來的父親是其創建人之一。那編輯把《重慶日報》的報導安了這樣一個標題：“薄熙來在昆明部隊參觀軍史陳列館 緬懷革命老前輩”。不出所料，這一標題又引發了新一輪猜測。一位不具名的軍方人員告訴《華爾街日報》，薄熙來是在炫耀自己的影響力，尋求他父親在軍隊中人脈的支持。

重慶的一位官員說，這樣描述薄熙來的意圖是不公平的。昆明一行和參觀軍史陳列館，都是幾個月前就定好的日程。因為薄熙來是政治局委員，所以受到接待的規格較高——雲南省所有主要領導都一路陪同。那位官員繼續說，參觀軍史陳列館純粹是禮儀性的，而且薄熙來跟那位軍長並無深交。

薄熙來的父親 90 年代就已經退休，2007 年已經去世。薄父所有的朋友大多都不在軍隊了。

這位知情人還提到，危機爆發以後，如臨大敵的薄熙來有意取消他的雲南之行。他打算飛往北京，與高層見面，解釋王立軍事件的情況。但是胡錦濤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拒絕了他的請求，說他在首都出現，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他應該等到 3 月份，全國人大會議召開之際再來。同時，薄熙來的一個朋友，與胡錦濤辦公室關係密切。他告訴薄熙來還是按原計劃去雲南。這位朋友也會飛到雲南，向薄報告北京對王立軍事件的有關看法，指點他下一步該怎麼做。邊遠的雲南，是進行這類秘密討論的理想地點。我們後來得知，這一會面可能是胡錦濤的中辦主任令計劃安排的，他也是薄家的密友。

在這次會面中，薄熙來接到北京方面嚴厲的口信：他必須控制好重慶的局勢，確保不會給習近平即將啓程的訪美和下半年中央領導層的換屆帶來任何影響。作為回報，胡錦濤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也許會限制王立軍案的調查範圍。

另一位中紀委的官員告訴我，以深謀遠慮以及駕馭政治陰謀的神奇能力著稱的胡錦濤，在處理薄熙來問題上，最初表示了矛盾的心態。他總書記的任期到 2012 年底就結束了，他希望平穩交權給下一任，不要觸發激烈的內鬥。此外，胡錦濤與薄熙來的左派理想主義也有共鳴，他對毛時代，同樣有著很深的懷舊之情。還有，胡錦濤覺得，薄熙來是一匹不受約束的黑馬，他的上升，能夠制約並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在胡錦濤退下以後，任何對習近平的挑戰，對胡的朋友都有

利。

中紀委官員關於胡錦濤立場的解釋，後來被證明是準確的。在隨後一周裡，胡在多個場合，對於王立軍叛逃的說法都是“一個孤立事件”，暗示與薄熙來無關。當重慶市長黃奇帆2月底飛到北京，胡錦濤和他見了面，重申了他早些時候的許諾。

與此同時，據說薄熙來聯絡了他在北京的盟友，包括周永康和令計劃，他們都答應要幫他。有傳言說周永康希望薄熙來入常，接替他掌管政法委；周永康支持薄熙來還有一個隱秘的原因——他的兒子在重慶有著好幾項商業投資，都得益於薄熙來的慷慨支持。

這些許諾使薄熙來覺得自己有能力逃脫這次危機。重慶的一個消息來源說，薄熙來變得自負起來。他甚至給胡錦濤寫信，說他歡迎黨中央的調查，如果調查結果發現他有不法行為，他會辭職，並承擔全部責任。

但是薄熙來大大低估了形勢。

夫人來電話

每年3月份，3000多名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數百家媒體都會匯集北京，參加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大會，首都便會進入高度戒備狀態。警察把異議分子和北京上訪人士都集中控制起來，天安門廣場上會增派大量巡警，防止可能吸引媒

體做負面報導的任何出格事端。

根據中國憲法，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立法機關。西方的立法者是在華麗的古代或現代國會大廳裡進行立法辯論，而中國的人大代表是在天安門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裡開大會。大會堂是一個巨大的水泥建築，按照前蘇聯的實用建築風格建造，毫無任何審美的訴求。代表們審議年度政府工作報告，通過立法，行使任免政府官員的職責。

幾年前，在一個網站上曾貼出一組照片，描述了不同國家立法者的舉止：在土耳其，衣冠楚楚的議員爬上講台，十幾個人在底下拉扯他的腿；在墨西哥，一位立法人員一拳打在另一位同事的臉上；在日本，一個女立法代表騎在她支持者的肩上，很多人朝她扔圓珠筆和紙張；在印度，一位女議員用鞋子猛劈她的同事……這個網站也貼出兩張中國人大代表開會的照片，一張是會場上的代表們各種各樣的睡態，跟長途飛行的機艙裡看到的場景相似；另一張是一幅全景：數千名代表一致舉手通過議案。

這兩張中國“兩會”代表的照片，反映了中國的現實。自從共產黨 1949 年執政後，全國人大就成了“橡皮圖章”，政府機構和黨組織起草並提交的每一項措施和法規一律通過。過去十年裡，隨著中共在“健全和促進法制”方面的努力，全國人大增加了其立法功能。討論變得更為活躍，有時候甚至是熱烈的。官方媒體有時候直播全國人大會議進程時，會把鏡頭對準表示否決或棄權的代表。但是，中國一黨執政一天不改變，“一致”就是常規，全國人大會議上的一切就都



“兩會”常見場景之一。



“兩會”常見場景之二。

是擺樣子。一位當了 57 年的人大代表最近對媒體說，她從來沒有投過一張反對票並對此感到驕傲。“我們是被黨選出來的，應該支持黨。”她說。

2012年3月3日，在與人大同時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式上，出現了一股興奮和戲劇性的熱潮。薄熙來出現在主席台上。他那天身穿黑色西裝，白襯衫，繫一條藍色白點的領帶。國歌開始奏起時，他起身肅立。從觀眾角度看，他坐在主席台左側第二排。照相機閃光燈的一道道白光，對準薄熙來投去。他顯得泰然自若，微微含笑。落座之後，他並沒有跟坐在旁邊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打招呼，而是朝著觀眾中認識的人揮手致意。

這是自從一個月前的王立軍事件爆發後，薄熙來第一次在全國面前亮相。媒體和公眾都在看著，有無垮台的跡象，如果要垮，垮到什麼程度。

在政協主席致開幕詞時，薄熙來顯得坐立難安，百無聊賴，心不在焉。偶然他會往四周看看，朝位於一樓的媒體區掃上一眼兩眼，要麼就是在右腿上敲敲手指頭。講話進行到20分鐘，薄熙來似乎想起他有事情可做。他從衣服口袋裡拿出老花鏡，開始閱讀擺在面前的政協主席正念著的講話文字稿，並用鉛筆在上面圈圈點點。開幕式剛一結束，在其他政治局委員起立、伸腿，跟旁邊的委員寒暄幾句時，薄熙來把一迭文件塞進他碩大的文件箱，便離開了——有人說是“逃離了”——主席台。記者們眼看著讓薄熙來逃掉了，馬上對他開始了搜索追蹤，結果幾位香港記者發現，為避免媒體的關注，重慶代表團的成員沒有住進全國人大指定的任何賓館。

3月5日下午，重慶代表們集中到一起，審議政府年度工作報告。薄熙來在他的小組主持討論，並利用這一機會，

圓述他共同富裕問題上的觀點。薄熙來說，中國經濟改革 30 年後，城鄉差別和貧富差別迅速加大，需要引起政府的關注。由財富分配引發的問題，已經阻礙了消費，阻礙了社會發展，引起人民的憤怒。他力促領導層，對不同的收入群體採取不同的政策，創造一個公平的體系。“以我的理解，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他說，“在鼓勵競爭的同時，我們還應該關注社會公平，關心中等和下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用他在重慶的經驗為例，他說，刺激發展不應該是政府唯一的目標。“共同富裕是能夠與中國快速發展並行的。”

在他被政府媒體廣泛報導的講話中，薄熙來介紹了重慶的經濟業績。他說，重慶 2011 年的 GDP 和城鄉居民的年收入，比 2007 年他正式到任的時候翻了一番。全市年經濟增長率達到 15.7%，外商投資每年增長 9.6%，2011 年已經達到 106 億人民幣。

兩會的頭幾天，一切都似乎在薄熙來的掌控之下。然而，3 月 8 日上午，幾位重慶代表，在早飯時發現他們的市委書記不見了。代表們想跟薄熙來的秘書聯繫，卻一個人也找不到。市長黃奇帆感到事情不妙，懷疑是否高層在夜裡把薄熙來帶走，或薄熙來已逃往國外。據一位重慶代表回憶，市長臉上明顯一副摸不著頭腦的樣子。黃奇帆馬上聯絡了幾位高層領導，轉彎抹角地打聽，薄熙來是被叫走開什麼緊急會議去了嗎？他得到的消息是沒有，沒人叫他。胡錦濤辦公室已經命令中央警衛局，到機場查詢所有國內國外航班的乘客，也沒有任何結果。薄熙來神秘地消失了。



2012年3月8日，周永康（中）參加重慶代表團的審議。

他在那天上午人大全體會議上顯眼的缺席，使主持會議的溫家寶總理怒不可遏。媒體人士中也再次引發了如潮的猜測。香港的一家報紙在其網站上說，薄熙來與他在重慶的親密朋友緊急碰頭，因為他得到消息，說他將會受到調查。

快到中午，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報告高層領導，薄熙來和他的保鏢，已經乘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的私人飛機飛回重慶，他後來宣稱要去處理一些“重要事情”。下午，薄熙來又飛回北京，出現在小組會上。電視鏡頭前，他顯得十分疲憊。

他的朋友，時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重慶小組的討論會上意外地出現。周永康在一個簡短的講話中，肯定了重慶的經濟成就，對薄熙來唱紅打黑給予高度讚揚。薄熙來的支持者們大鬆一口氣。“周堅定不移的支持，表明薄熙來可以幸

免被王立軍事件波及，”明薄熙中文網的一位評論員宣稱。

第二天，是重慶代表團開放日。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在一間會議室舉行了新聞發布會，預先登記的 150 位記者獲准參加。更多沒有入場券的記者們只能焦急地等在外邊。這是薄熙來自從王立軍事件之後的首次接受中外媒體採訪。一位人大代表告訴我，薄熙來被明確地要求，關於王立軍事件或對他腐敗問題的指控，要嚴格按照內定的說法，不需談及細節。一開始，薄熙來是按照要求做的。當一名記者問及王立軍會怎麼處理時，薄熙來將手裡的一張紙念了幾行，並表示希望記者一字不差地完整報導：

王立軍正在接受中央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已經取得進展，他這次請了假，不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這個問題正在處理之中，調查結論以後會向大家公布。

記者們，尤其是專程從港港澳台過來的，繼續對這一話題窮追不捨。一人問道，市長黃奇帆是否帶著武裝警察進入美國領事館，並企圖劫持王立軍。

黃奇帆稱這一說法完全是子虛烏有，他堅稱是隻身去成都的。不過他承認，他跟王立軍在美國領事館內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談話。“我也大體搞清了他的情況。也做了他的思想工作 他也願意和我們一起出來 所以後來說他逗留了 24 小時，自願出來，確實如此。沒有任何人強迫他，我也沒能力去強迫他。”

薄熙來繼續就王立軍的話題發表談話，稱王立軍在打黑除惡中有過不少成就，辦案也有一套。他對記者們謊稱，解



2012年3月9日，薄熙來在全國人大重慶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回答媒體提問。

除王立軍公安局長職務，是爲了以後對其提拔使用。對王立軍的出逃事件，薄熙來說“我是完全沒有想到”。

新加坡《聯合早報》與重慶有著大量的合作項目，他們的一位記者問，王立軍是不是精神上患有疾病。薄熙來迴避了這個問題，說沒有看到任何跡象。他說自己應負用人失察之責。“看來，任何一個地方，形勢再好，也得有所警覺，預防不測事件的發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夠因爲有不測事件發生，就灰心喪氣。出了這樣的事，好好反思就是了。”

一位香港記者問，薄熙來是否向政治局遞交了一封辭職信，他頭天晚上的消失是否與王立軍事件有關。

薄熙來激烈地把辭職一說斥爲子虛烏有，謠言加謊言。

“辭職的問題，子虛烏有，那完全是一種傳說、一種想象、一種編造。沒有辭職一說。我昨天實事求是地講，確實有點咳嗽，身體稍有不適。讓大家關心了，猜測了，實在抱歉。”薄熙來的話，與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說法相互矛盾，發言人表示，薄熙來的缺席不是因為健康問題。

當美國之音記者問薄熙來，他是不是已在接受調查時，薄熙來斷然回答，“沒有，沒有。”

答記者問進行了兩個小時，薄熙來和黃奇帆回答了 20 多個問題。與其他官員的僵硬表情、缺乏含義的官腔不同，薄熙來即使在就王立軍事件問題撒謊時，都顯得輕鬆、自信。記者對他開的玩笑和回答問題的直截了當，時而會爆發出笑聲。

新聞發布會當中，薄熙來口袋裡的電話突然響了。他尷尬地道了歉，躲進了旁邊一個房間，把市長一個人留在講台上。大約 15 分鐘後，薄熙來返回黃市長身邊，轉移了話題。他的神情有所改變，開始激烈抨擊某些媒體給他和他的家庭“潑髒水”：

有些記者說到我兒子在外邊學習，怎麼開紅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氣憤。我和我夫人也沒有任何個人資產。幾十年就是這樣下來了。我夫人本來是司法部很早以前認可的律師，在大連期間辦律師所就搞得很成功。就是擔心會不會有人給我們造謠說我們通過律師所掙點錢，就把她的幾個分所全關掉了。那是 20 年前的事。現在她幾乎就是在家裡邊給我做一些家務。對她做出的這種犧牲，我很感動的。

有人說我的兒子上名校，牛津、哈佛，那些學費哪來的？全額獎學金，我得說清楚。

薄熙來的這些話讓很多人吃驚。後來證明大多數都不真實。當時沒人想到他對著媒體記者談起他的夫人和兒子。新聞發布會快結束時，一位日本記者注意到中常委中，多數都曾去重慶視察，很想知道為什麼胡錦濤沒有去過。薄熙來回答：“我們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而且看了以後他會高興的。”

北京的一位官員後來說，薄熙來在記者會中接到的那個電話，是他太太谷開來打來的，她要他為他們全家闢謠。那位官員說，中央領導，特別是胡錦濤，對薄熙來不按內定稿子發言十分震怒。

1989年學生運動領袖王丹，現在台灣教授中國歷史課，他說，薄熙來公開挑戰胡錦濤之不願意去重慶視察，把胡錦濤置於一個尷尬地位。事實上，在他的中辦主任令計劃的鼓動下，胡錦濤已有意視察重慶，只是在王立軍事件之後改變了計劃。“薄熙來公開的邀請，嚴重違反中共黨內的政治倫理。因為這樣一來，如果胡錦濤不去，就會讓外界看破中共內部分歧的手腳，胡錦濤要為此承擔責任；而去了，就等於迫使胡錦濤表態挺薄熙來。薄熙來的這種政治手腕確實高明，但是也是一步險棋。”

薄熙來在人大會議上的“跑題”，給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對手提供了口實，比如溫家寶總理，他一直反對薄熙來在重慶的左派政策；還有政協主席賈慶林，他擔心薄熙來的上升會威脅即將接任總書記的習近平。記者會之後，薄熙來的對



2012年3月“兩會”上，溫家寶在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前從薄熙來身後走過。

手們使胡錦濤堅信 薄熙來有可能對領導權的交接造成衝擊，必須把他拿掉。

3月14日，第11次全國人大第五次全體會議閉幕。三個小時的答記者問中，話題大多集中在中國的住房、外貿、地方政府預算等，不過，在快要結束時，溫家寶總理的回答讓人吃了一驚。

主持人把最後一個提問的機會給了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儲百亮操一口流利漢語問：王立軍事件會不會影響中央政府對重慶市政府和市委領導的信任？溫家寶總理看上去毫不吃驚。答記者問由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這一段顯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儲百亮的問題也是事先提交上去，經過高層審核過的。

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是自由發言，沒有看講稿。這時，他謹慎地在一張紙上看了一眼，回答說：“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高度重視，立即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專門調查。目前調查已經取得進展，我們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嚴格依法辦理。調查和處理的結果一定會給人民以回答，並且經受住法律和歷史的檢驗。”這是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以來，中共高層首次直接對這一問題的公開回應。但是溫家寶的話並沒有停，他繼續利用這一寶貴的面對公眾的機會，瞄準了他的真正目標——薄熙來。他用一貫的緩慢語氣，說：

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

《亞洲周刊》報導說，溫家寶的口氣和面部表情變得強硬，抬起手來強調語氣。有經驗的中國觀察家，從字裡行間可以讀出，溫家寶雖沒有點名，其實是在暗指薄熙來，指他在重慶搞的恢復“文革”毛澤東精神的運動，有違黨的改革政策。

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發出的炮彈，證實了人們的懷疑：

薄熙來已被視為王立軍醜聞的關鍵責任人。政治分析家們確信，中央集體領導層已經對薄熙來下了決心。

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政治問題專家丁學良教授，在接受採訪時對 BBC 中文網說，“溫總理警告，要警惕左派們提出用更左的政策手段解決中國社會矛盾衝突的可能性，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只會把中國引向絕路。溫總理這番話意味著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快走到頭了。”

從3月中旬開始，媒體對王立軍的關注暫告一個段落。此時尼爾·海伍德之死還沒有曝光，關注點迅速轉向了薄熙來。序幕結束了，真正的政治大戲正式開始。

紅色集中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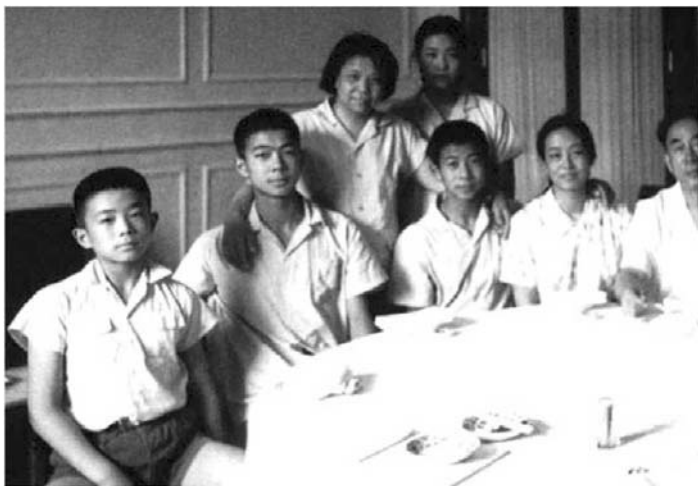
幾年前，在香港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記者問當時的商務部長薄熙來，在他政治生涯中是否“沾了光”，受惠於其父親、前副總理薄一波的影響和人脈。全場一片安靜，所有眼睛、攝像鏡頭都對準薄熙來。薄熙來對記者的直率微微有些吃驚。他擠出一個笑容，平靜地回答：

我欣賞這位記者先生的直率，也許他提出的問題不止是他一個人想問的。我不否認沾老子光，而且還樂意告訴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終身受益！當我還是個正在認識社會和人生的中學生時，因為家庭牽連，我被關進了監獄。五年的監獄生活，使我經受了磨難，鍛煉了意志，懂得了民主、法制對

一個社會是多么重要，自由、尊嚴對一個人是多麼重要。命運在這五年裡給予我的饋贈，並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沒有一個倒過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這份禮物，這豈不是沾了大光？

正如預期的，那些機智的回答，經常被薄熙來的支持者引用。薄熙來對他中學生時代的描述是真實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

薄熙來生於 1949 年 7 月，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前夕三個月。他是六個孩子中的老三，朋友們都叫他“三哥”。小時候，他父親的政治生涯正在高峰。七歲時，他進入北京實驗二小，學校裡有很多被稱為“革命後代”的孩子。因為學校也招收平民百姓的子女，校長堅持對高幹與平民子弟一視同仁。如果哪位家長用公家的車接送孩子上學放學，他們就得把車停在離學校很遠的小胡同裡。因為薄家住在北京的另一端，朋友們都記得他父親的車每天早上把他送來，一位警衛員放學後來接他。不論用什麼標準，薄熙來當時過的是特權生活。1962 年，他步哥哥的後塵，進入北京男四中——這個學校的校友，許多來自政治特權家庭，許多畢業生如今是中國具有影響的企業家、政治家和軍官。四中校友回憶，他哥哥是學校裡很紅的體育健將和學生幹部，薄熙來卻不一樣，他是個安靜的書呆子。1966 年 5 月，毛澤東宣稱資產階級思想侵蝕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健康肌體，在全國範圍發動了“文革”，要在黨內肅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社會上破除“四舊”。他號召年輕人一馬當先。受毛澤東這一想像的鼓舞，



薄熙來兄弟合影。

薄熙來學校裡一群高年級學生在1966年6月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要求立即廢除大學高考這一“封建枷鎖”。毛主席很喜歡這一主張，國務院立刻做出決定，停止大學高考。

1966年8月，四中爆發了文革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領導與教師們被勒令排成一隊，有的帶著高帽、有的掛著罪狀牌子、有的剃成陰陽頭、有的被捆著雙手，圍繞著操場像遊行示眾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著小將們的怒斥甚至拳打腳踢。學生們推翻了校領導，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薄熙來的哥哥薄熙永當了副主任。路透社記者採訪了男四中的10位校友，他們回憶了學生在體育場令老師遊街，羞辱他們的情景。一些沒有紅色血統的學生被嘲笑為

“混蛋”。學生們建造了一所私刑監獄，用血在牆上寫下“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

北京、然後是整個中國的其他學校，也照葫蘆畫瓢，12歲到18歲學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在全國如雨後春筍。年輕人手舉毛主席畫像和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高唱紅歌《革命造反歌》和《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他們最初的目標是“舊人員”——從前的地主、資本家，曾為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國軍工作過的人員，反黨分子、有所謂“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很快，他們的目標擴大到共產黨基層幹部和各級學校教職員。紅衛兵認為那些人沒有按照毛主席教導辦事。美國學者、“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說，北京的紅衛兵在1966年6月到9月間，打死了1700多人；1.1萬多戶人家被抄家，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毀壞或抄走。大約7.7萬所謂壞分子的子女被趕出北京。

隨著“文革”的升級，暴力致死的人數急劇上升，許多政府機構陷於癱瘓。許多高幹子女很快意識到“文革”有可能會危及他們的父母。於是，在1966年底，他們成立了一個叫“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組織，簡稱“聯動”。聯動獲得了來自黨中央高層的支持，這個組織每天在街上巡邏，試圖恢復法律和秩序。聯動成員把自己視為真正的共產主義接班人，是在保護父輩革命的果實。這個組織廣為人知的一副對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對外人，誰膽敢挑戰聯動，他們就會任意使用暴力。從1966到1967年裡，聯動的人幾次衝擊了關押著他們戰友



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走資派”。

的公安部，鼓動其他紅衛兵組織召開誓師大會，支持他們的革命父母。毛澤東感到，聯動的行為，危及了他整肅自己對手的計劃，便宣布了聯動組織為非法。

薄熙來和他的兩個哥哥都是聯動成員，他們在全北京到處串聯。試圖營救革命戰友。不久，毛澤東開始整到他們父親薄一波頭上了。薄一波被指控在 30 年代曾叛變共產黨，遭到關押。薄熙來和其他受衝擊的高幹子女，被令與自己父母劃清界限。據一個未證實的傳言說，在一次批鬥父親的大會

上，薄熙來打了父親的耳光，一腳踢在老人肚子上。

但是這些並沒能使薄熙來和兄弟姐妹免遭迫害。他們作為“叛徒的兒子”在學校裡被遊街；出了學校，他們在大街上流浪，打群架，偷東西。1967年，紅衛兵抄了薄熙來的家。據說，薄熙來藏起一包父親與其他被整老幹部的合影和一些私人文件。他把這些交給一個同學保管，不料，這位同學怕給自己惹事，將這些材料都交給紅衛兵了。江青看到這些照片，親自下令逮捕薄家兄弟。

1968年8月，薄熙來和兩個哥哥被關進少管所，又相繼被關進後來稱之為“789 集中營”的少年犯管教所幹部子女學習班。當時有60多名下台高幹的子女在那裡被關押。剛開始，所有被關押的人一邊學習毛主席著作，一邊被逼揭發父母的罪行。此後五年中，他們可以上課，在監獄人員的監督下幹勞動強度較大的農活。這些青少年常年吃不飽飯，在地裡逮到什麼吃什麼，鬥毆是經常的事。薄熙來和其他兄妹到1972年才被釋放。

23歲時，他被分配到北京市二輕局五金機修廠當工人。一位過去的同事說，記得薄熙來當年是個富有魅力和英俊的小伙子。雖然人們知道他的家庭有問題，但大家都喜歡他，很多老工人還張羅給他介紹對象。通過朋友們介紹，他認識了一個叫李丹宇的部隊女軍醫。兩人的父親曾經是朋友——老家都是山西省，都是從那裡參加革命的。“文革”中，在薄一波被毛打倒時，李丹宇的父親卻連升幾級，成為北京市委



薄熙來和李丹宇。

書記。到兩個年輕人相遇的時候，李丹宇的父親開始在毛那裡失寵，正在受審查。薄熙來過去的同事說，他們兩人當時住在不同的城市。相貌平平的李丹宇熱烈地追求薄熙來。2012年10月，李丹宇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她和薄熙來當時每隔三天就會給對方寫信。在其中一封信裡，薄熙來談了他對愛情的看法，他在得志後引起爭議的生活方式，從這裡可見一斑：

一個人不應該思想呆板，沉溺於老套，除了學習業務以外就沒有其他。生活浪漫一些好，思想活躍一些好……許多革命的躍進和成就，都是帶有一些浪漫色彩的。

薄熙來和李丹宇 1976 年結婚，兩年後，生了個兒子。

1977年，在毛澤東死去一年後，中國恢復了高考。薄熙來的很多在“文革”中譴責過大學考試制度的北京四中同學，都抓住了這個機會。薄熙來參加高考，29歲時以走讀生的身分跨入了中國的頂尖大學——北京大學，專攻歷史。一年後，在他父親復出當上副總理時，薄熙來越過本科，考上了中國社科院國際新聞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1982年他畢業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做研究員。但他渴望做更重要的事情。在80年代，共產黨發現自己處於領導斷層：革命老幹部們這時都已七老八十，到了退休的時候，極為需要新一代領導來填補權力真空。黨中央提出了“第三梯隊”的概念——將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政治上可靠的候選人，放到共青團內的職位上，或放到基層去鍛煉，為接任更高職位做準備。

薄熙來聽到這個消息十分振奮。他以進行社會調查的名義，在1984年要求調到大西北甘肅省的一個貧困地區去，這樣他便能獲得對社會底層的第一手瞭解。但他最後到了一個離北京近一些的地區——東北的遼寧省金縣，被任命為金縣縣委副書記。當時，薄熙來和李丹宇的婚姻已經破裂，1982年他提出離婚，但他妻子拒絕了他的要求。一個朋友說，調往外省也使他得到了解脫。

薄熙來效仿他兩個童年夥伴的榜樣——那兩人在兩年前都採取了同樣步驟，開始了他們的政治生涯：現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主動要求到首都外的河北一個小縣任職；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現在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大



薄熙來與谷開來。

學畢業後前往貧困的河南省呆了多年。理想主義的動力，和毫不掩飾的政治雄心，驅動他們三位從最基層開始積累政治資本。

官方報紙上的一份簡短報導，表明薄熙來剛開始在金縣很不順利。當地官員對他懷有戒心，知道他在這裡任職，只是用來當一個跳板，沒人把他提出的政策當回事。薄熙來很感挫敗，幾乎想到辭職，但是他父親训斥了他：“要是你連這點小挫折都不能應付，還指望你將來能稱什麼職？”薄熙來堅持下去了，到他離開的時候，金縣已經在發展鄉鎮企業、

教育、計劃生育等方面，在地區贏得好幾項獎了。這些成就中跟薄熙來有多少關係不好說，但他達到了他的目的：這些草根經驗給他的資曆鍍了金，真是個“金”縣了。

在金縣，薄熙來的個人生活也大有斬獲。他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遇到的一名叫谷開來的女子，在1984年到金縣考察。谷開來是一位解放軍將領的女兒，是北京大學法律專業的畢業生。

薄熙來在自己的小家裡接待了谷開來和她的導師。谷開來在一家報紙上描述了他們的相遇：

我沒想到，他也是北大舉業的，可是我去的時候，這位北大的高材生正蹲在荒涼的海灘上，和當地農民興致勃勃地策劃農村經濟發展的前景……他是個很像我父親那種極具理想主義的人。我去了他的住處，他住在縣委一個像是永遠也掃不乾淨的小髒屋子裡，用放在桌子下的一個破紙箱裡的小蘋果招待我和傳教授，然後開始大談他的理想。我覺得這個人，好像小說裡看到的那種人，有素養，有責任，生來就是屬於某種事業的，不是屬於家庭的，但他是一個可以信賴和依托的男人。

儘管谷開來和薄熙來都宣稱他們是1984年在金縣第一次相遇，薄熙來的前妻李丹宇卻堅持說，他們的家人在那之前就互相認識多年了——李丹宇的哥哥娶了谷開來的姐姐。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李丹宇說，谷開來是通過她和薄熙來在：北大的關係，才被錄取的。在學校一次舞會上，薄熙來是谷開來的舞伴，可能在那時他們就有染了。

隨著他們 1984 年在金縣的相遇，或再次相遇，薄熙來開始公開追求比他小九歲、公認擁有很高回頭率的美人谷開來。他當時還是已婚，曾多次逼迫李丹宇離婚，但是沒有結果。相反，固執的李丹宇給薄熙來的上司和朋友到處寫信，把他說成一個“陳世美”，在他倒霉的年代裡利用她，到他情況好起來，就甩了她，另結新歡。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在有第三者介入的情況下，中國法庭很少判離婚。另外，李丹宇是現役軍人，任何人破壞軍婚都是要受刑事處罰的。那場艱難的離婚，拖了四年，法庭曾多次調解未果。最後無奈之中，李丹宇同意離婚，獲得兒子的單獨撫養權，給兒子從姓薄改爲姓李。

1986 年，谷開來獲得了到美國留學的機會，然而這時，新單身漢薄熙來向她求婚。他們於同年結了婚，1987 年，生下兒子薄瓜瓜。一年後，全家人搬到大連，薄熙來被任命爲大連市的金州區委書記。

太子黨

1989 年 4 月，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哀悼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他因爲思想開明，堅持開放而被整肅。剛開始時人數不太多，放進可以能夠容納百萬之眾的廣場，不足爲道。沒過多久，悼念的學生周圍匯集了更多的市民，有些人是也對胡耀邦心有戚戚，更多的人則對中國

現狀有著更強烈的憤懣，廣場很快就變成了抗議運動的中心。由於中共黨內普遍的腐敗是大家共同的不滿因素，受到鼓舞的學生抗議者，呼籲結束腐敗，政治上進行改革。抗議運動很快擴展到全國各個城市。憤怒的市民走上街頭，一半是因為有傳言，說高幹子女有渠道，用出廠價從廠商那裡買進緊俏商品，比如彩電，然後到市場上高價出售。我當時在南方城市深圳當記者，也參與了當地的示威遊行，在北京戒嚴令開始日，來到了北京。

學生領袖們很快成為西方記者關注的焦點，在運動的最高潮，他們開始了絕食。政府方面同意和他們進行對話。儘管中國存在著新聞管制，國際媒體卻可以不受限制地對絕食進行報導，不出一個星期，海外媒體的報導在整個中國激起了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駐北京的軍隊和武警拒絕與學生對抗。鄧小平等黨內高官，包括薄熙來的父親，擔心共產黨會失去政權，決定用武力平息抗議運動。

6月3日夜，部隊和坦克開進了北京，接到“動用一切手段清場”的命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火，這場被西方稱為“追求民主”的運動被鎮壓了。據報很多傷亡者是試圖逃離天安門廣場時，在廣場旁邊的街道上被打中的。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從來沒有公布，但學生運動領袖現在宣稱，死亡人數超過1000。

鎮壓之後，反對使用武力的領導人，包括黨的總書記趙紫陽，都被整肅。1989年秋天，黨內元老開會，討論由誰接班的問題，他們對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趙紫陽非常失望，譴



經歷過“六四”的中共元老加緊培養自己的孩子接班。

責趙紫陽對他們的背叛。據說，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王震將軍說，“還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孩子保衛我們建立的紅色江山。”他的觀點，得到了薄熙來父親和其他元老的廣泛認同。在那次會議上，元老們達成了一條不成文的商定，從建國前就跟隨毛澤東轉戰過的每一位元老家裡選一個孩子，在政府和軍隊中培養，逐漸提升到副部級以上的位置。

這一特殊的元老子弟群體，就是最初的太子黨。在此後的20年裡，太子黨概念被擴大為中央和地方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太子黨作為一個強大的政治派系，出現在中國舞台。在2012年11月結束的中共十八大上，有三位太子黨進入了七人政治局常委—最高決策機關。

上升的政治影響力也給很多太子黨帶來了財富。根據一

項廣為流傳、據推測是由中國社科院做出的報告，至 2006 年底，全中國共有 3200 名億萬富翁，其中 2,932 名是太子黨，掌控著 2 萬 4500 億人民幣的資產。一個中國官方研究機構，準備這樣一份報告，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據我所知，這些數字的確反映了現實。

在薄氏家族，最初被選定接父親班的，是薄熙成。上個世紀 80 年代裡，薄熙成比哥哥薄熙來的名氣要大，是一家國營企業的黨委書記，然後又當了北京市旅遊局局長。不過，到 90 年代初，薄熙成遭遇了一系列挫折。雖有其父的積極活動，他還是沒能進北京市委常委。官方的資料顯示，北京市政府 1992 年將他調離旅遊局局長一職。薄熙成政途的中止，促使薄氏家長將注意力轉向薄熙來，他也願意接受這一新認定的角色。薄熙來穩紮穩打，從大連市一個區委書記，到 1993 年當上大連市代市長，然後是大連市市長。

薄熙來對大連的設想，也許在他十年前訪問紐約時就已經構成。梁安仁是住在紐約長島的一位退休工程師，梁的父親曾在 30 年代救過薄一波的命，兩家是世交好友。1983 年，薄熙來個人旅遊來到紐約，住在梁家。梁安仁回憶說，薄熙來是個充滿好奇的聰明年輕人。他買了張地鐵票，自己坐地鐵遊歷紐約城。梁說薄熙來對哈萊姆區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到那裡去過兩次，研究美國貧民區的文化和生活狀況。長島未開發的海灘和純淨的空氣讓他驚嘆不已。

薄熙來對紐約的個人興趣，很可能激發了他在大連的很多社會福利與環保計劃。大連是中國東北一個海濱城市，東

邊是黃海，西邊是渤海。

1900 年，俄國人打敗了滿清皇家軍隊，佔領了當時的滿洲，大連是俄國人修建和創立的，當時叫達里尼(Dalny)，成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最南端城市和通向東部的門戶。隨著 1904 年到 1905 年日俄戰爭中俄國人戰敗，大連城落到日本人的控制下，改名為大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連回到中國手中。我的一位姓董的朋友 50 年代到 60 年代是在大連長大的。她回憶說，當時的大連是一個造船業、化學加工和工業設備製造等重工業的港口。到薄熙來擔任市長的 1993 年，大連正經歷著嚴重的財政困難。失去了政府的補貼以後，大多數國營企業都破了產，許多工人丟了過去被視為終身鐵飯碗的工作。大連的失業率，要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裡的空氣質量和水質，因為重工業的污染，都變得很糟。

在薄熙來的眾多恢復城市活力、改變城市形象的政策動議中，有兩件值得一提：環保和足球。

在他執政的第一個五年中，薄熙來掀起了一個“綠色”風暴，要把大連建成中國北方的香港。他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把將近 100 家造成污染的工廠遷出城市。政府拆除了舊工廠和貧民窟，在路邊種植了大量綠化樹木，修建了風格各異的公共廣場，在公共場所鋪設了幾千平方公里的草坪。僅 1995 年一年，全市鋪設草坪 200 萬平方米，綠草覆蓋了全市面積的 37%。薄熙來的設想，挑戰了本地人視閑置土地為西方式奢侈、浪費空間的觀念。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

民都響應號召去砍樹、燒草，好騰出耕田多種莊稼。在很長時間裡，一些大連人開他們市長的玩笑，說“光顧草不顧糧”。

薄熙來增加了下水道處理設施一項，也為他的施政加了分，政府對 40 條河流進行了綜合治理，把老式的漁村，改造成了海灘度假和旅遊勝地。

大連很快就成為全國其他市長效仿的榜樣，而薄熙來則效仿環繞公園而建的城市新加坡，大連有了“中國的新加坡”之美稱。2001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表彰了大連市政府對保護環境的傑出貢獻。1993 年，《華爾街日報》把薄熙來評為中國最有前途的 20 位政壇新秀之一。

但是薄熙來在大連的實驗，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說他這是為了出風頭，吸引北京上層的注意而搞的公關。例如，大連位於中國的乾旱地區，水資源嚴重短缺。評論家說，這座城市把它短缺的淡水資源，都浪費在沒用的植物和草地上，而公共廣場佔去了大連本可以用於商業贏利的珍貴地皮。

薄熙來反擊這些批評，說美化大連有助於吸引更多國外國內的投資者。他的環境措施也使得房產增值。大連的 200 萬居民中，有一半住在新型住宅區，45 萬人使用政府補貼搬進新居，增長的房產價值，向城市提供了更多的稅收，使政府拿得出錢來，承擔造成污染的工廠向遠郊的搬遷。

除了他的環境計劃，薄熙來還有“足球市長”的美稱，他把一支足球勁旅，看成是大連“一張具有吸引力的名片”。他對足球的支持，迎合了這座城市的愛好。大連人大多都是足球迷。80 年代初期，大連足球俱樂部是全國頂尖的足球隊。



中國的海灘度假和旅遊勝地大連。

1993 年，這個俱樂部被改編為職業足球隊。大連市向萬達集團——一個房地產和娛樂企業集團——提供了津貼和稅率優惠，使它成為資助足球俱樂部的模範企業。1994 年，大連萬達足球俱樂部贏得第一個全職業中國甲 A 聯賽冠軍，此後，它又八次奪得了聯賽冠軍，成為中國足球史上最為成功的足球俱樂部之一。

“足球不僅是體育和娛樂，它還是一種可貴的精神，”薄熙來在很多場合都這麼說過。為了使足球成為大連的官方運動項目，政府建了一個足球發展區，撥出資金訓練新手，在孩子們中間普及這一運動。在薄熙來領導下，大連擁有一個資金雄厚、人才輩出的足球學校，培養出大批優秀球員，建起了承辦國際比賽的球場。本世紀初，它在體育上的整體實



星海廣場中央豎著白色大理石的華表。

力，在全國已經無人可敵。球星在大連比電影明星更火。

據說薄熙來升為市長之前，大連的官員都是出名的懶，腐敗非常普遍。很多人每晚都消耗在豪華餐廳裡，用公款吃喝玩樂打麻將。政府機構辦公室裡，官員上班都遲到。薄熙來上任後進行整頓，要求執行嚴格的紀律，來提高政府效率。政府關鍵部門的各位主管都要求配有尋呼機，一旦他需要，可以隨時呼他們。《中國企業報》一位記者回憶說，薄熙來會即興給某些官員晚上打電話，看他們是否在外用公款娛樂。這樣一來，很多人就選擇呆在家裡，以免被逮到。有天晚上，薄熙來給一位主任打電話，但沒有人接。第二天早上，那主

任說，他早早上床睡覺了。“你好像沒什麼事幹嘛，”薄熙來說，“我們也許應該給你多分派些任務。”

有餐館和企業常請薄熙來給他們寫寫評語，好拿給顧客看。如果是經營不好的生意，薄熙來就寫一些“管理不善，導致破產”之類的，讓人家經理好不尷尬。

薄熙來是一個事必躬親的市長。有一個故事說，有天晚上，薄熙來下班晚了，發現廁所在漏水。他立即給大樓經理打電話，命令他馬上解決這個問題。在一個為大連的外國企業舉辦的年終晚會上，一個外國企業家抱怨，他在一個政府機構受到了冷遇。薄熙來一聽，一拳砸在桌上，命令那個機構的負責人立即關注此事。

薄熙來在展示大連上頗具匠心。1994年，為了迎接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他在一個老鹽礦的舊址上，修建了星海廣場。這是亞洲最大的城市廣場，佔地110萬平方米。它的名字體現在它的形狀和廣場中心的設計上，中心是顆巨大的星。作為薄熙來親民風格的一個體現，廣場上留下了大連居民的1000雙大腳印。

這個廣場讓很多人驚奇不止——廣場的中央豎著白色大理石的華表，高19.97米，周長1.997米，上面雕刻著巨龍。華表曾體現了帝王的權力，這對華表，仿造的是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離天安門城樓不遠的那對華表。相比之下，大連的這對華表，更高更大。批評薄熙來的人稱，它們象徵了他內心想當一個凌駕一切的帝王，用現在的官銜，就是黨的總書記。據說，前任總書記江澤民訪問大連的時候，看到這對

帝王象徵，感到很吃驚。他是不可能不懂其中的含義吧。

薄熙來倒台後，中國官方媒體說，他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在大連留下了很多印記。在美國，總統辦公室是有一個“核戰密碼箱”，若有危情，總統有權動用核武器。在大連，薄熙來在他辦公桌上安裝了一個開關，可以控制全城所有的噴泉，這樣，讓他可以感受到，一切都由他來控制。

和過去的君王一樣，傳說薄熙來也是個聲名狼藉的好色之徒。他有多個情人，其中之一是大連電視台的女主持人張偉傑。網絡上傳得很廣，說張偉傑在她的同事面前，公開吹噓她與薄熙來的親密關係。她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我今晚去見市長。你有什麼事求他，只管跟我說。”中紀委一位熟悉薄熙來案件的官員說，1998年，薄熙來和張偉傑生了個小女兒。他妻子谷開來聽說了，對薄熙來大發雷霆，要求電視台的領導開除張偉傑。結果，女主持人丟了工作，從公眾眼中消失了。很多年來，大連人都認為谷開來讓女主持人“人間蒸發”了。2012年9月，我聽北京的一位記者說，張偉傑還活著。據說她1998年接受了薄熙來的億萬富翁朋友徐明給的一筆錢，條件是她帶著她小女兒永遠離開這個城市，不再來糾纏薄熙來。在薄熙來接受調查後，中紀委在搜羅薄熙來的罪證時，找到了張偉傑。明鏡新聞網披露了關於張偉傑的最新消息後，北京的一位微博博主用一種典型的諷刺語氣說：恭喜薄瓜瓜找到了一個小妹妹。

一位在大連為薄熙來工作的官員說，薄熙來對女性貪得無厭，使他獲得一個外號：“勃起來”。他通過這個城市的一



薄熙來：女子騎警隊要“成為大連的美麗名片”。

個“面子”工程，來炫耀自己對年輕美女的偏愛。在他的命令下，大連公安局組建了一支女子騎警隊，這也是中國警界的第一支。薄熙來指示，第一批新騎警要“成為大連的美麗名片”。第一批選上的 50 名女騎警，平均年齡 23 歲。

薄熙來過去的同事說，除了他的好色，他對自己的政敵是冷酷無情的。在中國，中央和各省黨政分工，共產黨的總書記，實際上的政治首領，負責政策和人事問題，而執行黨的政策行政機構最高領導，則負責日常事務。中國的總理，要對共產黨總書記負責，各省市的省長或市長，對同級的黨委書記負責。

薄熙來剛到大連時，被任命為大連市長，他的市委書記是一個技術官僚。在薄熙來把市委書記看作政治障礙之前，他兩人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一個熟悉當時情況的人說，薄熙



2001 年 1 月 17 日，薄熙來卸任大連市長，前往瀋陽赴任遼寧代省長。

來從來沒把市委書記當回事，經常不斷地在內部和公開場合找他的麻煩。逐漸地，市委書記敗下陣去，1999 年被迫離開。薄熙來得到了他的位子，成為市委書記兼市長。一位記者說，大連前市委書記對薄熙來心懷不滿，開始和其他被薄熙來欺負的人們聯合起來。之後的兩年裡，前市委書記收集到一大堆薄熙來的罪證材料，並上交給國家安全部的李岩峰，以便對薄熙來進行調查。

2002 年 5 月，從北京到大連的中國北方航空公司 6136 航班遭遇空難，機上 103 位乘客和 9 名機組人員全部喪生，李岩峰也在遇難者之列。官方調查小組認定，空難因乘客縱火造成，這位乘客曾是一名安全人員，在飛機上自殺式攻擊，故意縱火。然而，一位曾經在大連做過記者的作家告訴一家

英國報紙，這一事件是薄熙來和他妻子精心策劃的，意在幹掉李岩峰。這一指控從來未經證實，據說中紀委介入此案，進行了調查。

薄熙來在大連備受矚目的成功，加上他父親一直不斷的活動，給他帶來了新的機遇。2001年1月，他被任命為遼寧省委副書記和遼寧省代省長。2001年1月17日，當他走出大連市委大樓時，受到了當地市民的熱情歡送，他們站在街道兩旁為他送行。有些人要衝過來跟他握手祝福，警察只好在他身邊拉起一道人牆。城中的海洋廣場，有更多的市民等在那裡。

第二天，所有主要報紙和電視台都刊登了文章和播放了實況：大連人包圍受人擁護的薄市長。《大連日報》的大標題是“大連街道兩旁的感人場面”。只是，這些場面是不是自發的，受到很多人的質疑，說薄熙來有意製造對他的個人崇拜。當地人後來揭露說，所謂清晨自發的告別場面，是被各個街道居委會組織的。有些地方，當地官員答應給每個上街的人一包肯德基炸雞——在當時，這種炸雞是很受歡迎但相對比較貴的美國品牌的食品。

遼寧省長不是一件輕鬆事。遼寧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工業垃圾場。成為中國國企改革的一個典型負面案例。對薄熙來來講，他視遼寧為一個能夠表現其能力的機會和挑戰。上任不久，他和周邊幾省協作，在國務院的支持下，規劃出一個地區經濟合作計劃，稱為“復興東北”。這一項目的目標，是通過從臨近的南韓和日本招商引資，來解決居高不下的失業

問題。

2002年，在薄熙來的配合下，中紀委查出一個腐敗大案，120位官員涉案，包括遼寧最大城市瀋陽市的市長和副市長，兩人都曾被薄熙來讚揚為銳意改革的新秀。此案的主要人物因各種腐敗指控——非法賭博，與黑社會勾結以及盜用公共基金——



被判了死刑。後 仰融向美國聯邦法院狀告遼寧省政府。來薄熙來在重慶市成為新聞焦點的打黑戰役可能與此經歷有關。

薄熙來在遼寧任期內並不是沒有爭議的，多半是因為他的傲慢自負。仰融，在國外是以本傑明·仰為人熟知，是一位中國投資家，創辦了第一家在紐約股票交易市場上市的中國公司“華晨中國汽車”。2001年，《財富》雜誌將仰融列為中

國富豪第三位。2002年，仰融因在外省建立了新的加工廠，冒犯了薄熙來，為報復仰融，薄熙來指控他盜用公共資金，宣稱仰融不是一個私人企業家，而是國有資產的代理人和經營人。他甚至威脅要接管仰融的公司，指示遼寧省公安機關對仰融發出逮捕證。仰融得到消息後逃到美國。

仰融在美國開始反擊。他說，遼寧省政府在他的公司沒有投資一分錢，他的公司只是掛個“國有企業”的名字而已，從一開始他就完全地擁有這個公司。他向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法院遞交了訴訟狀，起訴遼寧省政府非法佔有他的私人財產。他雇了美國幾位著名律師，包括前總統里根的法律顧問。

美國的聯邦法庭，居然可以起訴中國的省政府？這讓中國人覺得難以接受。當薄熙來通過外交渠道接到法院傳票時，他主政的遼寧省力促美國法庭撤銷仰融的起訴。最終，經過仔細的審議，法庭裁定遼寧省政府獲勝。仰融繼續上訴，2006年被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法院駁回。

作為遼寧省長，薄熙來應接受當時省委書記聞世震的領導。聞不喜歡這位省長的淺薄。據說他批評過薄熙來在大連的工作，說那是公關把戲。聞有句名言，說薄熙來把“城市建得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作為回擊，薄熙來指控聞世震對遼寧發生的腐敗大案負有個人責任。

北京方面注意到其二人間的不合。2004年2月，商務部長呂福源因為健康原因提早辭去職務，胡錦濤考慮讓薄熙來接替他的職位——有些記者說，前總書記江澤民與薄熙來父親的關係不錯，從中也起了一定作用。把薄熙來調到北京，

就可以消除遼寧黨政官員之間的緊張關係了。另外，商務部有很多對外貿易方面的業務，胡錦濤的團隊中，需要一個英俊瀟灑、富有魅力、口才流利的部長來代表中國。這樣，薄熙來回到他從小長大的首都，接任了這個對外高知名度的職務。

頭三個月，他保持了低調，拒絕了媒體的採訪，限制自己的公開露面。3月22日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當他被媒體包圍時，他的話都是異乎尋常地謹慎。

有閑話說，一個算命先生告訴他，要韜晦，安靜地為下一步更好的機會做準備。他父親在國務院裡的朋友也奉言給他，說一個新到中央政府的官員很重要的品質是謙遜、低調。

媒體對這為英俊的政治人物的興趣，卻一直非常強烈。2002年4月15日，薄熙來到廣州的廣交會做短暫停留，記者們把他團團圍住，提出各種問題。還有，儘管薄熙來在公共場合說的不多，他卻允許《時尚男士》雜誌把他列入中國頂尖“時尚男士”的名單——《時尚男士》的理由是：他是“最具時尚眼光的中國官員，曾把大連建成中國最時尚的城市之一，首創大連國際服裝節”；說他“溫文爾雅的外表和幹練的工作作風，使他在公眾中極具親和力”。這類言辭，在中國媒體上是難得一見的。隨著媒體注意力的增長，薄熙來剛開始的自我約束力就慢慢消失了。很快，他又恢復了他那種吸引聚光燈的自信、坦率、雄辯。

薄熙來接手商務部的時機不太好。2004年，商務部面臨很多挑戰：外商直接投資停滯，與美國和歐洲的貿易衝突達



2005 年 11 月 8 日，時任商務部長薄熙來與美國貿易代表 Rob Portman 在倫敦簽署中美紡織品貿易協議。

到新層次。美國紡織品製造商聲稱，由於中國的廉價商品，使美國國內失去了 1.6 萬份工作，為此，布什總統的內閣繼續強制對中國紡織品進行配額限制，以挽救美國的就業機會。歐盟很快也如法炮製。中國的出口受挫，這對中國服裝加工業打擊不小。薄熙來知道，衝破這個僵局，對紡織品製造商來說是必需的。

薄熙來參加過幾場嚴峻的貿易戰。2004 年，他同中國副總理吳儀飛到華盛頓，進行緊張的談判。薄熙來的同事告訴媒體，這位新上任的商務部長始終保持了調和卻又斷然的態度。隸屬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雜誌《國際金融》報導，薄熙來能說一口比較流利的英語，與美國官員會談期

間，他要一位結結巴巴的美國口譯員不要翻譯了，省下時間來，因為他和他的助手可以完全聽得懂英語。

從美國返回十天後，薄熙來又跟隨溫家寶總理，於 2004 年 5 月出訪歐洲五國。香港記者迷戀他的魅力，稱其極大地有別於其他教條又保守的北京官員。一家中文報紙甚至稱他為“中國的約翰·肯尼迪”。

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他的口才給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次講話中，他把歐盟和中國比作一對吵完嘴需要和解、並更加親密的夫妻，因為雙方都有賴於彼此。當一位意大利記者問他，對廉價的中國紡織產品在意大利市場的泛濫、給原本小康的意大利傳統紡織廠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有何高見時，薄熙來回答：

我們的確向意大利出口了大量便宜的紡織產品。但你們不應該忘記，我們也從你們國家進口了很多昂貴的紡織機器和布疋。從前有一個人名叫馬可·波羅。儘管他生於 13 世紀，他把眼光放到了遙遠的中國，他不遠萬里到了那裡去作生意。如果馬可·波羅從墳墓裡醒來，得知意大利政府正在對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強制配額，他一定會震驚和失望的。

還是這次旅行，在一個中歐外商投資研討會上，薄熙來模仿著電視廣告的語氣：“中國商務部將竭誠為歐洲投資商務，請記住中國駐貴國商務處的熱線電話 0636308534。”他的話引來一片笑聲和鼓掌。

和他當市長的時候一樣，薄熙來對商務部的下屬也是十分苛求。工作人員必須一天 24 小時聽候召喚，很多人背後稱

他“小毛澤東”。同時，薄熙來開始展示自己的行為模式——他過於自負，從不把他的頂頭上司、主管商務部的女副總理吳儀放在眼裡。在薄熙來剛當部長期間，吳儀曾為他提供過熱情的支持。薄熙來在商務部發起了一系列改革和調整，從部裡清除了一些吳儀器重的人員。在 2006 年曾與薄熙來和吳儀在中國談判過合資項目的一位美國華裔商人回憶說，吳儀剛一走出會議室，薄熙來就滿嘴對她輕蔑。

“雙慶之城”

“搶椅子”在中國是一種常見的政治遊戲，用以確保沒有哪位部長或省長，能夠在黨內或任何一個領域建立起一個過於強大的權力基礎，以對抗中央。2007 年 9 月，商務部的一個幹部在電子郵件裡告訴我，薄熙來可能要離開商務部，到重慶去任職，當重慶市委書記。胡錦濤有意把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調到廣東省主政，把廣東省委書記調到北京來。

當明鏡媒體發表了薄熙來新任命的消息後不久，香港一家親共的報紙便報導，薄熙來次日要到重慶履職。不過，薄熙來並沒有露面。明鏡後來獲悉，他不願意接受新的任命，一直在推遲啓程日期。薄熙來和他的朋友們都把這一任命看成是一種降級和流放。那些日子裡，他瞄準的是吳儀即將騰出來的副總理的位子，吳儀已經宣布，她將在 2008 年春季退休。據說溫家寶總理正在考慮讓薄熙來代替她。不過，吳儀

並不推崇薄熙來，反對這一任命。副總理的位置逐漸落到前副總理姚依林的女婿、金融專家王岐山的頭上。王岐山後來成為政治局常委。

就在薄熙來仔細盤算其下一個任命時，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召開了，他被選進當時由 25 人組成的政治局，這是中共頂層決策機構，每月有一次例會，商討黨和政府面臨的重要大事。加入政治局，被看成是薄熙來的一個政治里程碑，因為政治局成員的人選，被牢牢控制在幾個高層領導手中，

每一個候選人都是經過廣泛的徵求意見、利益平衡之後才被任命的，而且要政治局常委一致通過才行。這一提升，使薄熙來向中國最高、也是權力最大的機構政治局常委又邁進了一步。媒體再一次稱他為“一顆上升的政治明星”了。薄熙來需要對他的新職位做出決定。

薄熙來的一位朋友後來透露，他後來聽從了高層朋友的話，把重慶做為實現其政治理想的起跑點和實驗室。重慶有著 3200 萬人口，38 個區縣，面積等於奧地利。城市座落在長江邊，三峽大壩工程就位於重慶。近些年，中國試圖解決沿海和內陸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在發展西南地區的宏圖中，重慶的戰略性重要地位凸顯出來。1997 年後，重慶上升為和北京、上海、天津一樣的直轄市，中央已經在這裡換過四任市委書記，沒有一位給這座城市帶來什麼看得見的變化和影響。如果薄熙來能使重慶的面貌來個大改變，進入政治局常委就是十拿九穩了。



重慶這個名字大吉大利。

對於一個懷著無盡政治野心的人來說，薄熙來一定已經想到過與這個城市大吉大利名字有關的一個故事。重慶在北宋時叫恭州，南宋光宗繼位前，於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被封於此，同一年又受禪為帝，於是取“雙重喜慶”之意，將恭州改名為重慶府。

重慶遠離政治中心，這意味著薄熙來有更大的自主權和更少的約束，使他可以自由地試驗自己的政治主張。

薄熙來 11 月 29 日到達重慶，陪他一起來的，是另一位太子黨、上升的新星李源潮，他負責黨的組織人事工作。在交接儀式上，李源潮介紹薄熙來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幹部，“黨性原則、大局觀念強”，“領導經驗豐富，從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思維敏捷，思路開闊，開拓創新精神強。事業心、責任感強，工作熱情高、幹勁大”，還說他“學習刻苦，

知識面寬。作風深入紮實，關心群眾生活。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在幹部群眾中威信高。”

一位記者在交接儀式上第一次見到薄熙來，在博客上形容了她的感覺：“我太激動了。我沒想到他比照片上更英俊、更有魅力。他穿了件黑西裝，禮貌地走上主席台。擴音器對他好像太低了。重慶整個歷史上還沒有遇到過這樣一個英俊瀟灑的領導。他幾乎不念稿子，他的講話非常鼓舞人心。他真性感。我喜歡！”中國有句老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薄熙來的三把火，是後來名揚天下的“唱紅打黑”——唱革命歌曲，打擊腐敗和犯罪組織。開始的時候，薄熙來的戰役被認為是穩贏之舉。“如果一位官員對資本主義實踐或者民主改革過於熱衷，很容易就會被指責為太西化，偏離了共產主義。”旅美評論家陳小平博士說，“可是如果你向左轉，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就沒人敢指責你回到共產主義老根上去了。”

在 2007 年的就職演說中，薄熙來對著幾百名市領導幹部說：“做幹部一要幹活、二要乾淨，黨政領導一定要風清氣正，取信於民。我已經和愛人開來商量好，決不允許任何親友以及身邊的任何人在重慶圖方便、求特權。如果大家聽到有誰打著我們的旗號在重慶辦事情，請一定堅決制止並告訴我們”。

薄熙來接手重慶的時候，這裡正面臨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在 38 個區縣裡，就有七個被政府列為貧困地區。重慶 3200 萬人口中，大約有一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說，

人均收入在每年 2300 元人民幣以下 整個城市終年籠罩在黃霧之中——那是工業污染、煤煙、塵土和嚴重污染的長江上霧氣的混合。夏天裡，酸雨是很常見的。除了污染，黑社會和政府腐敗的根子很深，黑勢力與政府官員勾結，控制著全市的許多企業，從出租車和旅館，到餐館和夜總會。

還有，每天市政府大樓前有幾百人聚集，風雨無阻，抗議欠薪、強制搬遷和政府官員的腐敗。儘管抗議者人數從來沒有達到過 1989 年天安門廣場的程度 但是不滿情緒就在水面下湧動。

面對這些挑戰，薄熙來緊跟中央的步子，在為重慶尋求切實可行的社會和政治解決辦法時，執行了一系列後來被人稱為民粹主義的政策。

作為他“共同富裕”計劃的一部分，重慶市政府投入 150 億元，為低收入家庭和大學畢業生建了 80 萬套公寓房，用低於市場 40% 的租金出租。這些公寓建在市中心的高收入住宅附近，以杜絕貧民區的出現。重慶政府還砸下 500 億元，用於農村教育、健康保健和住房。薄熙來的重慶是全國第一批給外來民工以城市居住許可的城市 使他們與城市居民一樣，可以享受更好的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了改善公共安全，薄熙來的政府在全市建立了 500 個警察亭，令警察上街執勤，方便市民找到警察報告案情。還在全市大搞綠化，建立政府基金，重建基礎設施，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

2009 年金融危機期間，全國其他地方的經濟增速者都在放慢，而重慶的 GDP 增幅卻達到 16.4%，2010 年達到 17.1%。



2011年6月29日，薄熙來出席在重慶奧體中心舉行的7萬人紅歌會開幕式，迎接中共建黨90週年紀念日。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參加了開幕式。

87%的增長都在國營部門。在薄熙來領導下，重慶預算的一半花在醫療保健、住房、養老金、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上面。薄熙來用大筆國家補貼來爭取外國旗艦企業，例如蘋果、富士康、巴斯夫等等，直接外商投資在他任期內每年增長50%。薄熙來還發動了一個大型社會房屋計劃，鼓勵農民用他們自己的土地換取城市發展。

重慶有兩個著名的國民黨監獄，在共產黨1949年奪取政權之前，蔣介石政權在這裡曾經關押、拷打、殺害了300多

年輕的中共地下前舉行的儀式上，發起了他黨員和社會活動人士。這座城市久有“紅色城市”的名聲。在歌樂山腳下的監獄舊址旁，建了一座革命先烈博物館吸引了全國成千上萬的遊客。薄熙來大力宣揚這一革命傳統，在 2008 年，在紅岩革命先烈博物館前舉行的儀式上，發起了他的“唱紅打黑”運動。

薄熙來在大會和私人聚會上都喜歡率眾高唱毛澤東時代的老歌，作為重慶“唱紅打黑”的一個部分，他把大唱革命歌曲當成了一種義務。2008 年，從他的辦公室發出通知，要求所有黨政機關都要大唱紅色經典歌曲，增強民眾對共產黨的信任，“提升重慶英雄山城的精神”。他親自選出一百首毛澤東時代流行的歌曲，灌成 CD 出售，在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反覆播放。不久，整個城市都動員起來了——孩子們和大人們揮舞小紅旗，齊聲高唱。每逢國慶節、勞動節或七一建黨節，在全城組織歌詠比賽。

在三年時間裡，重慶共組織了 10 萬多場紅歌演唱會。薄熙來甚至派他的紅歌歌唱團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去演唱。重慶一家精神病院把“唱紅”當作他們的輔助醫療手段，病人每天吃完藥就號召他們唱紅歌。“紅歌可以鼓舞病人的精神，改善他們的情緒，增強他們對治療的信心。”一位醫生說。

薄熙來垮台以後，紅歌還在繼續唱。黃聞光最近到重慶去的時候，親眼看到一個由 16 位退休人員組成的演唱隊，在離下榻酒店不遠的一個公共廣場大唱老歌。在平日的晚上，可以一直唱到夜裡一點鐘，周圍居民好像一點也沒反對。

薄熙來還親自策劃了一套書籍《讀點經典》，作為再現紅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套“紅寶書”包含了古代和現代的經典，從孔子的學說、毛澤東詩詞到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講演辭。他要求每個幹部都須攜帶這套袖珍系列書中的一本，隨時閱讀學習，讓人想起“文革”中人們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在“紅寶書”的前言裡，薄熙來寫道：“讀點經典就好比吃些維生素片。每日一粒，亦可養身。”

薄熙來在台上的時候，重慶市內那些無處不在的商業廣告牌全被移走。地方政府的電視頻道絕不許插播商業廣告。市政府有關部門還專門創立了一個新的電視節目，專播老革命電影、講述革命故事。

爲了改善幹部的對外形象，薄熙來要求官員“要結窮親戚，不能圍著富人轉”，號召幹部要多到貧困戶去走一走，“結窮親”，多交幾個窮朋友，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2008 年春，他撤換了七個區縣的領導班子，引起了一場政治大地震；他把幾百名幹部送進培訓班，親自擔任教員，講授關於現代經濟管理和共產主義理論。

薄熙來在重慶任期內，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打黑”戰役上。“打黑”的目標表面看是針對犯罪團夥，以及與之勾結、助紂爲虐的權力官員。王立軍就是這一戰役的設計師和操盤手。從 2009 年到 2012 年，估計共有 5000 多人在打黑戰役中被逮捕，這些人除了一般刑事犯以外，還包括企業家、警察、

法官、政府官員，以及被控腐敗或與犯罪分子勾結等罪名的



薄熙來表彰“打黑”模範。左起：薄熙來，王立軍，黃奇帆。

政治對手。打黑戰役贏得了公眾的強烈支持，民眾對於腐敗和節節上升的犯罪率阜就受夠了。在薄熙來領導下，市政府宣布把 2.7 萬個未破的刑事案件，以及民事案，重新拿出來審理，降低了 90%關於腐敗問題的上訪。

薄熙來廣為人知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模式，獲得了很多高層領導和學者的熱情支持，他們把重慶經驗看成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全新方式。同時薄的社會福利政策也引起了爭議。官方統計數字表明，重慶 2011 年的財政赤字超過 1000 億人民幣，或者說是其 GDP 的 30%，其中一半是薄熙來花在社會福利和環保項目上了。僅 2010 一年裡，薄熙來就花費近百億人民幣，種植昂貴的進口銀杏樹和其它並不適合當地氣候的植物。

有批評說，薄熙來使用歧視性的借貸、稅收政策和措施，壓制了私人企業的成長。商人們抱怨說，私人企業在重慶得不到憲法賦予的地位。由共產黨的智庫中科院 2012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薄熙來的極端政策，導致很多企業家產生了懼怕心理，他們選擇離開中國，把資產轉移到海外。受訪者中間，有 86% 的人表示他有移民西方的意願。

儘管重慶在吸引福特汽車和富士康等國外公司的投資方面獲得了一些成功，許多外商們卻擔心有政府靠山的企業終會把他們排擠出去。2010 年市政府因為豬肉標價錯誤而對沃爾瑪實施制裁，迫使這個世界第一大零售商臨時關閉了 13 個分店，嚇住了外商的投資。中國美國商會會長克里斯蒂安·孟克文說，“如果重慶模式就是讓政府扮演更大角色，由國家企業管理經濟，那對外國企業而言，它就是個消極模式。”

薄熙來的打黑行動，一度被譽為根除腐敗的開創性嘗試，卻暴露出公安部門的權力濫用。王立軍手下的重慶公安局被指控設計誣陷、刑訊逼供、敲詐大企業、以及對薄熙來及其朋友的政治對手進行報復等。

2010 年 4 月，在中紀委的參與下，北京的法庭對收受賄賂達 1200 萬元的王益做出死緩判決。王益是中國開發銀行副行長，薄家的鐵桿盟友。王益在北京大學上學的時候，和薄熙來的妹妹是同班同學。她對他的文學天份很欣賞，推薦他給自己的父親薄一波當了秘書。王益被捕以後，據說薄家找中紀委負責人賀國強求過情，請求減輕些罪責，但是無濟於事。

三個月後，薄熙來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報復。他命令對文強實施逮捕。十年前，賀國強在重慶當市委書記時，文強曾任職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與賀國強關係融洽。據一位住在重慶、熟悉當地官員的香港商人說，薄熙來命令王立軍，要從文強那裡查出對賀國強不利的證據來。剛開始，文強拒絕合作，但是在王立軍動刑，又逮捕了文強的獨子之後，文強屈服了，提供了一些有關賀國強一些腐敗的指控。薄熙來把文強的供詞交給胡錦濤的中辦主任，想毀壞賀國強作為全黨全國反腐總指揮的聲譽。但這位商人承認他並沒有看到過文強的供詞。

根據收集的證據和文強本身的供詞，據說王立軍建議對文強判死緩，但薄熙來堅持判其死刑立即執行。2010年7月文強被處決以後，他的親屬在許多場合表示，文強罪不該死，他是政治鬥爭中不幸的犧牲品。

2011年，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完成了對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一項獨立調查。在他的報告中，童之偉指出，重慶在打黑過程中，極大地干預了法律程序，有些舉措顯然地凌駕於憲法和權限之上。“沒有犯罪證據的逮捕 秘密關押，和刑訊逼供的情況十分普遍。”

童教授指出，審判經常都是秘密舉行的。即使是所謂“公開審判”法庭也會把大部分旁聽席位留給政府官員和法庭人員。想採訪報導的記者、想旁聽審判過程的一般民眾，都不能進入。

有時候，被告人的親屬也被拒之法庭門外。

在打擊犯罪的名義下，薄熙來在全市使用了電子監控系統，把重慶變成了一座“奧威爾之國”。童教授說，薄熙來的打擊犯罪措施威脅了公眾，使得對他的批評噤聲：“對那些關係到他們日常生活的舉措，廣大市民能做的只有爲之叫好，而在公共平台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則是被禁止的。這是一種可怕的社會現象。”薄熙來恐嚇戰術不是說說而已。記者高應樸在自己博客上對薄熙來的打黑問題和監控系統提出了批評，2010年7月忽告失蹤。他妻子後來被告知，高應樸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被秘密判刑三年。他們夫妻被迫寫下保證書，保證不將此案透露給任何媒體和任何個人，以換取寬大處理。鄰居問起高應樸哪裡去了，他妻子便說他去伊拉克做生意了。警察蔣萬淵在天涯網上論壇貼了三條評論批評薄熙來，便被開除警察公職，送去勞教六個月。

2010年1月，香港一家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一位退休幹部的話說薄熙來不是當總理和主席的材料，公安人員隨即進行追查，找到那個老幹部。春節期間，薄熙來親自給他寄去一張賀卡，語含暗示性威脅。

北京《財經》雜誌上有篇文章指出了薄熙來“打黑”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每次一名罪犯被判刑或處決，執法機構就會沒收他們的所有個人資產；這些資產中哪些是合法獲益，哪些是非法牟利，都沒有任何說明，一概沒收。這些資產應該是直接轉給政府，或分配給國有企業，但結果是某些政府部門，國企或官員，以“打黑”爲名，獲取了相當大數額的資產和金錢。



薄熙來下令逮捕重慶希爾頓酒店大股東彭治民。

在 2010 年 2 月的一個典型案例中，重慶第三中级法院對一個 34 人涉嫌犯罪團夥進行了審判，他們是在全市對暴力黑社會的鎮壓中落網的。法庭以賭博、賣淫和行賄等七項罪，判處陳明亮死刑。陳明亮被處決後，他的全部資產沒收。沒有任何記錄表明，這價值 2 億人民幣的資產去了哪裡，無人知曉。

另外，專家認為“打黑”中的很多對象並不是罪犯，而是對薄熙來有意見的民營企業家。2010 年 6 月，薄熙來下令逮捕重慶希爾頓酒店大股東、市人大代表彭治民。彭後來因與黑社會勾結被判處無期徒刑。政府沒收了他價值超過 10 億人民幣的資產。在一篇內部文章中，前公安局長王立軍承認，彭被鎮壓，就是因為他公開抨擊了薄熙來的“打黑”行

動。

薄熙來有國際新聞專業碩士文憑，他表現出對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親和，這在中國政治家們中間並不多見。他靈活地運用各個媒體，推出他的個人形象和主張。在他來到重慶之前，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的編輯，專門組織了一個班子，到北京採訪薄熙來，熟悉了他的風格和方法。

從2007年到2012年，《重慶日報》關於薄熙來活動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張照片，都要獲得同意之後才可刊登。文章見報前，薄熙來會連夜花幾個小時進行審核和修改。重慶的所有其他媒體被令只能發《重慶日報》的標準稿。薄熙來的前任特別指示過媒體，把關於老百姓的報導放在頭版，薄熙來不一樣，他堅持要把關於自己的任何文章都放在顯著地方。他要求報導市委的記者們要通讀《毛澤東選集》，還毫不客氣地強迫記者們使用他本人喜歡的寫作風格。有一位和薄熙來打過三年交道的記者說，在薄熙來任職期間，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膽，生怕出錯，以致他患了神經衰弱症。

薄熙來的批評者稱他是位喜好作秀的自大狂，說他想在重慶建立一個個人崇拜的獨立王國。2010年，薄熙來默許市中心懸掛的兩面旗幟，上稱“人民的薄書記：全國人民向您的團隊致敬”，“胡總書記英明，溫總理卓越，薄熙來了不起”。一位挺薄的學者，還把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比作毛主席和周恩來。

對這類批評和譴責，薄熙來完全不以為然。美國商人郭樹倫，2011年夏天到重慶，計劃在重慶郊區投資修建一處度

假村，在見到薄熙來時，薄熙來對他說：“每次你要做點什麼事情，總會有人批評你，說你不公正。我根本不在乎。我的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將來的人們自會做出判斷。”

最後的博

弈

2012 年流行一句龍年新年問候：“事業發達，飛

龍在天”。薄熙來比任何人都更想在政治生涯上有一次騰飛。到 7 月 3 日，他就 63 歲了。這年秋季的十八大，將是他最後的機會。在每五年一度的黨代會上，中共的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委，將會大換血，他必須在規定封頂年齡的 68 歲之前，進入政治局常委。時間不等人。

他的“唱紅打黑”，儘管有爭議，還是在全國為他贏得了



美國商人郭樹倫回憶薄熙來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

廣泛的知名度。在共產黨的合法性受到大眾質疑的時候，中央高層為日益上升的社會危機尋找有效的解決方式。薄熙來的所謂“重慶模式”無疑是他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國內國際媒體紛紛報導。前《紐約時報》記者西默·托平應邀到重慶發表演說，寫了一篇關於薄熙來的熱情報導。基辛格在 2011 年內曾三次來到重慶，甚至出席了紅歌演唱會，儘管網上有未經核實的消息說，基辛格回美國以後，寫了一份尖刻的備忘錄，說重慶模式對西方利益有害。

2010 年到 2011 年之間，共有六名政治局常委，或者親自視察過重慶，或者大力表揚過重慶的成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靠前的吳邦國說，薄熙來的低價格住房計劃，體現了中央政府以人為本的方針；打擊犯罪的行動，增強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我看到的一切讓我很受鼓舞，”吳邦國告訴記者。

同時，很多太子黨，包括毛澤東的孫子，陳雲和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子女，都公開發聲，支持重慶經驗。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也在軍隊裡發動了類似的反腐行動。2 月，劉源上將下令對總後勤部副部長展開調查。劉源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軍隊中的腐敗已經達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劉源的反腐步驟，以及其在 2011 年為一位朋友的政治新書所寫的序言中所闡述的觀點，與薄熙來在重慶的思想策略都略同。

另外一條坊間傳聞也使薄熙來所振奮。在前主席江澤民的策動下，一批太子黨秘密評估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構成，

開列了一個名單，其中薄熙來被列為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主管人選。這個名單據說在太子黨中間已經獲得了廣泛的支持。

同時，薄熙來對汪洋所遇到的一系列難題也幸災樂禍。汪洋是薄熙來在重慶的前任，時任廣東省委書記，也是薄熙來進政治局常委的競爭對手。四個月前，2011年9月，廣東烏坎鄉下的數千農民舉行抗議，抗議村官沒有給村民提供適當補償，便將土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他們衝擊了政府大樓、公安局和工業區。當地政府逮捕了五名組織者，在押期間一人死亡。於是，村民們與警察發生衝突，並將他們趕出村子。警察封鎖了村子，不許任何食品物品進入。各大西方媒體都報導了這一被稱為“烏坎暴動”的事件。這次事件的發生，再一次證明了薄熙來所警告過的：收入不平等和政府內部腐敗將導致社會不穩。2011年12月，汪洋這位廣東省委書記（後任副總理）出面調解。村民代表和省委領導最後和平商議達成協議，村民提出的主要要求都得以滿足。

可是，不到一個月以後，附近另一個村子的大約 1000 名村民，在廣州市省政府大樓前舉行示威，抗議搶奪土地和政府腐敗。村民們聲稱，如果他們的抗議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就要舉行和烏坎一樣的暴動。

這些群體事件，在薄熙來看來，是跟他的競爭對手的安撫性對策有關。在面對抗議者時暴露出的任何軟弱言行，都會鼓勵更多的群眾示威。2012年1月，春節前一個星期，薄熙來召集了包括公安局長王立軍在內的幾個親信，在一家餐館小型聚會。一位參加了聚會的官員，回憶了當時在餐桌上



薄熙來相信，烏坎事件會成為他的對手的滑鐵盧。

關於烏坎暴動的討論。

“這事如果發生在重慶，我們在外國記者聽到風聲之前就把它平息掉了，”薄熙來說。他相信，烏坎事件會成為他對手的滑鐵盧，政治局常委將利用這一事件，把汪洋這樣的自由派排除出最高領導層。他讓手下的人“等著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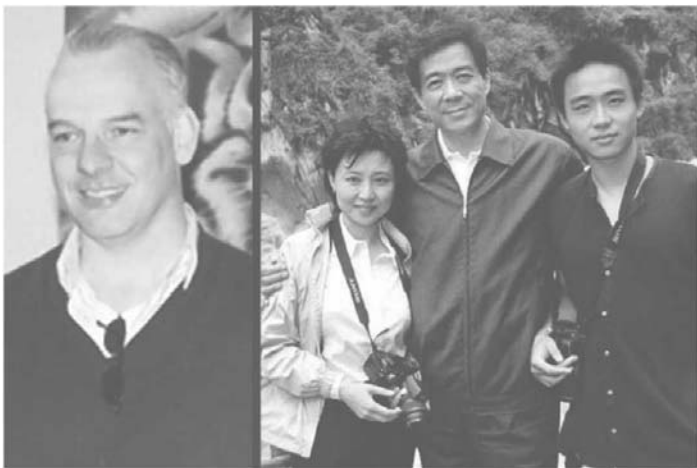
儘管比較樂觀，薄熙來還是感到了強勁的阻力。時任總理溫家寶和將接總理班的李克強，都對他在重慶的作為視而不見。胡錦濤的中辦主任私下答應過他，說胡錦濤一定會來重慶視察，但薄熙來沒有得到任何進一步的消息。2011年6月，薄熙來派出一個千人紅歌演唱團，去北京進行為期四天的七場表演，政治局常委沒有一個人來看演出。據說他還跟前主席江澤民聯繫過，要求見一面聊一聊。江當時對人事安排仍然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但他始終沒有回應薄。

重慶市政府的一位官員回憶說，薄熙來對下半年的中央領導層更迭變得如此專注，以致他急切地要掃清所有可能的障礙，不想存任何僥倖心理。

障礙之一就是李望知——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我在前邊提到，李望知由母親李丹宇撫養，她給兒子改了姓。）2001年，李望知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成為一名商業顧問和投資銀行家。2007年初，薄熙來還在商務部的時候，據說李望知通過薄熙來的朋友，為自己的岳父搞到了一個營業執照。2011年底，薄熙來得知李望知的岳父使用營業執照，在東北搞傳銷。

有人投訴到中紀委那裡。薄熙來擔心兒子會成為政治障礙，據說他把兒子拘留起來。李望知的一個朋友對海外媒體披露，薄熙來的真正意圖是把兒子作為人質，這樣他前妻李丹宇在十八大之前，便不會報復，講他的壞話。不過，李丹宇在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從沒肯定過兒子被關押的傳說。

大約同一時候，厄爾·海伍德謀殺案一定是薄熙來心目中最重大的難題。儘管官方的王立軍審判記錄上表明，薄熙來第一次聽說他妻子與海伍德之死有關聯，是在2012年1月。但重慶一位高級官員卻推測，海伍德死去不久，薄熙來就知道他妻子跟此案有關了。他說，薄熙來變得非常神經質，逮捕了他的兩個警衛，說他們偷偷進入他的辦公室，看他桌上的工作筆記和私人日記。在中國，高官的警衛是由北京的中央警衛局派遣的，帶有雙重任務：既保衛領導的安全，又監視領導的活動。胡錦濤的中辦主任出面干預後，兩名警衛後



尼尔·海伍德（左）認識薄熙來一家是災難的開始。

來被釋放了。

1月28日早上，王立軍的證詞中提到，他向薄熙來透露，海伍德之死跟其妻谷開來有關，並保證盡力而為，嚴格保密。匯報後薄熙來去問他妻子，她對王立軍的指控矢口否認，加上憤怒於王立軍對權力赤裸裸的貪婪，使薄熙來第二天再一次把他的公安局長叫來，當著他下屬的面，給了王立軍一記耳光。這事在薄王關係中撕開了裂縫，很快這裂痕就大到無法修補的地步。

此後兩天裡，薄熙來審問了王立軍身旁的工作人員，發現王立軍早已暗中監聽他的私人談話，甚至安裝了微型攝像頭，在酒店房間多次裡拍下他與情人的幽會。更糟的是，薄熙來懷疑王立軍可能已經跟北京的高層有勾結，不然他一個

公安局長，哪來那麼大的膽子？同時，薄熙來把四名偵查人員拘押起來，他們承認在王立軍的指使下，寫了假的辭職信。他們並同意在一份說尼爾·海伍德死於自然原因，王立軍試圖誣陷谷開來謀殺的警方結論上簽字。

2月2日，不顧同事們的勸告，薄熙來解除了王立軍公安局長的職務。第二天，薄熙來接到王立軍的道歉信，他發誓效忠薄熙來。但是薄熙來在公安局內部的朋友報告說，王立軍在背後，卻摔了茶杯，威脅說如果不讓他官復原職，就要揭出薄熙來一家的秘密。這一消息讓薄熙來暴怒，他下決心要在王立軍成爲一個更大障礙之前，將他清除掉。

薄熙來一邊考慮如何修理王立軍，一邊繼續利用媒體，既攻擊他的對手，又不加掩飾地捍衛自己的執政理念。他是個偏好走極端的人物，他知道如果僅僅依賴幾位政治局常委的青睞，自己可能贏不了。他需要發動來自公眾的支持聲浪，從外部給領導層施加壓力，正如毛澤東在“文革”中所做的，通過群眾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在一次重慶黨代會上，薄熙來說：

“也有些人怪怪的，一聽說唱紅歌，就喜歡說點風涼話，說是‘左’啦、走回頭路啦，一些人對黃色的東西無所謂，對紅色卻十分敏感。搞低俗、消極的東西，這些人不發言，但誰要搞點提神醒腦、愛黨愛國愛民的東西，他就說上閑話了。人們不禁要問，紅色不好嗎？我們的國旗就是紅色的，天安門也是紅色的，難道要改變它的顏色嗎？我們歌頌人民、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中華民族，就是要旗幟鮮明！”

分析家把薄熙來的話，解釋為一種挑戰的宣言。他在向政治局裡反對他的人，特別是溫家寶，下戰書了。

“他的口氣就好像他是黨的總書記，隨意譴責其他領導人，”一位知情人說。

薄熙來忙於他的公共活動時，沒想到王立軍更勝一籌，不辭而別了。2012年2月6日，王立軍走進成都美國領事館，把他們之間的私人對立，上升為一個國際事件，事件的後果超出了薄熙來的控制。他對王立軍所採取一系列魯莽的決定，違反了一個最基本的法則——孔子曾為政治家們簡練地歸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

免職

薄熙來完了！對，千真萬確。一位高官告訴我說。

我是接到國內一位已經認識了20年的記者打來手機之後，向這位官員核實的。那是北京時間3月15日上午。這位記者透露薄熙來被解除市委書記職務。我的關係已經證實了這個消息。你在你的網站上發出這個消息沒有問題。”

事實上，半小時以前，在中國的博客上有20萬粉絲的《南方周末》前記者楊海鵬已經透露了同樣的消息。“如果這個消息不實的話，我願意關掉博客，作為對自己的懲罰，”他寫道。

在我發出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的消息十分鐘後，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試圖趕上，發布了一條54個字

的消息。新華社的消息很快就顯眼地出現在中國所有新聞網站上。薄熙來的垮台在中國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應。不到一個小時，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之一騰訊網上，就出現



了 62,000 條評論。左派網站如烏有之鄉、紅色中國、毛澤東旗幟網等，對薄熙來被解職一事發出一片憤怒罵聲；很多大連和重慶的市民，在微博上表達了對薄熙來的同情。

擔心這一消息會引發混亂，政府立即下令，所有政府經營的新聞網站一律要淡化這一報導。到下午時，所有搶眼球的大標題都消失了，報導融進了當天的其他消息。新浪和網易等門戶網站也關閉了討論跟帖功能。

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在電視台上公開反對解職薄熙來的決定，稱此為一場“反革命政變”。接著，顯然在政府的壓力之下，他在自己博客中承認，他曾接受薄熙來資助 100 萬元，用於宣傳重慶的政治和經濟成就。

高層領導擔心薄熙來的支持者會舉行示威，抗議他被解職，據說公安部下令在重慶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公共場合部署大批武警巡邏。香港的《東方日報》登出重慶居民貼到網上的照片，顯示大街上的裝甲車和大批警察。

我在中國長大的時候，有一個很普遍的說法：“政府的政策是夏天的雷陣雨，說變就變。”重慶的人民都等著看風暴往哪邊吹。

薄熙來被解職後，一紙通知貼到重慶市中心人民廣場附近綠色的公告牌上。通知說：

近段時間，周邊居民多次向我處投訴，反映人民廣場白天唱歌以及夜間群眾舞會聲音過大，嚴重影響周邊群眾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強烈要求我處遵照《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和重慶人民廣場管理的通告》（渝辦發[2009]152號）規定，對人民廣場影響周邊居民以及他人休閒、旅遊觀光等行為加強管理，請廣大市民積極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廣場良好、有序的休閒、遊覽環境。

落款是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日期是 2012 年 3 月 15 日。

公安局一位官員透露，在官方宣布前幾個小時，他們得到了薄熙來被解職的通知，市政府禁止“慶祝、公開討論和集會”。很多警察大鬆一口氣，“紅色恐怖”結束了。

3 月 15 日晚，重慶衛視在黃金時段新聞節目裡，播出了關於薄熙來的消息。新聞播送完後，一條酒的廣告出現了，接著是重慶衛視廣告部誠招銷售代理的廣告。在薄熙來時代，

電視台曾禁止這類廣告。在剛閉幕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薄熙來還重申了他繼續在重慶官方電視台禁止廣告的承諾。這則酒的廣告激起許多博主驚嘆，重慶的政局瞬息萬變！網名“記者楊萬國”的網友，在微博發表了題為“我們重慶又開始開放了”短文，指其同日下午接到招嫖黃色小卡片後，化身嫖客暗查酒店，結果接到自稱重慶某酒店“性服務提供者”的電話，向他介紹賣淫服務。其中電話裡的女孩稱，賣淫業務剛恢復，目前已擁有兩三個“小妹兒”，“快餐”三百元（人民幣，下同），“包夜”六百元。

記者當時問賣淫中介者：“不怕王立軍副市長來抓你們？”

該名女子反問：“他不是下課（被免職）了嘛！”

記者又問：“那一會萬一公安來查怎麼辦？”

對方則稱：“沒事的，我們重慶又開始開放了！”

幾位異議人士告訴海外中文媒體 網上關於 1989 年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法輪功、被罷免的總理趙紫陽等詞條，在被封鎖多年以後，又重新出現了。在百度上，1989 年抗議的歷史照片，包括北京大街上的坦克，也可查到。另外，北京大學一位教授譴責中宣部的文章也解禁了。

遺憾的是，解凍是短暫的。到海外媒體開始報導這些現象、解讀這些變化是否預示著又一個政治春天到來時，禁錮又恢復了。對這一拉鋸的解讀是，黨內高層中的反薄派，希望向國際社會傳遞一個信息：一旦清除了薄熙來和支持者，中國的政改是有可能的。

在網絡時代，中共慣用的黑箱作業風格和秘密調查的傾向，與公眾對儘快獲得信息的熱度是無法吻合的。中國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已經 20 多年，薄熙來的突然免職，讓多數中國人大吃一驚。由於見不到官方對薄熙來目前狀況及時端出明確的說法，各種對薄前途的猜測傳言四起。很多人想知道，官方會對他提出起訴，還是讓他平安退休了事。

3 月 16 日，谷開來在自己的微博上貼出兩行字，感謝大家對他們的關心。“我想澄清一些事實——我現在很好，我們都沒有接受調查。不久我們會向媒體報告真相。”她說，薄熙來的解職，和王立軍的企圖叛逃沒有任何關係。薄熙來的其他家人也通過媒體傳話。谷開來的姐姐谷丹對記者說：“薄在家平靜坦蕩！”對於一個“少年文革經風浪”的人，“現在這點事情算什麼？”

官方在薄熙來事件上的沉默，只會讓公眾的興趣火上澆油。一位記者在博客上報假內幕，說薄熙來和他全家 38 位成員都被中央警衛局一鍋端了，關押在北京城外一個小鎮上。他還宣稱，牽涉進來的至少有 50 位在任的和已經退休的官員。3 月 19 日夜，北京一位居民在微博上發了一條信息，說有一大群外國記者聚集在釣魚台國賓館門前，看來是有什麼和薄熙來有關的重大新聞了。之後不久，有人說，首都國際機場和北京主要街道上布滿了全副武裝的警察和士兵。北京《證券市場周刊》編委李德林稱，中南海四周“軍車如林，每個路口都多名便衣”，中國一位著名詩人寫道：“今晚氣氛詭異，帝都傳聞四起，似將風雨滿樓。”網友“荒唐歸來”寫

道，“那邊傳來了槍聲，暗流湧動”。

這些帖子，被海外一家中文網站拿去發布了一篇報導，說北京忠於薄熙來的部隊聯合起武警，發動了一次政變，並“把胡錦濤和溫家寶抓起來了”。中國的一位記者告訴我，他的在美國的好幾位朋友半夜給他打電話，問他北京是否發生了政變。第二天，微博上的帖子證實那故事是假的：外國記者等在釣魚台國賓館外邊，是因為在採訪朝鮮外交部副部長，他正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北京。長安街上的確出現武警，但是跟另一件我們在後面章節要闡述的令計劃事件有關。

官方藉口平息謠言，向海內外所有合法和有名的新聞網站發起網絡攻擊。3月底到4月初，我的明鏡新聞網不斷遭到黑客攻擊。登錄明鏡網的讀者，會自動接到一條假病毒警告。遭到攻擊後，我們報告了美國FBI，確定了黑客是從墨西哥一個網站發起攻擊的。博訊由於報導過很多內幕消息，披露了圍繞薄熙來醜聞發生的政治陰謀，被迫關閉好幾個星期，改換服務器，可見黑客對該網站攻擊之嚴重。

3月裡，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對國內16家“造謠傳謠”的網站進行了關閉，並對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兩家“謠言”傳播集中的網站點名嚴肅批評。其中有些是全面支持薄熙來在重慶的方針政策的，因為它們“惡意攻擊黨的領導，對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進行了不負責任的推斷”。幾位博主寫道，警察來找過他們，邀請他們“喝茶”，強制他們“自律”，約束自己，別給黨和政府製造麻煩。

有趣的是，就在官方試圖堵住“敵對”網站的同時，黨



2012 年 3 月 15 日之後，媒體刊登的薄熙來照片多是憤怒、沮喪的表情。

內的雙方都在繼續向國內博客和海外媒體注入信息。

3 月 24 日，一段重要新聞抓住了公眾的注意。中國國內第一個在博客上報出薄熙來解職的楊海鵬又發微博說「死者：瓜瓜的保姆。國籍：英國。地點：重慶。處理人：王麗娟。死因：不讓王查。屍體未保留，直接火化。無法證實，求關

謠。

楊海鵬指的“英國保姆”就是指尼爾·海伍德，“王麗娟”是微博上用來指代王立軍以規避封殺的代稱——這則消息，就像是海伍德的屍體被沉進河底，但又在對薄熙來最為不利的時候浮上了水面。

事實上，楊海鵬不是唯一的一個披露尼爾·海伍德之死有疑點的。在楊海鵬發出微博消息稍後不久，2月15日，《南方周末》一位記者披露，他接到王立軍的短信，稱薄熙來的妻子與一位英國商人叫海伍德的謀殺案有關係。記者把這一消息貼上微博，但很快就被官方刪除了。

薄熙來一家可能與尼爾·海伍德之死有牽連的新聞，並沒有在中國媒體上掀起多少風浪，從3月到4月初，媒體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薄熙來醜聞的政治層面。大家沒有什麼尼爾·海伍德的信息，很多人覺得這一聯繫太牽強了：一位市委書記的妻子，藉助丈夫的反腐打黑的權力平台呼風喚雨，怎會因為商業上的一些小糾紛去殺一個外國人？網上一些帖子稱此消息荒謬可笑，是反薄派人胡編出來的。

然而英國和美國媒體卻立即跟進關注。尼爾·海伍德神秘的死亡，加上王立軍逃進美國領事館，給原本不過是中共內部的權力之爭，新注入了國際因素。在大約兩個星期時間裡，西方各大媒體，例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每日電訊報》、BBC、英國《衛報》等，把尼爾·海伍德的零星信息拼到一起，給這個故事裡又加進些色情和懸念的細節，當然其中有一些被證明純屬推斷。



海伍德與友人合影。

海伍德於 1970 年生於倫敦的肯辛頓，就讀於英國頗有聲望的哈羅公學，1992 年從沃里克大學（又譯華威大學）畢業後，他獲得了一筆獎學金，來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學習中文。倫敦的《每日電訊報》瞭解到，海伍德畢業後回到英國，提出過幾個商業構想，其中一項是“把英國的名牌商品專賣店集中在一起，建成一個以英國為主題的購物中心”，但是沒有做成。

90 年代末，海伍德再次來到中國，想在這裡試試自己的運氣。時機好得不能再好了。幾年前，在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上，一個中文名字叫大山的加拿大人，以一口純正的中文表演了一個小品，折服了大批觀眾。一夜之間，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人們開始對外國人刮目相看了，尤其是那些會講流利中文的外國人。學中文的年輕西方人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吃香起來。地方電視台會在節目裡安排西方人，西方人的面孔

在中國廣告裡也變得常見起來。西方公司通常會雇用瞭解中國文化和語言的人，藉助他們在依然低迷的商業世界裡航行；同樣，中國公司也會雇用西方人，以顯示他們具有國際公司的優勢，這些老外幫助他們安排在海外的運營。

黃哲倫的百老匯節目《中式英語》描寫了一個叫做彼得·蒂姆斯的會說中文的年輕澳大利亞人，來到中國教授英語，通過幫助一個高官的兒子考進澳大利亞的一個精英學校，而漸漸進入這個家庭。運用他的政治關係和語言天份，他放棄了教師工作，變成一名“顧問”。他試圖訓練一個美國商人體會到在中國建立關係的微妙之處，卻發現自己被騙，並無意中牽扯進一場政治權力之爭。這個角色很像是脫胎尼爾·海伍德，因為那就是他在中國選擇的這條道路。

1998年，海伍德在大連得到一份工作，給有錢人家的孩子教英語。很多有錢人都很崇洋，希望把孩子送到西方去接受教育。一位見過海伍德的中國商人回憶，海伍德是個有禮貌的英國紳士，很以自己的貴族血統為榮——他的一位祖上曾是上議院議員，1925年到1935年時擔任英國駐天津總領事。海伍德稱，他曾安排過英國戰時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孫女訪問中國。當朋友問他是如何與薄家交上朋友的，海伍德會說，90年代末，谷開來雇他給薄瓜瓜當英語老師，他運用關係讓薄瓜瓜進了他的母校哈羅公學，一所英國預科學校。

不過，薄家的一位朋友卻質疑海伍德的說法，說這個英國人是2003年，聽說薄瓜瓜也在讀哈羅公學的時候，才認識谷開來的。他給谷開來寫了一封信，自我介紹是哈羅公學的

校友，現在定居中國，他稱自己將去倫敦呆一段時間，可不可以跟她見個面。谷開來同意了，兩人見面的時候，谷開來爲了陪兒子，已經在英國呆了三年。她表示想不久後返回中國做些事。海伍德自薦在她不在的時候擔當薄瓜瓜的臨時監護人。在後來的幾個月裡，他們見過做幾面，慢慢熟悉起來。谷開來接受了海伍德的自薦，允許他充當薄瓜瓜在學校的家庭聯繫人。海伍德周末來接薄瓜瓜，陪薄瓜瓜住在薄家位於倫敦西區的住所。海伍德的服務雖然是沒有報酬的，但等他回到中國，便成了經常造訪薄家的座上賓。

隨著薄熙來政治上的上升——從遼寧省長到商業部長——海伍德放棄了他的低薪工作，做起了顧問生意，幫助英國廠商在中國找到立足機會。

據中紀委的官員披露，谷開來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曾要求海伍德把她家的幾百萬資產——估計是受賄的錢——轉移到英國，海伍德的死，有可能是因爲這些錢轉帳中引起的爭執。薄家與海伍德死亡之間關係的披露，給他在政治局內的對手將他罷黜，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理由。

一位在北京熟悉薄熙來調查的太子黨說，高層就薄熙來問題有以下兩項指控，但是沒有能夠達成一致：

政治野心膨脹，把重慶變成獨立王國。他一心想接任中央政法委，以便能夠控制武警，迫使新的總書記習近平下台。同時，他通過非法手段，與妻子積累了數百萬元，並將資金轉移海外。

消息來源說，就第一項指控而言，很難根據薄熙來對入

常懷有強烈願望而起訴他。在毛澤東時代，曾有幾位高層領導人，被視為威脅到毛的絕對權力，而被指控懷有政治野心，企圖分裂黨，但是毛的做法早已不得人心。所以不能對薄熙來故技重施。如今，野心和願望都被認為是政治家必有的關鍵動因。另外，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說薄熙來計劃篡權，自己當黨和國家的首腦。

還有，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提及，薄熙來偏離黨的改革大計，企圖回到“文化大革命”。他的話表明，薄熙來問題的性質是意識形態上的，不是刑事犯罪。

另外，對與薄熙來腐敗的指控同樣可能冒政治風險。目前，沒有哪個政府官員在腐敗問題上是乾淨的，或者用一句流行的大白話：“誰的屁股上都有屎。”深入調查薄熙來一案，可能會牽涉更多的高官，在公眾中引起激烈反應。

隨著谷開來與海伍德謀殺案有關的細節逐漸披露，高層領導同意，這才是一個有力的武器，能夠對薄熙來一擊致命——謀殺的指控，極大削弱了薄熙來支持者為他的辯護。於是政治局成員很快就達成了一致。董裴東在他《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中說，胡錦濤曾就如何處理薄熙來，徵求了江澤民的意見，江澤民完全支持政治局調查薄熙來的決定。“江澤民表示，對薄熙來事件一定要依法辦事，處理他要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考驗，要辦就把它辦成一個鐵案。”根據江澤民的意見，胡錦濤要把政治放在一邊，先查清薄熙來的法律問題，刑事問題。“薄熙來的問題已突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江澤民強調說。

3月19日，薄熙來解職後第四天，日本《產經新聞》引用一個內部消息來源，說薄熙來已經被黨內反腐敗機構中紀委關押並接受調查。文章還說，薄熙來將被轉到北京外一個小鎮接受問訊，可能面臨刑事指控。



一位自稱是薄家朋友的中學老師

《薄熙來事件謎局》（明鏡出版社）

在網上發言，說日本的報導完全是謠言，並說薄熙來正舒舒坦坦地呆在他北京的家裡。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薄熙來的關押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4月10日，《人民日報》的微博貼出一條消息：黨中央準備發出一項重要通告。然而整整一天，卻沒有更進一步的消息，連電視晚間新聞也沒有發布任何通告。人們開始在網上表示不滿，責罵《人民日報》散布謠言。夜裡11點，大多數人已經入睡，中央電視台中斷了正在播出的節目，播放了以下通告：

鑒於薄熙來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依據《中國

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公安機關對尼爾·伍德死亡案依法進行復查。

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依法進行了復查。

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對那些一直通過微博和海外中文媒體追蹤此案的人們來說，這一短短的通告不過是確認了他們已經聽到和猜測的。第二天，一家香港雜誌引用一位官員的話，用生動的細節，描述了薄熙來被帶走之前最後的場面：

4月9日下午2時，薄熙來享有“自由身”的最後時刻，當時薄熙來在北京的家中，兩名高層官員——中紀委副書記何勇及中組部副部長張紀南在四名軍官陪同下抵達薄家。他們通知薄熙來，要他到人民大會堂開一個會。

身為經驗豐富的官場老手，薄熙來知道他已窮途末路。這時，62歲的薄熙來要求給自己的親戚打電話，但所有線路均已被切斷。他對這些官員們說，“這一刻，我早有準備，但

這還是讓我感到意外”。

在薄熙來被帶走前，他轉身對自己隨從人員說，“我先走，大家都要保重好自己。大家必須相信歷史，相信黨中央”。

薄熙來被一輛黑色房車載走。在抵達人民大會堂後，他見到三名中共重量級官員。一位是中紀委書記賀國強，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八號人物。另一位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第三人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

一名男子宣讀一份文件：25 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的薄熙來停職，其妻子將因涉嫌謀殺被立案調查。

“很好，”薄熙來回應說，“但我只相信事實。”就這樣他被帶走了。

我在北京的消息來源的版本更加戲劇化一些：

在人民大會堂，薄熙來對著來見他的三名政治局常委大喊大叫。他們不理會他。然後薄熙來被中紀委的人帶走，關押在北京附近的一個秘密地點。

消息來源說，調查之初，薄熙來要求單獨一見胡錦濤。在他的要求被拒絕之後，他拒絕與調查人員合作，堅持說他們沒有權力向他提問。又一次，他甚至打了工作人員一個耳光。整整一個星期，他保持著沉默。爲了給他施壓，負責他案子的工作人員告訴他，他妻子也已經被關押。這個消息讓薄熙來更加沮喪。

同時，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 4 月 18 日發表評論，反駁海外媒體包括明鏡新聞網的報導所指稱的薄熙來案是出於政

治因素。“從結果看，這是一起刑事案件，”文章說，“習慣戴有色眼鏡的一些人不妨拭目以待。隨著調查的進展，真相必會水落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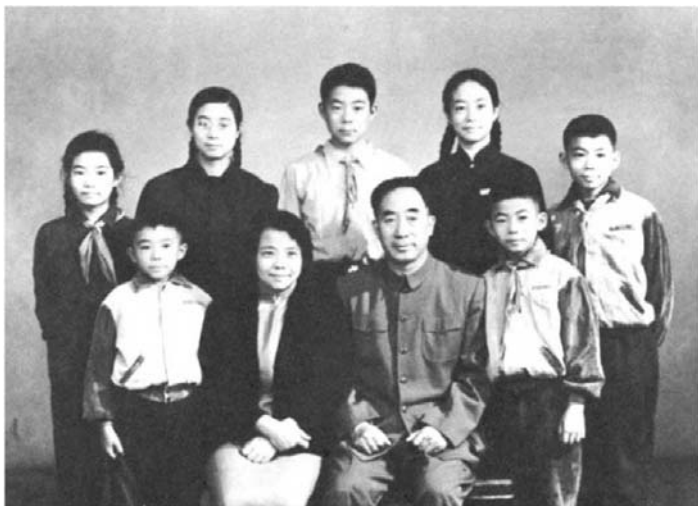
“有其父，必有其子”

1990年，當薄熙來被指定為薄家政治接班人時，他決不可能想像到，他父親倒霉的歷史，也映射到他身上。父與子有著驚人類似的命運。

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一生中曾經四次被關押，前三次都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因為他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地下活動，被國民黨關押；第四次是在60年代，被自己的同志指控為叛徒。薄熙來在“文革”中，因父親而受牽連，被黨內極端份子關押，現在他也被那些過去是自己哥們和同志的人所監禁。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的對手指控他試圖恢復毛在“文革”中的極端作為。

父親和兒子都被指責拋棄了前妻，在他們人生困難時期，是前妻支持了他們，而當他們的事業和人生度過低谷之後，他們就都喜歡上了更年輕、更有吸引力的女人。而他們兩人的第二任妻子，都被丈夫致命地連累。

1908年，薄一波生於中國中部省份山西的一個貧困地區。小時候，他家裡一貧如洗，父母無法養活四個孩子。他的弟弟出生不久，父母就把嬰兒扔進一條河裡淹死。貧困一



薄一波全家福。

定塑造了薄一波的人生觀。在他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就組織了幾次抗議當地政府過高徵收土地稅的活動。在 25 歲的時候，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之後，薄一波成為中共地下黨的組織者，先是在他的老家山西，然後在天津。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開始在全國鎮壓共產黨，薄一波幾進幾出監獄。1931 年，他被判八年徒刑，關在位於北京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1936 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之前，共產黨領導人擔心一旦日本佔領北京，薄一波等人會被殺害。中共中央北方局報請示黨中央同意後，要薄一波等 61 位獄中黨員，簽署了假反省書，反省書後來被登在地方報紙上。薄一波遵從黨的命令，後來被釋放出獄。

受一位親密朋友的邀請，薄一波回到家鄉，在一個抗日的軍閥閻錫山手下工作。閻錫山後來轉而反對自己部隊中的共產黨，薄一波便拉起自己的支持者，加入了毛澤東的隊伍，在晉南開展抗日游擊戰。1945 年日本被美國爲首的同盟國軍隊打敗，中國陷入了國共內戰。薄一波成爲了共產黨隊伍中一個有影響力的軍政首領。1949 年毛澤東奪得勝利後，薄一波成爲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副總理。在公眾眼裡，薄是毛的親密朋友，兩人時常在一起游泳。

薄一波的政治生涯在 1966 年開始的“文革”期間突告中斷。中國版“克格勃”的頭目康生挖出了一張報紙，上面刊登了 1936 年薄一波簽字以便獲得釋放的“反共啓事”。康生把報紙呈給毛，譴責薄一波是共產黨的叛徒。在一次黨中央的會議上，對那是一份假反省書心知肚明的毛澤東，不同意關於叛徒的指控；但是一個月後，在其他身邊極端派的催促下，毛改變了立場。

在 1967 年 2 月，毛接見一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公開批評了薄一波：

有的共產黨員被國民黨逮捕後，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在報紙上發表反共宣言。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是反共的，不知道他們被釋放的具體情況。現在我們發現，他們其實是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主義的。

毛的講話決定了薄一波的命運，正象 35 年後，溫總理在答記者問時，關於重慶模式的評論導致他兒子的倒台一樣。

1967 年 3 月，薄一波和其他 60 位老幹部，30 年代因爲

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而被投進國民黨監獄，現在發現自己成了當年爲之奮鬥而建立的國家的囚犯。薄一波脖子上掛著大牌子被遊街，後來又被扭送上北京體育場群眾大會接受批鬥，他一直在反抗，要求爲自己辯護。

爲了抹黑薄一波，當局發動了全國範圍的宣傳攻勢，揭發他“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若干年後的掌權者也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兒子。

回顧 60 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之時，政法機構癱瘓，定罪是無任何法律依據的。當時，薄一波被指控爲極端腐敗因爲他喜歡看外國電影、全家八口人擁有 14 件大衣。

有本小冊子，題目叫“薄一波的骯髒靈魂和糜爛生活”裡說，薄一波“喜歡看腐朽的英美黃色電影，很欣賞香港大腿片”，他愛讀黃色小說、封建小說，還有庸俗和色情的老京劇：

薄長期過著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他全家八口人，佔居著三個大套院。1960 年，薄一波在出國前欠他老婆爲他花 600 多元在估衣店購買金絲大龍衣料一件，由高級服裝店作成大龍袍式的睡衣。薄夫婦、女兒經常喝人參湯，現在還存一木箱和一大瓷缸人參。在經濟困難時期，薄和他老婆利用每次出差機會，依仗權勢，大開後門，大搞特殊化。購買的東西，從布疋、呢料、毛線、鞋襪、手錶、油、糖、水果、餅乾、西瓜、花生米，甚至還有臭豆腐，一直到碗筷、掃帚，應有盡有，滿載而歸，並常以家庭生活困難爲名讓公家報銷。特

別是1962年底在廣州某一次會議期間，薄一波親自從小汽車裡把一大卷衣料偽裝著抱下車來奔上樓去藏好，在群眾中留下極壞的影響。

薄一波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套完整的房子，每屋還鋪著地毯，擺著沙發，每個小孩都有手鍊，半導體收音機、進口自行車。薄的二女兒從不讀毛主席著作，遇到勞動和政治運動就想方設法逃避。有時要工作人員為她抄作業、做練習；稍有不滿，就大發脾氣。……平時小病大養，不上學，逛來逛去，拖著拖鞋，手拿捶背槌，邊走邊捶打著腰背，使人看了作嘔。每天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連手絹、月經帶都要保姆洗，真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臭小姐。

薄的大兒子曾經蔑地說：“為人民服務，我才不管呢！只要我念好書，將來上清華，以後做專家。做不做黨員無所謂……”有人告訴薄，薄聽了一笑了之。

薄的大女兒大學畢業後，通過外交部“走後門”連同女婿一併分配到駐英代辦處工作，二女兒考上大學要轉學、轉系，通過教育部和黑幫分子陸平“走後門”，辦理了手續。他的三女兒可以通過他在教育部的關係，轉到別的大學。

如果我們跟當今對薄熙來的腐敗指控相比一貪污上百萬美元——60年代薄一波的罪狀就顯得太雞毛蒜皮了，甚至可說是笑料。然而這些，已經足夠讓薄一波在監獄裡被關了12年。

1976年毛澤東死後，後來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收到薄一波的一封信，要求復查他的案子。胡耀邦組織了專

案組，不聲不響地調查了對薄一波的指控。在那個年代，即使“四人幫”被逮捕了，很多“文革”支持者還在掌權，任何毛做出的政治決定，要想翻案，阻力相當大。幸好胡耀邦獲得了權威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在多年政治迫害之後，鄧逐漸出頭，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



1977 年，專 胡耀邦為薄一波平反。

案組向中央提交

了一份報告，內有對幾百人的採訪和證詞，調查結果表明，薄一波等共產黨員被錯誤地判罪，在他們 30 年代被關押期間，他們並沒有背叛共產黨。黨中央接受了這一結論，1978 年 12 月 16 日，薄一波的案子被正式平反。他恢復工作，當上了副總理，進入了政治局。

儘管遭到關押和虐待，薄一波仍對毛的共產主義理念保持忠誠。在後毛時代，薄一波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但反對任何政治上的自由化。

批評家說，縱觀他的一生，薄一波有恩將仇報的習慣。1927年5月，因為從事地下黨活動，他被國民黨追捕，躲進了一個富有的朋友家中，朋友冒著掉腦袋的危險救了薄一波。藏在朋友家避難期間，薄一波愛上了朋友的女兒。兩人結了婚，並有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後來成為外交部的一個官員。

等他的處境好轉了，薄一波又與自己的秘書發生戀情，秘書生於廣東，40年代初投身革命活動。薄一波要求與妻子離婚，遭到妻子拒絕。薄一波繼續婚外戀，使秘書三次懷孕。對於一個年輕女子來說，婚前懷孕是不光彩的，只好三次人工流產。薄一波的妻子逐漸感到非常不忍——或者說驚恐。

她同意了離婚，或許可以救那女秘書一命。幾十年後提起這事，薄一波的前妻說過：

那時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麼也沒想，我爸爸對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離婚實在是傷了老人家的。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也是一個女人，他的女秘書已經打了三個胎，我不能置她的命於不顧啊！

女秘書的名字叫胡明。盡人皆知她人很漂亮而且聰明，16歲那年就滿懷理想參加了革命，曾任廣東省青年群社宣傳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中央黨校研究員、中央婦委研究員等職。1945年，她與薄一波結婚。1949年進入北京後，先後在中財委人事局，建工部勞動工資

司機械施工總局、技術情報局，第二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局，擔任處長、副局長、局長等職。她生了四男二女，薄熙來是她的第二個孩子。

薄一波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胡明當時人在廣州，1967年1月5日，胡明被揪回北京揭發丈夫的罪行，在從廣州到北京的16次特別快車上，胡明不明不



薄一波去世，薄熙來少了能倚靠的大樹。

白地死了。揪她的紅衛兵說她是自殺，但後來的報告說，她是被打致死的，時年不滿48歲。

80年代時，薄熙來要求與前妻離婚，好與谷開來結婚，有些人便想起薄一波的兩次婚姻，說薄熙來“跟他爸爸一個樣”。薄一波去世前，因為對待胡耀邦的態度，給他的名聲帶來污點。胡耀邦是具有改革意識的總書記，對於薄一波結束十年關押，起了很大作用。1986年11月，全國各地有大學

生舉行小規模示威要求政府更透明，反對官員腐敗。事後來看，那是三年後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一個預演。薄一波與強硬派站在一邊，指責胡耀邦的開放政策引起了這些混亂。1987年1月，胡耀邦在薄一波等元老的壓力下，辭去總書記一職。1989年，胡耀邦突發心臟病去世，全國範圍的學生民主運動於是爆發。薄一波支持了鄧小平武力鎮壓的決定。

薄氏父子相似人生的最後一段，是22年後，胡錦濤和溫家寶，二人都被看做是胡耀邦培養過的弟子，結束了薄一波兒子的政治生涯。

秘密調查

1949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曾多年以游擊戰對抗裝備精良的國民黨，並在中國各大城市裡建立了廣泛的地下黨組織網絡。“間諜”是宣傳片中常見的主題，描寫了英勇的地下黨怎樣竊聽敵人的談話、在秘密地貼給其他共產黨留下重要情報、半夜在臥室裡秘密給黨組織發電報、用無聲手槍處決叛徒和敵人。我和成千上萬的少年，就是看著這些影片長大的，詹姆斯·邦德的間諜影片是後來才被准許進入中國的。在很多年裡，當一名共產黨員，幾乎就等於是當一個秘密情報人員。我父親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我很失望他一點也不像我在電影裡看到的那些神秘的間諜。

事後看來，我們童年對共產黨的印象，可能比較接近真正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掌權 60 年以後，仍然如同地下黨組織那樣神秘。在北京，所有關鍵的共產黨機構，比如中組部，中宣部，中聯部，一律在沒有標誌、沒有門牌號碼、沒有電話號碼的大樓裡辦公。重要的決定都是在秘密會議上做出的。高層領導們行事就像幾個黑手黨，神秘且保密。任何關於他們的個人資料，都被視為國家機密。2012 年在十八大之前，當時的副主席習近平據說身體有病，從公眾眼中消失了兩個星期而沒有對外做任何解釋。黨中央拒絕透露細節，引發了瘋狂的猜想：有些人以為發生政變。

薄熙來一案，任何有關他被調查的信息，都被視為頂級秘密。公眾完全不知道他被關押在哪裡，或是怎樣審問他的。2012 年 4 月，官方只宣布他被中紀委調查。

中紀委的總部在北京平安里 41 號一個沒有名字的辦公大樓裡。中紀委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很多中國人在官方媒體上常聽到這個名字，但很少有人明白它如何作業。

在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方面不遺餘力的中共領導層，依靠一個內部的反腐機構，也就是從上到下，分支一直延伸到縣市的中紀委，來監督 8000 萬黨員的行為。中紀委當時下設八個局，前四個局，負責處理黨和政府機關內副部級以上黨員中的腐敗案件；後四個，負責處理各地副省級以上官員的貪腐問題。

由於沒有一個正常的公開渠道供媒體和公眾去監督共產黨，中紀委只能大量依靠上訪人提供的線索，或匿名的舉報

人。根據官方媒體最近的一份報告，將近一半接受調查的案子，都是根據告密或檢舉信。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來自高層的指示，或被送達到黨組織、立法機構最高層的上訴或投訴。



中紀委辦公大樓。

8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黨內腐敗變得更加嚴重，黨賦予中紀委的角色也實際提升了，黨給了它更大的權力，去處分腐敗高官和普通幹部。於是，司法機構將自己的一部分法律職責也交給了中紀委。刑事調查曾經是公安機關或公訴機關的一項主要工作，然而中紀委接手了初級調查，公訴機關只是配合做做清理善後工作。

調查期間，中紀委的一種做法叫做“雙規”——被起訴的官員要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這種做法允許中紀委在法律調查開始之前就先行介入。有時候，調查人員將嫌疑人拘押在一個遠離家鄉的地方，以避免嫌疑人在自己的地盤上調動權力、影響力和人脈關係網。分析家說，保密是意在屏蔽公眾對細節的瞭解，以免破壞黨的形象，也把對權力更高層的損害降到最小。對副部級以上官員的調查，

要由政治局批准，先由政治局對那些指控進行權衡。這就意味著，到了官員進入被調查階段，他就已經被政治局視為有罪了。據官方媒體報導，1999 年到 2009 年，因中紀委的調查而被法庭判決的，有超過 100 位高級官員。其中八人被判死刑，20 人死緩或無期徒刑。高官中間有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紀委來談話。”有些人，包括北京市原副市長，在被拘押前就畏罪自殺，或蹣跚地死掉了。

在拘押期間，被指控的官員會遭受嚴厲的審問；一旦調查人員獲得滿意的供詞，被隔離的官員通常就被從領導崗位撤職了，然後他們的案子移交給司法機構，立即開庭審判。這些審判都是不對公眾開放的。從 1992 年以來，中紀委的調查導致了多位高官的落馬，包括四川省委副書記、最高法院副院長、鐵道部長、山東省委副書記和公安部副部長，等等。

在飽受政府官員腐敗之苦的一般老百姓眼裡，中紀委是他們尋求公正的唯一希望。

儘管中紀委出台了許多可觀的統計報告，沒有誰相信腐敗是在被制度性地解決。腐敗的發生，是因為整個體系缺少透明度。諷刺的是，反腐也是在以同樣的非透明方式進行。過去幾年裡，中紀委作為一個越來越強大的魔鬼出現，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阻礙了中國法制的改進。北京的著名維權律師莫少平說，中紀委的“雙規”措施，從根本上講違反了中國的憲法：

法律規定任何人沒有經過人民法院決定或檢察機關批准都不能被限制人身自由。“雙規”，指的就是限制人身自由。

儘管是黨員，公務員，但前提他還是一個公民，所以沒有經過司法程序就限制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從法理上是講不通的。

在接到一個涉及高級領導的大案時，在政治局批准下，中紀委會成立一個幾百人的專案組開展調查，將自己當作了最高執法和司法機構。在薄熙來一案中，中紀委據說派出了兩批人馬，一批到大連，一批到重慶。此外，一個小組到香港和廣州去搜集有關薄熙來家庭財產的證據。中紀委的調查不是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卻優先於所有法律程序。在“雙規”期間，中紀委成員可以徵調公安人員、武警和交警，沒有人膽敢違抗。中紀委還可以通過公安部發傳票、拘留證，從檢察官辦公室得到逮捕令，從稅收機關得到審計許可。它具有拘留、收集證據、指令對嫌疑人的處罰等等權力，司法系統只是它行動的一個道具。調查完成之後，中紀委會強制法庭實施自己的判決建議，不給法庭任何獨立的空間。

2007年5月29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一案開庭審理，他因允許假藥流入市場，以瀆職罪接受審判。瀆職罪最重判刑七年，但先行調查過鄭筱萸的中紀委，“建議”法庭判處其死刑以平民憤。法庭默許了，最後用腐敗罪，加上瀆職，判了他的死刑。

中紀委經常顯得比最高人民法院權力更大，最高人民法院負責核准全部被下級法院判處死刑的判決，以確保量刑適當。中國法律專家說，以反腐和要查清所謂“真相”的名義，中紀委對指控人進行長時間拘押，不定訴訟程序。儘管中國



按照中紀委的旨意，鄭筱萸被處決。

法律明令禁止審問中使用酷刑，卻沒有明文規定允許嫌犯保持沉默。逼供刑訊是普遍的。

北京的另一位律師李和平說，中紀委使用刑罰比其他司法機構都更為嚴重。而且，它無視“無罪推定”，這是現代刑法中，保護人權最重要的標誌。於是，一個接受調查的人，無權雇請律師，調查期間，用各種手段獲取的證詞，都可以在法庭上被當作證據。

各地的紀委現在成了地方官員用於清除對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新省委領導新官上任，卻難以控制那些抵制他領導的下級。在這種情況下，新領導可以捏造一些申訴，交給當地紀委，要求進行調查。有時候，當幾個人在政府機構都盯住某一個位子的時候，這幾個人會各

自寫信投訴，互相陷害，以清除對手。

在中央一級，中紀委強制法律部門的情況有所選擇。反腐調查是保護一群高官利益的一個工具。中紀委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過濾掉任何不得體的檢舉，比如有可能傷害到最高領導層的，或攻擊政敵的，或為保護某人而揚言揭露某高管政治醜聞的。受到懲罰的，便是那些後台不夠硬的，或是被看成政治上無足輕重的官員。專家說，這種讓一些人凌駕於另一些人之上的方式，就解釋了為什麼腐敗在中國如此盛行。政治體制內就包含著腐敗。正象前邊提到的，在通常情的調查，都必須經過政治局同意。政治局常委享受絕對的豁免，因為在最高層內的整肅，會破壞政權的穩定。

在毛時代，政治整肅是任意採取的，而且大多是毛自己的命令。黨內任何成員，不管職位多高，一旦被視為威脅，都可能在一夜之間被安上“叛徒”、“資本家”的帽子。沒有法規來保護受害人。毛就像個皇帝，他的話就是法律。這種迫害經常會延及受害人的全家。薄一波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毛澤東在 1976 年去世以後，曾經受過毛迫害的黨內元老們，為了避免黨內權力鬥爭的恣意與殘忍，保護統治高層成員的基本權利，設立了某些程序，提出了一種有序的領導層交接體系。不過，老一輩革命家常常違反自己制定的程序，使用中紀委來整肅對手。“文革”後，許多參與迫害老幹部的“造反派”官員受到了清洗。

在後鄧時代，鄧的接班人把中紀委作為一個工具，以反腐的名義將政治對手定罪。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成功地解決了



竊聽、偷拍裝置大行其道，圖為國產隔牆竊聽器。

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因為陳希同以及他的“北京幫”在削弱他的權威。

薄熙來一案，黨中央再次有賴於強大的中紀委對他實施整肅。中紀委裡的一個消息來源說，最初的調查重點集中在薄熙來在尼爾·海伍德謀殺案中的角色。很快地，調查就面臨了難題薄熙來或許曾經試圖掩蓋他妻子的謀殺行為，但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參與了謀殺。單是包庇罪，不足以徹底地摧毀薄熙來。據說高層領導指示中紀委，轉向腐敗和顛覆的領域。從2012年5月開始，黨的宣傳機器發動了大規模攻勢，把薄熙來描繪成一個大貪官，使用非法手段獲得政治和經濟

利益。同時，北京的內部知情人也大量向海外媒體傳遞他們所稱的“薄熙來案件調查的初步結果”。

比如，5 月裡，有“十多個跟共產黨有聯繫的匿名消息來源”向《紐約時報》證實，薄熙來在重慶廣泛設立竊聽計劃，建立了一整套監聽、監視系統，包括胡錦濤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高層的電話均被竊聽。3 月初就出現過類似的報導，說王立軍是這一計劃的總設計師。

薄的竊聽行動始於數年之前，是作為國家財政撥款建立監視系統的一部分，表面上是為了打擊犯罪和保持政治穩定……

但黨內消息人士說，薄熙來竊聽行為被視為對中央權力的直接挑戰，此事讓他們看到，現已因嚴重違紀而在接受調查的薄先生，已準備付出最大努力以攫取更高權力，這就力口劇了中央對薄先生的懷疑，感到不能信任他進入黨的高層，填補因今年秋季改組而產生的最高領導位置時的空缺。

同一個月裡，一家香港的報紙引用了一個消息人士的話，說薄熙來利用監視裝置，收集對高層領導家人和情人的負面信息，薄熙來計劃在黨代表大會前披露這些信息，作為他攫取權力計劃的一部分，並且，如果有必要，逮捕顯然的接班人習近平。

齊紅是一位重慶技術員，地方官員雇他到辦公室、汽車和臥室來偵查和拆除竊聽裝置。他對《重慶晚報》說，薄熙來時期的重慶，竊聽器變得十分普遍。2011 年，他曾拆除了 300 多個被官員的妻子、情人、上司、對手們秘密安裝的竊

聽器和攝像監視器。《重慶晚報》披露說，現在在各级政府的權力鬥爭中，竊聽已是一種常見的使用工具—官員們互相刺探，收集需要的錄音錄像證據，以清除對手。齊紅所言被證明是真的，重慶北碚區前區委書記雷政富，在他和一位年輕女子做愛的錄像被一位記者放到網上後，2013 年年初被免了職。那位記者還計劃披露更多官員。他說這些錄像 90%都是來自黨內。

還有，據名叫風清揚的一位博主說，中國有些地方官員，怕同事的竊聽已經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他們見面先親密擁抱，然後才進行敏感談話，為的是確定沒有人攜帶微型錄音錄像機。有些人甚至選擇在噪雜的公共浴室談生意。一位重慶前警察把竊聽的泛濫歸結於薄熙來和王立軍。“這兩個自大狂不僅刺探政治對手、異議人士、犯罪分子，而且還互相刺探，”這位警察說。“到最後，別人也開始學樣。如果你不對別人搞陰謀，別人就會設計來搞掉你。你不能不幹。這是生存術。”

不止如此。2012 年 3 月到 7 月，我定期接到一個“知情人”的電子郵件或電話，說他有關於薄熙來搞竊聽的“獨家消息”。一封電子郵件裡說，薄熙來命令他的公安局長，從重慶兵工廠購買 5000 支槍，50 萬發子彈，以備可能的政變。

《華爾街日報》也接到類似的信息。一個有影響力的政府智囊團成員告訴一家報紙，薄熙來在軍隊裡培養了關係，“至少有兩個有名的將軍已被談話，詢問他們與薄先生的關係。”

現在的問題是，薄先生有沒有走那麼遠，在軍界上層人物中培養支持者——尤其在他的太子黨朋友中間——支持他備受爭議的政策，和他覬覦的進入政治局常委。

據在他手下工作的市政府人員說，薄先生住在一個軍事禁區，他在重慶時極少離開這裡。2011 年，他把大約 5 億元的公共基金用於在重慶發展直升飛機工業，以滿足軍隊的需要。

據官方媒體報導，去年 11 月，他在重慶進行軍事演習，國防部長梁光烈也出席了，演習之後，薄先生為他的客人表演了紅歌演唱。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發表後，美國幾家中文報紙也報導：薄熙來在軍隊的朋友，給他提供了武器，並秘密幫助他建立了一支私人部隊。但是所謂薄熙來獲得的武器，卻在哪裡也沒有發現。

我聯繫了兩位軍事專家，他們嚴厲指責海外媒體過於輕信這樣“內部消息”，誇大了薄熙來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他的軍事野心。兩位專家說，在過去 30 年裡，通過高層軍官輪換，黨逐漸收緊了對軍隊的控制，使得某一個指揮官培養對個人的支持變得絕無可能。部隊對現代化武器的獲得，也受到總裝備部的嚴格控制。就算薄熙來和兩個太子黨將軍關係密切，他作為重慶市委書記，發動一場軍事政變的能力也是極其有限的。

根據專家所言，重慶是一個軍事重鎮，設計武器的軍工大學也在重慶。薄熙來與軍方人物打打交道一點不奇怪。專

家們承認，5 月裡，軍隊裡的許多人被要求宣誓效忠黨和胡錦濤主席，保證軍隊方面完全支持對薄熙來的罷黜。4 月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訪問了成都軍區。他號召戰士們“不要聽，不要相信，不要傳播任何政治謠言，預防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顯然是針對部隊會看到有關薄熙來和其他高官的各種腐敗醜聞，是爲了增強軍隊對黨的信心的。

除了搞政變的謠傳，官方媒體和黨內知情人還把薄熙來描述爲一個僞君子。在 2 月一次講話中，薄熙來訓誡其他幹部說：

人生真正的財富是什麼？是錢財嗎？它害了多少人！積極做事，爲國家、爲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實！

可是，他所標榜的，自己從來沒有做到。薄熙來和他妻子對錢都是貪婪的。據說過去十年裡，他妻子共介入 30 多項商業地產開發項目，接受了回扣或“法律諮詢費”；在大連和重慶，薄熙來濫用權力，把幾項政府工程交給他的朋友，包括億萬富翁徐明。薄熙來號召全市人民學習毛主席著作，通過唱愛國歌曲加深對國家的愛，可他自己把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的名牌大學學習政治科學，大部分費用都是徐明支付的。

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在 2012 年 3 月，知情人透露薄熙來全家的財產據說有 1 億元；不到一個月後，這個數字增加到 10 億元。網上有報導甚至說有 50 億元。

4 月 11 日，美國的彭博社公布了對薄熙來全家人財政情況的一項調查結果。報告表明，他第一個婚姻所生的兒子和 he 哥哥幫助管理的在海外註冊的公司，從印度洋上的毛里求

斯，到加勒比海的英屬維京群島，全部財富至少是 1.36 億美元。薄熙來的親戚們使用不同的名字註冊，使得跟蹤查詢其具體頭銜和這些公司的具體業務，變得難上加難。彭博社說，在這些海外公司投資的受益者中，就有大連和重慶這兩個薄熙來曾經任職的城市中的一些企業。

彭博社這篇文章在中國的微博上廣泛傳播，給反薄人士提供了大量炮彈。不過，他們沒有料到，這篇文章引來了西方媒體的一系列報導，中國高官的其他家族，包括溫家寶和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家族，都是巨富的生意人，都因為他們的關係而極大地獲利。

中國高層領導們，家家都有成員和親戚在從事可疑的或是非法的生意。這些曝光，使他們意識到，如果允許薄熙來調查繼續擴大，那麼沒有誰是絕對安全的。消息來源說，因為薄熙來已被成功地拒於政治局常委之外，他的敵人對他的攻擊便開始冷卻。7 月和 8 月，黨大力號召黨內政治穩定，真正的意圖是保護領導們的既得利益。

在薄熙來與腐敗相關的所有傳言中，最引起注意的，是有關他沉迷女色的內容。博訊和一家香港報紙引用一個內部消息人士所言，說演過《臥虎藏龍》的女明星章子怡，涉及與薄熙來的性醜聞。消息來源說，女演員同意跟薄熙來上床以獲得 1000 萬元，從 2004 年到 2007 年，他們至少見過 10 次面。這一報導接著說，章子怡被禁止出國參加 2012 年 5 月的戛納電影節，去宣傳她剛拍完的《危險關係》一片。章子怡回應這一報導，宣稱她從來沒見過薄熙來，還在香港高



薄熙來在任時帶頭大種銀杏樹。

級法院向刊登這一報導的博訊和另外兩家香港報紙提起訴訟。至筆者寫到這裡時，法院對此一案還沒有裁定，章子怡也並沒有被限制旅行。

一邊是消息人士用他們一貫的真假參半的方式不斷給海外發送有關薄熙來的信息，另一邊則是薄熙來在重慶的傳奇也在被悄悄抹去。公共場所懸掛的左派標語和旗幟，很快被古馳包和雷達表的廣告取代。警察們搬走了“五個重慶”的巨大標語牌——“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五個重慶的計劃是薄熙來上任一年後提出的建設目標，曾經成為其他城市爭相效仿的樣板。後來升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後任，徹底檢查了政府的財政，暫停了许多薄熙來大規模的公共項目。

到 2012 年 5 月中，在薄熙來時期被關押、被降級或辭職的政府官員，向中紀委遞交申請，謀求復查他們的案件，不少人恢復了工作。目前，十多位薄熙來青睞的市一級高官，被調查或被解職。

然而對薄熙來的政策持續翻盤，讓重慶一些市民心生煩亂，尤其是在他們聽到傳言，說政府正在計劃拔掉昂貴的銀杏樹時。種下那些樹，是薄熙來備受矚目的環境計劃的一部分。“薄書記為這個城市做了很多事，他的計劃讓老百姓真正獲了益的計劃讓年 11 月，在市中心一條繁忙街道交通亭裡服務的一位志願者說。提到薄熙來，他還是用了過去的稱呼。

“大家都知道，薄書記和王立軍在位的時候，街上更安全了，還有環境也改善了。路上樹木多了，空氣更乾淨了。我們不應該把他做的一切都推翻，就因為他犯了些錯誤，”志願者又說。薄熙來在大連和重慶種下的花還在開放。2012 年 7 月他過生日的時候，兩個城市的公共場合，冒出了很多沒署名的“薄書記生日快樂”招貼。

關於薄熙來的記憶，不是那麼容易抹去的。

第三章

禍水

中文裡把引誘男人墮落的女人，稱為“禍水”——禍害之水。尤指毀了有權勢男人前程甚至性命的美貌女人。

“一刀準”

1952年10月到11月中旬的六個星期裡，在隔開了南北朝鮮的非軍事區不遠處的一個長滿灌木的小丘上，中國士兵打退了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部隊的多次進攻，史稱“上甘嶺戰役”，美國人叫它“三角山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將軍、志願軍第15軍軍政委谷景生，深知這一地區在戰略上之重要。他指揮部隊，面對武器先進得多的美軍，進行了頑強防守，付出了巨大傷亡。根據這一戰役拍成的電影《上甘嶺》現在被看作共產黨宣傳影片的經典。朝鮮戰爭後，谷將軍先後在中國空軍和國防部中任職，同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一道，發展了中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參與了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

范承秀是中國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范仲淹的後代。范仲淹的作品，至今仍是中學課本中的教材。范承秀14歲參加革命，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革命成功後，范承秀在北京市委黨校任職。

范承秀和谷景生將軍在上個世紀40年代結婚，生了五個女兒。最小的就是谷開來，後來嫁給薄熙來。

鄰居們稱谷家五個女兒“五朵金花”，這是50年代很有名的一部音樂愛情影片的名字，講的是五個堅強聰明的美麗姑娘，追求各自愛情的故事。谷家姐妹不僅擁有美貌，而且



年輕時的范承秀和谷景生夫婦。

商業上都很精明。三個姐妹經營的企業，累積價值達 10 億美元。

儘管父母有著不凡的過去，谷開來卻生長在一個政治上不穩定的時期。她出生那年，母親因替一位膽敢批評黨中央政策的青年知識分子辯解，被打成“右派”。母親被關押後，黨組織要她和丈夫離婚，以保護谷景生將軍的政治前途。谷景生當時是國防科研機構很受重用的領導幹部。當他被迫在前途和家庭之間做出選擇時，谷景生選擇了家庭，他要妻子不必理會黨組織的要求。“我最瞭解范承秀”最谷將軍寫道，“她 15 歲就入黨，從初級黨校學習到高級黨校畢業，她在戰爭中出生入死，忠誠堅貞，她早把一切都交給了黨。說她‘反黨’，是天大的冤枉！如果我和她離婚，那是把她推上絕路。

至於我自己，隨便組織怎麼處置安排吧。”

谷將軍爲自己的選擇付出了昂貴代價。他被降了職，重要的國防科研項目不許他參加了。1966年“文革”爆發，谷將軍和妻子被分別關押長達12年，在此期間，谷將軍與孩子們彼此不知下落，谷開來和姐姐們過著孤兒般的生活。在一封給女兒們的信中，谷將軍寫下一段他們當年生活的寫照：

不要因為我和你媽媽整日挨批11，他們三天兩日來家裡搜查，就對黨有想法。望江（大女兒）還不到20歲，就有能力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出發，領會這場運動的意義；政協（二女兒谷政協）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不要憤怒，只要真革命，路靠自己走。小妹（三女兒谷丹的小名）還要想辦法上小學，在家時要繼續練習柳書。要保護小寧小麗（即老四谷望寧和老五谷開來），不要被夜裡敲門抄家所驚嚇，不要被街道孩子們欺辱。

13歲那年，谷開來初中畢業。四個姐姐都被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她的待遇也同樣嚴苛。當地政府把她分配到一個建築公司，谷開來先是當泥瓦匠，後來轉到一家國營副食店賣肉，成了個賣肉女模範。谷開來的一位朋友向中文媒體介紹說，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小，實際上很厲害，很敬業，人稱“一刀準”——一刀下去，顧客要買多少肉，她就切出多少。

業餘時間，谷開來開始學彈琵琶，希望能夠成為職業音樂家。她一學就會，很快就達到了專業水平。1976年，她進了北京電影樂團，擔任獨奏演員，曾為《毛主席逝世》那部

紀錄影片琵琶伴奏。

毛澤東死後，她的父母從監獄被釋放，全家又團聚了。高考恢復之後，谷開來複習考大學，但是由於她沒正規學過數學，考試幾乎零分。幸虧她文科科目成績不錯，尤其是她的那筆字，1978年秋季，20歲的谷開來考進了北京大學。她先後獲得了法律學士學位和國際政治學碩士學位。2012年10月，薄熙來的第一任妻子李丹宇對《紐約時報》說，谷開來一開始沒考上北京大學，是范承秀找了薄家，通過關係才幫她進了北大。

在大學裡，谷開來成了校園中為人稱羨的太子黨圈子裡的一員。她的聰明、漂亮和家庭背景，使她很快在男生中大受矚目。70年代末，北京大學每個周末都舉辦舞會，谷開來據說是舞會的常客。在一次舞會上，她遇見一位英俊但不聲不響的高個子年輕人，不久兩人戀愛了。那位年輕人的父親是部隊司令員，谷將軍的朋友。大學第二年，谷開來和男朋友已經難捨難分，不久她就懷了孕。70年代末那段時日，婚前性行為被認為是道德敗壞、是政治問題。一旦被發現，谷開來和男友都面臨被開除的危險。男友害怕了，一連幾個星期不見人影。他的怯懦和冷漠讓谷開來震驚。據說，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做了人工流產，和男朋友分了手。一位同學至今記得，她是一個堅強和新潮的女性。

谷開來對一家官方媒體說，1984年，她和中央美院的一位教授去考察金縣時，認識了薄熙來，對他很崇拜。薄熙來的第一位妻子李丹宇卻說，薄谷二人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

就是朋友——他倆都常去參加舞會。新加坡的《聯合早報》上的一篇特寫說，谷開來把年輕的黨委書記和自己的父親做了比較——“有素養，有擔當”，像“小說裡看到的那種人”。薄和谷還因為共同的經歷而產生共鳴：他們的父母都是從山西參加革命的，“文革”中都受到迫害。谷開來和姐姐們在父母長期被監禁的環境中長大；薄熙來的父親被關押，母親死在紅衛兵手裡，他和兄妹們也無人照顧，曾流落街頭。

薄谷兩人關係很快發展到高峰，薄熙來卻得先處理完麻煩的離婚。1986年，谷開來放棄到美國學習的機會，嫁給了比自己大9歲的薄熙來。第二年，兒子薄瓜瓜出生。

1987年年底，她成功地通過了新增設的國家律師資格考



青春谷開來。

試，成為“文革”後中國最早拿到執照的律師之一。1988年，薄熙來調到大連擔任區委書記，她隨他來到大連，創辦了“開來律師事務所”，成為中國最早一批以自己名字開辦私人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之一。隨著丈夫的官越升越高，谷開來的生意也做得風生水起。

1995年，她又把開來律師事務所拓展到了北京。

在她不長的律師生涯中，兩場受人矚目的官司提高了她的知名度。1997年，她為大連氯酸鉀廠與美國一家公司對簿公堂。大連氯酸鉀廠曾於1987年購買了美國一家機械公司的電腦化流水線設備，沒等把主要軟件和操作說明交給中方，美國公司就宣佈了破產，整套設備成了一堆廢鐵，中方為此付出的500萬美元無法追回。中方試圖找回相關技術，以便設備能夠運行，卻遭到法庭指定的破產受托公司起訴，稱中方盜竊行業機密，侵犯其知識產權。法庭進行了缺席裁判，令中國公司賠付美方1400萬美元損失費。因為中國公司是家國有企業，位於阿拉巴馬州的聯邦法庭於1996年通知了中國外交部，警告說，如果政府拒絕賠款，就要凍結中國在美國運行的國有公司的資產。這個法庭命令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應。據一家官方媒體的報導，谷開來同意無償接下這個案子。她飛到阿拉巴馬，雇了一個法律團隊為案子辯護。1997年3月，阿拉巴馬一家聯邦上訴法庭推翻了原判。

90年代中期，中美商業糾紛相對還很少見，沒有什麼先例可循。這一起案子使谷開來出了大名。

中國公眾把她視為敢於在美國的威逼面前挺身而出，保

護中國企業利益的英雄。根據這次經歷，谷開來寫的《勝訴在美國》這本書暢銷一時。不過，後來有批評家指責谷開來誇大了自己在這一案中的角色。2012年8月14日，香港的《新史記》雜誌發表一篇文章指出，谷開來沒有美國律師執照，無法在法庭上代表客戶，她的角



谷開來寫了一本《勝訴在美國》。

色只限於給美國律師提提建議和追蹤法庭程序。另外，中國也沒有真正贏了官司，因為中國公司根本沒有從美國設備製造商那裡拿回那 500 萬美元。

谷開來似乎樂於與人論戰。1998 年，她又接下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官司，為大連的田徑教練馬俊仁打官司。馬俊仁訓練出來的女子中長跑運動員 曾 66 次打破全國記錄和世界記錄，令全世界矚目。在一片讚揚聲中，《中國作家》雜誌卻發

表了一篇唱反調的作品，披露馬俊仁從事了“非法活動”，比如體罰和性虐待運動員，沒收運動員的獎金，更嚴重的是，使用興奮劑。這篇調查報告震驚全國，給了馬俊仁這位一度似乎不可戰勝的教練一個致命性打擊。在她的市長丈夫支持下，谷開來揚言起訴《中國作家》，捍衛這個與大連密不可分的偶像人物。在準備其法律大戰之中，她寫了一本書，《我為馬俊仁當律師》，書中列出了雜誌文章中的一百個錯誤和失實之處。這本書的發行，使她介入與文章作者的對立，一時間，他們三人名動天下。

這場官司最終沒有打成。在接受一家官方媒體的採訪中，谷開來說，她決定不起訴雜誌，因為法律訴訟有可能成為一齣鬧劇，會損害大連市以及馬教練的名聲。谷開來這一點後來被證明是聰明之舉，使她避免了在全國面前可能現大眼。兩年後，那篇調查報告披露的很多內容被證明確有其事：在藥物抽查中，調查人員懷疑，馬俊仁將使用藥物作為他訓練的一部分，儘管他強烈否認。在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上，他的六名運動員沒能通過血液檢查，被禁止代表中國隊參賽。馬俊仁辭去了中國奧林匹克代表隊教練的職務，現在在遼寧飼養藏獒。

同年，谷開來決定離開律師業，把更多時間用在兒子的教育上。她這樣做並不是沒有先例：很多高官的配偶都走了類似的道路——放棄事業，保持低調，支持丈夫的政治前途。中國現任總理李克強的妻子，原來在一所大學裡教授美國文學，後轉而從事不必在公眾面前出現的研究工作；胡錦濤主

席的夫人曾是水力發電工程師，但後來辭去了她在政府部門的工作。

谷開來的自我犧牲不是沒有收穫謝忱。2011 年 10 月，薄熙來在重慶對香港媒體談到自己的妻子，說自己“既感激又愧疚”：

提到家人，我的心裡既感激又愧疚。我的夫人開來，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精通法律，英語也好，在改革開放之初開辦的律師事務所做得很成功，受到廣大客戶和上級司法部門的充分肯定。但為了我，她在事業正紅火的時候急流勇退，關閉了這些事務所。不論在大連、瀋陽，還是在重慶，她都靜靜地陪伴著我，在我遇到困難和挑戰時，又堅定地支持、幫助我，令我十分感動。

這種愛慕似乎是雙方面的。她對他的愛的例證之一，是接受了丈夫的姓，這在現代中國文化中是罕見的做法——現在的中國婦女在結婚後，一般仍保持自己娘家的姓氏。2012 年 4 月，在宣佈谷開來被拘押時，官方媒體稱她為“薄谷開來”，很多人聽後感到吃驚，以為政府可能是有意將她與薄熙來聯繫起來。6 月，北京的一個消息來源揭開了謎底：這一做法始自谷開來的母親。她在戰爭年代嫁給谷景生將軍的時候，就接受了丈夫的姓氏，作為一種誓言，不論發生什麼，她永遠是谷家的人。谷開來被母親的忠誠所感動，也接受了薄熙來的姓氏。

在公眾眼裡，薄熙來和谷開來是恩愛、般配的權勢夫妻。還有人大言不慚地稱他們為中國的“約翰和傑奎琳·肯尼迪”。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一則軼事，如今在網上廣為轉貼：

90 年代時，朝鮮朋友安相洙送給薄熙來夫人一只木雕首飾盒作禮物，並對薄熙來說：“我送這只漂亮的首飾盒給你美麗的夫人，你可要買些漂亮的首飾放在



裡頭啊！”安相洙話音剛落，薄熙來就脫口而出：“我會把我的心放在裡面！”

谷開來的朋友們說，她對她的獨子也全心全意。她和丈夫都忙於事業的時候，薄瓜瓜在北京由外公外婆和谷開來的四姐撫養。谷開來放棄律師職業的時候，薄瓜瓜 11 歲。谷開來打算把他送到國外受教育。中國有很多富豪，把孩子送到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或新加坡去上高中，這樣他們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這些國家的一流大學。官方統計數字表明，中國學生到國外讀書的人數，自從 2000 年以來，每三

年就翻一番，2011 年達到 34 萬人。懂雙語、有西方國家學歷的年輕人，被認為是“鍍了金”。

大約在 2000 年 新加坡政府對中國大陸發起了野心勃勃的招生攻勢，在中國為本國大學招募學生。新加坡的大學，被認為是東西方傳統的最佳融合 這些大學變得極具吸引力，因為新加坡離中國很近，很多學生都感到這裡的文化環境，比西方國家更容易適應。谷開來一開始試過新加坡，在那裡呆了幾個月，但還是決定把兒子轉到英國去，這樣他可以學到“正宗的”英語。根據英國的一份文件，薄瓜瓜剛開始進的是在伯恩茅斯的一家語言學校，然後，通過皇家英國軍團的義工菲多·薇薇安——梅(Fido Vivien——May)的幫忙，他被哈羅公學錄取。

儘管她丈夫在多次講話時聲稱 谷開來放棄了律師工作，拿出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 有報導說谷開來從未停止過工作，就連她在英國陪兒子的時候也沒停止過 《華爾街日報》和《衛報》都報導，谷開來把她律師事務所的名稱改為昂道律師事務所，她自己一直是註冊律師。2012 年 4 月，《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表明，昂道最大的投資人，是薄家的朋友、大連的億萬富翁徐明，事務所的業務包括在薄熙來當過省長的遼寧處理大量國有企業的合併和破產。谷開來為事務所拉客戶，從中提取數以百萬元計的佣金。她還參與同幾個外國人合夥，創建了荷魯斯諮詢投資公司，為想在中國做生意的客戶提供諮詢。荷魯斯(Horus)，是谷開來的英文名字，是古埃及天空、戰爭和狩獵之神的名字。《衛報》報導說，谷開來

在英國海濱城市伯恩茅斯陪薄瓜瓜的時候，對在那裡看到的熱氣球發生了興趣。從這筆生意，可以看到她意圖所在。她找到那裡一家氣球製造商，打聽把它們運到大連的可能性。交易達成了，徐明答應出資買一個巨大的熱氣球，遊客坐在上面可以俯瞰整個城市。不過，這筆生意很快就遇到個小障礙。

《衛報》說：

然而，隨着交易的進展，霍爾先生（基爾斯·霍爾是這一交易的協調人）產生了懷疑。錢是從不同的賬號轉來的——包括谷開來的私人賬號，他記得是庫茨（倫敦的一家大型財富管理的私人銀行）。之後，谷開來又提出了一個意外的建議。

一個二手熱氣球的絞車價值 10 萬英鎊，可是谷開來願付 20 萬——她想要基爾斯·霍爾用多給的 10 萬去付她兒子上學的費用。霍爾拒絕了，谷開來的態度“從熱情溫文爾雅，變成了獨斷無理”。

氣球飛到大連用了兩年，被一場颶風摧毀了。大連後來又買了一個，但在城中慶祝活動中被煙花擊中燒掉了。

2002 年，谷開來在英國變得焦躁不安，想回中國呆一段時間。哈羅公學的校友海伍德特地來到英國，與谷開來建立起聯繫，他答應在她回國期間照顧薄瓜瓜。這個英國人的和藹和誠意最終贏得了谷開來的信任。她允許海伍德在學校放假的時候陪著薄瓜瓜，為海伍德接送兒子和辦事方便，她還購買了一部二手的奔馳。重慶一位學者王康告訴英國媒體，海伍德和谷開來在倫敦期間可能還有私情，但他的這一說法

從來未經證實。

谷開來很感激海伍德幫她照顧薄瓜瓜。2005 年，海伍德全家從大連搬到北京後，谷開來便把他介紹給徐明。億萬富翁徐明管理著一個大型民營企業。他們四人說好，一起在中國做一筆土地開發的生意。海伍德的任務是給中國開發商介紹英國投資人。如果項目成功，他可以獲得 15% 的佣金。

谷開來在英國一共四年，一位在北京熟悉他們夫婦的人說，薄谷的婚姻在此時進一步惡化了。消息來源說：“很多外人可能還把他們看成模範夫妻，其實他們的婚姻在 90 年代末就開始不行了，尤其是聽到薄熙來沾花惹草的傳言，谷開來變得疑神疑鬼，喜怒無常。”

薄熙來的婚外情之一，據說涉及一個知名女演員。戀情是 2004 年薄熙來調回北京當商務部長開始的。部裡的幾位同事說，看見過他倆在一起。有報導說，薄熙來和谷開來的分居大約就在那個時候。薄熙來一度甚至讓女演員退出演藝界嫁給他。這段情最終還是結束了，大概薄熙來考慮到與妻子和好可以為他贏得一個好的形象，對他政治前途有益。

戀情終止以後，這位女演員從來沒有吐露過情人的名字，但是，很多傳聞都指她的“秘密男友”就是薄熙來。2008 年，女演員接受一家媒體的採訪，當談及過去的男朋友時說：“這些事情過去了，我不想再提那個人了。那個領域跟娛樂的領域是不同的，說出來對你對我都不好。為感情付出是沒有意義的。”

可以想像薄熙來的緋聞對谷開來的毀滅性影響。據說



在薄一波的葬禮上，站在薄熙來身旁的谷開來昏倒了。

2003 年她從英國回來後，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北京的一位對薄家比較知底的商人，2012 年 4 月曾披露，谷開來 2006 年還患了皮膚癌，在臉部左側。手術很成功，但她需要接受激素治療。“她非常自我意識，懇請朋友們為她的病保密，”朋友說，“一連幾個月，她幾乎沒出過家門。”

2007 年 1 月，谷開來在公公薄一波的葬禮上昏倒。被送到醫院後，醫生發現她的神經系統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傷，因為她一直在服用鉛汞混合物，有人在她每天服用的草藥膠囊中下了毒。谷開來懷疑有人陰謀暗害她，據說她曾向公安部門報過案。《紐約時報》也報導說，谷開來懷疑薄熙來與前妻所生的兒子李望知，策劃殺掉她。她周圍的人，包括她自己的丈夫，都認為她是神經過敏。

2007 年 12 月，大連億萬富翁徐明找到全國知名的錦州公安局長王立軍，請他來調查此事。王立軍不負期望，很快就解決了疑案。他的結論是，薄熙來的私人司機和一個家內工作人員對下毒負有責任。谷開來卻堅持認為，這背後是薄熙來前妻和李望知在搞鬼。

北京商人說，鉛中毒後果是很嚴重的，谷開來在這之後就變得性格孤僻了：

我知道第三醫科大學的醫生曾到她家來看過她。鉛中毒的後果之一就是引起她的雙手顫抖，醫生建議她用廢紙廢塑料多做手工，來緩解手的顫抖。她兒子薄瓜瓜聽說了母親的病，提出跟學校請一年假，回國來照顧她。谷開來沒有答應。薄瓜瓜那年暑假回家來，為了幫助媽媽鍛煉平衡，止住手顫，他就讓媽媽給他剪頭。谷開來是個要強的女人，恨不能馬上就扭轉局面。

2007 年薄熙來被任命為重慶市委書記的時候，谷開來儘管身體極差，還是從北京搬到了重慶。那位北京商人說，谷開來對丈夫和這個婚姻寄予很高的希望。他們決定把過去的感情糾葛與恩怨都放下，重新開始。

他們剛到重慶時，谷開來住在長江南岸山邊上一處僻靜的公寓房裡。她很少出門跟當地人社交。不過，在她丈夫“唱紅打黑”運動的鼎盛時期，谷開來給薄熙來的手下工作人員提供過法律諮詢。

剛到重慶不久，薄熙來需要找一位得力的公安局長，谷開來推薦了王立軍。2008 年 6 月，王立軍搬到重慶以後，就

成了薄家的常客。在王立軍的法庭供詞中，他說谷開來在他經常的拜訪中“對他很好”，她家被同事們叫作“三號”。在打黑戰役中，王立軍接到過多次來自犯罪組織對他妻子女兒的死亡威脅。2009年10月，有個惡毒的傳言在網上流傳很廣，說王立軍的妻子和女兒都被活活剝皮，以報復他對一個黑社會頭目的處決。爲了保護妻子和女兒的安全，王立軍決定把她們送到北京。谷開來用自己的關係給他女兒找了學校，並幫他妻子找了工作。大連實德集團總裁徐明，爲王立軍在北京購買了兩套公寓房，價值285萬人民幣。

王立軍用忠心耿耿回報谷開來的慷慨。根據重慶一位官員所說，谷開來有一次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爲一群朋友舉行晚宴，飯後突然腹瀉，王立軍得到消息，立即下令將五星級酒店封了，停業檢查，甚至親自看著化驗餐廳的食物。重慶警察中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王立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谷開來。”根據2012年12月16日《南都周刊》上一篇特寫，谷開來昵稱王立軍爲“鬼子”，王立軍稱谷爲“瓜媽”。

王立軍第一次在重慶公安局大樓裡舉辦打黑展覽時，谷開來身穿紅風衣，黑色長靴，帶著從北京來探望她的母親，一起在展會上亮相。2010年夏天，王立軍不顧炎熱的天氣，帶領手下到街上指揮交通。谷開來擔心王立軍會中暑，親自給他去送水。

“王立軍和我是好朋友，”谷開來對法庭說，“12月6日事件（指谷開來聲稱鉛汞中毒，王立軍幫她抓到下毒人）之後，王立軍親自領導一個醫療小組爲我治病。他對我盡心盡

力，我變得非常依賴他。另外，瓜瓜到哈佛上學的時候，王立軍負責他在美國的安全。”所以，2011年7月，谷開來聽說尼爾·海伍德在倫敦對她兒子發出威脅，她立刻就找王立軍尋求幫助。

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死屍

那是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就像一座荒涼的城堡，座落在樹木濃密的南山山頂。儘管酒店的房價打折，並在號稱可以俯瞰全城壯觀夜景的餐廳裡，推出惹人垂涎的蒙古烤羊，大多數遊客還是選擇方便又熱鬧的城中鬧市區下榻或就餐。

第一眼看去，酒店給人感覺並不宏大，又黯淡乏味。主樓的黃色外表都開始褪色，讓人聯想起美國的路邊汽車旅館，想省錢的旅客花上50美元就可以租到一個簡陋房間。但是，酒店的精華是那十座帶陽台歐洲風格的別墅，不顯山不露水地環繞著主樓，座落在樹木之間。通向錯層式別墅的小道蜿蜒蜿蜒，曲徑通幽，小道兩邊，燭台型街燈把昏暗的燈光灑在光滑的磚面上，拉長了人們搖曳的身影。別墅豪華的套房裡擺著大號雙人床，以及歐式或中國式仿古董傢具。這裡的一切，為那些有錢的企業家和地方高官提供了一個密幽會的場所。

就在這樣一所別墅裡，酒店人員發現了尼爾·海伍德的屍



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從前面看去並不起眼。

體。谷開來對法庭承認，她為海伍德訂下了 1605 房間，然後在 11 日 13 日那個寒冷的夜裡毒死了他。原因是海伍德對她家人提出勒索，並威脅要殺死她兒子。

“威脅勒索”始自重慶一項土地開發交易。根據谷開來的供認，她把海伍德介紹給徐明和另外一位在一家國企任高管的太子黨。徐明和那位太子黨正計劃在重慶的江北區開發一個豪華住宅小區，項目完成後，海伍德可以得到 1.4 億英鎊佣金。不幸，這一項目因為政治原因未能實施。北京的一位消息人士說，薄熙來否決了這一項目，因為害怕它會變成一樁醜聞，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個紀錄

片，給這項交易提供了另一種版本：谷開來把海伍德介紹給徐明，徐明在重慶已經買下一塊地，計劃建一批英國式豪華連棟房。2005 年，他雇了海伍德為這個項目去吸引富有的英國投資商。2008 年，海伍德連一個投資商也沒有能夠找來。於是他被炒了魷魚。

海伍德對此十分不滿。他覺得在這個項目裡投入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但從未得到任何報酬。後來的法庭文件表明，2008 年，海伍德通過電子郵件，向薄瓜瓜索要他早先被許諾的佣金數目的 1/10。薄熙來年僅 25 歲的兒子，似乎掌管著薄家在海外資產。海伍德還提到他過去給予薄瓜瓜的幫助，來說明自己要求合情合理。薄瓜瓜拒絕付款，但同意和海伍德見面商議。薄瓜瓜安排了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海伍德和谷開來在北京見面。雙方達成和解，同時，海伍德對他不適當的要求表示道歉。

2011 年 7 月，海伍德回到英國。面臨金錢的壓力，情急之下，他找到了當時正住在倫敦的薄瓜瓜。海伍德重提“補償問題”。谷開來說，當薄瓜瓜拒絕了他的要求時，海伍德變得不客氣起來。他違背薄瓜瓜意願，把他軟禁在公寓內長達數小時。谷開來得知此事後，大罵海伍德是個瘋子，並向王立軍求救。由於此事發生在英國，王立軍覺得鞭長莫及，也拿不出什麼行得通的解決辦法。2011 年 8 月，海伍德又一次跟薄瓜瓜在北京見面。他們喝酒時，討論了補償問題，但沒有進展。

《南方周末》的一篇調查報告說，11 月初，海伍德再次

通過電子郵件與薄瓜瓜聯繫，聲稱：“如果你不守信用，你會面對後果的。我還沒對你死心呢。”薄瓜瓜在回信中說，如果海伍德繼續威脅他，他將採取法律行動。海伍德退縮了，回覆說：“如果現在不是解決這件事的時候，那我們等到下一次好了。”前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曾仔細查閱過海伍德和薄瓜瓜之間的全部通信，他對法庭說，他從中沒有發現恐嚇信息。

然而，谷開來說的卻不一樣。她在供詞中說，11月初的時候，海伍德信中對她兒子說：“我要毀了你。”她還說，2011年7月，在收到威脅信之前，薄瓜瓜給她打電話，告訴她，他被“綁架”了。谷開來在證詞中說，聽到這個消息，她開始擔心和極度的憂慮。“在我看來這已經不僅僅是威脅了，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我必須拼死制止尼爾·海伍德的瘋狂。”

海伍德的幾個朋友反駁谷開來的說法。“我認為關於尼爾威脅了薄瓜瓜安全的念頭很離奇，”一個和海伍德一家關係比較近的人對《華爾街日報》說，“他是薄瓜瓜多年的忠實好友，他在英國念書的時候，他是他的臨時監護人。不管生意上的事情有什麼意見不一致，他一直都保持了一個好心叔叔的姿態。”

同時，中紀委一個熟悉薄熙來調查的官員說，海伍德曾跟朋友誇口，說他一直留著所有為薄家海外匯錢轉帳的完整記錄——谷開來通過海伍德把幾百萬轉移到海外賬戶。在關鍵時刻，他會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證據交給國際媒體的。薄熙來這麼想入政治局常委，這樣的揭露會毀了他的政治前途。

用一位中國分析家的話說：“海伍德對薄家知道得太多了，知道得太多是件危險的事。”

谷開來在法庭上承認，11月初海伍德給薄瓜瓜發去電子郵件之後，她便想除掉這個英國人了。同時，對王立軍遲遲不肯幫她也心生不快，她對11月11日到重慶來拜訪的徐明抱怨過，要王立軍拿出辦法來對付海伍德。徐明向王立軍建議，讓重慶公安設個局，指控海伍德私運和出售毒品——中國對毒品販子懲罰最嚴厲，1997年以來，共有16個外國人因為毒品被處決。王立軍接受了這個主意，讓徐明匿名向重慶公安局發信息，舉報海伍德為西南販毒網重要頭目。

徐明走後，王立軍與谷開來聯繫，要她把海伍德從北京引到重慶來。“在首都逮捕他不容易，”檢察官引述王立軍所說的話，“你應該把他弄到重慶來，這樣我就能治他了。”在商議的過程中，開始打算的是將海伍德擊斃，然後再往他身上塞一些毒品，不過王立軍很快推翻了這個主意，因為他擔心動槍會引起外交麻煩，有損重慶的名聲。谷開來最後選定，先給海伍德下毒，隨後在王立軍幫助下，把海伍德的死弄成像服藥過量或自然死亡。

由於在中國劇毒的物質由政府嚴格控制，法庭文件顯示，谷開來藉口“作科學實驗”的名義，通過犯罪集團搞到了一種毒鼠藥，叫“三步倒”。供給谷開來的毒鼠藥，應該是含氰化物的。不過，重慶一位警察說，毒藥是重慶區委書記夏澤良搞來的。

《南方周末》報導說，徐明在11月12日用自己的手機

向重慶市公安局發了短信，舉報海伍德涉毒。當天下午，王立軍來到薄熙來“3號樓”家中，幫助谷開來拆掉毒藥的外包裝蠟紙。中途由於緊張，不慎把手弄傷，王還到處找藥給她泡手。谷開來家的勤務人員都看到這一場景。



張曉軍跟隨谷開來也上了法庭。

谷開來要張曉軍把海伍德邀

到重慶來。張曉軍是退伍軍人，曾擔任谷開來父親的貼身勤務員，2004年谷景生將軍去世後，張開始為薄熙來及谷開來一家服務。

“2011年11月12日，谷開來要我與尼爾·海伍德聯繫，說她想要見他，要我去把他接上，帶到重慶來，”張曉軍和谷開來一起接受審判，他對法庭說：“她幾次對我說，要我和海伍德一起來重慶。海伍德說，他也想見她，但得先看看他的

安排。不到半小時，海伍德給我回了電話，說他明天可以走，要我爲他買張機票。”

11 月 13 日，海伍德乘坐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8129 航班頭等艙，上午 11：35 從北京起飛。等他降落、離開機場後，王立軍通知谷開來，海伍德已經在重慶警方監控之下。海伍德的酒店登記表顯示，他住進了南山麗景度假酒店隱秘的別墅區 1605 號房間。酒店是重慶政府經營的，11 月裡酒店幾乎無人，是個考慮周到的作案地方。另外，谷開來以前在這裡招待過客人，和酒店的管理人員比較熟，萬一有什麼閃失，她在酒店的朋友們也可以替她遮掩。

那天晚上，谷開來到海伍德房裡來見了他，商議未來的生意計劃。在去酒店的路上，她要司機買了一瓶皇家禮炮威士忌。9 點鐘，谷開來和海伍德在別墅裡坐下來喝酒。她準備了兩個瓶子，一個裝著有毒藥的玻璃瓶，和一個裝著綠白膠囊和藥丸的瓶子。谷開來後來對徐明自誇，說她穿了件尼龍上衣，一條有很多口袋的寬鬆褲，口袋裡裝著她的茶葉袋、毒藥瓶、一個小醬油瓶。谷開來到樓上海伍德的房間跟他喝酒的時候，叫張曉軍和司機在一樓寬敞的大廳裡等著。

根據谷開來的判決書，海伍德把 350 毫升一瓶的 40 度威士忌喝了半瓶。他的酒量很小，所以很快就醉了。他到廁所嘔吐時（廁所馬桶周圍也發現了大量嘔吐物），谷開來從口袋裡拿出茶包和毒藥瓶子，做好了準備。然後，她到門外招呼張曉軍，把他叫到海伍德的房間，兩人把海伍德拖到床上。在海伍德大口喘氣要喝水時，谷開來把毒藥倒進小醬油瓶，



尼爾·海伍德的死亡之旅最後終點就是這家酒店的別墅式套房。

把混了毒藥的水灌進海伍德嘴裡。然後，谷開來和張曉軍按住海伍德，直到他們發現海伍德的脈搏停止（谷用隨身攜帶的電子血壓計給尼爾·伍德量血壓，又測量了脈搏）。

離開之前，谷開來在房間地上撒了些毒品藥丸——如果心臟病發作的藉口不行，好讓警察能夠宣稱海伍德死於毒品過量。臨出門時，谷開來在門上掛出了“請勿打擾”的牌子。她跟酒店服務人員說，海伍德醉了，需要多睡一陣。晚上 11：38，谷開來、勤務員張曉軍和司機離開了現場。

但是谷開來的口供還提供了另一個細節：她自己在家裡準備了三個玻璃瓶，“其中兩瓶裝上舒緩劑，另外一瓶裝上夏澤良給的毒藥，交給張曉軍帶在身上並告知是毒藥。另外，其還把毒品膠囊等裝到藥瓶中，出發前讓張曉軍把藥瓶摔碎。”13 日 21 時許，到了南山酒店後，谷開來進入海伍德的房間，將兩瓶舒緩劑混在酒中與他共同飲用。

11月14日中午，王立軍來到谷開來的寓所，問事情進行得如何。“那天我看到王立軍後，就把情況告訴了他，11月13日夜裡我怎麼見的尼爾，怎麼下的毒，”谷開來在證詞中說，“王立軍要我不需要為案子擔心，以後這案子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他還讓我把這案子忘了。我說，我有點擔心；他告訴我，過一兩個星期就沒事了。”谷開來不知道的是，王立軍已經暗中把她跟他的談話錄下來了。王立軍說他當時錄音的目的是害怕將來被人做了局。後來，他還用那段錄音去敲詐谷開來的丈夫薄熙來。在他2012年2月被關押之後，王立軍把錄音交給了北京的調查人員。

11月15日早上，酒店人員發現海伍德的屍體，通知了醫院，並報告了王立軍，王立軍派手下前去偵查犯罪現場。根據法庭文件，偵破人員在遇害人心臟附近提取了血樣，對屍體進行了掃描。從現場死者身上抽取了心血，在重慶公安局內做了毒化檢驗後，放入市公安局物證鑑定中心。事後王立軍要求整理尼爾·海伍德死亡案證據材料時，心血樣本被分為四份，其中兩份仍存放在物證鑑定中心，另外兩份送到一公安幹警的家中放入冰箱保存。

在後來的詢問目擊者和現場偵查中，警察調看了酒店保安監控錄像，檢查了海伍德房間內杯子上的指紋，警方調查人員確定谷開來是殺害海伍德的可能嫌疑人。檢察官說，四名現場調查人員採取“製作虛假走訪筆錄、隱匿物證”等手段，掩蓋市委書記妻子涉案的真相。他們草草地給調查做出了結論，在徵求王立軍意見後，把海伍德的死亡原因定為攝

入過量酒精，引起心臟病發作。調查人員沒有把海伍德的死亡列為刑事案件。

11月16日，海伍德的遺孀王璐趕到重慶。谷開來在重慶公安局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了王璐，說服她接受調查人員的結論，同意不作屍檢，將屍體火化。

11月17日，王立軍把酒店的保安錄像交給谷開來，上面有記錄，海伍德死前她跟張曉軍進入其房間，她走之後再沒人找過海伍德。王立軍撒謊說，保安錄像沒有拷貝過。

海伍德的遺體11月19日被火化。當年晚上，王立軍給谷開來打電話，告訴她海伍德已經“化作青煙，駕鶴西去”了。

如前所述，海伍德死後一個星期，王立軍暴露了他真實的意圖，向谷開來施壓，讓她說服薄熙來幫幫他在鐵嶺的朋友。谷開來說服丈夫未果，王立軍變得不客氣起來，對谷開來發出含蓄的威脅。眼看自己不知不覺落入王立軍的陷阱，谷開來慌了。根據法庭文件，谷開來背著王立軍，找到市公安局副局長，命令他銷毀海伍德案證據。王立軍發現後，愈加惱火，“谷開來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樁謀殺案了。”

2011年12月14日，谷開來用王立軍的名義，請四名調查人員到她家吃晚飯。酒飯之間，谷開來表達了她的擔心，和海伍德謀殺有關的證據如果不完全銷毀，可能會落到不該得到的人手裡。爲了讓谷開來放心，其中一人李陽，派谷開來的一位家庭勤務員去他自己的辦公室，把所有已粉碎的文件取回到谷開來家，證明全部證據都已經被毀掉了。第二天，



王立軍喜歡當眾露一手。

王智和王鵬飛醒來對當晚沒什麼記憶。

後來，王立軍斥責這四位辦案人員，因為他們都是王在東北時期的同事，跟著他到重慶來的。王立軍責罵他們不得體，也提醒他們，“昨晚的酒被下藥了”。王立軍完全沒料到，其中一人背叛了他，將這些話都報告給了谷開來。

2011 年 12 月底，偏執的谷開來又暗中盤問了幾個王立軍的手下，看王立軍手上還有沒有留著任何對她不利的證據。同時，谷開來還趁王立軍到北京開會之機，搜查了他的辦公室，帶走了王立軍裝鞋子、西服、衣服等物品的盒子，香水，高檔酒，成條的香煙，名牌手錶和金首飾。王立軍去找谷開來質問時，她說王立軍被中紀委秘密調查了，她是在試圖保護他，在北京的調查人員到來之前，把有可能招惹懷疑的東

西都拿走 後來，在一次非正式聚會上，據說谷開來告訴王立軍的女兒，她父親是個像文強一樣的腐敗官員。

王立軍意識到谷開來在收集對他不利的證據，便在 2012 年 1 月 26 日給徐明打電話，讓他去薄熙來那兒說說他妻子飛揚跋扈欺負人的情



美國華裔刑偵專家李昌鈺曾對王立軍表示可以幫助化驗證物。

況，替他說句公道話。徐明認為此舉不妥，有挑撥薄熙來夫妻關係之嫌，予以拒絕。王立軍見徐明沒有痛快答應，便警告說：“你要是去了，就是爲了黨和民族大義，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爆炸性事件，覆水難收。”王立軍的話表明，他那時已經考慮，在與薄熙來公開決裂之前，把谷開來的罪行報告給北京高層，或西方政府和媒體。

台灣出生的美國刑偵專家李昌鈺，2012 年 5 月對紐約的

中文報紙《世界日報》說，2012年1月底，王立軍曾和他聯繫，說有個人喝酒中毒死亡，希望他幫忙化驗證物。李昌钰表示可以幫忙。王立軍說好派他一名助手帶著樣品去美國，但是從來就沒了下文。王立軍顯然打算透露谷開來的案子，利用李昌钰把他的話傳出去。

徐明被王立軍的威脅嚇慌了，他立即飛到重慶，來見薄熙來和他妻子，但談話間他沒提起這個話題。

王立軍卻約了時間，與薄熙來進行了單獨會面，說出了谷開來在海伍德之死中扮演的角色。他還斷言，谷開來患有精神障礙，因為她命令他逮捕薄熙來前妻和兒子、逮捕自己的四姐——指控他們給自己下毒。

《南都周刊》報導說，談到最後，薄熙來握著王立軍的手感謝他。然而王立軍一離開，薄熙來與谷開來核實，得知是王立軍敲詐她。薄熙來對王立軍的“背叛”怒不可遏，第二天把王立軍和副局長都叫到自己辦公室，打了那記著名的耳光，拉開了政治醜聞的序幕，這一醜聞最終將他二人雙雙毀掉。

與薄熙來的決裂公開化了，王立軍立刻命令重新製作尼爾·海伍德案卷，並搶先隱藏那些物證，以免落到薄熙來手裡。就是在這時，調查人員王鵬飛將一份海伍德的血樣，轉移到北京一個朋友家中。

檢察官說，2012年2月，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之後，他們重新研究了王立軍交來的證據。酒店保安攝像機拍下的錄像顯示，谷開來和張曉軍在海伍德死亡的那夜晚上出現過。

谷開來和張曉軍的指紋，也在犯罪現場的瓶蓋和杯蓋上發現。根據海伍德血液樣品和在現場收集的嘔吐物，北京的調查人員認定，海伍德的死因，是氰化物中毒，海伍德是一起他殺案的受害人。谷開來——還有她的私人助理張曉軍——2012年3月15日起被監控，2012年7月正式逮捕。

令人失望的世紀非審判

在谷開來1998年出版的《勝訴在美國》一書中，她評論了辛普森謀殺案的審判，批評美國法律系統冗長和衰退，過於注重訴訟程序：

在發展自己的法律原則時，中國從美國的法律體系陷阱得到了一個教訓。在美國法律中，即使所有的人都知道某某殺了人，可是，只要檢方提不出法律要求的證據，法庭還是會把那人無罪釋放。中國法律制定了一個原則，叫作“以事實為根據”不會那麼咬文嚼字，只要確實知道你張三殺了人，逮捕、審判、槍斃。

谷開來可能從來不會想像，她自己有一天會站在法律的另一邊，親身體驗中國法律的“效率”。

對她謀殺一案的審判定在2012年8月9日，那天，全世界的關注點多在倫敦奧運會上。整個審判過程，精心設計得如同奧運會的開幕式一樣精煉，前後不到七個小時就結束。我問到的當地許多人，他們對審判一無所知。也難怪他們：

那一天 整個國家都在為奧運會上一個歷史性勝利歡欣鼓舞。在男子乒乓球團體決賽中，中國隊三比零戰勝了南朝鮮，奪得了四個乒乓球冠軍，跟四年前的北京奧運會上一樣。這一勝利，讓中國的金牌總數達到 36 塊，比美國多出二枚。

谷開來審判的時機還有著其他政治考慮：北戴河中共高層會議一星期後舉行。開會期間，高層領導將討論中共十八大的接班計劃。給谷開來定罪，無疑會對罷黜薄熙來提供有力的證據。

官方把審判地點從薄熙來的地盤重慶，換到東部的安徽省會合肥，這樣，審判便可以不受重慶地方政府官員的干擾。更重要的是，這個地點對一般中國百姓具有象徵意義——合肥是宋代傳奇官員包拯的故鄉，傳說包拯握有皇帝賜給的尚方寶劍，他在大堂把寶劍一亮，不管被告有多高的社會政治地位，都得跪拜其下。有了這把寶劍，包拯可以先斬後奏，有權處置皇親國戚，而不必擔心被打擊報復。包拯的一生，因他對貪官的不留情面而留下美名，在中國，他也成了公平和正義的同義詞。

不過，包拯所象徵的公平正義卻沒有絲毫的體現。審判於上午 8 點半開始。因為一場颱風前一天在東南沿海登陸，合肥正是風雨交加。一位來到合肥的中國記者說，全城部署了將近 5000 名警察，深色短袖制服外套著黑色雨衣。警察封鎖了法庭附近所有街口，幾位支持薄熙來的抗議者剛打標語出現，就被帶走了，他們聲稱是大連市民，被拉走時，高喊著“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合肥中級法院戒備森嚴。

我的朋友開玩笑說：“大雨中，身穿黑色雨衣的警察們護衛者一場秘密的審判，讓我聯想起了中國的黑社會，這個詞真是再合適不過了。”所謂“公開審判”，只是對 140 位精心挑選來的官員、市人大代表，幾位親戚，兩個從英國大使館來的外交官，和七家官方媒體的代表公開罷了。錄音設備和筆一律不許帶進法庭。法庭外邊，十幾位中國和外國的記者，和其他觀看人群一道，頂著瓢潑大雨，在等候結果。

審判前一個月 過去幾年一直住在重慶的 90 多歲的范承秀返回北京，試圖營救女兒和女婿。她請了兩位曾經為腐敗案件中失勢的高官辯護過的著名律師，但是當局以禁止其他地方的律師介入此案為由 拒絕了他們為谷開來辯護的要求。法庭“經過謹慎的選擇”，指定了兩名當地律師：合肥律師協

會主席蔣敏和蕪湖律師協會主席周宇浩。

基於這一案子的複雜性，以及媒體持續不斷的關注，很多人預期中國官方對這次審理會高度謹慎，或至少是盡力給國際社會做出個姿態，表明中共尊重訴訟程序。但令人失望的是，不到七小時審判就告結束。沒有傳任何證人到庭，也無控辯雙方的交叉質證。歐逸文（Evan Osnos）在《紐約客》雜誌一篇題為“世紀非審判”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原來預期的‘世紀謀殺案審判’，更確切地說，成了一場非審判”。

當天晚上 7 點，中央電視台晚間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節目，播出一條簡訊，給公眾提供了審判的一點細節。鏡頭上，谷開來昂首闊步走進法庭，臉上微有笑意，身邊是兩位身穿制服的女警察。她沒戴手銬。身穿白襯衫、外著黑色套裝，好像是一位律師來到法庭為他人作辯護來了，完全不像身為涉嫌謀殺的被告。在此之前，公眾在網上看到過她多張照片。例如有一張她穿著鮮紅的夏威夷衫，和丈夫一起，在像是檀香山的某個地方漫步。還有一張，在其公公薄一波的葬禮上，她穿著黑色喪服，一臉晦氣和鬱悶。

很多人，包括我，看到她出庭的形象時都很吃驚。一度富於魅力的高顴骨瘦削臉龐，現在脹滿起來，過去苗條的身材，一點影子也不見了。“谷姐一副剛剛度假回來的模樣”，一位網民嬉笑說，“監獄裡的伙食一定不錯嘍。”

谷開來的發福，引發了廣泛懷疑，有網民覺得法庭上的她是個替身。有位中國博友把電視上的谷開來與她先前的照片仔細做了比較，列出了 20 項差異，包括眼睛、顴骨，耳朵、



法庭宣判時的谷開來。

牙齒，甚至她的口音，來說明法庭上那個女人是個“冒牌貨”。另一位博友貼出一條“獨家”，說谷開來的替身實際上是一個姓趙的 46 歲女工。據說這替身是溫家寶太太花了大筆錢從外地僱來的。博友說，真正的谷開來，還在北京被警方關著呢。

真正認識谷開來的人，則對這類演繹不置一詞。一位華裔精神病醫生告訴我，她體重的增加有可能是因為她服用的抗抑鬱藥物。

審判結束後幾個小時，現場目擊審判的趙象察，用電子郵件給幾個海外媒體發來他對審判的實錄。之前他是貼在國內網上的，但全被網管刪除，只好轉向海外。趙象察說，他的實錄只能憑記憶和推斷，因為在進入法庭之前，就連帶的一枝小鉛筆也被沒收了。這一實錄，經過另外兩位在場者的

證實，有些細節已被寫進前邊的章節。第二天，新華社發出法庭審判過程的官方版本，省略了趙象察實錄中的大量細節。

“政府在谷開來審判中面臨一個兩難，”北京的一位法律學者說，“如果上層高官允許法庭公開太多與海伍德謀殺、薄家腐敗有關的細節，就要冒牽涉更多高官的風險，引發公眾的強烈不滿。可是，如果法庭公開的東西太簡略，又使人們對判決難以信服。”

即使如此，身在審判現場的趙象察在他手記的最後說：

我感覺法庭客理的全過程較客觀公正。有少許事先排演的感覺，但不影響最終定案。事實確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公訴人沒有咄咄逼人，辯護律師也已竭盡所能，傳喚證人的證詞也很公正，無偏向。判此二人有罪絕對公正。被告最後陳詞時，均表示認罪和較真誠的悔改之意，感覺確實發自內心，沒有表演或被脅迫的路象。

然而趙象察也指出，他聽見近旁一位律師一聲嘆息。這位律師原是谷開來的母親打算請來給女兒辯護的，他嘆道，這案子被律師毀了。

法律專家問：谷開來殺了海伍德嗎？

儘管官方費盡心思，努力在審判中讓公眾信服：谷開來案確實涉及刑事犯罪，不是政治鬥爭犧牲品，然而訴訟程序透明度的缺乏，使得人們的懷疑無法消除。

美國華裔律師高光俊，畢業於四川的西南政法學院（現為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專家。曾在北京的中國公安大學教授刑事偵查。

我向他請教了谷開來審判中的問題，並採訪了四位記者和法律專家。梳理官方對谷開來的起訴書之後，我們發現了 10 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如果允許辯護律師充分陳述的話，這 10 個問題有可能會讓法庭駁回指控，或宣告無罪。

1 谷開來被法庭指定的醫學專家診斷為患有躁狂抑鬱症和中度精神分裂症。4 月時，與薄熙來家關係比較近的人們告訴海外中文媒體，在“鉛中毒事件”中之後，她患有焦慮、偏執和憂鬱症，醫生根據她惡化的精神狀態，給她開了藥。因為藥的副作用使人精神萎靡，發胖，谷開來有時候拒絕服藥。更有甚者，2011 年 12 月 4 日，她參加一個關於作家應該如何促進重慶的打黑戰役的會議，她戴著父親的少將肩章走進會場。“她先是說，她接受了公安部的秘密命令，為了保衛王立軍同志在重慶的個人安全她才這麼做的，”一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全亂套了。她完全語無倫次，我覺得她是有病了。”在谷開來的審判中，辯護人也提出了她的精神疾病問題。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司法鑒定所對谷開來進行了精神狀態的鑒定，判斷出她曾因慢性失眠症、焦慮抑鬱狀態、偏執狀態等接受過治療：

她使用過抗焦慮抑鬱、鎮靜催眠藥物，甚至合併使用過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但療效並不持久，並且對鎮靜催眠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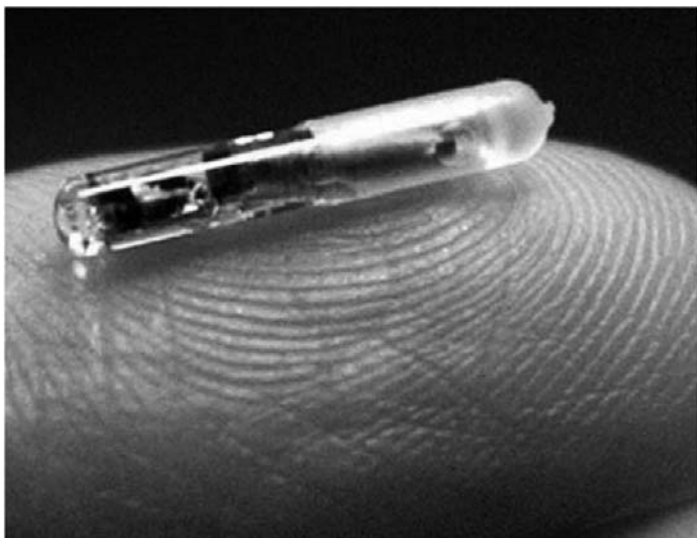
也形成了一定的軀體和心理依賴，並致精神障礙。

因為起訴書很大程度上根據她的供詞，又沒有證人的證實，人們不能不懷疑她記憶的可靠程度，尤其是與犯罪過程有關的記憶。她的精神疾病對犯罪意圖和能力有沒有影響呢？

2，犯罪的動機不明。檢察官說，谷開來得知海伍德在英國軟禁了她的兒子便策劃了謀殺海伍德的陰謀。向法庭顯示的證據，只有海伍德和薄瓜瓜的來往電子郵件。不過，重慶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在海伍德死前曾經接到過谷開來關於受到威脅的報告，他看了所有這些電子郵件，在他的證詞中說，他從中沒有發現任何針對薄瓜瓜性命發出的威脅。是否有人操控 故意誇大海伍德的威脅，促使谷開來採取行動呢？

3，起訴書說，2011 年 8 月份左右，薄谷開來讓重慶前區委書記夏澤良幫助尋找毒藥。同年 10 月份，夏澤良找到了兩支內藏毒藥的紅色蠟燭交給谷開來，並告知谷開來毒藥內含有氰化物，？？俗稱“三步倒”。政府對劇毒物質如此嚴密的控制，他們從哪裡得到的毒藥？起訴書沒有說清這麼關鍵的問題。在通常情況下，“三步倒”在動物控制中心可搞到，雖含氰化物，但含量極小——不足以殺死一個人。谷所用毒藥未做過含量檢驗。如果這類與謀殺工具直接有關係的問題都不清楚，那麼調查的其他部分還靠得住嗎？

4，海伍德的死因是什麼？法庭認定，谷開來先將海伍德灌醉，然後給他喝了摻有氰化物的水。可是，最初的法醫報告沒有顯示氰化物中毒的基本症狀。被害人屍體火化之前的



劇毒氰化物。

CT 掃描和血液化驗，沒有發現氰化物的殘留。根據王立軍的證詞，所有這些化驗都是在警察得知谷開來涉案之前做的，應該被認為是客觀的。另外，從谷開來的描述，海伍德的死亡似乎來得很平靜。他服毒後頭靜靜地靠在枕頭上，高光俊律師認為，氰化物通常是會引起身體劇烈反應的——透不過氣來，痙攣，大小便失禁。

海伍德是否因為舒緩劑與烈酒摻和造成了休克？

根據谷開來的口供，她自己在家裡準備了三個玻璃瓶，其中兩瓶裝上舒緩劑，另外一瓶裝上夏澤良給的毒藥。她進入海伍德的房間，將兩瓶舒緩劑混在酒中與他共同飲用。醫

學人士講，舒緩劑如果和烈酒結合，會造成嘔吐、心臟衰竭、心律不整、休克、甚至死亡的現象。還有，海伍德有心血管病家族史，他又是個酒量不大的人，有沒有可能自然地死於過量飲酒引起的心臟病發作？

5，谷開來離開之前，海伍德真的已經死亡了嗎？起訴書上說，谷開來通過血壓計得知海伍德已無血壓後，離開房間。她並不確定海伍德是否真正死亡。當時，海伍德躺在床上，頭枕在枕頭上。可是警察兩天後看到的海伍德屍體，是平躺在床上，床上有滾動過痕跡。考慮到這一點，海伍德可能不是被氰化物毒死的——因為氰化物致死是很快的；或者是毒量不足，他並沒有當場完全斷氣。

6，根據辯護詞，陽台上發現了陌生人的腳印，是谷開來離開犯罪現場後留下的，但是沒有進入房間的跡象。王立軍在證詞中承認，他在海伍德房間裡安裝了竊聽裝置。法庭為什麼不調查腳印從哪裡來的，又是誰的？

7，檢察官說，屍體火化前，王立軍從現場死者身上抽取了心血，在重慶公安局內做了毒化檢驗後，放入市公安局物證鑑定中心。事後王立軍要求整理尼爾*伍德死亡案證據材料時，心血樣本被分為四份，其中兩份仍存放在物證鑑定中心，另外兩份送到一公安幹警的家中放入冰箱保存。4 個月後，這第二份血液標本的化驗顯示出氰化物，其濃度恰好剛剛足夠殺死一個人。當這些樣本被多人保管，轉移多處後，法庭如何確定血樣未被人動過手腳？

8，谷開來是一名有經驗的律師，可是其行為，似乎就像

在這一領域毫無常識，更別提專業訓練了。根據起訴書，谷開來沒有戴手套，把指紋留在水杯和瓶蓋上。還有，谷開來把毒品藥丸撒在地上，給人造成海伍德吸毒的假象。以她所受到的法學訓練，她怎麼能不知道氰化物或毒品在化驗血液時是可以輕易檢測出來的？

9，谷開來審判期間，檢察官宣稱收集了 394 個證人的證詞和 212 份書面陳述，但是關鍵證人，包括王立軍在內，都沒參加庭審並進行交叉質證。谷開來的兒子薄瓜瓜，也是一個關鍵證人。據 CNN 的報導，薄瓜瓜向法院提交了他的書面證詞，但是沒有得到法庭任何確認。為什麼？

10，中國政府在審判前一個月，給谷開來指定了辯護律師。他們和谷開來只見了十分鐘的面，還要在很短時間內看完長達 1468 頁的文件。在這種情況下，兩位律師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審判期間，法庭沒有給谷開來律師向關鍵證人提問的機會。即便如此，律師還是指出了幾項調查中的漏洞，對谷開來精神狀態下的行為能力，和圍繞海伍德之死的最後結論等，提出了質疑。法庭沒有考慮谷開來律師提出的任何辯護質疑。顯然，谷開來的犯罪判決早被預先決定，律師辯護只是象徵性的。

整個審判期間都沒有提及薄熙來。作為被告人的丈夫，王立軍的上司，他事先是否知情？他有沒有命令警方替妻子掩蓋罪行？謀殺一個外國公民，通常會被視為嚴重犯罪，因為弄不好就可能擴大成為一個國際事件。所以，身為公安局長的王立軍，直到案發三個月後才將事件真相報告給薄熙來，

有些匪夷所思。擔任過大連市長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以事必躬親著稱，控制著自己任內所有能夠影響他政治前途的決策。曾有傳說，有天晚上他偶然發現廁所水管漏水，連修理的事情他都監督。說他沒有覺察到不對勁，似乎太荒唐了。

谷開來審判後六個星期，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著名法醫專家王雪梅，也提出了相同的問題。那個英國商人死於氰化物中毒的說法，被她稱為在理論上“顯然站不住腳”。王雪梅是中國最高檢察院的第一位女性法醫，名氣很響，因經常在電視上露面而家喻戶曉。她在博客上說，她對涉及尼爾·海伍德死亡事件的偵查、起訴、審判活動最終所認定的事實與結果深表遺憾，“我個人認為，尼爾·海伍德死於氰化物中毒的結論，嚴重缺乏事實與科學依據。”

王雪梅說，“無論是從王立軍主動向政府提交的谷開來與其詳述殺人經過的秘密錄音中，還是從谷開來與張曉軍在法庭上的殺人供述中，我都沒有尋找到兩個‘毒殺者’提供的、本該親眼見證的一系列出現在受害者身上符合科學規律的中毒表現。”根據王雪梅所說，氰化物中毒症狀通常有來自呼吸系統“閃電式”窒息的尖叫反應，來自中樞神經系統閃電式痙攣的軀體動作，接著是昏迷，最後是心跳呼吸驟停和死亡。

根據她的職業經驗，王雪梅指出，只要是個法醫，就應該一眼識破這樣的異常。死於氰化物毒殺的屍體，由於血中有氰化正鐵血紅素形成，其屍斑及血液必然會呈現出明顯異常的鮮紅色。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突然發生在高檔賓館的涉外命案，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醫王雪梅強烈不認同合肥法庭的判決。

在當時的重慶，一定不是個小案件，公安機關必然會按常規對死亡現場和死者展體進行必要的現場勘查及展表檢驗，起碼會有相當級別的法醫對這個屍體多看一眼，事後法庭出示的公安部心血檢驗結果也證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當地法醫對死者的屍體確實進行了心血的提取，試問：假如死者真是死於氰化物中毒，法醫怎麼可能對具有明顯異常的鮮紅色屍斑及鮮紅色心血視而不見？如果法醫當時的反常行為是為了包庇罪犯而故意視而不見，那麼，為什麼當犯罪事實被揭露後，四個涉案警界官員均被判刑，而最應該承擔案件定性錯誤即“酒後猝死”之責任的法醫卻榜上無名呢？以上事實，不得不讓人懷疑，死者無論是屍斑還是心血，均不存在氰化物中毒的標誌性顏色改變，換句話說，死者展體上嚴重缺乏氰化物中毒的屍體證據。……有鑒於此，我對被王立

軍一手控制歷時三個月的心血檢材中霍然出現的致命毒藥表示嚴重質疑，並對據此作出的氰化物中毒死的死因認定表示嚴重質疑！

王雪梅不懷疑薄谷開來有明確的殺人動機和殺人預謀。但她很懷疑薄谷開來用來毒殺海伍德的毒藥是否真的致命，海伍德是否死於氰化物中毒。王雪梅雖未談到舒緩劑在海伍德死中的作用，但她提出另一種可能的死因：不排除係他人用柔軟物襯墊在死者的頸部導致的機械性窒息死亡。“用這樣的方式實施‘後補性’他殺，完全可以在屍體上留下與‘設計中’的氰化物中毒相似的窒息徵象，卻又不會在屍體的表面留下扼壓頸部的暴力痕跡，”她說。

王雪梅不是唯一的質疑者。早在 2012 年 4 月，海伍德的遺孀王璐，據說也不同意說谷開來殺了她丈夫。她對幾個朋友表達過她的懷疑，但是第二天，王璐就接到中國當局的嚴厲警告——這些威脅，使她在 4 月 12 日前往英國大使館，為本人和她的孩子的安危而尋求定居英國的許可。這一消息，讓人更加深了對政府試圖掩蓋真相的懷疑。

谷開來審判中的這些未解之謎，讓懷疑論者有了更多的論據，認為這一謀殺，是北京高層領導一個更大政治陰謀的一部分，為的是阻止薄熙來奪取政治局常委之位。不僅如此，谷開來審判之後出現的更多可信的細節和分析讓人相信，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是一個非常可能的主犯嫌疑人。

最陰險的人

王立軍在任重慶是公安局長期間，曾有過很多頭銜，比如“法律教授”、“法律專家”、“法醫專家”，2012年9月18日，在他接受審判時，王立軍看上去十分自在。他沒有穿標準的橘黃色囚服，上身穿一件挺括的白襯衫。旁聽審判的人說，在發表證詞的時候，他保持了他一貫的自負和得意。

王立軍有資格感到自負。他通過叛逃美領館，把谷開來謀殺海伍德的案件公之於世，成功地對薄熙來這個在中國政壇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實施了報復。王立軍的行動還幾乎打亂了中國高層的權力交接。

自從2012年9月王立軍被定罪以來，許多政府官員和王立軍共事過的幹警向媒體洩露了一些王立軍的內幕，把王立軍描述成放縱、自私、殘忍和欺詐的化身。重慶一位官員告訴我，王立軍從1992年到2011年的歷次打黑運動中，共造成800多人被處決，在對付那些被他指為與黑社會有關係的人時，王立軍時常使用栽贓和偽造證據的手段。

《南都周刊》素以其調查報導出名，他們花了一年時間，採訪了王立軍過去的同事，研究了王立軍一案以前未公開的法庭文件。

2012年12月，《南都周刊》推出一篇由五大部分組成的特寫，全面“起底”王立軍的人生和其職業生涯。三天以後，文章被官方封殺，因為文中對官方在谷開來謀殺案的處理透

露出懷疑。分析家和公眾就更加相信，王立軍才是真正的主謀，他和北京高層中的反薄勢力一道，設計了這一扳倒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陰謀。

王立軍精心策劃海伍德的謀殺，懷有一個明確的動機。《南都周刊》報導說，王立軍



《南都周刊》將“起底王立軍”作為封面專題。

2011年5月當上重慶副市長以後，便一心想進入市委常委，他要谷開來為他遊說。按照他的意願，谷開來吹了枕邊風，薄熙來卻被王立軍沒完沒了的要求弄得很惱火。然而王立軍永不言放棄，一直在尋找機會證明自己對薄熙來的價值，使他改變看法。

2011年春末，在王立軍打黑運動中，那些許多因指控為腐敗和勾結黑社會而被逮捕、被處決者的家屬們來到北京，

聯名向高層領導申訴——控告王立軍設計取證、刑訊逼供、違反訴訟程序等等。由於告狀的勢頭，王立軍犯了疑心病，懷疑北京的某些上層有意鼓動這些上訪者，意在暗中扳倒他。據重慶一位官員說，王立軍對薄熙來反映了自己的懷疑，薄熙來卻不當回事，只是答應說，如果出問題，他會給王立軍撐腰。可是，2011年5月，王立軍在鐵嶺的兩名部下被調查後，他意識到這一案子是直接針對他來的。他再去找薄熙來，懇求他出面干預，薄熙來卻拒絕了。王立軍感到既憤怒又失望。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旦政治風雲有變，薄熙來會毫無歉疚地拋棄他，或拿他當替罪羊。一連幾個月，因為嚴重失眠，王立軍不得不去看醫生。他還患上了多疑症——不斷地對食堂裡給他準備的食物進行毒性化驗。不過，到了秋天，王立軍似乎重拾了自信。據王立軍過去的一個同事分析，他大概跟薄熙來在北京的對手談成了條件，來換取對他政治上的保護，因為王立軍自這個時候起，對薄熙來的私人生活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小心地把薄熙來的婚外情和家庭財務情況都留了記錄。

隨著海伍德與谷開來之間矛盾的升級，2011年10月，王立軍積極參與了對付海伍德的陰謀。由於谷開來讓他直接監控海伍德與薄家的通訊聯繫，重慶官員認為他誇大海伍德對薄瓜瓜的威脅，驅使谷開來去殺掉他。

2011年11月12日，王立軍指點徐明向重慶市公安局報假案，說海伍德是西南地區販毒網重要頭目。當天下午，在谷開來家裡，王幫助谷拆掉毒劑的外包裝蠟紙。王立軍對法

庭承認，11 月 13 日，隨著海伍德到達重慶，他“以海伍德有可能進行與毒品有關的犯罪活動，而對海伍德安排了監控”。《南都周刊》說，當天晚上 8 點，就在要動手之前，谷開來非常緊張，想打退堂鼓。王立軍再次來到她家。“當晚我身體不舒服，他問我怎麼還沒去，”谷開來後來說，“我表示不想去，王立軍說那不行。”

根據谷開來的同謀張曉軍的證詞，王立軍在谷開來的臥室呆了大約 20 分鐘。據說谷開來懇請王立軍去動手，但王立軍堅持說，這事她才是合適人選，因為海伍德對她是不會起疑心的。王立軍還對谷開來說，她正在為國家除掉一個危險的英國間諜。谷開來出門前，王立軍還讓廚房的勤務員給她煮了碗麵條，讓她吃掉。然後，他又令谷開來的司機去備車。

谷開來按照事先計劃，帶著張曉軍，大約 9 點到了酒店。她把海伍德用烈酒加舒緩劑灌醉，在海伍德的水裡加了幾滴毒鼠藥。然而，毒鼠藥中氰化物的含量，並不足以殺死海伍德。另一種判斷是谷開來根本沒有給海伍德下氰化物，他們只是喝了加過舒緩劑的酒，到谷開來離開的時候，海伍德可能出現休克，並沒有死。

根據《南都周刊》報導，谷開來向司機借了手機，給王立軍打電話，卻找不到人。谷開來又給公安局副局長打電話，問：“鬼子哪兒去了？”（“鬼子”是王立軍的外號）。副局長在王立軍的辦公室裡找到他，告訴他谷開來在找他。王立軍沒好氣地說：“知道了。”副局長後來對法庭說，王立軍在故意躲著谷開來。一位在重慶公安局關係很廣的消息人士說，

王立軍一直監視著海伍德的房間，對谷開來沒按事先說好的計劃去殺死海伍德很是生氣。

根據這個消息人士所說，王立軍有可能自己後來又去了一趟海伍德房間，用其專業手段，親手“了結”了海伍德，而沒有留下痕跡。調查人員在陽台上發現的無名腳印，有可能就是王立軍的。



王立軍有可能親自幹掉海伍德？

“王立軍希望海伍德死，”我的消息來源說，“他一死，王立軍就更好控制谷開來了，而且也更有資本去要挾薄熙來了。”

再說，王立軍是刑偵專家，如果他真想幫谷開來，就會教她如何毀滅證據，如何不留指紋，並想辦法把酒店的閉路

監視系統關掉或遮蓋住。但是，“王立軍沒有做這些事，這就表明他意在給谷開來設圈套，”我的消息人士說。另外，作為法醫專家，他完全懂得如何用舒緩劑與烈酒混合或其他無法檢測出的手段殺死海伍德，並不需要施行被容易檢測出氰化劇毒物。當谷開來使用氰化劇毒物時，他並沒有阻攔。其目的，就是為了讓谷開來暴露——讓調查人員容易得出海伍德被謀殺的結論。

11月14日，王立軍來到谷開來家，哄騙谷開來描述了謀殺海伍德的過程。她的話被王立軍秘密錄了音。在法庭上，這段錄音只是被提到，並沒有播放。沒人知道王立軍是否對這盤錄音帶做了手腳。

根據重慶一位警察所說，谷開來痛快地宣稱她給海伍德下了毒，因為她生怕王立軍會怪她說了不做。而且，如果承認了手軟，就會給她對海伍德有感情的謠言添油加醋。

2011年11月15日，酒店人員發現海伍德的屍體。王立軍派了四位手下去做。他的意圖很清楚——讓其他人去發現谷開來的涉案，洗清他自己給谷開來設局的嫌疑。另外，王立軍悄悄地從海伍德屍體上抽了些血樣讓偵緝人員帶回了家。考慮到王立軍是名老練的法醫專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在血樣上做手腳。

為什麼王立軍會冒險殺死一個英國人？一旦敗露，是有可能引起外交糾紛、並引起北京方面注意的。

北京一位在公安部高層人士有廣泛交往的生意人說，海伍德一直在中國情報部門的監視名單上。作為重慶市公安局

長，王立軍知道了海伍德與英國間諜機構軍情六處（MI6）的關係。所以，海伍德的死是個穩贏的賭注——英國政府因為擔心會暴露海伍德的真實身份不會給中國施加壓力，進行任何追查；另一方面，薄熙來也會懇求王立軍掩蓋海伍德的死，因為薄熙來和中國政府都不想讓公眾知道，英國間諜已經滲透到一個高官家中。

海伍德被火化、偵查工作結束之後，王立軍再一次跟谷開來提起鐵嶺的話題，以及他想進市委常委的要求。谷開來再次跟丈夫遊求薄熙來考慮王立軍的要求。薄熙來沒有理會谷開來，據說谷開來跟薄熙來為此吵了一場，好幾天沒說話。

王立軍的同事對《南都周刊》說，12月11日晚，王立軍接到消息，市裡在對他進行提拔前的背景調查。王立軍立刻召集了手下，開了個緊急會議。王立軍說，他今天召開這個會，要討論“如何政府廉潔問題”，但實際上，是利用這一機會洗清自己。王立軍宣佈，分配給他一個人的四輛車，現在誰都可以使用。“那些不是我私人的車，是屬於大家的。”另外，他還說出，有個大煤礦的老闆，把一座豪華公寓的三層捐給他個人使用，這一財產價值1000萬人民幣，他決定把它還給市裡。所有在場的人都對王立軍的“慷慨”大惑不解，後來才發現了他的真實意圖。

一個星期後，王立軍發現所謂的提升原來是誤傳。他便加緊了向谷開來施壓，並威脅說，如果她丈夫不肯提拔他，他就要披露她在海伍德之死中的角色。面對王立軍的要挾，谷開來變得疑神疑鬼，精神狀態更差了。接著，在王立軍去

北京期間，她搜查了王立軍的辦公室，跟王立軍手下的人和她的女兒說，她正在收集證據，說明王立軍是一個腐敗官員，過著腐朽的生活方式。此外，她還說她會向中紀委檢舉王立軍。

《南都周刊》說，隨著王立軍與谷開來的關係不可逆轉地急轉直下，他決定通報給薄熙來。2012年1月14日，王立軍把那四位調查人員叫到他辦公室，要他們每人寫了一份辭職報告，他說，他們的報告中應該包含以下三個要點：

尼爾·海伍德為薄谷開來所殺，無法立案；

谷安排他們做不恰當的事情；

在3號樓喝酒，懷疑酒裡被下藥，心生恐懼。

王立軍又命令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寫了尼爾·海伍德案現場勘查存疑報告。王智等人供述，王立軍並非要他們真辭職，而是利用他們的辭職來向薄熙來施壓。

然後就到了決定命運的1月29日，在跟薄熙來見面時，王立軍挨了一記耳光。同去的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記得，他們從薄熙來辦公室回來的路上，他向王立軍抱怨，“這回咱們是打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還不如真整呢。”王立軍答，“能真整嗎？這回也達到80%的目的了。”

《南都周刊》說，王智、王鵬飛等人稱，王立軍並未將此案上報公安部，他並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

第二天，王立軍給薄熙來和谷開來寫了一封信，對自己的錯誤表示道歉，稱所有問題都是薄熙來助手的挑撥。這封

信未能亡羊補牢，薄熙來撤了王立軍的職。兩天後，谷開來聽另一位調查人員說，王立軍指使他陷害自己有七條人命，谷開來就去找王立軍對質。王立軍打了自己的耳光，辯解不是他指使的。谷開來哭了，原諒了他。有人看到他二人在市局接待餐廳吃了午飯。但是薄熙來再也不信任王立軍了。王聽說薄熙來計劃要除掉他後，就逃跑了。

很多人不解，如果王立軍謀殺了尼爾·海伍德，他為什麼要跑到美國領事館去。一個熟悉此案的官員說，王立軍沒有其他選擇——他最初是打算逃到北京去的，但他在北京的朋友勸他不要。如果他逃到哪個偏遠地方藏起來，他遲早還是會被抓到的。王立軍認為自己符合申請庇護的條件——他有證據表明自己有生命危險，因為他試圖揭露英國公民的謀殺案。另外，作為一名高官，他能夠向美國人提供有價值的情報。如果他的庇護申請被拒絕，他的企圖叛逃，和對海伍德謀殺案的揭露，也會成為西方國家的頭條新聞，這樣就會引起北京的關注。王立軍還可以指控，薄熙來計劃對習近平發動政變。這一條無疑會在薄熙來和其他高層中間引起裂痕，他們會介入進來，保護王立軍不受薄熙來的報復。

事實證明，王立軍賭贏了——他保住了自己的命，而且毀了薄熙來。

2012年4月，一位父親在鄧小平時代擔任高官的太子黨稱，王立軍曾把谷開來要殺掉尼爾·海伍德的計劃報告給一位政治局常委。“這位高官一定默許了這個計劃，不然，王立軍哪來那麼大膽子。”太子黨還指出了一點，王立軍被解職後想



王立軍最後獲刑 15 年

到北京走一趟，但是那位高層勸住了他，因為他無法幫助王立軍。高官勸他去試試美國領事館。“王立軍從來沒打算申請政治庇護，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薄熙來的醜聞弄成國際事件，迫使黨內元老，比如江澤民，對薄熙來採取行動。不弄出這麼大動靜，要想打敗薄熙來是不可能的，薄熙來在北京的關係深得很。”

我選擇不公佈這位高官和太子黨的名字，因為我還不能證實這位太子黨的斷言。而從已經發生的事來看，比較保險的說法是，北京的反薄勢力看到了海伍德謀殺案是罷免薄熙來的最佳理由。高層領導和王立軍站到了一起，用了王立軍的一面之詞去對付薄熙來和他妻子。這是一個雙贏局面——薄熙來和他妻子被穩妥地關進了監獄裡，英國諜報員潛在的

危險也被消除了。

寫到這裡，公眾還沒聽到薄熙來對這一案件的說法。隨著谷開來的被定罪，薄熙來的律師要想推翻前邊的關於海伍德謀殺案的法庭判決，官方便可以要麼堵回去，要麼根本不理會。

2012年9月，王立軍以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和受賄四項罪名接受審判。因為他“揭發了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現”，官方沒有對王立軍的謀殺尼爾·海伍德進行任何追究。“代替死亡真相的 就只剩下從遠離屍體的物證檢材中獲取的物證，及與之相關的人證共同編織而就的人造現象。”法醫專家王雪梅說。這樣，尼爾·海伍德之死，將在漫長的中國當代史中懸而未解的政治疑案清單上，再加上一個。

007 栽倒中國

作為中國“四個現代化”的一部分，當局在上個世紀80年代號召學生們學習英語。我的一位朋友跟著廣播開始上課。有一天，他在一個大酒店門前，遇到一位退休的美國商人，便上前用他的不熟練的英語與之攀談起來。談到最後，他們交換了地址。兩個月後，那個美國人給他的中國新朋友寄來一張明信片，描述了他在中國其他地方的旅行。明信片被街道居委會截獲，送到了當地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聯繫

附近一所學校英語教師，讓他們翻譯明信片上的文字。於此同時，我這位朋友被拘留並被審問。最後，他把美國人送給他當禮物的一本英文小說上交了，又寫了篇長長的自我批評，反省“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與一個外國人通信，才算完事。

30年過去，與外國人通信，或邀請外國人到家裡來吃晚飯，不再被視為違反中國公安條例了。不過，對一個政治局成員來說，和一個外國人交往過密，仍然會是禁忌。2012年5月，當我聽到一個太子黨說，尼爾·海伍德被列在中國國安部的監視名單上已經好幾年了，我是一點不意外的。

“這個英國人開了一家商業諮詢公司，自誇跟薄熙來關係密切，”消息來源說。

“薄熙來在當商業部長時，海伍德說他帶了幾個外國商團見了薄熙來。2007年薄熙來轉到重慶，谷開來把海伍德介紹給那裡的幾位企業家。據說她跟朋友們介紹，海伍德是她的‘外國顧問’。因此，海伍德早就被國安盯上了。”

消息來源補充說，薄熙來還為海伍德安排了會見了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說海伍德出身貴族家庭，在英國人脈很廣。現在不清楚這次會面發生在什麼時候，也不清楚薄熙來是想要海伍德為習近平女兒的教育問題提供諮詢呢——習的女兒當時正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個外語學校上學，渴望到國外大學拿個文憑——還是為與英國有關的政治和文化問題提供諮詢。

海伍德的間諜背景的暴露，給薄熙來大戲又增添了一個有趣的情節，引發了媒體一系列的猜測——記者們無法抗拒

如此題材的誘惑，特別還是這一樁牽涉到未來政治局常委的秘而不宣的題材，而間諜的因素更是錦上添花。



英國軍情六處是著名間諜機構。

英國《衛報》採訪了海伍德的一些朋友，據其報導說，海伍德駕駛一輛車牌號為“007”的銀色捷豹汽車，喜歡作出一副神秘狀。而他的朋友們認為，他那不過是裝酷，給自己營造一種虛構的幻想。不過，《華爾街日報》披露，海伍德曾經為 Hakluyt 工作過，這是一家戰略商業情報公司，由兩位英國軍情六處的退休官員創辦，雇員中不乏前情報人員，低調從事情報收集的生意。2012 年 11 月，《衛報》又報導，確認海伍德是一個“不拿錢的線人”，定期向軍情六處人員提供關於薄家私人事務的情報。

2012 年 11 月，《紐約時報》也有報導，確認了我在這一年 5 月聽到的消息——中國國安部懷疑海伍德是英國間諜，已經很長時間了：

一名同薄熙來和國家安全部都有高層聯繫的學者稱，在海伍德死前薄熙來就瞭解安全部對海伍德的懷疑，其他領導人也瞭解此事。另外一位同中共高層有聯繫的政治分析人士說，海伍德因為同薄熙來家人有聯繫，所以他一直在安全部的監視名單上。

“分析人士說，部級官員同外國人有來往，是肯定會受到監視的，”分析人士說。

海伍德與軍情六處的關係，導致公眾間“陰謀論”的傳言大行其道——有些細節可能是真的，也有些只具有娛樂價值。2012年11月，在瀏覽量甚高的萬維網論壇上有一篇文章，說強烈反對薄熙來“唱紅打黑”運動的總理溫家寶，2009年曾秘密敦促國安部副部長查一查薄熙來的疑點。秘密人員首先瞄準了薄的兒子薄瓜瓜，試圖摸清他在國外上學的資金來源。

他們很快發現了薄熙來與億萬富翁徐明之間的聯繫，是徐明給薄熙來兒子提供的上學費用，換取政府工程項目。同時，有時候像是薄家在海外的經紀人的海伍德，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中國秘密人員懷疑海伍德可能利用與薄家的關係，為軍情六處收集情報，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發現證據。

國安部副部長向溫家寶匯報了秘密人員的發現，溫指示秘密人員確認海伍德的真實身份。溫家寶知道，如果他們可以證明這位薄熙來兒子的英國監護人是一個間諜，這下薄熙來就完蛋了。中國安全人員開始對海伍德的背景大感興趣。國家安全部的一名人員一度還把海伍德的中國妻子王璐作為



中國國安部人員早就盯上了海伍德。

秘密人員，派她監視丈夫，報告他任何可疑的活動。

2010 年，薄熙來一位曾是國安部高官的朋友，把國安部對海伍德的調查透露給薄熙來。朋友警告薄熙來，他的政治對手可以利用他與海伍德的親密關係，毀掉他的政治前途。薄熙來立即把情況告訴了谷開來，叫她和薄瓜瓜不要再跟海伍德來往。2010 年起，海伍德就不得再與薄熙來和谷開來聯繫，但薄瓜瓜人在英國，海伍德還是保持了與薄瓜瓜經常的電子通信。把海伍德當成間諜去調查的消息，使谷開來的多疑症更厲害了。她認定北京高層中有人編出個間諜故事，陰謀對付薄熙來。她懷疑海伍德的妻子也在提供情報，把自己向海外轉移資金的有關情況報告給國安部。萬維網上的說法，似乎和英國媒體的報導吻合。說谷開來在 2010 年與海伍德聯繫，要他跟妻子王璐離婚，並宣誓效忠薄家。“谷開來行爲非

常古怪，”海伍德這樣對朋友說過。

還是在 2010 年，萬維網上說，薄熙來給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聲明在他與海伍德的來往中，沒有違反國家安全的規定。這個報告先發制人，成功地抵擋了溫家寶的進攻。之後幾個月裡，海外中文媒體上開始出現報導，說溫總理的兒子和妻子利用政治上得天獨厚的優勢，積累了大量財富。據說薄熙來為反擊提供了消息。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證據能證明，溫家寶指示國安部去查清海伍德與軍情六處的關係。在美國的華裔學者陳小平博士認為，政治局常委中主管國安部的周永康，就是那個在 2011 年指示薄熙來擺脫海伍德的人。

“周永康選擇薄熙來當自己的接班人，他擔心薄熙來與一個外國人的來往會給其他人以口實，反對在十八大上薄熙來的晉升，”陳小平指出，“在重慶而不是在北京殺掉海伍德，可以排除未來的障礙，減少負面效應。”陳小平推測，薄熙來利用谷開來把海伍德引誘到重慶，給王立軍佈置了任務，谷開來把海伍德灌醉，再由王立軍將其窒息致死。薄王鬧翻以後，王立軍便把一切都推到谷開來身上。

博訊上有篇報導，描寫了國安部人員同王立軍於 2011 年 10 月在北京的會面，說國安命令王立軍找個辦法殺掉海伍德，因為海伍德企圖向黨內高官滲透。王立軍便利用谷開來把海伍德誘到重慶。海伍德昏睡在床上，王立軍給他注射了有毒化學藥品。然後，他與薄熙來在北京的敵人合作，捏造了谷開來謀殺案，以報復薄熙來拒絕幫他的鐵嶺朋友。

這些版本至今仍然缺乏實證，可以是英國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式驚險間諜小說的好材料，一場發生在中國的驚險、異國風格的曲折和陰謀，正是西方出版業不斷在物色的題材。但是一個重慶的消息來源說，海伍德與英國情報組織的關係，在警方中間是個公開的秘密。那四位調查海伍德案幹警中的一位，就對薄熙來說過：“谷開來為國家消除了一個危險的間諜。”英國政府方面對海伍德之死異乎尋常的沈默，更加助長了間諜說如果他僅僅是個在中國工作的英國公民，對他的死亡至少應該有個領事調查和公開聲明。在谷開來的審判中，英國政府派了兩名外交官到場旁聽，但在谷開來被定罪後拒絕評論。大使館倒是發表了一項聲明：

我們歡迎中國政府對海伍德死亡案的真相進行調查，以及審判有關的犯罪人員。我們一貫對中國當局明確表示，希望看到對該案的客判能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不要實施死刑。

對英國政府的聲明，一位中國博友評論說，“他們的一位情報線人被殺了，你能指望英國政府說什麼呢？中國有句話，對這種情況再合適不過了，叫‘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禍水

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宙斯把潘多拉送到人間，作為對普羅米修斯從天上盜火種送給人类的懲罰。潘多拉身邊帶著一個盒子，當她把盒子打開時，就會把所有

的災禍放出來泛濫人間。而在《聖經》裡，夏娃違背上帝的旨意，吃了智慧之果，還分給亞當，上帝把他們逐出了伊甸園。

在中國，人們熟知“禍水”的故事。比如，西安城中，離秦王的兵馬俑不遠，有座因兩個美女而出名的驪山。這兩位美女毀了兩個王朝，留下“紅顏禍水”的說法。

第一位美女叫褒姒，她與 3000 年前在山頂上修起的烽火台有關。傳說在西周時期，周天子處在周邊敵國威脅之下。爲了防禦，他修建了 20 個烽火台，每個山頭安裝了大鼓，驪山上的鼓爲最大。一旦衛兵看到敵國軍隊打來，便點燃烽火，敲響戰鼓。烽煙會向諸侯報警，他們會調集軍隊，趕來救援。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周宣王。宣王死後，兒子周幽王即位，他是個暴君。一日，幽王得到全國最美的女子褒姒，他把她迎進皇宮，讓她當了皇后。幽王寵愛褒姒，想方設法取悅她，但這個褒姒卻不愛笑，終日愁眉緊鎖。

一天，周幽王到驪山烽火台一遊，得到個主意。他讓一個大臣點燃了烽火。褒姒見到烽火，終於第一次笑了出來，令周王十分欣喜。諸侯部隊見到烽火，以爲敵國打來了，飛快趕來，卻發現不過是個玩笑。

結果，等到真的來了敵人，周王點燃了烽火，卻沒有人來救他了，西周因此滅亡。現在，登山人爬上烽火台，還可以看到一塊岩石上刻著“一笑傾國”幾個大字。

驪山山腳下，有個華清池，是唐朝皇帝的貴妃洗溫泉澡的地方。年輕的唐玄宗是個有謀略、有遠見的君主，但到了

晚年，他被他兒子 18 歲的貌美妻子楊貴妃所迷。宦官們說服了太子放棄妻子，唐玄宗收了兒媳做貴妃。因為這位楊貴妃，唐玄宗不理政務，朝綱混亂。

不久，自然災害加上兵變，安祿山起兵叛亂。唐玄宗帶貴妃逃往蜀中。路上，禁軍士兵嘩變，認為楊貴妃乃禍國紅顏，不誅難慰軍心。玄宗不得已，賜白綾一條，讓楊貴妃自縊。

“禍水”的故事，在中國一直在講。現在，美國的一句名言“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個好女人”，被修改了借用來形容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每個失敗的男人後面都有個壞女人。”

王光美曾是中國第一夫人。她的丈夫劉少奇，被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指定在 1959 年指定為國家主席，他於 1969 年被折磨致死。

王光美在一個中國外交官家庭裡長大，上個世紀 30 年代在美國一所教會大學讀書，主修科學，會講法語、俄語和英語。40 年代中期，滿懷理想的王光美逃到共產黨佔領區，在美國政府試圖在兵戎相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進行調停時，她擔任翻譯。王光美 24 歲時嫁給劉少奇，當了他的秘書。劉少奇當上國家主席後，王光美在政治場上很活躍，隨同丈夫高調出訪了幾個鄰國。60 年代中期，當中國的婦女都衣著樸素時，王光美以她一身旗袍的形象與教養，令外國權貴們驚艷。她的照片刊登在黨報頭版，據說引起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嫉妒。



“文革”前夕，王光美隨國家主席劉少奇訪問印尼。

“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和其他高官遭到清洗，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被公開批判。王光美成了替罪羊，成為她丈夫滔天罪行的一個代表形象。她身穿旗袍、佩戴珠寶的高雅格調，被說成是墮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67年初，紅衛兵強迫她穿上出訪時穿過的旗袍和高跟鞋，在她脖子上掛了一圈乒乓球權充“珍珠項鏈”，開萬人大會批鬥她。

四個月後，她和丈夫在天安門廣場 10 萬人面前遊街，被當眾羞辱和毒打。她丈夫被關押在河南的一個秘密地點，王光美則被關進惡名昭著的秦城監獄達 12 年 我還是個孩子



“文革”中造反派給王光美掛上乒乓球“項鍊”批鬥。

時，就看過流傳很廣的一本手抄小說，把王光美描寫成一個美國間諜，一個反革命，一個叫“梅花黨”的特務組織的頭目，這個特務組織的目標，是要炸毀中國的很多地標性建築。

最近，中國一個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推測，是王光美的美貌給丈夫帶來了厄運。作者說毛澤東在 60 年代早期，經常和王光美調情，時常邀請她來家裡游泳。毛的舉動惹惱了劉少奇，使他公開挑戰毛在幾個重要問題上的決策，游泳的事情也讓毛的妻子懷恨，在“文革”中實施了報復。

1971 年 9 月，作為毛澤東“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被寫進黨章的林彪元帥，在一種神秘情況下消失了。根據官方的

指控，他懷有強烈的篡黨奪權之心，陰謀炸毀毛的專列，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挫敗了林彪的政變企圖，他和妻子兒子要逃到蘇聯，但他們的飛機燃料耗盡，墜毀在蒙古荒漠。

林彪死後，毛的政府將林彪之死定為“國家秘密”，許多實情被隱藏。接著是全國範圍的“批林運動”。

林彪的妻子也成了重要靶子，說她迫害了很多林彪的對頭，逼迫林彪篡權（事實上，林彪和他妻子多次懇求毛不要把林彪的名字放在第二位）。整個 70 年代，黨的高級領導人中間都知道葉群那些未經證實的故事，說她給丈夫服了藥，把他硬拖上飛機，強迫他逃離中國。

毛的遺孀江青，也有著類似的命運。她是 30 年代上海小有名氣的女演員，受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來到延安，野心勃勃。毛被她的魅力征服，拋棄了當游擊隊長的妻子，不顧其他共產黨高官的反對，1938 年娶了江青。據歷史學家說，他們把江青看作是來淘金的。1949 年共產黨掌權後，江青參與處理中國文化方面的事務。1966 年，當“文革”開始時，江青和毛的支持者成為清除政治對手和知識分子的領導核心。1969 年她進入中央政治局，與其他激進左派，結成了緊密的政治聯盟。

毛一死，江青的政治影響迅速消亡，在她企圖憑藉毛的名字獲得更多支持，進而獲取權力之時，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聯合其他老革命家，在 1976 年 10 月發動了政變。江青和另外三個同夥，合稱“四人幫”，一併被逮捕。四年後，她被送上法庭，被控在“文革”中迫害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



電視轉播公審江青。

以及成千上萬黨政軍領導和知識分子，並在毛死後又陰謀篡權。

在一個月的審判中，中國公眾的注意力都被電視轉播的公審江青所吸引，她成了十年“文革”中國一切苦難之源，好像毛在那十年都在沉睡。儘管審判是政治性的，人們還是應該感謝當時的領導層和最高人民法院，是遵從適當的法律程序的。整個六個階段的審判，全部由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延續了整整一個月。幾十名受害人和證人出來作證，反駁辯護人，起訴方提交了大量證據。目中無人的江青也有機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包括那句她袒露真情的話：“我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他讓我咬誰我就咬誰。”

像很多在她之前被統稱為“禍水”的女人一樣，江青被判處死緩，後來改判無期徒刑。1991年，她在所住醫院的衛

生間裡上吊自殺。

2000 年以來，每當一位高官因腐敗指控被處決時，受到譴責的往往是他們的情婦。在最近的一次反腐大會上，中紀委副書記說，“我們的反腐戰役，不能總是針對那些二奶。”

1994 年，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正威和他的妻子、貴州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閻建宏，因腐敗問題被雙雙調查。為保護丈夫的政治前途，閻建宏承擔了全部罪行的責任，1995 年 1 月，因濫用職權、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死刑。在她的遺囑裡，她寫下著名的一句：“我做這些都是為我丈夫，沒有什麼可後悔的。”在處決現場，她站著等她的子彈，頭高昂得象一個烈士。她死以後，她丈夫得以保住了職位（他一度還被派去主管一個反腐機構），保住了“晚節”，活到 82 歲，而且另娶了妻子。

人們在看到匆匆完成的對谷開來的審判時，不可能不把她與她之前那些共產黨領袖妻子們的命運做個比較。

2012 年 5 月，海外中文媒體刊登了日本《富士晚報》發表的一篇記者宇田川敬介對薄熙來的獨家採訪。記者稱，此次採訪是他利用國安部門要他協助調查的要求，才得以見到薄熙來的。宇田川敬介在文章裡說：

薄熙來開始說谷開來的壞話。薄與谷已經分居十多年，但是因為“孩子、會妨礙仕途”而沒有離婚。薄沒有否認妻子殺過人，他後悔地說：“當時如果離了就好了。”

2012 年 8 月，自由亞洲電台播出評論，評論家梁京明確地提出“禍水”之說：



日本記者說：被軟禁中的薄熙來開始說谷開來的壞話。

無論對太子黨還是對中共權貴而言，谷開來都可以稱得上是“紅顏禍水”。谷開來也很清楚，自己給本來躊躇滿志的薄熙來和太子黨，帶來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後果。不過，對於整個國家而言，谷開來阻止薄熙來進入常委，讓太子黨失去勢頭和自信，不是壞事。

谷開來自願充當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審判快結束時，她對法庭表示了“感謝”：

這個案子像一塊巨石一樣壓了我半年多，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噩夢一場。一個悲劇因為我而發生，不僅對尼爾，而且延伸到幾個家庭。

這個案子的發生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很大損失，我應當承

擔責任，我將永遠難以心安。感謝辦案人員對我的人道主義關懷，我向法庭鄭重表示，為了維護法律尊嚴，我願接受並坦然面對任何判決，我也期待法庭公平公正的判決。

北京一位資深政治記者一直跟蹤谷開來的審判，他說，谷開來很聰明，明白真正接受審判的是她丈夫，北京的高層希望將薄熙來判處有罪、永遠毀滅。如果她辯駁謀殺的指控，政府就會告她腐敗罪，那也是死罪。在中國，腐敗如此普遍，沒有那個官員是乾淨的，如果提出這樣的指控，薄熙來更多的親屬和朋友都得被牽涉進來。兩相權衡，或許謀殺的指控還好一些。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谷開來和她的家人沒有進行有力的辯護：他們知道那是沒用的。谷開來的命運，已經被北京的高層，而不是法庭上的法官決定了。

谷開來跟中國政府達成一致，積極配合。她一方面承認了自己所犯的罪，同時也將王立軍和他的手下人馬拉扯進來。這樣做，谷開來的訴求是保護兒子不受任何刑事指控，並減輕丈夫死刑的危險。值得強調的是，薄熙來的名字在整個谷開來審判中，從來沒有被提到一次。熟悉她案子的內部知情人承認，谷開來與政府之間存在這樣一個交易。

正如中國一句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谷開來一案，留住性命，一旦政治風向改變，就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正像她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在“文革”時期一樣。所以她合作了，做了政府要她做的。

在一定程度上，谷開來成功地實現了她的期望。8月20日，法庭判處她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依照中國法律，谷開

來的判決兩年後會減刑，考慮到她的精神狀況，她將夠條件申請保外就醫。

現在，儘管案件中的所有關鍵嫌疑人都宣判了，誰是殺了海伍德的真正凶手的爭論還會繼續。官方審判文件中的含糊其辭，各種“知情人”不同版本的故事，都為更多的理論提供了素材。

不管是不是谷開來殺了海伍德，她都和江青、王光美一道，永遠被烙上“禍水”的印記。有些網民甚至稱她為“狐狸精”——附在一個有權勢的男人身上，要了他們的命。一位政治評論員稱，谷開來對金錢的貪婪是薄熙來政治災難的根源。這位評論員在他 2012 年 8 月發表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對中國共產黨發出了警告：

江澤民在此案開審前不久，要求中共領導幹部“正確借鑒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說明他認識到了谷開來謀殺案的政治和歷史份量。說到中國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江澤民很可能想到了“紅顏禍水”這幾個字。

.....

讀一點歷史的人都清楚，漂亮女人能夠“貽誤國家”的時候，一定是貪慾橫流，政治昏暗之時。

第四章

王與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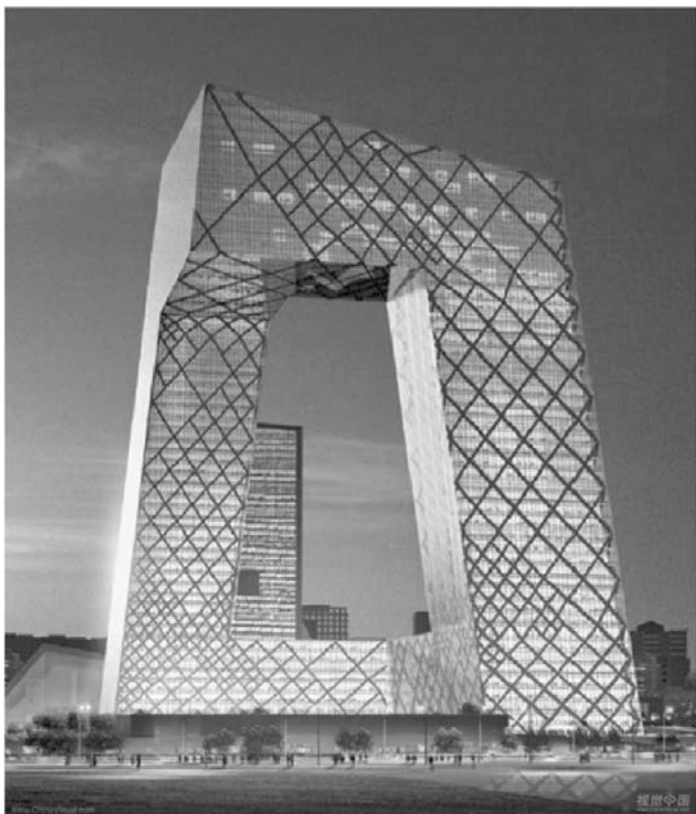
成王敗寇——在舊王朝，那些權力鬥爭中的勝者便成了王，他們奪得權力的方式也無人指責。而敗者和同夥則都被殺掉或放逐了。

不倒翁——政法沙皇

中央電視台，或叫 CCTV，是中國最大的官方電視台。22 個新聞、娛樂和教育頻道，擁有十億多觀眾。近年來，CCTV 被衛星傳送到北美、歐洲和整個亞洲——它成為北京雄心勃勃增強國家軟實力的宣傳攻勢的一部分，用以抗衡大多對中國持有戒心的西方列國的報導。

CCTV 的神武，吸引了一大批全國條件最好、人脈最廣、也是最漂亮的記者、主播和節目主持人。多年來，中央電視台以其女性，尤其是新聞女主播和節目主持人，成了共產黨高官們配偶或情人的聚集地。吸引力是雙向的。在影藝界，一個女演員，可以通過她在潛規則中的“演技”，得到夢寐以求的角色。在 CCTV 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官僚機構裡，要想成功，政治方面的人脈是必不可少的，想出大名、想讓十億觀眾每天看到自己臉蛋的年輕女人們，都在尋找一個恩主。中國大陸現在有個很流行的說法：“每一個新聞主播背後，都有一個高官或富翁。”同樣的現象也存在於全國各個地方電視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的妻子，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的妻子，都是 CCTV 的主播。明鏡新聞網曾發表消息，指中央電視台台長為了自己的升遷，給台裡女員工施加壓力，要她們同高官交友或睡覺。

在 CCTV 的“淘金人”中間，原新聞主播、財經頻道編輯



有人稱中央電視台為“高官的后宮”。

賈曉燁釣到了一條最大的“魚”。她丈夫就是周永康，被稱為“中國的埃德加·胡佛”。周永康擁有極大的政治權力和准軍事權力。他當年是政治局常委，控制著中國的政法機構，包括警察和武警，法院和檢察院，他掌控的預算據說超過國防

預算。

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未經證實，公認的傳言說，周永康認識比自己年輕 28 歲的賈曉燁時，還是個已婚人士。很快，賈曉燁宣稱懷了孕，要求婚姻承諾，周永康只好答應。2008 年，就在周永康提出離婚的時候，他的前妻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人們懷疑車禍是他親自策劃的，儘管沒有證據證明這是真的。到他 70 歲時，周永康一直緋聞不斷，人送外號“百雞王”，這是說一個男人性欲強過常人，不放過遇見的任何漂亮女人。在四川的一次兩天會議期間，據說他跟好幾位酒店女工作人員都有過性關係。

儘管他過去在北京的同事中間名聲很壞，周永康在老百姓中並不出名。作為國家安全首腦，他大半都在幕後行動。可是，薄案爆發後，他被推到了前台。2012 年 2 月，王立軍逃進美國領事館後一個星期，周永康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新聞報導和博客裡。其中一些是關於他的性事，但大部分是說，他與薄熙來共同策劃了企圖推翻中共接班人習近平的政變。

一個中央書記處的消息來源披露，2 月 12 日，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王立軍叛逃一事和他對薄熙來的指控：

九常委中八名常委的態度明確且堅決，只有一位常委投了反對票。其原因是，他的兒子和家族在重慶和四川有非常龐大的經濟利益，他兒子據說在薄熙來手中獲得了價值 42 億人民幣的政府項目。他唯恐調查薄熙來惹火上身，把自己也捲進去，影響家族的經濟利益。但在黨內最高層的強大壓

力下，此常委也無奈地勉強同意對薄熙來的調查。

這個唯一投了反對票的人，顯然是周永康。眾所周知，他兒子主要投資於四川的石油和建築業，一般相信，他指望在 2012 年 11 月退休後，讓薄熙來接替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席位。

2012 年 2 月，當周永康得知王立軍進入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他立即給薄熙來打了電話，敦促薄熙來“不惜一切代價把王立軍弄出來”。由於周永康的命令，薄熙來才不顧一切地派出幾百位武警包圍了美國總領事館。

2 月 21 日，周永康原定率領龐大的中國法律專家和企業家代表團訪問阿根廷，但他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行程，以便專心處理王立軍一案。在這一時間內，他發出的命令之一，就是管制國內博客，和對海外中文網站發動攻擊。明鏡網和博訊網一道成為駭客攻擊的主要目標。公安部的消息來源說，周永康對關於他搞女人和支持薄熙來的報導大為惱火。

3 月 8 日到 12 日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很多高層領導都迴避薄熙來。他的政治前途在搖曳不定時，周永康兩次來看望重慶代表，讚揚薄熙來在重慶發展方面的成就。周永康的讚揚，被視為一個信號：薄熙來獲得了來自高層強有力的支持，他會平安度過這場風暴。

薄熙來被解職的前一天，溫家寶發表了批評薄熙來在重慶政策的講話，當時一些分析家便預計，周永康也有麻煩了。在那個星期裡，一位自稱學者的知情人士在博訊上貼出一篇報導，說周永康已經被禁止出境了，因為高層領導已經發現

周永康和薄熙來策劃推翻習近平的陰謀。據這位學者說：

周永康和薄熙來在北京、重慶和成都會了五次面，籌劃薄熙來晉升政法委書記，並在上位兩年內強迫習近平下台。這個計劃包括媒體抹黑、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



周永康告訴薄熙來

政法沙皇周永康。

來和王立軍，習

近平太軟弱，不適合做中國的領導人。薄熙來才是中國未來的真正領袖，應該利用媒體、公眾和國際支持，在 2014 年前奪權。

這位學者進一步宣稱，周永康協助王立軍從以色列和德國購買了最先進的竊聽設備，對政治局常委的很多電話交談進行監聽。他還同意王立軍對高層領導建立秘密檔案，調查

他們私人生活中違法之處和經濟上的犯罪，準備在 2012 年春節後進行輿論抹黑、攻擊。薄熙來雇用了 200 多記者、學者參與這輪攻擊。但是王立軍事件打亂了他的這一計劃。

據這位學者說，周永康長期享用薄熙來提供的年輕美女，包括歌手、女演員、以及中央民族大學等高校的女生。其中一名著名歌星，薄熙來睡過多次後，送給周共享。

這篇妙趣橫生的文章，顯然是要敗壞周永康的名聲，在網上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其中大部分情節都未經證實。3 月 22 日，政法委在上海召開全國政法宣傳會議，而身為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卻沒到場，讓人們相信以前關於周永康垮台的報導都是真的，他已經在接受調查了。

周永康沒有現身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官方媒體被令制止謠言。第二天，CCTV 播出了周永康在北京會見印度尼西亞外長的鏡頭。周永康是負責國內事務的，這一會見顯得不太尋常。兩天後，周永康再次在電視上出現，是和其他高層領導一道植樹，然後又對一群執法官員發表了講話，號召他們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然而，儘管這些突發性的媒體露面想表明一切照常，知情人仍然給海外媒體爆料，說他已經被調查了。

4 月 17 日，政府正式拘押薄熙來和谷開來的兩天後，一位自稱熟悉周永康現狀的官員給我發來電子郵件，說政治局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在兩項決定上達成一致：就周永康與薄熙來醜聞的關係對其展開調查；推遲召開十八大，從原訂的 2012 年 10 月中旬，推到 11 月，先集中進行薄周調查。很

快，其他海外中文媒體都報導了同一消息。4 月裡，周永康成了網上僅次於薄熙來和谷開來、搜尋次數最高的中國官員之一。

周永康，1942 年生於中國東南部的江蘇省，是石油勘探技術幹部出身。1962 年進入北京石油學院，即現在的中國石油大學，學習地球物理勘探專業，這是一個五年制專業，很多城裡學生不願意報考，因為幹上地球物理勘探，人生大部分時間要在野外度過。畢業後，周永康有幸被分配到中國國有企業中的典範——大慶油田。

60 年代，中國石油大學在北京不算是有聲望的大學，但是很多年以後，這裡的很多畢業生都成了中國有影響的人物，控制了大部分中國能源工業。

周永康在中國溫暖的南方長大，東北的冰天雪地對他來講是很遭罪的。但他很快就適應了自然和政治環境。周永康從技術員開始，後來當了遼河油田的大隊長。至 1983 年，他已是遼河石油勘探局局長、黨委副書記，兼任盤錦市委副書記和市長，這是個有 120 萬人口的石油之城。

1985 年，當老一輩革命家，包括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等人準備退休的時候，黨中央開始在全國範圍物色年輕、受過高等教育的黨員幹部，把他們調到北京，接受更高職位的訓練。43 歲的周永康被選中，調入中央，出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1996 年又擔任中國最大的國有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簡稱 CNPC 天然總經理，管理著石油和天然氣在中國以及其他 30 個國家的勘探和生產。

隨著中國對石油和其他能源需求量的增長，周永康也在仕途上攀升。他發現自己很吃香。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周永康是新疆塔里木石油會戰指揮部指揮，同時兼任距新疆 3000 多公里的勝利石油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和山東省東營市委書記。

中國對石油的國家壟斷，包括幾乎沒有限制的預算，給腐敗提供了溫床。作為 CNPC 的總經理，周永康陷入醜聞之中。作為國家的石油大亨，他以意識形態上教條、跋扈、對年輕女人需求的貪得無厭著稱。就是在這個階段，他獲得“百雞王”的綽號。在中石油 CNPC 任上時，周永康經常無視國際批評：一共訪問過蘇丹 14 次，去跟那個腐敗和搞種族滅絕的政府加固關係。

近些年，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因接受賄賂 2 億元被判處死緩；中石化勝利油田大明（集團）公司總裁李榮興因貪污公款 3698 萬餘元被判死緩。周永康和這兩人都有密切的關係，卻不知怎的沒有受到腐敗指控的觸動。

1998 年，國務院新成立了國土資源部，負責管理土地、礦藏和海洋資源的保護和開發，在物色部長人選時，周永康因他地球物理學的背景和他在石油工業的豐富經驗被選中。當時，中國經濟起飛剛剛開始。土地和能源是最引起爭議、最富挑戰性的兩大領域，在資源分配上引發過無數爭論。

“周永康覺得自己就像坐在火藥桶上，大多數時間都花在化解衝突上了，”一位前國土資源部官員回憶說，“即便如

此，他還是不斷地成為捲入衝突的人們攻擊的靶子。周永康走到今天，是用自己的血鋪出來的。”

1999 年 12 月，在當上國土資源部部長一年九個月之後，他再一次被調離，結束了他 32 年在能源工業的技術官僚生涯。周永康接替退休的謝世傑，擔任四川省委書記。

如果說周永康以前在 CNPC 和國土資源部的工作都是靠了他高度專業的技術知識和經驗，他在四川的工作卻是純政治的。他走上了進入政治局的快車道。領導中國最大的一個省，給他提供了一個展現他政治領導才能和積累政治資本的機會。

8000 萬人口的四川，是很多有抱負的領袖起家的地方。70 年代末，前總理趙紫陽因在四川的改革，極大提高了四川的工業和農業產量而名聲大震。周永康也走了類似的路子。在他的官方履歷上，對他出台了一系列振興四川經濟的創新計劃予以了讚揚，儘管官方沒有記載表明這些創新計劃具體是什麼。對很多人權活動家來說，周永康則擁有“殘酷鎮壓法輪功”的惡名。法輪功是個練功強身的組織，1999 年在北京進行一次示威運動後，被政府稱為“邪教”。當時他們通過手機的聯絡，在一個小時內便在中南海周圍聚集起上萬名學員，使警方大為震驚。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研究生何海鷹，2001 年在美國對周永康提起訴訟，指控他對警察下令，用迫害和酷刑折磨他練法輪功的家人。

另外，周永康還因在川西地區對藏人的迫害受到抨擊。川西是個藏人比較多的地區。據海外媒體報導，當政期間，

周永康毫不掩飾地歧視藏族文化，2000年3月，他批評西藏宗教讓人們太多關注來生，而不考慮今生，反對藏人給寺院大量捐錢。2001年夏，四川省政府給色達五明佛學院佛教大師施加壓力，令其拿掉達賴喇嘛的畫像，減少院裡僧侶的人數。大師拒絕後，政府強行驅趕了來自中國大陸各地、香港和新加坡的1000多名朝拜和學習的僧侶和尼姑，強迫他們在譴責達賴喇嘛的文件上簽字，又拆毀了他們的宿舍。

2002年，在他60歲這一年，周永康進入了政治局。12月，他被任命為公安部長。很多人不明白他憑什麼能擔任這一職務。但是石油工業的運行，就像一個軍事單位，主管石油部門的領導人，總是採取準軍事化的管理風格。周永康被提升到國家警察最高主管的位置，其實是順理成章的。

作為公安部長，周永康決心徹底肅清懶散作風，提高公安隊伍的威信。為杜絕酗酒過度，他撤了幾百人的職。他還下令逮捕和綁架了很多四川的異議人士，誓言制裁一切“西方敵對勢力”挑起的抗議運動。

在中共十七大上，他作為一匹黑馬，被選進政治局常委。在評論中國新領導層的《習近平PK李克強》一書中，作者夏飛認為，周永康的上升，緣於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支持。

“江澤民退休前，在軍隊、中央警衛局和掌管武警的公安機關安插了三個親信。這一安排增加了江澤民在退休後的影響力。”

有報導說，周永康和江澤民的妻子有親戚關係。儘管很多人說，那只是一個謠傳，有一點是肯定的：江澤民和周永



2010 年 11 月，周永康（中）在重慶考察，薄熙來陪同。

康是親密的政治同盟。中石油的一位官員說，周永康早在主政石油的年代就和江澤民是朋友了。周永康也許更願意當副總理，那比較適合他的技術專長，但江澤民給了他更有權力的位置。

就像俄國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在選舉前拍下赤膊騎馬的照片，以顯示他的健康和體魄，周永康在年滿 64 歲時，也在十七大前夕做了獨特的表演：2007 年 8 月 31 日，他視察一個地方公安分局，走進警員們正在例行訓練的健身房。在攝像機前，他一口氣做了十個仰臥起坐。

周永康的任命，據說引起其他政治局委員普遍的反對，他們認為他缺乏內外安全事務的經驗，何況他的過去還有污點。但是江澤民的意見最終佔了上風。

在他就任政法委書記時的講話中，周永康提出了公安機

關的三大政治和社會責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海外分析家們對他把人民利益放在三大責任的最後一位，進行了抨擊。

政法委始建於 1949 年，旨在加強黨對國家警察和司法的控制。當時共產黨正在努力將一個戰後國家的各種因素，都納入與新政府方向一致的軌道。但在當時，政法委書記只是個象徵性頭銜，沒有太多的實際權力。

“文革”期間，紅衛兵在毛澤東的鼓動下，摧毀了中國的公檢法體系，政法委被廢除了。中國陷入無法無天的狀態。在毛澤東的“群眾專政”理論下，任何地方黨組織和公安機關都可以任意逮捕公民，隨時隨地召開公審大會。所謂的革命委員會，經常對諸如“製造混亂”、小偷小摸等輕微犯罪，略重一些的比如搶劫和性犯罪宣佈死刑。在北京，毛澤東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理由，就把他的高官們投進監獄。

在後毛澤東時期，在“文革”期間飽受迫害的鄧小平和一群老革命家謀求恢復法制。政法委重新建立起來，並提高了在黨內的地位。即使如此，在 80 年代早期，政法委書記的位置一般是給元老們退休前安排的閑職，更多的是作為對過去功勞的一種酬佣性任命，沒有什麼實權。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具有改革意識的一派，試圖加強立法機構的功能和司法獨立，1988 年政法委再次被削弱，更名為中央政法領導小組，權限範圍縮小，利益也小，一些地方的政法領導小組只得成立打擊走私辦牟利。

政治風向很快就再一次轉變。1989 年政府鎮壓了學生抗

議運動之後，黨內元老推出新的總書記江澤民，以“加強黨在司法領域的領導”來提高政法委的地位：政法領導小組再次成為政法委，它的職責也擴大了許多。

1999年6月，中國政府將法輪功視為一個政治團體來反擊，當局在政法委下成立了“局在政辦公室”，專門針對法輪功。隨著因政府的腐敗、土地佔有、農民工欠薪、和下崗工人的失業和養老金等問題而加劇的社會動蕩，黨又在政法委的職權範圍內加進“維穩”一項。

從2002年開始，中央政法委書記進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後，成為中國實際上的第三號重要人物。他對公安和武警的直接控制，使他的權力已近乎不可戰勝。

據估計，受周永康管轄的人員達1000萬——遠遠超過中國正規軍的250萬人，每年供他維穩的預算，達到7000億人民幣。在黨、政、軍之後，有“中國第四權力”之稱的周永康帝國，囊括了國家公共安全的全部機構，即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包括勞教、監獄、律師、公證）、民政和負責情報收集的國家安全系統。更重要的是，周永康控制了國家龐大的用於內政的武警隊伍，它的使命之一是特別用來應付社會動亂。

在過去十年裡，周永康領導下的政法委，借著維穩的名義，把中國變成一個與前蘇聯和前東德類似的事實上的警察國家。武警被用來鎮壓西藏的藏獨抗議示威、迫害基督教地下教會成員和政治異議人士，任意逮捕和拷打上訪人士和人



周永康控制了龐大的用於內政的武警隊伍。

權律師。80年代，政法委借助武警大規模行動的情況十年內只發生一次。而在周永康治下，大量動用武警鎮壓抗議或暴亂的情況是平均每年15次。最近幾年，政法委違反中國法律，讓警察不需要根據法律規定就可以進行“維穩”或控制群體示威事件。這條不成文規定被全國各地執法機構廣泛採用，慫恿了他們採取極端措施，比如綁架、酷刑、非法沒收私人財產，而無需法律理由。司法部門被動地放任這類行動。民眾對政府這種如同黑社會般的行為有個說法：警察比土匪還土匪。

憑藉如此巨大的權力，周永康覺得自己可以屆滿平安著陸，再把接力棒傳給自己的盟友薄熙來，論經營一個警察國家的經驗，沒有人能比得上薄熙來。然而，王立軍的叛逃事件打亂了周永康的計劃，使他突然陷入深深的危機。

2012年4月，官方的新華社發起強大的報導攻勢，以回應海外媒體對周永康的負面報導。不到一個月時間裡，新華社出台了十篇關於周永康的長篇報導，使他成為政治局常委中報導最頻繁的一位。4月6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奧地利司法部部長；同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全國公安機關“清網行動”先進事跡報告團成員並同大家座談；4月17日，與全國司法所建設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座談；同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古巴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與此同時，周永康的名字也同樣頻繁地出現在海外媒體。海外媒體繼續跟蹤在此之前的報導：胡錦濤和溫家寶意欲清除周永康及其同盟軍。一篇文章披露，幾位退休高官一包括周永康的靠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前總理朱鎔基，據說都對周永康高調支持薄熙來不滿。

海外一家中文網站刊出一篇報導，曝光周永康的兒子如何利用父親在法律界的影響敲詐“保護費”。一個消息來源告訴博訊，有一次周永康的兒子接受了2000萬人民幣的賄賂，因為他設法使甘肅一個被控多起殘殺案的黑社會關鍵人物從監獄裡放了出來；還有一次，他讓一位拷打嫌疑人至死的警察得以保釋，那警察把一桶滾開的水澆在嫌疑人身上。周永康的兒子還私吞了犯罪嫌疑人的家人付給他的錢共一億多元。

《薄熙來疑案》的作者紀偉仁說，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為支持了薄熙來含淚道歉，但是強烈否認陰謀反對未來的總書記。周永康最終被排除在薄熙來調查的三人工作小

組之外。“根據黨中央的規定，如果一位官員與某個案件有牽連，他就得迴避，以避免利益衝突，”紀偉仁說。

海外媒體關於周永康因涉薄熙來案件可能將被調查的許多報導，是根據從北京決策圈內透露出來的消息。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因此懷疑北京是在放出試探汽球，看看公眾反應，以便決定是否針對周永康採取行動。

王立軍逃到美國領事館 35 天後，他的老闆薄熙來才被解職和拘押。很多人很想看看，免薄熙來在北京的老闆周永康的職，會用多長時間。但是隨著中共十八大臨近，不倒翁周永康顯然有驚無險。

北京的一位記者對此做了這樣的解釋：

周永康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敵人放了他一馬，是因為反正十八大他就要退休了。任何倒他的動作，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分裂，而分散對薄熙來的注意力。透露負面消息給海外媒體，等於有效地把周永康置於防禦地位，在他退休之前限制他進行政治操縱的能力，也避免傷及其他人。北京的權力鬥爭採取了新形式——打擊對手的軟肋，摧毀他的進攻能力，而又不致於留下任何外傷。這樣，既避免了周永康在公眾面前的難堪，又維護了黨團結一致的形象。

這位分析家只是部分正確。人們不應忘記，上個世紀 80 年代鄧小平掌權時做出的“一致同意”規定。規定說，政治局常委應該永遠是一個一致的整體，或至少維持一個表面的整體，以防止混亂，保持黨的穩定。中國古代有句話：“刑不上大夫”。出任政治局常委，猶如獲得了免死金牌，可以免於

刑事調查和起訴。所以，周永康便得以幸免。

即使周永康可以退休，他的權力基礎也被削弱了，因為他失去了安插自己的親信接替自己的機會。周永康退休後還不滿一個月，習近



周永康退休後還不滿一個月，其親信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就落馬了。

近平領導下的新班子就展開了對他的親信、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的調查。據說李春城在四川利用權力，幫周永康的兒子做成了好幾筆石油和房地產交易。目前這一涉及侵吞公款和瘋狂賣官的調查，被視為新領導班子更大整肅計劃的先聲。新班子將把周永康的親信從黨政重要崗位清除出去，以進一步削弱他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在十八大上，中央政法委的地位又被降低，政法委書記不再是政治局常委。這一改變，對這一巨大國家機器的權力多少是些限制，給未來促進司法獨立和緩解社會矛盾的改革，留下了更多空間。不過，只要真正的政治改革

尙未啓動，周永康和他邪惡的帝國，就仍會籠罩中國，社會和政治問題將更加惡化，如果得不到抑制，終將拖垮共產黨。

薄熙來的秘密錢袋

2012年2月2日，薄熙來的密友、億萬富商徐明，得知了王立軍被撤銷公安局長一職的消息。他預感到災難降臨，立即從大連飛到重慶。

徐明一個星期前剛來過重慶，那一次是應王立軍的要求，來緩和與谷開來之間的僵局。徐明的調解沒有成功。接著，1月28日，王立軍直接找了薄熙來，發泄對谷開來的牢騷。後來，他告訴徐明，和薄熙來的談話進行得順利。徐明以為沒事了，就返回大連。不久，他就聽說了薄熙來打王立軍耳光的事。徐明立刻與王立軍聯繫，督促他向薄熙來道歉，與之和解。王立軍同意了。但是徐明可沒料到，接下來的幾天，形勢戲劇性地急轉直下。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引用了徐明一位朋友所透露的情況。報導說，徐明到重慶後，立即奔往薄熙來辦公室，在那裡呆了一個小時，遊說薄熙來，讓他重新考慮撤銷王立軍職務的決定，但是薄熙來拒絕收回成命。徐明又去了王立軍住處，勸他不要魯莽從事。王立軍還在為臉上的耳光和免職一事而憤恨，始終不依不饒。徐明深知薄王衝突必會危及周圍朋友，導致災難性後果。再加上他本人也捲入了海伍德案的密謀，

所以他感到無比恐懼。之後的三天裡，他試圖再次聯絡薄熙來。在他最後的努力失敗後，2月5日，徐明登上他的私人飛機，朝澳大利亞飛去——據說他有澳大利亞的綠卡。中國很多頂級商人都有外國的居留許可，作為萬一政府政策改變時的一條退路。

之後幾個星期展開的大戲，印證了徐明最初的擔心。

徐明1971年出生在大連郊外一個小村莊，一家人在一間15平米（有說30平米）的小房子裡住了好多年。朋友們都叫他“徐胖子”，緣於他矮壯身材的一個親昵綽號。有個村民記得徐明是個膽小羞怯的孩子，卻具有精明的商業頭腦。《南方周末》報導，上高中的時候，徐明就從批發商手裡買來各種文具和小點心，再零售給同學，給自己掙下零花錢。他的朋友們說，在泡妞上，徐明不遺餘力。他追求一位會彈鋼琴的同學，追了整整五年，兩人才在1993年結婚。

高中畢業後，徐明稱自己進了瀋陽航空工業大學，但一個大學同學說，他上的是瀋陽航空工業大學開的三年大專班，國家不給學費補貼，畢業生得自己找工作。徐明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冷庫駐大連辦事處業務員，這是一家出口對蝦到日本的企業。作為公司的業務代表，徐明在大連有了間辦公室，他的工作是接待日本客戶，按照他們的要求協調發貨事宜。閒下來沒事時，他經常去一家舞廳跳舞，帶著部手機，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一部大哥大手機是很吸引女孩子的。

一年以後，徐明辭掉了出口公司的工作，在大連一家大

酒店裡租了一間套房作為辦公室，自己成立了一家對蝦貿易公司。那些日子裡，政府對生蝦貿易限制很多，但對熟蝦並無明文規定。徐明想鑽政策的空子，做出口凍熟蝦的生意。他的朋友回憶說，當時徐明的對蝦貿易公司半年內沒做成一單生意，只好灰心喪氣地放棄。失望之下，他回到老家，辦了一個小廠，給一家韓國客戶加工無線電路板。

1992年初，他又不甘現狀，回到了大連。一家雜誌介紹說，他開始穿西裝，連續幾個小時地苦練普通話，克服他的鄉下地方口音。他決定要學會一門外語，提高自己的書法水平，並學會開車。這三件事，他只做到了一件：開車。

在大連，有人把他介紹給谷開來，當時大連市長的夫人。自從結識了谷開來和她丈夫薄熙來，徐明得到的好處可就太大了。

90年代，對於與國外合資的企業，政府提供了諸多優惠政策。很多利用了這一優惠的公司，只是在公司名錄上加上個外國人的名字，做一份假的合資合同。徐明去了趟澳門，會見了三位股東，他們同意他用三人名字入股。簽完合同後他和三位股東去吃飯，在回酒店的途中，酒後駕車的股東之一失去控制，釀成車禍，三個股東當場死亡。徐明活了下來，只斷了幾根肋骨。

徐明沒有被嚇住，回來以後繼續推進自己的計劃，成立了一個外貿公司，自己當總經理和法人代表。雖然外方合資人都死了，但徐明憑著這份合資合同，從中國農業銀行貸到一大筆款子，買下一座辦公樓，後來成為他公司的總部大廈。

1993 年，薄熙來領導下的大連要進行一系列大型公共設施的項目。徐明嗅到了商機。他找到一位已從日本和美國購買了多台二手機械設備的港商，雙方合資，建立了大連實德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並在谷開來的幫助下，得到了他第一個政府合同：為勝利廣場的地基挖土石方。他從這一項目獲利 300 萬元。



徐明被稱為“薄熙來的秘密錢袋”。

當薄熙來決定在星海灣建一個亞洲最大的公共廣場時，徐明的新公司與政府簽下合同，承接了一個土石方工程，用混凝土加上從城市另一端挖來的土，填實 60 萬立方米的空間。薄熙來在大連當市長期間，類似這樣的建築工程，徐明一共拿到過不止 30 項。

1994 年，徐明的生意又達到另一個里程碑。作為“綠化大連、明亮大連、美化大連”計劃的一部分，薄熙來要求，大連主要街道和高速公路兩旁的商業樓和居民樓，還有居民小區，都要安裝塑鋼門窗，那樣看上去美觀、堅固、有利於環保——塑鋼是一種複合塑料，堅固如鋼，但輕得多且透明。徐明是這一項目的兩個競標者之一，他跑了一趟歐洲，研究了塑鋼加工的最先進工藝，還找到了一位德國的合作夥伴。他們合資成立了大連實德塑鋼工業有限公司。徐明耗資 1.2 億元，引進了 12 條門框窗框組裝生產線。官方記錄顯示，徐明貸款 3000 萬元，建起大連實德塑鋼門窗加工廠，是大連同類加工廠中唯一的一家。

薄熙來市政府的訂單滾滾而來。當局全力以赴，推進塑鋼門窗的普及，對於負擔不起安裝費的居民，政府還提供補貼。很短時間內，徐明的產品就在全城到處可見了，城中主要的政府大樓和商業大樓，還有新建的居民小區，都換上了塑鋼門窗。

1998 年，實德塑鋼工業有限公司一年可生產四噸塑鋼，到了 2001 年，公司年產量便達到 40 噸，客戶來自全中國以及南朝鮮、日本、美國、加拿大和歐盟。公司的資產超過 20 億人民幣。

隨著薄熙來在政治上的上升，徐明財運滾滾。有薄熙來持續支持，徐明擴大了生意，進入熱水暖器、家用電器和房地產等行業。薄熙來把全國聞名的大連足球隊看作是大連的“名片”，在薄熙來的敦促下，1999 年 2 月，徐明投資 6000

萬元收購了大連足球俱樂部，一年後成為其唯一的股東，將俱樂部改名為“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徐明承認，他並不懂足球。在收購俱樂部之前，他總共只看過 20 分鐘的球賽。“第一年裡 徐明連一次比賽也沒來看過，”一位球員對紀偉仁說，“我們向他發邀請，請他來看比賽，每一次徐明都沒來。”

徐明接手足球俱樂部之初，薄熙來和其他市裡領導每次比賽都去看。徐明很積極地投入時間和金錢，以確保他的球隊打贏比賽。他打算把體育變成真正的商業。2000 年，徐明對俱樂部進行了結構上的改變。他收購之前的很多老隊員和教練都退役和辭職了，由他組織起一支全新的隊伍。2001 年和 2002 年，徐明又買下全國六家俱樂部，逐漸建立起一個足球帝國，在兩大聯賽中總共擁有了七支球隊。徐明是那種狂熱的賭徒，他實行了操縱比賽的方案——如果實德的某一支明星球隊需要打贏一場比賽，其他球隊就得配合讓它贏。如果某支球隊只有贏了某場球賽，才能確保不被淘汰出聯賽，那麼其他球隊，包括明星球隊，就得輸給它。薄熙來醜聞之後，很多四川球迷痛責徐明毀了他們的球隊——徐明買下他們的球隊，使它陷於操縱比賽、打假球的醜聞。

“是找徐明好好算帳的時候了！”一位球迷在自己的博客裡說。

最近幾年，隨著民眾呼聲高漲，政府開始打擊操縱足球比賽。中國足球協會的兩位高官被判 10 年以上監禁。徐明因為與薄熙來和周永康的親密關係，暫時逃脫了制裁。

除了足球，徐明還進軍房地產。2001 年，在中國各銀行



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

收緊貸款政策之時，實德集團也上了很多銀行的黑名單，銀行擔心徐明有太多的風險投資，他的公司若崩潰，將觸發一場嚴重危機。徐明憑藉他在政府中朋友的幫助，通過在房地產市場和其他資本投資，再一次平安度過風暴。

那一年，徐明連設備帶土地一起，以 2.56 億人民幣的價格，把一個工廠賣給一家大型化學公司。之後不久，有人給徐明通消息，說政府正在計劃買下一塊土地，用於一項開發計劃。他趕快在化學公司裡買下大部分股份，得以控制公司的管理，用便宜得多的價格，把土地又買回到他自己的公司。正如預期的，等到他把土地賣給政府時，他淨賺了 2.3 億元人民幣。土地賣出完成後，徐明又把化學公司的股份全部賣

出，又賺了 1460 萬元。

一位徐明的兒時夥伴告訴《南方周末》，徐明對於錢的欲望是貪得無厭的。2002 年，他因飲酒過度——這在商人中很普遍，他們必須花費大量時間，請客戶和政府官員喝酒——而突發肝硬化，生命垂危。身邊的人聽說新鮮的熊膽能救肝，便四處搜羅熊膽，最後聽說香港動物園有頭熊快死了，一位朋友立即飛過去，等到熊死了，便出大價買回那熊膽。

不知是因為幸運，還是西藥，還是那頭熊，徐明的病情逐漸穩定下來。他朋友們認定這次瀕死經歷，會使他對人生有個新看法。但是正相反，徐明比過去更貪心了。“我要掙更多的錢。”他說，“更有錢就能直接殺一頭熊，”否則還得等到它死。

他很快就回到辦公室，2002 年又開始了幾項冒險事業，包括購進一家人壽保險公司，買下三家銀行的股份。2004 年，在薄熙來擔任商務部長時，徐明獲得了在大連建立一家石化公司的執照，不過，這一計劃從來沒有實施。

到 2005 年，徐明共擁有三家上市公司，三家銀行，兩家保險公司，一家避險基金，還有十多家企業，涵蓋七個工業行業，包括塑鋼、汽車製造、石化和製藥。2011 年，實德集團名列全國第 66 大私營公司，全年收入達 12 億元人民幣。奇怪的是，徐明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從 2005 年的第 8 名，降到 2011 年的第 253 名，讓很多人懷疑，徐明也如中國大多數商人一樣，隱瞞了資產，避免被政府列為調查目標——上了《福布斯》榜的絕大多數企業，都因此而垮台。另

外有人認為，薄熙來離開大連以後，徐明的生意就極大地縮水了。

中國一家官方媒體 2012 年 5 月曾報導，徐明的家用電器公司正面臨成本提高和利潤率降低的挑戰。政府在 2005 年，取消了他的汽車生產的執照。他的足球企業又醜聞纏身，贊助者銳減。總有些關於徐明欠球員薪水，實德集團欠債數十億的傳聞。2011 年，他還被迫放棄了他在實德集團的 CEO 位置，不過他一直還是總裁。

徐明的財富逐漸減少也許驅使他更接近薄熙來的圈子。徐明比任何人都更寄希望於薄熙來進入政治局常委，以掌握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據中紀委系統的一位官員說，徐明和薄熙來其他生意朋友，搬著成箱的現金到北京，遊說其他政治局委員，賄賂媒體，支持薄熙來的政治競標。

2012 年 2 月，徐明據信在澳大利亞呆了兩個星期，眼看著薄熙來醜聞逐漸披露。2 月底，薄熙來找到了他，罵他是膽小鬼，敦促他回來。有了薄熙來的保證，徐明覺得應該沒事了，就返回了中國。

和薄熙來一樣，徐明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也大大地錯了。2012 年 3 月 14 日，溫家寶對薄熙來在重慶政策提出嚴肅批評。重慶一位官員透露，一個小時之內，大約 70 位市級領導被帶到北京聽取一個“重要傳達”——關於薄熙來解職。徐明就在那天夜裡消失。公安部的一個消息來源說，3 月 16 日，徐明企圖第二次逃出中國，但是被公安局和海關攔截。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梳理了中國官方媒體，尋找關於徐明下落

的線索，但是沒有找到。

3 月底，一家隸屬新華社的財經雜誌確認了徐明的被捕。報導說，徐明因捲入經濟犯罪而“被相關部門控制”。同時，中紀委派調查組到大連，調查徐明的商業活動。即使文章並沒有提供細節，公眾也知道徐明的被拘押必定與薄熙來有關。

3 月 30 日，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在南京一場球賽中慘敗，比賽結束後，一位記者向隊員們打聽徐明的情況，他們都搖頭，什麼也沒說。

徐明的實德集團 3 月 31 日發出內部通知，承認公司上層從 3 月 14 日起就沒有了徐明的消息，沒有任何政府機構會正式通報發生了什麼。根據這一通知，公司已就徐明的失蹤向大連市政府遞交了書面報告，徐明的哥哥臨時出任總裁，代



徐明成為許多媒體的封面人物。

理行使徐明的職權。公司承諾遵守黨的政策，保持業務照常運行。這個通知先是貼在新浪網站上，但很快被刪除了。

徐明的被捕逐漸公開以後，更多信息開始曝光。有報導指徐明為薄瓜瓜付了學費和生活費，還包下了谷開來在海外旅行的大部分費用。另外，徐明支付了數以百萬元給女演員和模特，安排她們跟薄熙來睡覺。有一次，大連新來的一位電視女主播，因與薄熙來有染懷了孕，徐明拿出了 1000 萬封口費。一位官方媒體的記者說，徐明面臨操縱比賽和違反中國金融條例的指控。一條指控說，2009 年，他抵押了一塊不屬於自己公司的土地，從地方銀行獲得貸款 1.5 億元。

2012 年 9 月 9 日，在對重慶前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審判中，官方文件中提到徐明的名字：

2009 年 4 月，王立軍在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期間，其一直系親屬調北京某部門工作，因為沒有房子，收受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明出資人民幣 285 萬餘元在北京騰置的兩套住房，並以其岳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事後，王立軍當面向徐明表達了感謝。同年 7 月，王立軍接受徐明的請托，指令重慶辦案部門將已羈押的潘某、王某、張某予以釋放。

徐明的名字還出現在谷開來的供詞中，稱他幫助策劃了海伍德的謀殺，提供了指認海伍德是“販毒頭目”的假舉報。這些揭露，預示著徐明未來會有比較重的刑罰。

徐明的故事讓人想到，中國很多億萬富翁都走了類似的彎路。此前最近的一位是黃光裕，他 1990 年從廣東鄉下來到

北京，懷揣 4000 人民幣，創辦了他的國美電器店。國美後來成為中國第二大家用電器零售商。從 2005 年到 2008 年，他在胡潤“中國大陸富豪榜”上被列為首富，資產 430 億元。

2010 年他 41 歲時，被指控犯有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 14 年徒刑。指控稱，2006 年到 2008 年，他直接或指使他人，向五名政府官員用現金和房產形式行賄 450 萬元，以換取企業利益。

黃光裕東窗事發，導致公安部經濟犯罪調查局、國家稅務局、北京市公安局一群高官落馬。公安部部長助理也因收受黃光裕賄賂而接受調查。

徐明被捕前，他的幾位朋友表達過他們對他的擔心。2000 年的一天，一位同事到徐明辦公室匯報工作，中間徐明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大連市某位副區長。同事聽出那位副區長是想通過徐明，和薄熙來搭上線尋求晉升機會。幾個月後，那同事對《南方周末》說，他預感徐明會出事，“和某些領導利益捆綁太深了。”同事對徐明提醒過，但徐明不以為意。

徐明和其他中國富商的厄運，凸顯了中國官商之間既密切又高風險的關係。在中國經商，商人要極大地仰仗高官，一位百萬富翁，去巴結一個小小政府機構的頭頭，這種情況太常見了，那個小頭頭很可能控制著地方政策和資源，可以讓那商人的財富一夜之間蕩然無存。我的朋友最近到中國中部去了一趟，聽說了這麼一件事：一家超市連鎖店的老闆，因為不肯捐款給一項工程，得罪了一個在市人大任職的高官。一年後，老闆得到通知，為建一座辦公樓，他的連鎖超市中



右一為王立軍，右三為徐明，左二為趙本山。

最大的一家要被拆遷，而他剛剛續約了一個 10 年租期，在這家超市投資很大。就算市政府給他補貼了一部分損失，失去了這一黃金地段，還是有效地摧毀了他的企業。

由於政治和商業之間如此無法分離，中國的很多商人，比學者對政治都更為敏感。很多到紐約來訪、請我吃飯的商人，飯桌上談的都是政治。談話中間我發現，他們消息都非常靈通，對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都有深刻的理解。我問他們在中國都有哪一類的政治關係，多數比較大的商人都會有省一級書記、省長、市長或政治局委員的朋友。

這種吸引力是雙方的。官員們也越來越依靠商人給他們自己的家庭開銷買單。官員們清楚，如果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給自己多撈些好處，退休後他們就將一無所有。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來自商人的賄賂，是以紅包、購物卡或無限使用某個賬號等等形式。那一套方式，已經進化為各種各樣行賄的

方法，一位富商就好像一個高官的私人會計或地下金庫的經理。他不聲不響地就把高官全家人的大開銷付清了。有些官員，比如像薄熙來，甚至要他們的商業夥伴給他們買房子、負擔子女在海外上學的費用。有時候，一位富商會讓一位官員或他的家人，在某個企業中成為一個不出聲的股東。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官員一分不花，就擁有了公司的一部分，公眾和黨都毫無覺察；而商人得到了必要的政治庇護，或得到政府的工程。

80年代，共產黨禁止高幹子女經商，但是現在，很少看到哪位高官的子女沒有利用父母的關係做生意的。這一現象在各级政府中都有。有時候，某個商人成為某位官員秘密的遊說人，代表這位官員對更高官員行賄借以謀得提升，或付錢給媒體，發表文章對這位官員歌功頌德。結果，腐敗便滲透到各級黨和政府。如果哪位官員試圖保持清白，他或她就會被視為破壞規則，很快被清除掉。

因為共同利益，商與官就被拴在一條船上了。哪一邊出了問題，另一邊都會一起沈沒。行文至此，徐明依然被拘押在一個秘密地點，上層們正在給薄熙來羅織一個鐵案，徐明的證詞無疑是舉足輕重。然而，這麼多注意力都只集中在薄熙來，整個世界卻似乎已經忘了徐明，一度是商業和金融媒體焦點的那位傳奇億萬富翁。徐明的處境，說明了中國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一旦富商失去了權力者的庇護，他就可以像一隻螞蟻一樣被碾死。這也恰恰是徐明緊緊抱住薄熙來的原因，只是他投錯了靠山。

人民總理，還是影帝？

2012年10月中旬，《紐約時報》的編輯與中國外交部聯繫，請求置評一篇關於溫家寶總理的家人所掌握的金融資產的文章，遭到中國官員的拒絕。隨後，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親自造訪了《紐約時報》總部，試圖阻止這一文章的發表。文章作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是《紐約時報》駐上海分社社長、商業記者。

“中國官員向《紐約時報》高層宣佈了六點，”一位接近溫總理的人對我說，“他們解釋了兩國文化和政治上的差異，要求《紐約時報》不要刊發這篇關於溫總理的報導。張業遂大使還威脅說，在黨代會前夕發表這樣一篇對溫總理的負面文章，會嚴重破壞中美關係。”

中國官員對西方新聞機構缺乏基本瞭解以及其自負可見一斑。同時，張業遂大使的干涉只能證實這篇文章的重要性。10月25日，《紐約時報》在它的英文和中文網站上，發表了張大衛的長篇調查報告。文章證實了這些年來微博上和海外中文媒體刊登的關於溫家寶總理夫人和兒子的大量傳言。

《紐約時報》披露，溫家寶的很多親屬，包括他兒子、女兒、弟弟、妹夫，在他執政期間都變成了巨富。一項公司與監管記錄表明，在總理的親屬中，有些人的生意風格十分強勢，他們掌控了價值不低於27億美元的資產。張大衛發現，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HOME PAGE TODAY'S PAPER VIDEO MOST POPULAR U.S. Edition

Subscribe: Digital / Home Delivery Log In / Register Now

The New York Times

Thursday, October 25, 2012 Last Update: 7:63 PM ET

iPhone Cases MARCUACORS.COM

Search [Sign Up](#) [Account](#) Follow Us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LinkedIn](#) [YouTube](#) [RSS](#) [Email](#) [Print](#) [Subscribe to Home Delivery](#) [Personalize Your Weather](#)

WORLD

U.S.

POLITICS

NEW YORK

BUSINESS

DEALBOOK

TECHNOLOGY

SPORTS

SCIENCE

HEALTH

ARTS

STYLE

OPINION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By DAVID SARTOREA 4:47 PM ET

It is unclear how much Wen Jiaba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who has staked a position as a populist and a reformer, knows about the \$2.7 billion in assets that his family has amassed.

• The Last Shot: Ask About the Wealth of Chinese Officials

♥ Post a Comment | Read (4)

2 Children Killed on Upper West Side; Nanny Is Arrested

By WENDY HADENSTEIN and SARAH SANTORA 5 minutes ago

The police said the victims, ages 6 and 2, were found in a bathtub by their mother. The nanny was found with a self-inflicted wound, and two other people were also stabbed, the police said.

ELECTION 2012

Both Romney and Obama Avoid Talk of Climate Change

By JOHN H. BROGGER

Business Leaders Urge Deficit Deal. Even if Their Taxes Rise

By JACQUE CALMES 1:08 PM ET

Some executives are stepping up pressure on Washington to get a deficit-reduction deal completed even if it calls for more revenue and higher tax bills for them.

Officer Held in Plot to Cook and Eat Women

By JOSEPH GOLDSTEIN 4:25 PM ET

A 20-year-old police officer accused of cooking a



0:00 / 1:38

TOWNIES

An Office With an Unexpected View After answering an ad on Craigslist, things got weird.

EDITORIAL

Kentucky's Egregious Death Penalty A court blocked executions. Now Kentucky should abolish capital punishment.

THE OPINION Pages

OP-ED COLUMNISTS

- Kristof: Romney's Economic Model Collapsing Connected Snack-Ovens
- Kravt: A Milestone in Massachusetts
- Kiew: Ryan's Poverty Play

WORK IN OPINION

- Editorial: Student Debt Taking Note: Obama on Stimulus
- Op-Ed: Spies and Co.

MARKETS [View 10/25/2012](#)

S&P 500	Dow	Nasdaq
14,112.97	13,903.48	2,686.12
+4.22	+29.34	+4.42
+0.32%	+0.22%	+0.15%

GET QUOTES [My Portfolio](#) [Stocks](#) [ETFs](#) [Funds](#) [More](#)

THE RACKETEER

THE NEW LEAD THRILLER BY JOHN GRISHAM

START READING NOW



《紐約時報》刊發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長篇調查報告。

在很多情況下，溫家寶家族的名字都掩藏在多層的朋友、同事、商業夥伴合資和投資載體背後。

張大衛此番財務解析，細緻而不同尋常地揭示出，在經濟高速發展、政府影響和私人財富重疊交錯的中國，擁有政治人脈的人物是如何利用自己溝通政商的能力來謀取利益的。

文章稱，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通過她參與的珠寶生意而暴富；而他的兒子溫雲松，通過私募基金和其他商業交易謀

得大利。張大衛說，他沒有發現溫家寶本人名下的任何財產，從記錄上也看不出他是否幫助了親屬的商業活動。

關於溫家寶的故事被全世界的媒體競相轉載，但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情。中國政府在文章發表的三小時後，就屏蔽了《紐約時報》在中國的網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嚴厲指責《紐約時報》“抹黑中國且別有用心”，與此同時，官方媒體攻擊《紐約時報》是“記者多次抄襲造假”。網上所有“27億美元”，或“溫家寶”的字樣都被屏蔽，但網民們聰明地避開屏蔽，用“寶寶”一詞代替溫家寶的名字。一位博主甚至引用溫家寶經常說的“人民有知情權和監督政府的權利”，點出對實際現狀的殘酷諷刺。

對於一般公眾來說，很難將這位“廉潔愛民”的總理與那個默許自己家人利用自己政治地位斂財 27 億美元的人連在一起。儘管有些人把這一報導視為純屬捏造，意在詆毀他們熱愛的總理，很多人卻感到受了愚弄。

“溫家寶就是一個偽君子，”財經網的一位網友留言說。一位北京的記者也贊同：“政治圈子裡眾所周知，溫家非常有錢，”她說，“據說就連前主席江澤民都跟溫家寶開玩笑，管他叫‘中國首富’。可他在反腐運動中喊得最響。這篇文章表明了腐敗有多麼普遍。中國有句話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現在當官的都在把權轉換成錢。《紐約時報》做了國內媒體沒法做到的事情。”

巧合的是，《紐約時報》發表這一文章的同一天，國內官方媒體報導，中國人大常委會宣佈罷免薄熙來全國人大代表

的職務，這就意味著，薄熙來免於起訴的可能不存在了。午夜前 20 分鐘，新華社發表了另一條消息：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對涉嫌犯罪的薄熙來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這兩起事件的巧合，使得有人說，挺薄派向海外媒體提供了負面和虛假消息，以報復溫家寶對薄熙來的整肅。早在 2012 年 2 月，王立軍叛逃事件的兩個星期前，一位黨內知情人就斷言，薄熙來雇用了幾個中國記者和學者整理溫家寶家族的黑材料。媒體大規模攻擊溫家寶的計劃，在 2012 年上半年就定好了，意在讓溫家寶出醜，削弱他參與選定總理接班人的能力。10 月 23 日，一位未署名的網上作者，在《紐約時報》通知中國政府要求置評之後，顯然已經知道即將出台的文章，在網上再次聲稱，十多家英文和中文媒體，包括我的新聞網，都在 10 月裡收到過關於溫家族的大量文件。“黨內保守派由來已久地蓄意組織了這一借外國媒體之手的卑鄙惡意攻擊，意在敗壞中國總理的名聲，甚至主席的選舉未署名的作者說，“這些文件中含有數百頁的公司記錄和內部通知。沒有黨內高層的幫助，獲得這樣保密的材料，是不可能的。”

另外，文章還說，這些文件中含有假證據和誤導媒體的推測。未署名的作者指出，在溫家寶一案中，陰謀策劃者有意把其他人的資產歸到溫家人的名下，以造成轟動。

因為《紐約時報》作者在中國工作期間使用了一個中國名字“張大衛”，一位博友在網上搜尋，發現了幾篇署名“張大衛”的關於讚揚薄熙來在重慶成就的文章。這位博主迅速

得出結論，這位張大衛在重慶被薄熙來請過喝酒吃飯，他文章中的事實應該受到質疑。幾個小時後，其他博友指出，兩位不是同一人。紐約時報的張大衛從來沒去過重慶。

看完無名作者在網上的文章，我跟幾個海外媒體聯絡了一下。沒有人收到過關於溫家寶的“大量文件”。

在 12 月裡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張大衛也斷然否認從黨內知情人獲得過任何信息。他說，他在一年前就開始了這項調查，他的信息都是從公共記錄上獲得的。另外，他在自己



《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

博客中說，“不僅泄密文件並不存在，而且在報導過程中，我也從未見過任何主動提出或暗示說自己持有關於溫家寶家族財產的文件的人。我是通過查閱購買公司記錄，來開展我的報導的，如果我可以斗膽推測，這是一番在我之前沒有人做過的查閱。”

我也在明鏡新聞網上的一篇評論中，對這一傳言提出了質疑。“重要的問題是，《紐約時報》是否準確和公正地陳述了事實，”我寫道，“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紐約時報》進行了嚴謹的調查，提供了一份周全的報告。《紐約時報》為

中國政府和溫總理評論這篇報導提供了作出反應的機會，但他們誰也沒有反應。”

即便如此，一些政治分析家和中國公眾還是心存疑慮。一位分析家指責，《紐約時報》把自己降格為一個中國權力之爭的工具。《溫家寶傳》的作者高新，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說：

我不能斷言溫家寶是清白的，或溫家寶家族是清白的。但是中共高層官員有幾個人的子女沒在商海上混跡？為什麼趕在十八大溫家寶退休之前來打溫家寶？很顯然，就是溫家寶在這個關鍵時刻給自己樹了敵人。特別是他直接利用向全世界發話的場合，否定整個文革復辟勢力。共產黨政權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做過，包括胡錦濤。中共黨內的薄派勢力也好，毛派勢力也好，左派勢力也好，肯定都對他恨之入骨。

溫家寶就這樣成了新一輪權力之爭中目標最大的犧牲品。

不過，政治分析家們承認，2010年以來，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傳言一直不斷，在溫家寶擔當了關於薄熙來案的重要角色之後，這種聲浪就開始重新升溫。學者陳小平分析：

自從薄熙來被解職以後，針對黨內反腐敗問題，溫家寶有過幾次高調談話，呼籲貫徹法律，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溫家寶家族的財政狀況，吸引媒體更多的監督是很自然的。內部知情人可能向海外中文媒體泄露過新聞線索。當西方記者抓住線索後，就開始展開了自己的獨立調查。《紐約時報》這篇經過認真調查的報導，把溫家寶置於政治上危險的境地，

擊中了要害：薄熙來不是高官中唯一有腐敗醜聞的。那些把他弄下台的人，包括似乎最愛民的總理，都是一樣有問題的。

時年 72 歲的溫家寶，以他悲天憫人和平易謙遜的個性聞名，被公眾看做是一個和藹的、學者風度的官員。他瞭解尋常百姓的疾苦，講話中經常引經據典。他不是太子黨中的一員。他在講話中多次提到自己普通的出身成長於天津一個尋常人家，父母都是教員，小時候，全家經歷了戰亂的苦難。記者們提到他時都親切地稱他“溫爺爺”。每逢春節，全家團聚的日子，溫家寶不是在邊遠的大西北鄉下和當地居民一起過節，就是在井下和煤礦工人一起吃餃子。他會流著淚給礦難遇難者家屬鞠躬，在被艾滋病毀掉的村莊握住一位患者的手。很多年了，人們注意到，他穿著同一件舊外套，同一雙舊球鞋，走訪工廠和農村。

溫家寶的職業生涯從地質力學隊的技術員開始，然後成為甘肅省地質局的幹部。80 年代初，他調到北京，在地質部擔任領導職位。他與具有改革頭腦的總書記胡耀邦的關係，使他升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負責黨的高級領導人的日常事務。1988 年對胡耀邦的整肅之後他未受牽連，繼續在這一職位上，直到趙紫陽接任總書記。



溫家寶陪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

1989年，百萬抗議者佔領天安門廣場，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有意借此反腐敗運動推進他的改革計劃，叫溫家寶給正在美國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打電報。趙紫陽希望聯合萬里，一道制止保守派發佈戒嚴令。溫家寶沒有發出這樣的電報。相反，他向政治局常委報告了趙紫陽的行爲。趙紫陽最終被元老們罷黜，軟禁在家中。趙紫陽離開那天，溫家寶陪他到天安門廣場，在那裡趙含淚發表了告別講話。在天安門屠殺之後，溫家寶毫髮無損地又出現了一——批評他的人稱他爲機會主義者——繼續擔任下一位總書記江澤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年，在江澤民的支持下，溫家寶登上總理的位置。

溫家寶掌權時，中國在實現前所未有的經濟起飛中，又

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90年代，黨的領袖們把希望寄託於高經濟增長，相信一個強勁的經濟將會證明共產黨的合法性。結果，不均衡的經濟政策，導致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極大破壞。另外，政府的數字顯示，中國工業的增長，大多集中在沿海省份和大城市。廣大的內陸地區——全國總面積的71%，居住著全國30%的人口——在2003年，國民生產總值只佔全國的17%。沿海地區的增長，與內陸地區持續的停滯，意味著城鄉之間發展和收入的差別、貧富差別，都在急劇擴大。

從全球看，很多經濟學家用基尼指數來判斷資產或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其值在0和1之間——0表明收入分配完全平等，1表明最不平等。中國的基尼指數在2003年是0.47，遠高於鄰國日本（0.24）和美國（0.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擁護共產黨革命、被毛澤東稱為“國家主人”的工人和農民，落到了社會的底層。為了解決發展和收入分配的懸殊，溫家寶和胡錦濤採取了一系列利民政策，比如2005年廢除農業稅，建立社會保障系統，頒佈法規保護中小私人企業。這些政策被證明收效甚微，城鄉差別還在進一步擴大。面對廣泛的社會不滿，溫家寶和胡錦濤加快實施高調的反腐戰役，認為腐敗已經嚴重破壞了人民對黨的信任。2003年，黨的反腐機構展開了範圍更廣的調查，把3000多名被控腐敗的政府官員關進監獄。溫家寶還試圖出台規定，要求政府高級幹部公佈家庭財政情況。這一動議遇到強大阻力，迄今束之高閣。

在第二個五年任期內，胡錦濤採取措施，支持不景氣的

國有企業，以支撐經濟；同時對異議人士嚴酷鎮壓，以維護社會穩定。溫家寶卻開始偏離黨的路線，支持在民主改革上自由派大膽的言論。他經常舉行包括外國媒體的記者招待會，對過去政治上敏感的話題，他以坦率的回答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2010 年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前，在回答法國《世界報》記者關於民主問題的提問時，溫家寶說：

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就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環境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

在 2012 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改革”一詞被溫家寶提到了七次。他說，中國“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中國異議人士作家余傑，寫了《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被警察關押和多次毆打。被釋放後他離開了中國。余傑指責溫家寶關於民主的言辭虛假而空洞，他穿著舊外套對貧苦家庭的多次訪問純粹是公開表演。余傑是最先揭露溫家寶妻子和兒子的人之一，稱他們利用政治關係，給自己建立了龐大的商業帝國。他還指出，溫家寶根本無意促進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只會危及他自己家族的經濟利益。

溫家寶還因他在 2008 年 5 月在四川地震中的雙重面孔飽受批評。那次地震造成近 7 萬人被確認喪生，其中 5335 人是中小學生。



溫家寶視察汶川地震災區。

地震後幾個小時，溫總理就出現了。不顧自己被劃破手臂，他在災區幾天幾夜指揮救災，含淚安慰幸存者。前所未有的災難和政府迅即反應，引發了公眾前所未有的積極響應。地震幾天之內，公眾紛紛起來捐款，很多人來到四川，幫助當地居民疏散、安置。政府也給了記者前所未有的自由去報導災情，這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起混亂的謠言和猜測。

然而，抗震救災工作帶來的團結一致和積極因素並沒能持續太久。很快，官員們恢復了他們一貫的腐敗和官僚作風。對媒體的控制又回來了。很多失去孩子的心碎父母聚集在一起，要求地方官員對學校建設中的豆腐渣工程進行調查。在他們的要求得不到答覆時，憤怒的居民舉行了一系列示威。警察被叫來，逮捕和關押了很多家長及人權活動家。溫家寶從未進行過干預。一位家長給溫家寶寫信：

您真的相信當地官員的指控，說我們心懷顛覆政府的惡意嗎？胡主席和您在大學曾是學工程的。您很瞭解有些學校的樓房是被不合標準的建築商蓋的。可是您無視這一問題，因為您害怕我們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在政治分析家看來，溫家寶的自由派言辭，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戰役，沒有什麼兩樣。本質上，兩人都是民粹主義者，都試圖在公眾不滿情緒中贏得民心，而兩人都並不相信自己所宣揚的。據說 2004 年在薄熙來擔任商務部長的時候，溫家寶是他的“粉絲”。他們一起執行過幾項貿易任務，溫家寶甚至推薦薄熙來擔任副總理一職。不過，他們的關係在薄熙來去了重慶以後就變得緊張起來。重慶市委的一位官員說，薄熙來開始與其他太子黨走得更近，疏遠了溫家寶。在幾個場合，他公開痛斥溫家寶。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薄熙來稱讚他的搭檔重慶市長，說他“比中國總理能幹多了”。薄熙來的話把市長和很多與會者弄得很尷尬。

2011 年，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吸引了全國的注意，溫家寶卻成爲一個坦率的批評家，對這種打擊腐敗、達到共同富裕似乎有效的方式，拒不表示認同。其他高層領導都到重慶去過，對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給予高度讚揚，溫家寶卻支持廣東省委書記、薄熙來的政治對手汪洋，他倡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改革，和政治上的自由化。溫家寶在他的文章中明確地說，他一直以胡耀邦等改革家爲榜樣；而薄熙來則大言不慚地把自己當做老一輩革命家的繼承人，比如毛澤東和他自己的父親。



2012年3月，溫家寶在人大會議後答記者問向薄熙來發難。

所以，2012年3月，溫家寶在人大會議期間答記者問，成為第一位嚴厲批評薄熙來的高層領導，這一事實就具有了很大的意義。溫家寶指責薄熙來是企圖恢復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做法—那些做法曾使成千上萬的人們被迫害至死。4月，當政治局常委中討論如何處理薄熙來，是內部懲戒還是實行司法調查意見出現分歧時，溫家寶和前總書記江澤民一道，堅決主張把薄熙來作為刑事案件審判，讓他受到嚴厲的懲罰。

北京一位退休官員認為，溫家寶對薄熙來的強硬立場，並不全是意識形態的因素。看到薄熙來在重慶對自己的政敵和私營企業老闆採取的嚴厲手段，“溫家寶就決定在2013年自己任期屆滿之前，徹底整垮薄熙來，以保護自己、保護家人的利益。”同時，薄熙來感到了溫家寶有意阻止他進入政治

局常委，據說他曾決心在自己掌權以後，借反腐的名義，把溫家寶家人都送進監獄。

2012年9月，薄熙來被開除出黨、面臨刑事審判之後，根多人認為72歲的總理大獲全勝。然而，《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幾乎賠盡了溫家寶從薄熙來的倒台中獲得的一切。他自己倒成了公眾憤怒和嘲笑的鞭子。我在明鏡新聞網上寫了一篇評論：如果被證明是真的，溫家寶的腐敗對共產黨的損害，要大於薄熙來。薄熙來只是一個地區的領導，收受賄賂不過2000萬元。作為第二高位的領導，標榜自己是為人民的人，溫家寶醜聞破壞的是黨的信譽，直接挑戰黨的合法性。

居住在美國的評論家馮勝平，卻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溫家寶醜聞。在馮勝平看來，薄熙來代表極左，而溫家寶代表右派。他們兩人的政策，對黨內當權派的利益而言，都是一種威脅。薄熙來的軟肋在於他的公安局長，王立軍利用美國領事館對他發起攻擊；而溫家寶的軟肋就是有一堆貪婪的親戚。現在兩個策略都用上了：除掉薄熙來，就為在黨代會上的領導權平穩交接掃除了一個障礙；而溫家寶的醜聞，則可以安撫那些擔心失去一黨專政的保守派。

居住在美國的學者陳小平說得更為尖刻：“溫家寶選擇懲罰薄熙來，是因為他政治上的野心和政策，加上腐敗罪行和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所有這些都會讓公眾高興——人民憎恨腐敗官員。溫家寶沒有意識到，打倒薄熙來的同樣武器會對準他自己。現在，溫家寶的對手要攻擊他的形象，同樣用的是

反腐敗的名義。
在黨代會前，溫家寶醜聞給黨內激烈的權力之爭又增加了新的變數，溫家寶的報導發出之後兩小時，一個自稱是“溫家寶家一位朋友”的人，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問我能不能採訪一位叫段偉紅的女富商《紐約時報》的報導裡提到過她。她想告訴明鏡新聞網，《紐約時報》



段偉紅：《紐約時報》文中羅列大部分資產，是被錯當成溫家寶家人的了。

文章中羅列的大部分資產，都被錯當成是溫家寶家人的了。我安排了一名記者進行了採訪。接著，另一個與溫家關係很近的來源又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這第二個來源披露說，溫家已經請了律師，很快要發表一個聲明，要我發在明鏡新聞網上。據這個消息來源說，溫總理在看完《紐約時報》的文章後，做出了四點回應：

第一，他的家人沒有從事任何不合法的商業行爲；第二，《紐約時報》披露他們家族擁有 27 億美元（170 億人民幣）根本不存在；第三，凡有關的家人都應該就此公開澄清，並接受工商、財務和司法的調查和審計，並承擔責任；第四，其他親屬、“朋友”、“同事”應該對他們自己的商業和行爲承擔責任。

我很快就接到了來自君合律師事務所和國浩律師事務所發來的聲明，兩家事務所都在北京。這份聲明與我從溫家朋友那裡聽到的大體相似，只是律師們加上了要對《紐約時報》提起法律訴訟的警告。所有這些都在明鏡新聞網上發表，後來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在兩天時間裡，我接到了來自溫家寶家人和生意夥伴發來的照片和文件，爲溫總理進行熱切的辯護。我請教的法律專家認爲，這些文件太模糊，辯詞太無力，不能作爲無罪或有罪的證據。

不同尋常的是，而且也許比醜聞本身更具意義的是，爲溫家寶辯護所採取的方法。作爲一個編輯，我已經習慣了，每次有哪位高官的負面報導發表了，官方新聞審查都會在網絡上干擾，騷擾記者，試圖攔截那篇文章，中國外交部會發佈一個簡短的聲明，指責媒體“別有用心，醜化中國領導人”。

還從來沒有哪個文章中提到的個人，發來過任何反應。2012 年 6 月，彭博網刊登了關於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報導，這一報導並沒有在中國國內發表出來，習近平的朋友採取了不同尋常的步驟，給我發來了詳盡的事實，反駁彭博的報導。而溫家寶一案，他事實上答應，在黨代會後，要面對公眾爲

自己辯護。這種主動的與媒體配合，完全是出人預料的，透露出將給媒體以更多自由，在政治舞台上允許媒體參與的可能性。

另外，溫家寶的親戚們還通過明鏡新聞網傳遞了一個信息：溫家寶會書面回應《紐約時報》的指控。“不管怎麼樣，我必須向人民說清楚，我要求我的家人交代清楚，我準備為此承擔責任，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溫家寶說。

溫家寶的決定，在網上引來正面肯定的反應。“如果他和家人有違規的情況，他也願意面對其後果，”四川一位網民說，“即使最後進了監獄，他也會作為一個受尊敬的政治家而青史留名，他的誠實和勇氣將有助於實現真正的政治改革。”

我在明鏡新聞網上的文章裡，請溫家寶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們想一想《紐約時報》的文章向中國展現的機會：多年來，溫總理一直在推動公佈財產規定的出台。如果他自信沒有什麼可隱瞞的，我會建議他把自己家人的財產記錄公諸於眾，就像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們那樣。他公佈了這些數字，就給中國政治建立了一個新標準，給其他高層領導樹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榜樣。透明度是阻止腐敗和拯救黨的一個有效方式。

我的文章還敦促高層領導們不要阻礙溫家寶的努力。我估計黨內某些高層領導會阻止溫家寶公開出來辯解，因為這樣會開啓一個危險的先例；溫家寶自己的一些家人也可能要他沈默，不要損害他們的經濟利益：

關鍵問題是，如果溫總理屈服於體制，罔顧公眾的呼聲，

堅持否認，直到退休，他和其他高層就會向全世界證明，這個黨的腐敗已經沒救了，爛透了。他們都會像世界上所有腐敗的獨裁者一樣，落個可悲的下場。

中國領導人很為自己的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和政治大國而自豪。不過，要做一個超級大國，還意味著中國必須接受西方媒體的監督，因為中國做出的每一個政治和經濟上的決定，都會產生全球性後果。

《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族的報導，導致了媒體對其他高官更廣泛的監督——2012年12月，彭博通訊社就發表過一篇關於一個老革命家的億萬富翁後代的文章一並在政治對手中間也引發了新一輪攻擊，他們競相向海外媒體揭露對方的污點。國外媒體，包括海外中文媒體，以振奮的姿態，扮演著本應屬於中國國內媒體的公民監督人角色。共產黨要麼在越來越多的媒體監督下有所改進，要麼被知情的大眾推翻。

2010年10月，在接受CNN全球公共廣場電視節目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的現場採訪時，溫家寶發出了聲明：“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走筆至此，我們還沒有看到來自溫家寶總理本人的任何回應。他要麼是遇到了領導班子的反對，正如我在評論文章中所預言的；要麼是他自己意識到，對《紐約時報》揭出的他家人巨額財產的問題，他無法澄清，因為報導中那些，大部分是真實的。

胡主席與他的總管

雖然官方反覆聲稱，薄熙來醜聞是一個司法案件，不是政治案件，公眾還是會把黨的高層領導人，比如胡錦濤和溫家寶，而不是法庭上那些端坐正中的人，看成是實際上的法官。

公眾的這一認知，是合乎事實的。在中國，公安幹警、檢察官和法官，都是由黨控制的，所有政治上敏感的案子，黨在審判前就已經決定了結果。

於是，胡錦濤和溫家寶就成了薄熙來在黨內的對手的代名詞，這些對手們精心導演了 2012 年 2 月開始的政治大戲。在很多海外媒體的報導中 這個案子是薄熙來與胡溫的對決。到了 7 月，反薄人士甚至把薄熙來被解職稱為胡錦濤執政期內的一個亮點，否則胡錦濤還真談不上有什麼建樹。

正如我在前一節所描述的，在這兩個代表人物中，溫家寶才可能稱得上是薄熙來的真正政敵。很多分析家稱，胡錦濤的加入只是勉為其難。如果有人仔細留意一下胡錦濤在任期內的政策，就不難看出，胡錦濤對薄熙來在意識形態方面非常接近~他們都在致力於做毛澤東的信徒。

2002 年 12 月 5 日，一場大雪落在中國北方大地，把首都北京城外的山區變成一片冰天雪地，就像毛澤東在他一首詞中形容的：“山舞銀蛇，原馳蠟象。”在那個飛雪的寒冷日子裡，因為道路難行，人們被告知留在家中。然而惡劣的天



胡錦濤率政治局常委到西柏坡朝聖。

氣，沒有阻止新上任的總書記、60 歲胡錦濤的旅程。他來到了西柏坡，共產黨的“聖地”之一，1948 年毛澤東和他的黨中央機關臨時總部。

一頭染得烏黑的頭髮——共產黨高官千篇一律的面目，就像他們曾經千篇一律的毛式中山裝——一副意味深長虔誠的面孔。總書記在幾個手下簇擁下來了。這是他正式成為總書記以來，第一次公開露面。儘管已經當了十年“皇太子”，胡錦濤始終是個高深莫測的人。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他對黨和國家面臨的問題是何立場。用中國曾經的共產主義鄰居當個參照，人們很想知道，他是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呢，還是中國的普京。

他選擇西柏坡為他即將擔負的角色定調子，是因為在革

命勝利前夜的 1948 年，毛澤東在西柏坡為黨構想了許多統治策略，指揮了對國民黨部隊的三大戰役。多年以來變得默默無聞、且破損失修，西柏坡在 21 世紀初才又恢復了生機，成為一個旅遊者都來光臨的地方。它離首都都不遠，現在經常有各地黨組織的團體來參觀訪問。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基本上所有 60 歲以下的人——在這裡可以產生一種懷舊的感覺。從西柏坡的展覽和圖片上，可以看到早年艱苦奮鬥的共產黨高層領導們簡陋的生活狀況。參觀的人們在這裡聽到他們的傳奇故事，朱德將軍怎樣幫助當地人犁地、收割莊稼，他在自己理髮員的葬禮上怎麼自願當個抬棺材的人。在磨房裡幹活時毛澤東用過的磨盤，周恩來在一個雨夜救了一個村民時提過的馬燈，董必武用來紡線的木紡車……是這裡突出的展品。他們儉樸的生活方式，和今天的領導們形成極大的反差。

在他短暫的造訪中，胡錦濤回顧了毛在 40 年代革命的成功經驗，尋找著替他回答中國當今問題的靈感。他在官方控制的媒體面前，採取了這一不同尋常的舉動，於是整個國家都看到了他的朝聖。新華社報導說，胡錦濤在一個臨時的禮堂裡，專注地聽講解員介紹了在這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警告全黨，在成為一個執政黨後，要力戒自滿和腐敗。他說：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

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難苦奮鬥的作風。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上作出了以下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不接受禮物；不過多互相祝酒；不過多互相鼓掌；不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等等。

一位導遊告訴一個外國媒體記者，當今來訪的人們聽到這些總是譏笑出聲，因為在如今當官的中間，公款喝酒吃飯，接受禮物，與每年各級領導數以百萬元計的貪污相比，都是最低級別的腐敗了。

跟著胡錦濤來的記者們發現，他用自己的 30 元錢吃了一頓飯。儘管手下人勸阻，因為當地政府的招待所條件不夠好，但他還是堅持就在西柏坡過夜。他想體驗一下在這個老革命根據地，一般老百姓的日子是怎麼過的。第二天，胡錦濤和他的隨從訪問了幾個村民的家，對當地官員說，“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的黨，是不能生存和興旺的。”

胡錦濤離開村子後，一位記者問一位跟總書記聊了 14 分鐘的韓姓村民，“你覺得胡錦濤總書記怎麼樣？”“他人很好，”韓先生笑逐顏開地說，“他特別告訴我們，事先什麼也不要準備。”村民的評語——“他是個好人”——反映了公眾在 2002 年時對胡錦濤總的印象，那時候，一般老百姓還是充滿希望和謹慎樂觀的。他不像前任江澤民，給人感覺浮誇、愛出風頭、精英派頭，胡錦濤吻合一個年輕帝王的傳統形象——沈靜、謙遜、謹慎，加上有教養和穩重的舉止。他被視為一個真正的平民，瞭解百姓的需要。在他當政期間，他反

覆呼籲對毛澤東的感情，把恢復對毛澤東的崇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他時時告誡黨員們，提醒大家，黨首先是人民的黨，黨根基於此，才獲得執政的合法性。他還盡力效仿毛，在政治控制上收得更緊，和普京在蘇聯垮台後所做的一樣。他的很多親民政策和他對異議人士的嚴酷鎮壓，都反映了毛的影響。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運動，正是胡錦濤左派哲學的一種順理成章的表現。

胡錦濤與太子黨不同，他 1942 年生於中國東南部江蘇省的一個小茶商家庭。他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的茶葉店又被戰爭和自然災害毀了。共產黨掌權後，他父親進入一家國營公司當了會計，用微薄的工資帶大三個孩子。

1959 年，憑藉自己的聰明和勤奮，胡錦濤考入清華大學一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水利工程。1968 年，他被分配到邊遠的甘肅省，在水電部下邊的一個工程局當技術員。在甘肅，他克服了在毛澤東時代自己政治條件的不利因素，逐漸走上了黨的仕途，從工程師轉為管理幹部，當上了機關黨總支部副書記。中國的記者們喜歡用胡錦濤早期生涯中的一件事，來說明他來自底層，不歧視那些在腐敗幹部手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們。1978 年，胡錦濤的父親在家鄉去世，死前冤案還沒做結論。在“文革”中他父親得罪了當地幹部，於是被說成貪污公款，一度甚至還被關了起來，身體搞垮了。這事成了全家人多年的陰影。毛澤東去世後，當地政府答應重新審查他父親的案子，為他平反。在回家鄉奔喪期間，胡錦濤找到有關部門和當時的領導，要求給父親恢復名譽，在

下葬前，讓逝者心安。

胡錦濤聽了朋友們勸告，在家鄉的一家最高檔的飯店擺下午宴，請那些領導們過去“喝喝酒、談談心”。胡錦濤花了50塊錢，當時幾乎就是他一個月的工資，擺了兩桌筵席，但是沒有一個人來赴宴。兩個多小時以後，縣委辦公室一位主任來了，說縣長他們太忙來不了。胡錦濤只好將飯店的所有廚房師傅以及跑堂的、洗碗的，全部叫到一起，把兩桌酒菜吃了。這種屈辱和傷害，使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胡錦濤家鄉的地方官，完全誤判了他的政治前景。1980年，鄧小平治下的共產黨修改了黨章，廢除了老幹部的終身制，胡錦濤政治生涯大放光明。同年3月，黨公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接班計劃，要求把有科技背景的大學畢業生幹部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上。在甘肅，省委書記宋平，是胡錦濤的清華學長，他注意到任的胡錦濤，在一次城市計劃會議上，胡錦濤驚人的記憶力和他對統計數字的掌握，給宋平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1981年，宋平被調回北京擔任國家計委的領導，他安排胡錦濤到北京的中央黨校參加幹部培訓班。在為期一年的學習期間，鄧小平給黨的人事部門交待了一項任務：在馬上要召開的黨代會上，他要在中央委員會裡看到至少50名50歲以下的新生力量。

鄧小平的要求被及時地滿足了。1982年，一大批相對年輕的有大學學歷者成為中央委員。胡錦濤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成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和家人從甘肅搬到了北京。

共青團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吸收年齡在 14 歲到 28 歲的青年。共青團目前估計有 7300 萬團員，組織結構和共產黨一樣，任務是指導青年人的意識形態和各種活動。胡錦濤在團中央工作了兩年多時間，

先是團中央書記



共青團的掌門人胡錦濤

處常務書記，然後是第一書記。在此期間，他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熟悉起來，隨他一道走遍全國，為中共提出的現代化建設的號召，動員組織年輕人。80 年代中期，黨內高層的改革家與毛派保守派，為中國的前途鬥爭得十分激烈。兩派都來爭取青年團，擴大對下一代的影響。決定站在哪一邊、支持層人民的生活。在貴州，胡記，胡錦濤呼籲社會和宗教哪一派，對胡錦濤是一個挑戰，他謹慎地選擇了中間道路：實際貫徹改革派發起的活動，同時對保守派倡導的毛主義理想也積極響應和貫徹，左右逢源。

1985年，在改革派領袖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推薦下，胡錦濤被調到中國西南部的貴州省主政。這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胡錦濤告訴媒體說，作為省委書記，貴州給他提供了少有的機會，瞭解真正的中國，瞭解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在貴州，胡錦濤展示了他政治個性的特徵——他安靜地集中精神於當地的經濟和教育，忠實地按照北京的指示，不公開偏向任何一個政治派別。他的謹慎再次使他獲益，1987年，當他的恩師胡耀邦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而被迫辭職時，胡錦濤免於像許多同齡官員那樣遭到整肅。但他的代價，是隨後被委派到西藏當區委書記，那是一個不穩定的國際矚目的敏感地區，需要一個穩重的領導。

他到西藏幾個月後，藏族擁護北京的精神領袖班禪喇嘛死於心臟病突發。他的突然去世，使得各種傳言不脛而走，其中一個說，因為他對黨的西藏政策提出了批評，共產黨把他暗殺了。這是一個政治和社會不安定時期。作為新上任的區委書記，胡錦濤社會和宗教領袖們維持和睦。儘管他一直努力，暴亂還是發生了。1989年3月7日，國務院宣佈了在拉薩的戒嚴令。第二天，《西藏日報》刊登了一幅大照片，胡錦濤戴著鋼盔，指揮戒嚴部隊恢復秩序。胡錦濤給西藏民眾看到的面孔，是在一個嚇人的鋼盔下面。這是一個小心計算過的政治姿態。從形勢的嚴重性判斷，胡錦濤知道，如果他太軟，海外媒體支持的藏獨勢力就可能咄咄逼人。他需要展現一個形象：中國絕不會在西藏的國家主權上後退一寸，那是中國在1951年確立的，1965年，西藏被確定為自治區。

胡錦濤戴鋼盔的新聞照片傳到北京，改變了黨內元老的觀念。有個未經證實的故事說，秘書把《西藏日報》上胡錦濤的照片拿給鄧小平，鄧看後說：“這個娃娃敢幹，堅持原則。”

拉薩的戒嚴令震驚了世界。歐洲議會、美國國會和許多人權組織，都強烈譴責中國的殘酷鎮壓。15 兒有個中國地緣政治的問題，但胡錦濤強硬到底，結束了暴亂。對於胡錦濤在北京的支持者來說，這是一個漂亮的開端。

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是鄧小平和他那一代人在中央委員會施加影響的最後機會。在把政權交出去之前，元老們對下一個世紀的新領導班子上任變得放心不下，整個國家還處在 1989 年那場後來被官方稱之為“天安門風波”的震驚之下。新的領導班子將決定中國下一個世紀的方向，元老們希望有一個平穩的接班機制，以保證黨維持其統治地位，國家不放棄共產主義。即將退休的鄧小平最關心的，就是選擇一個可靠的領袖，能夠接替鄧小平的接班人江澤民，有能力阻止和平衡江澤民的權力，同時繼續完成鄧小平發起和支持的改革。

在尋找的過程中，胡錦濤出現在鄧小平的腦海。胡錦濤對西藏暴亂的處理，在鄧小平和很多元老的記憶裡依然鮮活，讓他們相信，這個年輕人會是一個強硬的領袖。據說，鄧小平喜歡胡錦濤的聽話和出活兒。胡錦濤平凡的家庭出身，也讓公眾比較容易接受他，胡錦濤巧妙地與黨內兩派都培養了很好的關係，所以他的提升，不會打破現狀，也不會造成黨內分化。

對胡錦濤的選擇，讓公眾和政治分析家們吃驚；西藏區



鄧小平與胡錦濤。

委書記，很大程度上不為人知的角色，在中共十四大上竟被指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中國的皇儲。胡錦濤很快就被公眾形容為一個乏味和缺乏幽默感的人，因為他從來不會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或隨心所欲，永遠是處在兩個主人之間。一方面，他需要討好提拔了他的鄧小平和其他元老，雖然元老們要退休了，在政治圈內他們仍然很活躍、並具有影響力，胡錦濤知道，他們既肯旨夠抬高他，也能夠毀了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須謹慎地維持好與他目前的老闆江澤民的關係，江同樣掌握著他的命運。胡錦濤需要讓各方都滿意。他利用自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位置，悄悄把自己的親信，尤其是原來在團中央的同事，提拔到國家和地方的高位。結果，一大批共青團幹部進了中央委員會。到了胡錦濤正式繼位以後，

這一趨勢還在繼續。儘管胡錦濤從來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在黨內還是被視為共青團派的“精神領袖”和太子黨一道，共青團派在目前中國政壇上也佔據了顯著地位。

在流行術語中，團派指的是生於新中國、在共青團系統裡搞政治起家的那批人。在團的章程中，共青團被定義為共產黨的後備軍，長期以來都被視為青年人在黨內上升的培訓班和起跑點。不像太子黨目下樣擁有父母或親戚的豐富政治和社會資源，團派中的大多數，比如胡錦濤，都是在普通人家長大，憑藉自己的天資、人脈，或乾脆就是運氣，而被提升的。

過去十年間，團派在黨內已經構成相當緊密的政治勢力。他們沒有一個固定的政治平台，但是，為同一個組織工作的共同經歷把他們凝聚在一起。一個人提升了，總是會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太子黨天生有優越感，認為自己是中國的政治精英。太子黨往往更重商業、更重發展——薄熙來可以被視為其中的一個異類；而團派傾向於倡導社會和經濟平等，把自己視為人民大眾利益的代表。他們支持教育中的平等機會，更有可能為社會弱勢群體說話。因為他們接觸過中學生和大學生，大多數團派都是優秀的社區組織者，意識形態色彩更濃。

胡錦濤提拔的團派，多數生於 50 年代，成長於“文革”時期，80%以上有大學學歷。胡錦濤和很多同代人都是理工科專業背景，當然也有很多團派是法律、經濟、金融、哲學和教育專業。因為都是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從不同級別的青

年團組織中起家、又逐漸在黨內上升，他們通常被認為是職業官僚。胡錦濤本人可能是毛主義的真正追隨者，但前共青團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高伐林認為，其他很多共青團派則是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當作幫助他們事業發展的工具，是可以隨風改變的。

以太子黨與商業界關係密切為參照系——他們的家族通過各自的政治人脈都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說，大多數團派官員相對比較“乾淨”，在處理黨內腐敗時，具有比較強的正義感。很多團派人士，包括胡錦濤和原河南和遼寧省委書記、2013 年上任的中國總理李克強，他們之所以高升，與他們的“清白”不無關係。康曉光認為團派較少腐敗的原因，與他們過去的工作有關，在團系統的工作很少接觸財政金融事務。這個簡單化的歸納倒適用於胡錦濤，他走訪之處，堅持只要簡單伙食，拒絕山珍海味和美酒。李克強是出名的工作狂，據說周末加班的時候就吃方便麵。但還是有一些涉及團派高官的醜聞，比如胡錦濤的中辦主任令計劃，證明派系的分野不是腐敗的障礙，腐敗已經影響到幾乎每一位官員了。

胡錦濤時期，除了李克強，其他快速上升到全國舞台的還有汪洋，他曾在安徽團省委當過宣傳部長和副書記，2005 年成為重慶市委書記，2007 年成為廣東省委書記。和薄熙來一樣，他也是進入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這些團派幹部，和胡錦濤有著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價值觀和政治視野，胡錦濤對他們的提拔，體現出他對自己上任後將面臨的巨大挑戰

的擔心。在經濟上，中國獲益於他的前任江澤民和前總理朱鎔基的努力，朱鎔基的大膽改革開創了一個高速增長的時期。在江澤民時代，政府強調GDP增長，相信把蛋糕做大，大家就可以都分到一塊，人人高興。這樣一來，黨的統治地位也就牢固了。到了胡錦濤掌權的時候，社會各階層都明顯地比過去富裕多了一中國這一階段產生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多的百萬富翁——重新出現的極大不平等，讓黨的創建理想無法自圓其說。可是整個國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社會動蕩，心中不滿的城市居民和農民工，進行了一波又一波大規模示威，抗議強制拆遷、欠薪、欠養老金，還有普遍的政府腐敗。爲了追求更高經濟增長，中國耗費了土地和環境等資源，沒有對後代的任何考慮。廣大的內陸地區依然大大落後。

胡錦濤意識到必須設法填平越來越加寬的鴻溝，緩解社會衝突。他也知道，政治改革操之過急會破壞權力平衡，得罪一些人。如不慎重，就可能引爆被抑制的衝突，一下子就會失去黨和國家。他從自己的前輩、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身上吸取了教訓。胡耀邦以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勇氣著稱，趙紫陽則拒絕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和平抗議，兩人都在任期末滿的時候就被罷免了。

胡錦濤不會那麼做。他秉持一種政治哲學，把毛澤東不惜代價維持一黨專政，與孔子的以民爲本相結合。結果就是他著名的“和諧社會”頌歌，或稱“新三民主義”，即，政府要“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

在胡錦濤治下，共產黨從國家原來專注的“發展才是硬

道理”，或“把蛋糕做大，”轉為如何平等、公正地給每一個社會群體分蛋糕，讓所有的人都從迅速發展的經濟中得到好處。在胡錦濤和他的夥伴溫家寶領導下，為了給農民減負，農業稅廢除了；為了改善進城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更靈活的政策頒佈了；為帶動內陸經濟，更多資金投入了；城市中的最低工資標準強迫實施了；政府還對經濟住宅區的開發提供了補貼。總的來說，這些政策受到了中國老百姓的歡迎。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薄熙來在重慶進一步擴大了這些計劃，卻在他下台之後被他的政敵指責為“背離了黨的路線”。

胡錦濤拒絕任何改革政治體制的激烈主張，但他進行了一些裝點門面的改變。他要黨更加開放，先從公布某些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內容開始。他敦促官方報紙和電視減少一些領導活動的報導，更多地關注普通百姓；他禁止了中國領導人出訪外國時的迎來送往。對公眾來說，這些新政策體現了一種受人歡迎的趨勢。

評論家們卻不為所動。有人說，“改善人民生活可以穩定經濟，但實踐證明，胡錦濤給窮人每增1元的福利，官僚們放進自己腰包的錢就增加10元甚至還多。”海內外的異議人士確信，沒有根本的政治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不能保證真正在乎人民的福利，尊重人民的意願。

就在黨提倡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時，公安機構也加強了對任何與黨“不和諧”的聲音壓制的力度。在胡錦濤時期，政府設計了全國範圍的監視系統，在整個國家佈置了便衣警察9警察可以讓民衆失蹤，讓其無限期遭關押、遭毒打。不

僅異議人士是靶子，對黨的幹部也不放過。他們的汽車和家裡被安了竊聽器，而且，在權力鬥爭中，官員們可能在反腐的名義下被抓走、被審問。當局在網絡監控上面耗資巨大，限制自由傳播信息，把中國隔離於整個世界之外，很多網站被防火牆攔截，當局還設計過濾軟件，對個人電腦實行監控。很多記者和博友因為寫了批評政府的文章就被綁架、被拘禁。長沙《當代商報》原編輯部主任師濤，2005年4月被判十年徒刑，因為通過自己的雅虎信箱，向美國網站《民主通訊》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他在信中記錄了當地宣傳機構發出的通知——要求限制報導政府所禁止的法輪功包圍中南海抗議15周年。他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

這樣嚴厲的措施，讓公眾紛紛冷嘲熱諷：他們稱胡錦濤的政策是“掛羊頭，賣狗肉”。

中國的網民把“構建和諧社會”概念的解釋為“聽話，該歌德時便歌德，該閉嘴時就閉嘴”。如果政府封掉了一個網站，或刪掉了貼子，被封的人會說，“網站被和諧了”。

2008到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機肆虐許多國家之際，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卻從2008年第4季度的6.8%升到2009年全年9.2%，胡錦濤因領航中國幸免於難而贏了分。一系列刺激措施提高了城市基礎設施的花費，北京當局用金融補貼和財政優惠政策，加大了對國有企業的支持，改變了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鼓勵私人企業、允許其成長，而讓低效益國有企業破產的趨勢。2008年，隨著政府基金的注入，國有企業在鋼鐵、煤礦、化工、航天、食品和房地產等領域又呈現龍

頭老大態勢。低效益而且十年前就已經虧損的中央政府控制下的企業——“央企”——在 2009 年時，又變成增長財富的象徵了。“央企”二字成了行話，意味著一種新的中國經濟模式。許多中國經濟學家開始質疑國家市場改革的方向，擔心國有企業的快速成長是不是會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最終扼殺中國剛剛興起的市場經濟。

全球的金融危機提升了中國的地位，中國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個拯救世界經濟的“救星”角色，而美國則成了造成世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民主和自由的普世價值失去了它們的吸引力。

隨著西方政府壓低了他們批評中國人權的調門，以換取更多商業機會，北京變得越發膽壯，開始鼓吹在極權控制下有限市場經濟的優越性。2009 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主賓國，一位官員宣稱：“我們不是來聽你們上民主課的，那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江澤民時代，中國偶爾會釋放一些政治犯，把他們放逐海外，作為“善意的”姿態或者討價還價的誘碼，以便在其他能使中國獲益的問題上從西方政府那裡得到一些讓步。在胡錦濤時代，這種情況就再沒有發生過。很多異議人士或民權活動家繼續被關在獄中，不管國際社會譴責的聲浪有多高，他就是不做任何“交易”，拒不釋放。相反，政府全力以赴捍衛自己的底線，逮捕和關押任何膽敢對一黨獨裁提出挑戰的人士。2009 年，政府逮捕並關押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因為他在起草呼籲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的“08 憲章”

中扮演的角色。在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公安部門拘捕了作家、藝術家和人權活動家，其中包括艾未未，把他們關押了幾個星期，親屬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江澤民曾用英文背誦過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講演，會用他的方式對媒體解釋他不是一個獨裁者；胡錦濤則根本懶得這麼做，人權活動家嚴厲指責他為真正的毛派大獨裁者。

2011 年 1 月，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對美國進行了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訪問。在白宮南草坪的歡迎儀式上，美國總統奧巴馬滿臉笑容，表現出世界頭號超級大國領袖的自信。而中國主席，第二超級大國的領袖，臉色卻嚴峻得嚇人。在主席位置上已近九年，又有過十年的預備期，胡錦濤還是那麼難以放鬆。不管他是主人還是客人，他都是同樣的一副表情——拘板而嚴謹。作為中國頭號人物，從前的游擊隊首領毛澤東具有無法無天叛逆者的天份；黨內元老鄧小平散發出老道和權威；說英語的江澤民展現了一個表演者的華麗；而胡錦濤就是個僵硬的木偶。

在胡錦濤時代，政治從社會層面轉到了經濟層面一不同的利益集團控制和操縱著政治決策。胡錦濤治下的經濟，是權力經濟。政治權力與商業聯合起來，構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控制著市場，壟斷著贏利。

腐敗的規模，在胡錦濤治下也是前所未有的。權力和金錢滋生貪婪。蔓延的腐敗，逐漸侵入到警察、稅收、法庭、審計、質量控制和信訪等部門。儘管胡錦濤發起了一次又一次反腐倡廉運動，卻無一奏效。他撤掉一個腐敗官員，又冒



2009 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主賓國，習近平出席開幕式。

出來千萬個。腐敗和社會懸殊，產生了一座座社會不滿的火山，隨時可能爆發。胡錦濤試圖挽救這個體制，但他的努力是表面的——太微不足道，也太晚了。

在他任期屆滿前夕，官方媒體對胡錦濤大力讚揚，稱他這十年是中國的“黃金時代”，然而內部知情人說，黨內很多人，包括退休官員，都說胡錦濤的任期是“停滯的十年”、“無所作爲的十年”。一些太子黨，把共產黨中國視爲他們的父母同毛一道建造的“大廈”，說胡錦濤是一個“不稱職的管家”，是“毛主席不及格的學生”。

胡錦濤的不稱職，就爲機會主義分子提供了空間，右邊的溫家寶、左邊的薄熙來就冒出來擴大他們的民粹政策了。政治上看，胡錦濤被錯誤地看成一個改革家，與溫家寶站在一起，反對薄熙來。然而當我們審視一番胡錦濤過去的歷史，

就不難看出，胡錦濤與薄熙來才更為一致，薄熙來在重慶所推行的，是胡錦濤對中國所實施的，或說將其推行到了極致。如果說薄熙來是一個“冒牌毛派”，胡錦濤才是一個毛的真正信徒。

在他執政的最後三年中，胡錦濤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壟斷了國家的資源，壟斷了對政府、軍隊、立法和司法、對媒體、以及所有政府企業的控制，還將這一控制擴大到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到了很多私企和外企的雇員現在建立了黨支部的程度。黨用納稅人的錢，去推廣鄉村黨組織，以加強它對農村地區的控制。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胡錦濤給黨員幹部做報告，說中國“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

薄熙來實踐了胡錦濤所宣揚的。內部知情人說，每次薄熙來到北京來匯報重慶的最新成就，胡錦濤的中辦主任都會安排他見胡錦濤。若沒有王立軍戲劇性、歷史性地跑進美國總領事館，胡錦濤很可能會到重慶，為其吶喊助威，分享薄熙來“共同富裕”政策的好名聲了。毫無疑問的還有：胡錦濤會支持薄熙來進入政治局常委——薄熙來的上升，可以抑制胡錦濤接班人習近平的權力，抑制江澤民支持的強勢太子黨。任何對習近平的挑戰，都會加強胡錦濤卸任後的權威。

因為那樣的原因，胡錦濤 2012 年 2 月對懲辦薄熙來表示了猶豫。到了 4 月中旬，胡錦濤才漸漸改變立場，因為反對薄熙來極端政策的自由派、受到薄熙來打黑擴大化威脅的官員、維護習近平順利接班的黨內元老和一些太子黨、以及薄

熙來打黑的受害者，結成了倒薄的聯盟。

薄熙來的垮台，一開始被看作是對太子黨的致命打擊，激起了公眾對這一群體的不滿，並在黨代會前削弱了這一群體的政治權力。但是事實上，胡錦濤因薄熙來的倒台而失去的，比太子黨失去的還要多，特別是胡錦濤的親信和管家令計劃陷入醜聞之後。胡錦濤從薄熙來垮台得到的政治資本，也被接踵而至的政治危機衝得精光，反而給江澤民和其他黨內元老找到了干預的藉口。目前，在新的常委中，胡錦濤幾乎沒有機會安插自己更多的同盟軍。

令計劃醜聞在3月18日一大早突然爆發。一輛黑色法拉利跑車在北京一條高速公路上失控，猛烈撞上橋墩，由於速度太快，車又彈回來，撞上安全護欄，落到路邊。媒體的照片顯示，車子在撞擊中完全損毀，引擎落到車身外5米遠的地方。車中有三人。司機的軀體從車的殘骸中拉出來時是全裸的，當場死亡。他被認出是23歲的令谷，令計劃的兒子。另外兩名女性也從車裡被救出，均嚴重受傷。兩人是藏族人，據說都是半裸。一位匿名消息人告訴明鏡新聞網，令公子當時是赤身裸體，半醉狀態駕駛。出事時，在車上一名半裸的漢族女生的幫助下，車上另一名來自中央民族大學的全裸的藏族女學生，正坐在小令的腿上和他“車震”。一位行人拍下車禍現場，給警察打了電話。15分鐘後，北京的交通警趕到現場，封鎖了道路，進行現場調查。

兩位女子被送到醫院。《亞洲周刊》說，其中一人叫扎西卓瑪，中央民族大學畢業生，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女兒；

另一位叫楊吉，北京政法大學學生，父親是一位享有聲譽的活佛。扎西卓瑪傷及腹部，治愈後回青海療養了。楊吉腿斷成三截，手臂折斷，半身被火燒焦，頭髮都燒光了。她昏迷了兩個星期，但性命保下來了，除了失去兩腿，腰以下癱瘓了。

三個月後，匿名人給我發來加密的電子郵件，詳細講了車禍細節。明鏡新聞網對此進行了報導，在結尾附了一個說明：我們將繼續核實，提供後續報導。這一新聞引起讀者極大興趣，也引來大量評論。有人質疑，一個工薪階層政府幹部怎麼開得起價值 20 萬美元的法拉利？並表達了對令公子奢華生活方式的懷疑；也有人認為這一新聞純粹是薄熙來的支持者編造出來的。有個人在跟帖中說，“很多人恨胡錦濤的親信令計劃，因為是他親手在對薄熙來撤職和逮捕的命令上簽的字。顯然，薄熙來的支持者急、了眼要報復，編出關於他兒子的這個殘忍惡毒的消息。”廣州一位官員看到消息後給我打電話，說這個消息來源“是個寫小說的”。

香港媒體，包括親北京的英語日報《南華早報》，在 9 月到 10 月裡，通過他們自己的消息來源，逐漸證實了很多細節。

《亞洲周刊》報導，車禍那天晚上，三人離開一個私人派對，驅車去另外一個派對。法拉利 458 只能帶一個乘客，但兩個女的還是擠進去了。車子急轉彎的時候，坐在中間那位摔向司機一邊，堵住了方向盤。“車震”的傳言沒有被證實。

55 歲的令計劃生於山西，薄熙來的老家。明鏡新聞網

2012 年 12 月披露說，薄熙來和令計劃兩家關係很近，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生前把令計劃看成是自己的養子。和薄熙來一樣，令計劃也娶了一位姓谷的妻子，她是一名法律工作者，有傳言說她利用丈夫的職權從事賺錢的土地和房地產投資，給全家積累了大筆財富。令計劃任性的兒子通過父親的關係進了北京大學。據北京大學的一位官員說，雖然令計劃兒子的成績差得很遠，但他一年前畢業後，校方還是讓他當了共青團組織的頭頭。令公子是出名的花花公子，對豪華汽車興趣極大。

令計劃於 70 年代中期開始在山西省一個小縣的共青團機構工作。1980 年，薄熙來的父親官復原職當了副總理，就把令計劃帶到北京。23 歲的令計劃被提拔到團中央宣傳部，從此在團中央機關呆了近 20 年，直到 1999 年成為胡錦濤的辦公室主任。

“令計劃與薄熙來的親密關係，讓我們理解了胡主席最初的立場：說薄熙來和王立軍是孤立事件，”明鏡新聞網說，“令計劃是薄熙來在北京的‘深喉’。他的秘密支持使薄熙來深信自己可以安全無虞，這就解釋了薄熙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何以如此自信和傲慢。”

令計劃以對駕馭北京複雜的政治關係具有出奇的能力而聞名，他熟悉黨中央和政府內所有部門。胡錦濤成為總書記後，令計劃成為了他的“管家”，對很多容易忽略的小事情他都一一照顧到，比如檢查胡錦濤要講話的會場，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令計劃的上升是走了捷徑的，2007 年，胡錦濤任

命他當了中央辦公廳主任，這是負責處理高層領導日常事務的位置，溫家寶總理就是從這個位置升到高層的。胡錦濤曾有意圖提拔令計劃和另一位團派、組織部長李源潮進政治局常委，來平衡太子黨的影響力。

薄熙來醜聞出來，令計劃以他中辦主任的位置，協調調查工作。他兒子3月18日的車禍，發生在他簽署薄熙來解職令的三天後。令計劃立刻懷疑，是親薄熙來勢力搞的一場政治謀殺。命令中央警衛局的人馬於3月19日晚包圍了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交出兒子的屍體，立即對車禍展開調查，並命令他們捉拿“凶手”。據說這一對峙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北京的一些居民在微博上寫道，他們聽到了槍聲。未經主席許可，調動中央警衛局的人馬威脅北京市公安局，這種做法近乎兵變。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接到電話後，立刻趕到北京市公安局。他表示要展開徹底的調查。

令計劃意識到，這一離奇車禍一旦泄露出去，很可能會毀了他的政治前程，只得被迫與周永康達成協議。據說，周永康同意讓交警隱去死者真實身份，掩蓋車禍細節，把這一撞車事件埋入一般交通事故的報告。周永康還同意，支持胡錦濤讓令計劃進入政治局常委的努力。作為回報，令計劃繼續說服胡錦濤和溫家寶，限制對周永康朋友薄熙來的調查，確保周不會被牽涉。

《中國式政變》作者紀偉仁在明鏡新聞網上寫道，周永康和令計劃結成了同盟，來處理車禍事件。通過周永康，令計劃還聯繫到蔣潔敏，全球第四大石油公司中石油的董事長。



法拉利跑車車禍。

蔣潔敏從中石油轉了一大筆錢給車禍的兩位受害女子，作為補償和封口。24 小時內，北京的警察接到周永康的指示，銷毀車禍報告。死亡證書上的名字改為姓賈——“假”的同音字。之後幾天裡，幾個目擊者的微博被刪除，“法拉利車禍”、“車震”、或“汽車性愛”等詞，在幾個搜索引擎上都被屏蔽。兩個星期後，《亞洲周刊》發表一篇新聞故事，說令計劃的兒子其實根本沒死，他的微博還在使用。由於死者在死亡證書上的名字姓“賈”，有些網友便猜測，那個瘋狂的司機是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私生子。

看起來這些掩蓋是成功了。作為對周永康幫助的回報，令計劃說服胡錦濤，在薄熙來一案中不要牽涉周永康。他甚至下令對王立軍進行精神方面的檢查，希望能證明，王立軍對薄熙來的指控純粹都是捏造的，緣於王立軍的神經錯亂。

與此同時，周永康幫助令計劃操縱政治局常委的提名程

序。正常情況下，在領導換屆之前，胡錦濤會先通過非正式投票，向中央委員們徵求意見。投票表決是原來計劃好，在6月18日那次會議上進行的。令計劃擔心他兒子法拉利車禍的消息隨時可能泄露，說服胡錦濤把投票日期改到2012年5月7日。投票之前，周永康和令計劃在委員們中間做了大量工作。令計劃的機會看來樂觀。在5月7日的投票中，令計劃名列第三——名單上最有資格的候選人之一，這個名次足可以贏得七個新常委空缺之一了。

不過，令計劃的行動，讓很多人不滿，他們感覺投票日期的改變，沒有遵照向當時的九常委說明情況、向退休領導人比如江澤民等諮詢的正常程序。在給胡錦濤的信中，一些人開始質疑令計劃的動機。

6月，法拉利車禍的事終於暴露了。據說前主席江澤民把胡錦濤叫到家裡，問他對這事知道不知道？胡錦濤搖頭，說他完全被蒙在鼓裡。聽到說令計劃把兒子屍體放在太平間幾個月，不讓妻子和親友去看，生怕人們發現，江澤民斥責令計劃：“沒有人性，怎麼能有黨性？”前總理朱鎔基嘲諷地說：“畜生不如！”

《亞洲周刊》後來的一篇報導披露了另一件涉及令計劃的讓人震驚的事。2012年8月，藏族女孩楊吉逐漸恢復。在北京接受治療期間，她開始感到寂寞，就給朋友們發短信，聊到車禍的事。一個月後，楊吉昏睡過去後就再也沒有醒來，她的醫生把她的死說成是受傷引起的併發症。家人已打算過了冬天就送楊吉回青海西寧療傷，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



令計劃生於山西，與薄家早有淵源。

他們告訴記者：“她要是活不過來，那就是命。”另一位知情人告訴《亞洲周刊》，有官員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楊吉家人，不要跟任何人談車禍的事。“事情很複雜，因為全世界都在打聽這宗交通意外背後的故事。”那官員對楊吉的父親說。楊吉的一位朋友懷疑死因另有內情。“在中國，高官的家屬連外國人都敢毒死，還有公安高官參與隱瞞，一個中國公民又算得了什麼？”楊吉的遺體立刻被火化了，沒有進行屍檢。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葬禮，楊吉所有親屬都被嚴格控制，所有在北京的食宿交通費用均由政府包辦，告訴他們骨灰就留在北京。

8月，江澤民等黨的元老，要求對令計劃徹底調查。但是，薄熙來的案子還懸而未決，政治局常委覺得，十八大會議前，同時處理兩個備受矚目的案件，政治上風險太大。作為折衷方案，令計劃被逐出政治中心。2012年9月1日，他

被降職，到中央統戰部當部長，這是個象徵性的職位。

有傳言說，令計劃在胡錦濤退休後可能會被起訴。一位在中央辦公廳有關係的消息人士，在紐約的卡內基俱樂部告訴我，很多團派和太子黨，指控令計劃蒙騙胡錦濤，在很多重大決策上誤導胡錦濤。比如，他在 2011 年和薄熙來結成秘密聯盟——如果兩人都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就要從習近平手中奪權。令計劃還為胡錦濤安排了視察重慶，為重慶模式背書，但在尼爾·海伍德一案浮出水面、政治局常委多數加入反薄陣營後被迫改變。另外，令計劃和薄熙來的家人都從事了山西一些黑煤窯的開採，利用職權獲得利益。令計劃的降職給了胡錦濤和其他團派致命的一擊。在胡錦濤執政的最後幾年，令計劃聯合另一位共青團出來的高官李源潮，在胡錦濤不太知情的情況下，通過提升大批團派，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其中很多人是他個人關係親近者。在後來的法拉利事件中，以新領袖習近平為首、背後有江澤民支持的太子黨，利用令計劃的調查為藉口，對和令計劃有關係的團派進行了清除，胡錦濤失去了他的影響力而無法干預。

李源潮也是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選，卻在 2012 年 10 月的改組中被踢出局。李克強成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唯一團派。不過，令計劃在過去三年中，弄得李克強和胡錦濤見面談一談都很困難，把李克強越來越推到太子黨陣營去了。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結束後，胡錦濤從所有職位上退下來：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中國軍隊的統帥。胡錦濤的決定讓人意外，很多人推測他會像前任江澤民和鄧

小平那樣，將對軍隊的控制再保留兩年，這樣他就可以在重要崗位上安插更多自己的親信和同盟者，以保護他家人和朋友——比如說令計劃——的利益。

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報導，胡錦濤決定打出“完全退休”的王



李源潮本是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選，但也因團派受挫而被踢出局。

牌，換得黨內部規定，禁止黨高官退休後干政，包括 86 歲的江澤民，他退休多年仍在干預胡錦濤的政務。“胡錦濤此舉是極富勇氣的，”該報稱，“他的舉動，實現了自共產黨 1949 年奪取政權以來，第二次平穩的權力交接，使新一屆領導發起改革更為順利。”

在北京一些觀察家比如記者高瑜看來，胡錦濤的“裸退”很可能是被迫的——十八大前夕的幾個月，胡錦濤已經幾次

表明，他會再留任兩年，高瑜寫道：“六四”之後，完全按照鄧小平南巡路線治國的中共領導集團謀取了巨大無比的經濟利益，也積累了與老百姓不共戴天的腐敗惡果。他們共踏一條船，船下是洶湧澎湃的覆舟之水，沒有一個領導人可以完全依照個人意願安排自己的政治退路，必須受到中共這個領導集團的共同權力制約。因此胡錦濤“裸退”，不是他一個人的事，而是一條船上的事。

即使胡錦濤不情願讓出權力，他的討價還價也被令計劃醜聞給敗壞了，讓他也沒有很多選擇。縱觀胡錦濤整個事業生涯，他對死後的名聲沒有野心。他是一個技術官僚，只想和平順利地完成自己的任期，不要引發什麼內爆。他著名的口號“不折騰”，就是他為政哲學的最好寫照。然而胡錦濤傳給下一任的，是一個充滿醜聞的國家，已經到了政治上瓦解的邊緣。

“我們決不讓他活著出來”

有些傳統の根子之深 就連中共也知道最好別去動它們。 “鬼節”就是這樣一種傳統，中國人不論走到哪裡，舊金山也好，紐約也好，倫敦也好，曼谷也好，都會過這個節。鬼節出現在農曆十月一，西方日曆上大約 11 月中旬，據稱死去的魂靈會回來拜訪生者。在那一天，人們要燒香、用食物祭祖，還會在故去的親人墳前，如果離故鄉親人墳太遠的話就

在自己住的街角，燒很多紙錢、剪裁精緻的紙衣服、甚至紙電視和紙房子。2012 年的鬼節，是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被殺一周年忌辰。也許他的中國遺孀王璐，和他的兩個孩子——12 歲的奧利維亞和 8 歲的彼特，會按照中國傳統，給這個因貪婪導致命喪重慶的人燒燒紙錢。寫到這裡時，王璐和孩子們已經定居倫敦，但她從中國政府得到承諾，她隨時可以回中國來看看。

鬼節過後一個星期，我的合著人走訪了重慶的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從外表看，這裡一切都恢復了常態。合著人問前台的年輕女工作人員，聽沒聽說過海伍德？她謹慎地搖了搖頭。一位內部知情人後來說，謀殺案公開後，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換掉了。海伍德被害的那座別墅，照常營業，但當合著人在樓下房間探頭往裡看時，正在鋪床的服務員似乎十分緊張——簡直就好像海伍德的鬼魂出現一般。她立刻就給經理打了電話。

中國傳統中有種迷信，如果一個鬼魂有怨氣，它就不肯離開活人世界，直到它向仇人報了仇。不知道海伍德的鬼魂是不是還徘徊在重慶？他能夠找到辦法，揭開 11 月 13 日謀殺案的全部真相嗎？海伍德的死引發了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機，他的謀殺案啟動了一系列事件，扳倒了特立獨行的無情政治家薄熙來，幾乎打亂了中國十年一度的權力交接，他會因此感到死得其所嗎？

如果這是一部莎士比亞的戲劇，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定罪，將給主角薄熙來設好舞台，來展現他自己。薄熙來 2012 年 3

月的被免職，4 月的被拘押，都提高了公眾的懸念，加重了公眾的猜測。薄熙來的政敵會怎麼處置他？他的生涯會被腦後一顆子彈終結嗎？

2012 年 8 月底，政治觀察家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們，紛紛在明鏡新聞網上發表文章，推測薄熙來將會有一個“軟著陸”：他只會被開除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不能再當重慶市委書記。這對一個畢其一生在仕途向上爬的人來說，是相當重的懲罰；但是比起在監獄裡關好多年，這又是很輕的懲罰了。這種推測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谷開來審判期間，薄熙來的名字一次也沒有提及，

好像他根本不存在。另外，對薄熙來家人，也沒有關於腐敗問題的指控。一位分析家評論說，薄熙來直到後來才知道他妻子的犯罪，對薄熙來家人財產情況的調查到現在還沒有確鑿的證據。9 月裡對王立軍的輕判，使得更多分析家估計，薄熙來不會面對刑事審判。

“政治局的人對薄熙來的處理意見分歧很大，”9 月 17 日王立軍審判之後，一位官員對明鏡新聞網說：

薄熙來的朋友，包括很多太子黨仍然相信，因為他大膽的親民計劃，他被不公平地懲罰。一些有權勢的人，如周永康，甚至胡錦濤，都不大願意懲罰薄熙來。儘管薄熙來的敵人想斷掉他東山再起的機會，可他們也擔心，再深入調查會牽涉更多的人，產生新的對抗。另外，中國政治形勢變幻莫測，很多官員都十分明白，他們哪天也可能有和薄熙來一樣的下場。想想吧，誰沒有點見不得人的東西？



很多人堅持認為薄熙來是受到陷害。

這種遍及網上和私人談話中的樂觀估計，一定給薄熙來的支持者打氣不少。

9月18日，反日示威席捲全國，數以千計的年輕人砸毀日本產品，包圍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以聲討日本81年前的野蠻入侵。抗議者利用這一紀念日，抗議日本對釣魚島主權的宣稱，中國人堅持認為釣魚島是自己的。中國治安部門全體出動來制止示威行動，他們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場面：幾百名抗議者身穿紅衛兵服裝，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數百毛的畫像舉在空中的奇觀，讓人想起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可怕動亂，令不少人震驚。”《華盛頓郵報》在描述：北京的抗議活動時說。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一名退休工人激烈地為薄熙來辯護：“在黨的歷史上，很多幹部，包括毛主席，都犯過錯誤，但是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改正錯誤。一個人改正



2012年9月18日，重慶抗議者打起的橫幅震驚了中國高層。

了錯誤，就還是好幹部。”

在重慶，抗議者高舉旗幟，上面寫著“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和“趕走小日本，迎回薄熙來。”

這種支持薄熙來的表演，據說震驚了中國高層，他們意識到，自己低估了薄熙來的聲望。一位在中央有許多聯繫的官員給明鏡新聞網發來一封加密郵件，說那些挺薄的場面和口號，讓反薄聯盟中的強硬派更堅定了立場，讓他們相信，嚴厲的懲罰將給薄熙來的支持者發出嚴正的信息，黨在對薄熙來的決定上是一致的，任何放回薄熙來的企圖都是徒勞的。

“那些抗議者想給高層施加壓力釋放薄熙來，結果卻反而害了他，”那位官員說。

一位接近習近平的消息來源說，新的總書記不相信，反日示威中薄熙來那些支持者的出現，會對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決定產生任何影響。9月22日，我們在曼哈頓一家中餐館

的談話中，這位消息人承認，薄熙來的案子，在調查的開始階段，的確在高層中產生了分歧，但是，中紀委提交的大量腐敗證據，震驚了很多政治局委員。他們改變了看法，同意採取更嚴厲的制裁。另外，王立軍爲了爭取寬大，在判刑後也交待了更多關於薄熙來針對幾位政治局常委的陰謀。

兩天後 根據到歐洲旅行的一位高官提供的另一條線索，明鏡新聞網宣佈，薄熙來可能面臨“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這就意味著薄熙來可能面臨刑事指控。同時，我從官方媒體的三位記者那裡得知，對薄熙來“雙開”的請示，將提交政治局即將召開的一次會議批准 如果 25 位政治局委員都同意這個決定，官方電視台將在 2012 年 9 月 29 日晚間播出這一消息。

之後的三天裡，關於薄熙來將被“雙開”的消息在微博上飛快傳播開來，震驚了很多薄熙來的支持者。“直到在 CCTV 上聽到，我才相信了，”重慶一個人在微博上說，“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批判的時候，毛都沒有開除他黨籍。”

9 月 28 日上午，明鏡新聞網發布獨家消息，確認政治局已批准對薄熙來“雙開”。這條新聞播出後，當天下午，一反早上開盤時的低迷，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分別上揚了 1%和 1.5%。投資者相信，政治局對薄熙來一案的一致態度，意味著權力鬥爭很快就會結束 國家的注意力又會回到經濟上來。

正如預報 對薄熙來指控的細則在當天晚上 CCTV 黃金時段的新聞中播出。據官方電視台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9 月 28 日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薄熙來

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報告列出對薄熙來的六項指控：

1，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

報告沒有詳細說明薄熙來具體違反了什麼紀律，但是這一行字清楚地表達了，黨已將他整個政治生涯統統否定了一——從 1984 年他成為金縣區委副書記，到他最后在重慶的任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薄熙來直到 2007 年調到重慶時還被譽為“正派”的幹部。在他到重慶履新的幹部大會上，中組部部長李源潮介紹他是個“思維開放、思路敏捷、開拓精神強、事業心強、作風正派”的人，說他“政治上成熟、黨性原則強、大局觀點強、政策理論水平高，對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原則問題，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過去十年來，官方媒體對薄熙來有過大量報導，把他描述為一顆上升的政治新星。“六個月就天差地別了，”中國著名的左派網站《紅色中國》上一篇評論文章說，“好像就在昨天，薄熙來還是高層領導隊伍中的一名核心成員。一夜之間，他就被打成一個十足的惡棍了。”

北京記者高瑜也有同樣的感覺。她說，報告給人一個印象，薄熙來從政治生涯一開始就在幹壞事了，如果真是那樣，他怎麼還一直能得到提升？誰在撒謊？是黨還是薄熙來？

2，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犯有嚴重錯誤、負有重大責任。

報告中最引人注意的指控，就是明確地把薄熙來和海伍德謀殺案聯繫在一起，儘管在谷開來的審判中沒有提到他。

根據官方媒體過去的報導，對薄熙來的指控似乎大部分根據以下事實：第一，2011 年 12 月，薄熙來非法關押四名被派去調查海伍德案件的辦案人員，強迫他們發誓，他妻子被人設計誣陷殺了人；第二，當王立軍通知他，他妻子是謀殺案嫌犯時，他撤了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非法拘押和審問王立軍的三名手下；第三，據說薄熙來陰謀將王立軍殺掉，做出王立軍有精神病並且自殺的假象。如果在審判薄熙來的時候還看不到新的證據，就不清楚薄熙來有沒有、又是如何捲入陰謀策劃和試圖掩蓋海伍德謀殺案的。這項指控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推測：谷開來的審判是一場政治陰謀，爲的是給薄熙來定罪，說明撤他的職是正當的。

3，薄熙來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他妻子谷開來利用他的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

薄熙來在他政治生涯中一共受賄多少錢？2012年9月28日之前，網上出現過好幾種數字，日本一家報紙說是 60 億美元，博訊網說是 10 億美元。德國之聲中文網說，薄熙來收受賄賂近 1 億元人民幣，其中 1/3 是他的億萬富翁朋友徐明提供的。

北京一位分析家看到過中紀委提交的審查報告全文，上面的數字是 2600 萬元人民幣——薄熙來直接收受 600 萬元，他家人以他名義收受 2000 萬元。這個數字後來被香港《明報》在北京的另一個消息來源所證實。明鏡新聞網採用的，是 2600 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一位署名“中國傷”的博友寫道：“只有 2600 萬元？那薄熙來還真是中國最廉潔的官員了。”

個縣官都可以輕易貪污這個數目。”

其他人也懷疑薄熙來接受的賄賂比這個要高得多，政府縮小數字是爲了掩蓋黨內腐敗的嚴重性，減少給黨的名譽帶來的損失。自從 2012 年 2 月以來，曾有過很多報導，說他兒子在國外過著多麼奢華的生活——他進的是精英學校，學費極高，開的是豪華汽車。另外，薄熙來一家在倫敦擁有一套價值 375 萬美元的公寓，在美國麻州的劍橋，還以每月 3500 美元的租金租了一套公寓。

聽到對薄熙來受賄的指控，重慶一位居民找出他過去講話稿的摘錄，並貼到網上。其中有一段是他在 2012 年 3 月答記者問時說的：“有些媒體給我本人給家庭潑髒水。其實，我和我夫人沒有任何個人資產。幾十年就是這樣下來了。”另一段是他鼓舞人心的語錄，他在重慶當市委書記的時候，這段話到處流傳：“廉潔是一種幸福，不貪不佔，遍體輕鬆，心地坦然，辦事踏實。”

美國之音時事評論員語帶諷刺說：“說得真好，不服不行。”

4，薄熙來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據一位和政治局有密切關係的消息來源說，在 2012 年 9 月 28 日政治局會議上，調查人員提交了一份關於薄熙來情況的報告，逐項羅列了薄熙來和他家人在過去

20 年裡收受的每一筆賄賂，同時，也描述了薄熙來“墮落的生活方式”列出了與薄熙來有不正當性關係的女人們的名字。正如預料的，“墮落的生活方式”抓住了最多的注意力。

“好像沒誰關心薄熙來收受了多少錢，”消息來源說。“很多委員們仔細審閱薄熙來搞女人那部分，要看看‘勃起來’怎麼能做那些他們沒有能力做的，”他開玩笑說。

“薄熙來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一句，雖然說得含糊，也勾起了公眾不潔和好奇的想象。關於薄熙來婚外戀的故事，流傳好些年了，他還在大連當市長時，就有了“勃起來”的名聲。2005年，香港一家雜誌發表了一個受害人的一封公開信，指責薄熙來早在90年代，“一個模特被咬爛乳頭。”《東森新聞》上一篇報導說，薄熙來兩名手下的任務就是安排漂亮女人和薄熙來睡覺。2007年他到重慶後還是繼續搞女人，王立軍暗中把他的多次幽會都錄下來了。博訊報導說，薄熙來與一百多位睡過覺，有幾次，他還把自己睡過的女人介紹給他的朋友。

調查人員確認了其中27名女子的身份，她們中間很多是模特、著名女演員、CCTV的女主播和歌星。明鏡新聞網在9月29日得到部分名單，發表時只公佈了她們的姓。

薄熙來“情人名單”在網上很快傳開，在同姓的女性名人當中引起了恐慌，幾位女演員和模特在新浪微博上表白，她們從來不認識薄熙來，沒到過重慶。北京的法律學者徐昕，對香港《蘋果日報》說，微博收到一些女名人的公關委託，要求刪除網民的“人肉”貼。

關於電影明星章子怡的傳言再一次浮上水面，因為她的姓也在名單上重點提到。如前邊所說，章子怡的律師，2012年6月在美國和香港對博訊和《蘋果日報》提起訴訟，因為

這些媒體發表了章子怡和薄熙來的色情報導。9月29日，章子怡失去冷靜，在微博上寫下怒火萬丈的貼子：“對那些別有用心問我是否牽涉其中的人，五個月前我就給過正面回應，今天，再給你們個更正面的回應，回去問你媽，你媽在，我就在。”



關於電影明星章子怡的傳言 再一次浮上水面。

我認識的不

少政治分析家 對於將薄熙來性事的細節放進官方調查報告，並列為薄熙來罪行之一都感到吃驚。在中國，重婚、舉行私人性派對的確被視為犯罪，但私通卻不是。官方報告中也沒說清楚，薄熙來是不是參加了任何可以被稱之為“集體性愛”的群交活動。

被放逐到美國的中國律師劉路確信，黨捐起色情指控的火來，意圖就是一個：敗壞薄熙來的名聲，降低他的聲望。

劉路認為：跟薄熙來是政治鬥爭，拿男女那點事兒說事是令人鄙視的。“薄熙來不是好鳥，但是共產黨內有多少好鳥？”

網上另有帖子挖苦說：

“薄熙來玩女人，從毛澤東、葉劍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一直到胡溫，哪個沒玩過女人？玩政治的人不能不擇手段。你跟黨的關係正常；你跟女人們的關係就正常；你跟黨的關係不正常，你跟女人們的關係就不正常。”

5，薄熙來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

這項指控，明顯地是指薄熙來使用和提升了他的公安局長。北京大學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教授，在 2012 年 10 月 4 日接受採訪，針對這一條指控諷刺地說：“說薄熙來用人失察失誤，那麼誰對失察用了薄熙來負責？他從大連市長，到商務部長，到重慶市委書記，當領導的就没做任何審計和背景調查嗎？誰應對產生了這麼罪惡的薄熙來負責？”

6，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

這種模糊卻又無所不包的說法，為以後給他安上更多罪名打開了方便之門。多年以來，都知道薄熙來在大連時，兩個政治對手的死他是有責任的；2012 年 1 月王立軍兩位手下的死，他也是負有責任的；還有，在薄熙來打擊犯罪的運動中被打成罪犯的那些人，他們的親屬稱，重慶公安刑訊逼供，很多無辜的人因莫須有之罪被處決。分析家們說，如果用其他罪名不成，這些也都可以挖出來當罪名。

共產黨把“雙開”標榜為“依法治國”努力的體現。宣

佈對薄熙來的指控，黨內高層便迅速為高調審判掃清了道路。10月25日，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10天，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終止了薄熙來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剝奪了他免於受到刑事指控的權利。這一



新聞讓人誤以為，王軍濤：薄熙來可以被塑造成一個殉道者。

對薄熙來的審判

會在2012年11月8日的高層領導換屆之前進行，因為胡錦濤有這個壓力，要在他為期不遠的退休之前，解決這一案子。但是審判一直沒有舉行。十八大之前激烈的權力爭奪，令計劃醜聞，《紐約時報》對溫家寶家族財產的揭露，等等，可能延遲了這一審判。“在十八大以前，黨不想更多地分心北京的一位消息人士說。不過，在十八大前的一次會議上，中央委員們通過了對薄熙來的“雙開”決定，儘管他還沒有被法庭判罪，他28年的政治生涯也就被最終畫上了句號。沒有了黨籍，薄熙來東山再起的機會就變得十分渺茫了。

儘管共產黨已經宣佈了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終結，紐約著名中國異議人士王軍濤還是相信他沒有完結。“嚴重的腐敗，普遍的社會不公，在公眾中引起了不滿和仇恨王軍濤說。“很多人把薄熙來視為他們敢於挑戰現狀的領袖。他們知道薄熙來不是天使，但他們還是尊崇他，因為把他打倒的那些人更邪惡、更卑鄙。”

王軍濤說，薄熙來可以被塑造成一個殉道者，一股潛在政治力量的一面旗幟和象徵：“共產黨必須應對這些合理的擔心，在黨內給他們一個聲音。壓制只會將他們邊緣化，把他們轉化為一股致命的反對力量，和強大的政治挑戰。”

10月，近400名社會活動家、學者和異議人士——其中有些人甚至並不認為自己站在薄熙來一邊，聯名給全國人大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允許薄熙來為自己辯護。

“呼籲和要求此案件要公開、公正，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如此無以服眾！無以取得民心！”信中說，“假如連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近幾年政治局常委大多數曾經造訪重慶並對其工作予以肯定的、又在國內外官方傳媒中作為好的典型引起廣泛關注的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的正當權利都受到如此閃電般侵犯的話，何談什麼普通公民權利的法律保護呢！”在50年代末反右運動中遭受迫害的記者和作家鐵流，則把公開信視為左派分子的又一表演。他認為公開信只會給薄熙來的棺材上加更多釘子。鐵流說，清除薄熙來體現了一個巨大進步，“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勝利”。他在網上的另一篇文章中說，“這是中國民主自由勢

力的勝利！薄熙來的倒台入獄，給當前甚囂塵上的毛派極左勢力將是個重創，也是中國將告別‘紅災’的一個分水嶺。我堅信，神州大地會很快掀起一個重新評價毛澤東是非功過的熱潮！被掩蓋了幾十年的歷史真相與事實，會有一個廓清。同時，毛派的倒台，為中共第五代執政的習李開啓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條件。”

鐵流的觀點與黨是一致的，但也就到此為止。這些新聞沒有引起公眾的歡呼，也沒有提高公眾對黨的希望。前《財經》雜誌記者、著名博客寫手楊海鵬說：新國王加冕之前，總要屠宰一隻巨大的替罪羊當祭品。薄熙來濫用權力和採用暴君手段剷除自己政敵。最後，一個更大的暴君來了，又將他推翻。這跟改革派和毛派無關。薄熙來一案表明，一個沒有相互制衡的政權是腐敗；一個不許批評的政權是無恥；一個沒有監督的政權是獨裁。

旅居英國的政治評論家蘆笛提出了他坦率的回答：薄熙來的政治野心和他的重慶模式被視為一種威脅，和公然的企圖篡權和分裂黨。對於高層來說，那就是大罪。蘆笛的評論準確地概括了薄熙來一案的本質：他犯了大忌，挑戰黨的“團結在以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的口號。

香港親共報紙《大公報》，2012年9月28日在一篇文章中，對薄熙來的政治風格做了這樣的描述：在保鏢簇擁下，薄熙來同歡呼的人群握手。他不必講稿而發表鼓動人心的演說，用個性化的語言對著媒體侃侃而談。這些場面讓人想起美國總統大選時的某位候選人。

沒有比這一描述更恰當的了。薄熙來運用西方政治家的噱頭，以民粹主義姿態面向公眾，讓中國的主席相形見绌。在重慶取代他的張德江，對他的批判就更露骨。張德江指責薄熙來妄自尊大，自我中心，說他企圖在重慶建立另一個政治中心：“我們應該永遠牢記，沒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重慶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父母會教導自己孩子謹記格言：“槍打出頭鳥”。在這樣的文化中，薄熙來沒完沒了地自抬身價，也得罪了很多太子黨，使他們越來越感到薄熙來霸佔了太多的政治“股份”，他們自己都沒份了。於是，當王立軍逃到美國總領事館時，高層領導終於受夠了。“到最後，所有派別都拋棄了薄熙來，因為這一危機對黨本身的合法性構成了挑戰，”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李成說，“風險非常高，黨的領導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截至目前，薄熙來已經被移交司法，就他被指控的罪行進行新一輪調查。“將依法對其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官方媒體報導說。法律專家說，一旦完成司法調查，薄熙來將面臨刑事審判。正如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命運，等待薄熙來的，幾乎肯定是有罪判決。

“薄熙來的審判現在對政治局常委沒什麼要緊了，新的領導人基本掌控了局勢，權力穩定之後，薄熙來已經無法對中國未來的政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至於薄案究竟在何時開審，審判結果如何，已無關緊要，”一位北京的法律學者最近說，“但是新的領導層會利用嚴懲薄熙來達到另一個目的一展

示黨懲治腐敗和濫用權力的決心。”

中國知名律師高子程在接受德國之音中文網的採訪時說，薄熙來將被判無期徒刑，如果不是死刑的話。目前，官員受賄 10 萬，就是 10 年以上徒刑，而根據海外媒體的報導，薄熙來被控受賄 2600 萬元。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也預測，薄熙來至少會判 20 年，或甚至像江青一樣被判死緩。

如果薄熙來像他妻子和王立軍一樣承認有罪，表示懊悔，他可能會獲得一些寬大，但是他的服軟，會讓他的支持者和中國親毛派分子感到極大失望和幻滅。瞭解薄熙來的人都說，他會堅持無罪。曾被委派給江青當辯護律師的張思之，對路透社說，根據他對薄熙來的瞭解，他“會最大限度地為自己辯護”。

不論薄熙來認罪不認罪，他的對手們內心裡都有一個目標——粉碎薄熙來東山再起的任何機會。一位與北京高層有聯繫的知情人士，在最近訪問紐約時，在餐桌上悄聲對我說：“對薄熙來判多少年都無所謂。我們決不讓他活著出來。”

太上皇萬歲

康熙大帝生於清代的 1654 年到 1722 年間，8 歲登基，統治中國達 61 年，成為中國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帝王。在他統治期間，他的妻妾一共生下 50 多個孩子，其中 35 個是

男孩。這麼一大堆王子，便產生了激烈的權力之爭。隨著時間推移，其中9個兒子成為政治和軍事強人，激烈爭奪皇太子的位子。胤提是他最大的兒子，但是康熙卻立二兒子為皇太子，其母是康熙最喜歡的第一任皇后，死於難產。

胤提很不滿意，企圖破壞這一冊立。1708年，康熙因不喜歡二兒子了，廢了他的皇太子位，令胤提守衛。胤提覬覦王位，要父親殺掉被廢的太子，改立他為太子。胤提赤裸裸的野心令康熙震驚和厭惡，“秉性躁急愚頑，豈可立為皇太子？”其他兒子落井下石，稱胤提施魔法暗害太子。康熙將他囚禁終生，以防止他今後再次破壞繼任計劃。

如果說薄熙來像這個陰險又野心勃勃的大太子胤提，那麼現代版的康熙就是江澤民。王立軍叛逃事敗，向高層告發，說薄熙來企圖破壞中共既定的權力交接，威脅習近平接班，江澤民這個一言九鼎的大家長便出面了。他集合了薄熙來的政敵，把薄熙來關押起來，儘管大家都認為薄熙來是他的親信。

理論上已經退休十多年，回了上海，江澤民在中共高官中依然口含天憲，就像古代中國的太上皇。長期從公眾眼裡消失，使他的形象軟化了一些，很多老百姓對他的印象，不像他在位的時候那麼差。有了與胡錦濤的比較，過去江澤民的批評家，現在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這位前主席了，此人穩如泰山，好像他才是執掌權柄的主宰。

江澤民的影響，在媒體誤傳他的死訊那次最為明顯。

2011年4月，江澤民重返他離上海不遠的故鄉揚州。知



江澤民樂於住在南方，退休後在家鄉揚州瘦西湖畔設宴招待李光耀。

道他喜歡吃家鄉的特色菜肴鱉裙，揚州地方官便要農民到河裡去捉野生鱉，送到江澤民最喜歡的一家餐廳，燒好端上他的餐桌。江澤民返回上海沒幾天，就發起高燒來。手下人把他送到華東醫院，但那裡的醫生沒能查出病因。北京高層得知消息，要上海把江澤民轉到北京的 301 部隊醫院來，北京的高幹一般都在這裡看病。

就在醫生們努力尋找病因的同時，流言開始傳播。幾家媒體駐香港記者引用內部消息人士的話，說江澤民得了肝癌，心臟停跳了。有一個版本甚至說，江澤民在廣西時感染了蚊

子帶來的病毒，引發嚴重的併發症。還說高層已經把江澤民送回北京，已經在準備一個隆重的葬禮了。

7月1日，這一懷疑達到高峰，因為江澤民沒有出席中共建黨90周年紀念會。7月6日中午，大陸一家地方政府的網站刊發江澤民的照片，照片說明是“敬愛的江澤民同志永垂不朽”。當晚6點，香港一家有影響的電視台ATV中斷正常節目，宣佈江澤民逝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拒絕回答BBC一位記者關於江澤民健康的問題，全世界的媒體都開始懷疑到底怎麼了？很多分析家表達了對江澤民死亡的關切，分析這事對2012年的權力交接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第二天ATV宣佈的消息已被全世界數千家網站轉載，中國官方新華社引用“可靠消息”，宣佈海外媒體的報導“純屬謠言”。

關於江澤民去世的消息，在10月初終於止息：他又公開露面了。接著，一位官員告訴《明鏡月刊》，江澤民的病並不嚴重。一位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實習過的年輕中國醫生，找到了江澤民高燒的原因——是江澤民在家鄉吃的野生鱉攜帶的寄生蟲所致，藥被立即從日本送來，江澤民便痊癒了。他本人是不是清楚國際媒體對他的病情掀起如此風暴，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媒體對他個人健康的關注，凸顯了江澤民作為一個太上皇的影響力，尤其是在黨代會之前的那段時間。2012年2月，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之後，據說薄熙來聯繫江澤民，尋求他的幫助來救火，但江澤民沒有見他。根據一位內部知情人的消息，薄熙來被免職後，胡錦濤經常向江澤民徵

求意見。太上皇力勸胡錦濤用刑事起訴薄熙來，並“追究他對黨和人民的責任”。江澤民的立場，對薄熙來的最終結局，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江澤民，意即“惠澤人民”。1989年，在鄧小平和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殘酷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整肅了趙紫陽後，江澤民掌握了權力。當時，他是中國第二大城市上海市的市委書記，曾關閉了自由派報紙《世界經濟導報》。當學生們上街遊行抗議他的決定時，江澤民巍然不動。據說鄧小平和黨內元老對江澤民的態度印象深刻，感到他在反擊“西方自由思想”入侵的時候，能夠強硬地堅持原則。更重要的是，他是在一個革命烈士的家庭長大的——他叔叔在抗日戰爭中是有名的民族英雄。在上海期間，江澤民素有恭敬從命的名聲，是鄧小平感到可以控制的人。於是鄧小平讓他當上了黨的總書記。

這一提升對當時63歲的江澤民來說，來得很突然。北京的《新傳奇》雜誌上有篇文章，描述了江澤民突然之間的青雲直上，從中可以一窺這一權力移交的奇特過程：

1989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將滿63歲。傳統上為退休的高級領導人準備的職務——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對他而言並沒有吸引力，他想成為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

1989年5月30日，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江澤民的講話被從北京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打斷。江澤民接到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他立即趕到北京。當他匆忙趕到機場時，發現

等著他的是一架專機，但是在北京南苑機場接他的汽車卻是一輛普通的桑塔納。直到此時，他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

當鄧提出由他擔任總書記已時，他大為驚駭。

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作為新的總書記被介紹給全國。全世界的中國問題觀察家都大吃一驚。

9月4日，鄧小平與新一代黨的領導人座談時認為，實行退休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堅定地表示：退休這件事就這樣定下來吧。鄧小平很快又提到下一個問題，即“我退休時的職務交代”。他環視著剛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領導班子，最後把眼光落在江澤民身上，說：“軍委要有個主席，首先要確定黨的軍委主席，同時也要確定國家軍委主席。”他加重了語氣，一字一句地說：“我提議江澤民同志當軍委主席。”提議江澤民同志同一天，鄧小平鄭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請求退休的報告，要求實現“全退”。

這篇文章沒有提及，鄧小平不僅選擇了江澤民來接他的班，而且為江澤民也選好了接班人，以確保在今後20年內權力的平穩過渡。

江澤民主政的第一年裡，沒人相信他會幹得長久：第一，他被提到最高權力的位置之前，並沒有政治上的成就，在黨內也沒有強大的權力基礎；第二，儘管鄧小平已經退休，他仍然會像太上皇一樣施加他巨大的影響，而且隨時可以把江澤民拿下來；最後，很多人覺得，江澤民沒有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的“紅色帝王”聲望。他喜歡賣弄他的英語和俄語，



江澤民突然被鄧小平點將成了一把手。

時不時唱首歌，一看見鋼琴就彈幾下子。西方人或許會把這些稱作“有魅力”，可中國公眾卻看不慣他的花哨，有些人管他叫“文工團員”。

江澤民的起點不紮實，卻並沒有短命。他首先獲得了黨內元老們強有力的支持，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爲了安撫黨內保守派，他在第一年中繼續了左的方針，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壓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江澤民的極左政策是違背鄧小平信條的，鄧小平認爲，在看到共產主義在東歐崩潰之後，中

國共產黨的唯一出路，就是發展經濟。1992年，對江澤民在經濟改革方面領導不力，鄧小平已經變得不耐煩，但是那時候，帕金森氏症已經讓鄧小平沒有精力和影響力推翻江澤民了。鄧小平使用高調的南巡，等於打了江的嘴。鄧小平在中國南方首先推動了經濟改革，明確地表示，改革的步伐邁得不夠快，“中央領導”是有直接責任的。

鄧小平的話驚醒了江澤民，他來了個徹底改變，大力倡導鄧小平的改革方針，來挽救自己的政治前途。從1993年起，江澤民張開雙臂接受了資本主義，一夜之間轉變為追求經濟增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為政府調節的市場經濟，成了他的標誌性成就。他甚至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允許資本家成為共產黨員。

在江澤民和朱鎔基總理領導下，生氣勃勃的中產階級出現了。確切地說，是一群資本家的新興暴發階層，逐漸成為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強大政治和經濟力量，網絡也成為政府控制的媒體之外一個有效的信息來源。更多的國人可以離開中國，到國外讀書，體驗西方大肆鼓吹的“自由”。

江澤民和朱鎔基都被認為是親西方的。他們成長於共產黨建政之前，都熟悉西方科技，也都經歷過毛澤東“文革”的恐怖，都看到中國接受西方文明的迫切需要——就算不是接受他們的民主體系。江澤民時常因為他過多關注個人形象飽受批評，但支持他的人則認為，通過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江澤民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江澤民和領導層中大多數他的同代人都是技術專家，不是創造者而是實施者。他們複製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方案，然後將其實施到極限。在毛時代，人們被毛的革命鼓動到如癡如狂，而在 90 年代江澤民治下，整個國家變得只想一門心思賺錢，其他的什麼都可以不在乎了。政府一根筋地改革國有企業策略和刺激增長，導致大量國有企業破產，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公共資產落入一小部分有人脈的企業家手中，其中不乏太子黨。極權體制下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在政府內產生了大量腐敗，共產主義信仰的崩潰也導致出現道德真空。貧富之間、沿海發達地區和內陸未開發地區之間差別的擴大，引起了廣泛的社會不滿。

異議人士和黨內自由派要求回到 1989 年天安門廣場上提出的問題——黨內腐敗和責任問題，但江澤民對此呼聲不予理睬。不過，很多被關押的異議人士和抗議者被釋放了，有些還可以離開中國。很有些人認為江澤民有效地把民主運動活動家用做人質，以交換西方對中國其他政治舉措的支持，但是往往被忽視的是，很多黨內強硬派，在 1989 年 6 月的血腥鎮壓中起了重要作用，都被悄悄從江澤民班子中給清除掉了。

他對 1989 年事件相對開明的態度，被他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給抵銷了。法輪功號稱在全世界有數以百萬計的擁護者，指責說有數以千計的信徒在被關押期間死於酷刑，更有甚者，還指控政府摘取他們的器官。法輪功把江澤民描繪成“人民公敵”，多次在海外立案起訴他，以及其他高官。

另外，江澤民老練地運用中紀委鞏固權力，假借反腐敗剷除異己。一個例子就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據信他和其他看法相同的人一道給江澤民的政策設置障礙，被稱為“北京幫”。

1995年4月，陳希同的親密朋友、北京市副市長被發現在一個官方招待所附近中彈身亡，據信是在他得知自己將被



海外媒體推斷，陳希同案件背後是政治原因，是江澤民策劃的陰謀。

調查之後畏罪自殺。江澤民利用這一案件作為藉口，對陳希同採取行動。1995年7月，江澤民命令中紀委復審陳希同案，將結果呈交法庭。1998年2月，陳希同被正式以貪污罪、玩忽職守罪起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6年[^]。在官方的判決書上，他的罪行比以前報導的要小得多。他被控

接受了外國客人價值 8 萬美元的禮品，沒有報告、上交給政府。在 1990 年到 1992 年，他用了大約 420 萬美元的市政基金，在北京郊外建了兩座別墅，說是作為政府的投資。他和朋友們帶著他們的情人住在別墅裡，在吃喝娛樂和服務等項目上花了 4 萬美元。

海外媒體推斷，陳希同案件的背後是政治原因，很明顯地是江澤民策劃的陰謀，借以威懾政治對手，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陳希同的倒台，導致了北京市政府內更多官員的落馬。

1997 年以後的年代裡，隨著鄧小平和其他老革命家一個接一個地去世，江澤民安全地站穩了最高領導地位，從上海將他不少親信提拔到黨政軍高位，以確保他自己身後有保障，他的家族利益得到保護。

到 2002 年他退休的時候，他的追隨者甚至計劃建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把江澤民的最高地位制度化。江澤民最終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一計劃。他很清楚，中國人民，包括 7000 萬黨員，久已厭惡血腥的權力鬥爭。人民不會再接受終身制的領導人。如果江澤民膽敢逆歷史潮流而動，共產黨這艘 B 經朽爛、千瘡百孔的大船，就有顛覆的危險。所以，江澤民最後全部交權，實踐了鄧小平所安排的政權平穩交接。

江澤民退休以後，在重大場合，高層領導的名單中從來沒少過他的名字，胡錦濤下面就是他。圈內人士都知道，名字順序不僅僅是禮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鄧小平通過神秘消失顯示他的權威，而江澤民通過不斷露面表明他的存

在。”2006年，在胡錦濤下令拘押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親信陳良宇時，很多人都認為陳良宇的落馬，是胡錦濤清除江澤民人馬的一個步驟。但分析家們很快就意識到，陳良宇的被捕其實正是奉行江澤民的旨意：江澤民感到了陳良宇的背叛——據說陳良宇在多次場合，怠慢了江澤民的家人。中紀委派出的專案組駐紮上海幾個月，收集和調查關於陳良宇的證據。2006年9月，陳良宇因所謂腐敗的指控被撤職，稱他違規挪用上海社保資金。官方媒體把他描繪成一個擁有多個情人的腐敗高官。2008年4月，陳良宇因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被判18年徒刑。

中紀委這種濫用權力，增強了高層中的不安全感。在薄熙來被關押調查時，很多人都聯想到了陳希同和陳良宇：他們都是中國直轄市的負責人，都是被江澤民搞下來的。

江澤民的餘威不散，還體現在他在選擇胡錦濤的接班人問題上扮演的關鍵性角色。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閉幕，許多政治分析家驚訝地得知，被選定為黨和國家最高職位的接班人，是太子黨、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而不是胡錦濤中意的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著很多幕後交易，媒體得到很多洩露出來的消息。根據知情人士爆料，習近平的上升，是江澤民及其同盟者的手筆。作為他們退休的條件，江澤民等人迫使胡錦濤妥協，接受習近平為下一屆黨的總書記。持懷疑態度的人們，直到2009年，才不得不相信了這一說法——習近平訪問德國，給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送上了一份特別的禮物：《江澤民文選》。

習近平不是以江澤民爲靠山的唯一一位太子黨。據說在薄熙來政治生涯的早期，江澤民也把他置於自己的羽翼之下。未經證實的說法是，90年代初，在鄧小平對江澤民信心動搖、考慮是不是換掉他時，薄熙來的父親，鄧小平時代的元老之一，曾暗中提醒和幫助了江澤民。江澤民用提携薄熙來，來回報在這一關鍵時刻的支持。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薄熙來在江澤民心目中漸漸失寵，江不喜歡薄靠不住的人品和赤裸裸的政治野心。江澤民兒子的一位朋友在曼哈頓餐館的一次晚餐中，講過這麼一個故事：

90年代末，在大連市長薄熙來邀請下，江澤民到大連訪問。為了取悅江澤民，薄熙來在大連到處樹立江澤民的巨幅畫像。不過，江澤民一離開，薄熙來和手下便把畫像全部拿掉了。據說江澤民爲此十分不快，把薄熙來視爲一個小人。更重要的是，江澤民對大連星海廣場上那兩個巨大的白色大理石華表表示震驚——那是帝王權力的象徵，只在天安門廣場的城樓前見到過。

薄熙來醜聞成就了江澤民一個意外的機會，這時很多人都以爲江澤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4月，在薄熙來被調查時，政治局常委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意見依然分歧，胡錦濤表現出他一貫的躊躇。反薄派和保薄派都來找江澤民拿主意。大家長沒有讓他們失望。他是首先表示強烈反薄的元老之一。他那句流傳甚廣的話“薄熙來的問題突破了人類文明底線”，給薄熙來支持者們以毀滅性的打擊。

2012年4月之後，江澤民越來越多地在公眾面前出現。

先是會見美國連鎖咖啡品牌星巴克行政總裁，然後又在國家大劇院露面。官方媒體刊登出一幅大照片，還加上熱情的說明：

江澤民健步走進音樂廳。他容光煥發，神采奕奕。觀眾對江主席長時間地起立鼓掌。

要傳達的信息是清楚的——江澤民身體健康，在薄熙來一案上將扮演關鍵性角色。他來到北京，會見黨內和軍隊高層領導，肯定了清洗薄熙來。

2012年9月，胡錦濤的中辦主任令計劃被降職，江澤民和他的親信抓住這個機會，在政治局中肅清胡錦濤的人。江澤民和他選定的接班人習近平，重新組合了原來的隊列，成功地在政治局裡安插進可靠的同盟者，把江澤民的影響又擴展了十年。

雖然很多政治領袖在退休後都變得保守，江澤民卻似乎相反，採取了更激進的立場。有傳言說，江澤民指令繼任者實行政治改革，來保護自己的遺產。2012年10月裡，江澤民家的一位好友，引用江澤民在一次小型會議上警告政治局委員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不發動政治改革，我們就可能被政變推翻，結局會很慘。”根據同一消息來源，江澤民在8月裡，反覆敦促高層，按照1989年天安門廣場運動的要求，轉變黨的態度。“我們不能再拖延了。我們需要一個計劃來解決這一問題，並一步一步著手處理這一問題，”他說。

江澤民的話和他的意圖都沒有得到證實，不過這種傳言表明，效忠江澤民的人，試圖把他打造成一個開明的改革派。

正像康熙大帝，江澤民最大的貢獻，或許就是為習近平上位掃清道路，即便這意味著除掉另一個太子黨，永遠地摧毀薄熙來。江澤民不僅幫助習近平除掉了一個看得見的敵手，而且威懾了未來潛在的敵手。

奏樂——“向新領袖致敬”

《向領袖致敬》是一首美國著名的迎賓曲，用它來渲染中共十八大的領導人換屆，再合適不過。

胡錦濤主持的十八大開幕式本來應該是勝者的宴會，但給人的感覺倒更像是守靈。2012年11月8日，備受期待的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開。全國各地的2200多名代表來到首都，參加五年一次的大會，為黨確定新的方向，選舉新一屆黨的領導成員。這一大會，給官方媒體所稱頌的胡錦濤統治“黃金時代”劃上了圓滿句號，新時代開始了。

為了這一喜慶的事件，黨的新聞審查人員給全國電視台和電台發出了指令，要求他們多播出歌頌黨的節目，禁止任何含有不吉利內容和歌詞的歌曲。北京的一位音樂家在微博上說，——家電台已經停播一首著名的愛情歌曲《愛你至死不渝》，就因為那個“死”字。

不過，在人民大會堂裡舉行的開幕式上卻在追悼——大會議程第一項，即將卸任的總書記胡錦濤要求代表們默哀，向毛澤東、鄧小平等已故黨的領導人致敬。胡錦濤在講話中，

充滿著憂慮的口氣，面孔固定在他標誌性的嚴肅表情上，在 1 小時 40 分鐘的講話中，他對廣大黨員發出嚇人的警告，做出了悲觀的暗示：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路透社和其他西方新聞媒體，拍下了代表們在胡錦濤長篇講話中的真實反應——講話冗長空洞，充斥過去時代的政治術語。有些代表，特別是坐在主席台前排上了年紀的代表，打哈欠的，挖鼻孔的，打瞌睡的；還有人看上去心不在焉，好像在聽與他們毫無關係的長篇大論的悼詞。

“沒有薄熙來的黨代會是沉悶和窒息的，”一位不願意驢姓名的太子黨評論道，“薄熙來具有更強的個性，是一匹無法預測的野馬。他的重慶模式，在黨內發出了一種健康的不同聲音。這個國家的問題，需要不同的辦法和模式。他被一小撮心胸狹窄的獨裁者打敗後，就全是死一般的寂靜了。”

這樣的評論讓高層領導感到緊張。人民大會堂外邊，數千名便衣警察象幽靈一般在天安門廣場上轉悠。據說北京市政府調動了 140 萬警察和志願者，在黨代會期間防止任何在公共場所的騷亂。人權組織宣稱，異議人士和上訪人士都被圈起來⁷，很多人被強制離開北京。出租汽車司機被令關上車窗，卸掉搖把，以防止乘客在經過敏感地區時往窗外拋撒反黨傳單。菜刀在店裡一律下架，甚至有傳言說，當局對扔到街上的乒乓球充滿戒備，因為那上面有煽動性信息。玩具

店裡，警察要求購買遙控飛機模型的顧客出示身份證。

不管外邊如何緊張，當死氣沈沈的開幕式在官方媒體播出時，公眾的反應是全都鬆了口氣——曾有推測說，因為薄熙來醜聞，黨代會要推遲召開。

之後的整個一星期裡，很多中國人選擇對沈悶的會議進程不聞不問——比如說，黨的工作報告，或討論修改黨章，官僚機構需要而公眾毫無興趣的走過場議程。但對關鍵的報導，閉幕式上公佈新領導班子成員，大家還是必看的，因為從中可以看到他們今後十年生活的方向。人們關心新領導將怎樣扭轉放慢的經濟，解決腐敗問題。

自從 80 年代中期以來，共產黨每十年會在偶數的黨代會上增加新領導成員，在奇數的黨代會上提名下屆的接班人。理論上，代表們通過競爭性選舉機制，選出 390 名左右成員，補充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黨內權力最大的決策機關中央委員會，則提名和選出總書記和 25 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從它的成員中選舉幾人組成政治局常委，這是統治全國的最局權力核心。

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是被像黨內元老江澤民、即將離任的胡錦濤，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這樣有權威的人預先指定好的。代表們不過是橡皮圖章，蓋在交到他們面前的名單上。黨代會不是辯論的場合，而是來對領導層的決策進行確認的。

誰被考慮不是很大的秘、密。和從前一樣，很多人在打探黨內軍內領導層的新名單。最後的名單是在公佈前幾天才決定的。黨內各派就候選人名單還在爭論，還有可能增加和

刪除。

2012年8月之前，薄熙來醜聞讓公眾對太子黨的看法更加負面，認為他們是一群特權階層、腐敗和無法無天的人，太子黨中間的對立觀點，也削弱了他們在領導層中爭得席位的力量，使胡錦濤和他的團派佔據優勢。不過，在海外媒體曝光法拉利車禍、公眾得知胡錦濤大總管令計劃也陷入醜聞之後，太子黨得到了翻盤的機會。同時，胡錦濤另一位心腹、政治局常委強勁競爭者之一李源潮，被發現與令計劃的幾項不得人心的舉措有關係。令計劃和李源潮受挫，極大損害了胡錦濤的信譽，降低了他推舉任何人選的機會。這就給前主席江澤民在接班人問題上以更大的影響力，他得以在下一屆政治局常委的席位中安插進自己好幾個同盟者，其中三個是太子黨。

在習近平自己來看，坐上這個最高位置的過程並不平穩。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公眾面前的反薄派人物時，習近平在公眾面前是無聲的。雖然他被視為薄熙來倒台的真正獲益人。內部知情人說，儘管薄熙來直接挑戰了習近平的“皇太子”地位，他起先對嚴懲薄熙來是有顧慮的。他們兩人的生活經歷太相近了，習近平是曾經把薄熙來叫做“三哥”的。2010年12月，習近平去重慶調研，曾讚揚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運動和他的社會福利政策。“深入人心，值得稱讚”，習近平詳細瞭解公租房項目規劃建設情況，在察看公租房樣板間後讚許說，“像這樣的利民惠民實事要多辦、辦好。”他對薄熙來重慶模式的熱情肯定，激發了香港媒體在2012年10月的

報導 稱習近平許諾了在自己新班子中會給薄熙來一個位置。考慮到他過去和薄熙來的友誼，習近平保持了一種謹慎的超然立場。但薄熙來醜聞，在太子黨中間造成了危險的裂縫，削弱了習近平這一重要的政治資源。

9 月，習近平從公眾視野神秘消失了兩個星期——據說是身體不適，但官方媒體對此都沒有報導，使得外國媒體對他的下落一通亂猜，未經證實的報導說，習近平受到了來自黨內元老和對中國未來持不同觀點的太子黨兩方面的攻擊。

《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一則同樣未經證實的消息，宣稱太子黨在一次聚會上發生爭執，習近平被扔過來的一把椅子打中：

“習近平想要大家冷靜，在拉架時被捲入打鬥雙方的中間，這時候被飛來一把椅子打中了後背而受傷。所以失蹤了，又沈默，引得謠言四起。”北京記者高瑜在她的博客中寫道，習近平遞交了辭呈，而他的顧問，前主席江澤民派了好幾位朋友來要習近平留下。值此黨代會的準備快要完成之時，北京一時謠言四起。已經確定了的習近平接班計劃這時又成了問題。

後來，一位接近習近平的知情人士告訴我，習近平確實身體不適，但並不嚴重。他還在此期間與軍方領導層召開秘密會議，制定接班戰略。然而，這些謠言體現了公眾對黨內的激烈派系鬥爭，感到多麼緊張。

中國領導層換屆的大會被安排在 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的兩天。美國大選的結果就包含了中美關係潛在的各種可能性。總統競選前的激烈辯論，民意調查時雙方支持率的

接近而不可預測的結果，在整個中國的公眾當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興趣。儘管官方在網上限制過度報導美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羅姆尼的論辯，唯恐把美國大選與中國領導層的即將換屆作任何比較，但是有幾家香港媒體還是受到啓發，宣稱中國領導層可能將採取一些改革措施，進行有控制的內部選舉，用差額選舉的方式確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問題。

十八大“最後名單”——通常是幕後交易產生的結果——我嚴重懷疑所謂差額選舉的說法。明鏡新聞網上發表了這份名單，並宣稱，任何關於差額選舉的說法，都是一廂情願：“如果最後結果與明鏡現在公佈的名單有不同，就證明我的話錯了。”

2012年11月15日上午，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名單宣布了。新一任常委，每人身穿一身藏青藍制服，染成烏黑的頭髮，不冷不熱的笑容，魚貫而出人民大會堂東廳，與400多名中外記者見面。所有這些面孔，全都一人不差地在明鏡事先發表的名單上，包括25名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從9人減為7人。更小的常委會被認為是更有效率，減少在決策時派系紛爭的幾率。這個辦法從2011年就開始討論，薄熙來醜聞之後被採納。周永康的政法委書記職位控制著中國的執法、司法和國家安全，掌握比中國軍隊還要大的預算，這一職位被從政治局常委中排除。另一個從常委中被砍掉的職位是宣傳主管，宣傳在新聞控制方面的猖狂作為，對政治局常委的名譽是一種損害。

內部消息人士說，在最高決策機構裡減少兩個席位，反而使政治競爭更為激烈。最後，爭執各方選擇了用一個簡單的硬性指標來解決爭端——年齡。年輕一些的候選人被排除出去，比如 57 歲的廣東省委書記，因為他們還有機會，參加五年後的下一輪競爭。那些快到 68 歲退休年齡的，比如前上



中共十八大應該是勝者的宴會。

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就當上了常委，理由是“如果他今天不進，就不再有機會了。”結果，七人常委平均年齡是 63.4 歲，而 2007 年那一屆班子，是平均 62.1 歲。

撇開密室中的爭吵。聚光燈集中在 58 歲的習近平身上，他闖過了幕後的政治操作，正式戴上了總書記的王冠——2013 年春季全國人大開會時，他接手了領導未來世界超級大國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描述習近平人生的時候，很多人願意把他與薄熙來相

比較，他們有著類似的成長和工作經歷，儘管他們最後的結局完全不同——一個成為中國的領袖，另一個成為囚犯。

習近平 1953 年 6 月出生在一個革命家的家庭，比薄熙來小四歲。他的父親習仲勛，在中國西北地區率游擊隊鬧革命，跟隨毛澤東，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50 年代，他被任



中共十八屆常委首次亮相。

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和薄熙來一樣，習近平的童年過著備受呵護的日子，進入高幹子女的精英學校。但是他的人生在 1962 年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他的父親習仲勛，因為一本書受到牽連。那本書記錄了 1936 年犧牲的一位同志的生平，客觀地涉及一位被毛澤東和康生整肅的、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這本書被幾家官方報紙和雜誌摘要轉載。習仲勛被指控利用這本書攻擊毛澤東，妄圖顛覆黨。習仲勛被揭發批判，1965 年被貶到河南，降為一家拖拉機廠的副廠長。

“文革”開始時，紅衛兵把他揪出來，到多個城市進行批鬥，將他在北京一個監獄中關押了近十年。紅衛兵還給他加上了另一個罪名——充當西方間諜。這一罪名的根據是，1959年他訪問東德時，在東柏林用一副望遠鏡眺望西德。

習仲勛全家都因“文革”勢力對他的迫害而遭到厄運。和薄熙來一樣，身為一個被整肅幹部的兒子，習近平在學校裡被排除在很多活動之外。“文革”期間，他和其他黑幫的孩子們，放學後一起在大街上遊蕩，打群架，成了當地公安局經常關注的對象。15歲那年，習近平離開北京，到農村插隊落戶。剛開始，他回到父親在陝西的老家，但是沒有哪個親戚敢收留他。習近平和其他12個同學最後到了陝北黃土高原的一個小村子，當地人住在窯洞裡，電是稀罕的奢侈品，口糧填不飽肚子。

到小村後沒多久，和他一起的下鄉知青同學都走光了，因為他們覺得這裡太難適應。習近平想家想得厲害，也逃上回北京的火車。在北京，因為未經許可流竄回城，他被居委會抓到，公安局把他關押了6個月。到他重獲自由時，他的兩個姐姐都已經被下放到內蒙古當了農民。他母親也是位忠誠的共產黨人，她堅持要他回到陝北去接受“再教育”。

從北京回來後，當地村民發現習近平變了。他決心好好幹。“我比別人多吃了很多苦”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我學會了抽菸，因為抽菸的人幹活中間可以休息一下，”他說，“有時候上廁所的時候多耗一會兒，可以歇口氣。”開始的幾年，他在內蒙的大姐常從自己的工資中省出錢來補貼習

近平的口糧錢。

他開始在艱苦環境中成長起來，入了黨，雖然因為父親的問題，他最初的申請被拒絕。他被任命為村裡的支書——黨最基層幹部，教他的鄉親們從肥料中生產沼氣，用來做飯和取暖。村民們記得他是個安靜、謙和的人，不喜歡政治爭論。“人們一吵架，就會來找他，他會說，‘過兩天再來，’” 習近平當年村裡的一個村民告訴《紐約時報》，“過了兩天，常常是矛盾已經解決了。” 他的轉機是 1975 年 12 月。在“文革”中空置幾年的大學，重新招收工農兵學員，招生條件是當地領導的推薦，並不是學業。通過家庭的關係，習近平進入清華大學，這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他離開的那天早上，村民們安靜地等在他的窯洞外，好跟他道個別。很多人放下活計，跟他走了十來里路到汽車站。習近平說，七年裡他從來沒有流過淚，這個場面讓他流了淚。

“15 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 他後來對中國媒體說，“22 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習近平獲得了化工系的學歷。幾年後他又回到清華，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博士生，使他成為胡錦濤時代中國領導層中少數幾位不是工程師、而是文科背景者之一。

習近平在清華學習期間，毛澤東去世。兩年後，父親被釋放，所有罪名全部推翻，他又回到北京。1979 年春，習仲

助被任命為廣東省委書記、省長。同年5月6日，十萬餘廣東人雲集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邊境，因為有傳言，香港政府會在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生日期間大赦非法移民，香港邊境會開放三天，讓廣東居民進入。

邊境警察試圖把他們攔住，告訴他們說傳言不是真的，



習仲勛、習近平父子。

邊防站局面失控。人群衝破了幾個關口，100 多人死亡，有的是在暴亂中被槍打死，有的是試圖游到香港被淹死的。有多少人到了香港，過上他們認為會好一些的生活，並沒有統計數字。習仲勛得知這一悲劇之後，據說他很震驚，也非常

同情。廣東的農民瞄準香港，因為逃到香港的人，能掙到他們在稻田裡掙到的 100 倍。這一事件，使習仲勛動念發展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首先是深圳，與香港交界的一個小城，然後是整個廣東省，特許外國投資者開工廠，推動中國的建設。

習近平很多支持者說，他受父親的開放思想和改革行動的影響很深。1979 年他從清華畢業後，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很快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當了秘書。在此期間，他和中國前駐英國大使的女兒結了婚。1982 年，他妻子想要他一起到英國去，可是習近平不想離開中國，他們就離了婚。這一年，習近平和另一位太子黨，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分別決定離開北京，從草根基層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

習近平剛在中國最窮的地區幹了七年，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他回到基層的決定。權力中心在北京，他的父親也在政治生涯的頂點——1982 年被選進政治局，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有衆多充分的理由留在北京，利用父親正在上升的政治影響力。但習近平的朋友們說，他想擺脫父親的庇蔭，自己闖出一條路，他父親也支持他這樣做。習近平擔任了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劉源則去了河南。薄熙來學著他們的樣子，兩年後到了大連附近的金縣。

習近平遇到和薄熙來同樣的障礙，帶著偏見的地方幹部，對他的真實動機抱有戒心。他們覺得習近平不過是爲了更大的個人野心，下來撈些政治資本。習近平堅持了下去。他在那一階段的成就，包括幫助當地旅遊業的項目，他說服了一

位電影導演，在他的縣裡拍了一部大型古裝電視連續劇。拍攝完後，電視劇在全國播出，習近平保留了拍攝現場，作為一個旅遊點。他還贏得了地方退休官員的人心，因為他出台了改善他們生活狀況的計劃。

憑他自己的政治頭腦和家庭的人脈，習近平很快就從第一個職位上升，並被視為最有前途的領袖之一。1985年，他32歲生日的那天，習近平開始了他在沿海毗鄰廣東的省份福建省的政治生涯。由於福建靠近台灣，習近平支持該地區的自由市場經濟，批准了優惠政



青年習近平。

策，以吸引台資，積極促進1949年起中斷的福建台灣兩地海空直接通航。大陸宣稱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一宣稱被很多台灣人及台灣的盟友美國人所排斥，與台灣의 直接通郵一直是個難題，不時被軍方時強時弱的武力威脅打斷。美國一直在日本周邊基地保持著航空母艦，以防中國的

軍事擴張。

1987年，習近平遇到中國最知名的軍隊民歌歌唱家彭麗媛，在電視春節晚會上，一首旋律明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使她的名字家喻戶曉。兩人不久就結了婚。婚禮很簡單——和一些同事一道吃了頓飯。朋友們說，他倆一起出門時，粉絲包圍住習近平的妻子，他總是安靜地站在一邊，儘管他已經是政府高官了。習近平當上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以後，微博上很多評論說，自毛澤東夫人江青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以後，中國的第一夫人終於拿得出手了。

1988年，習近平成為寧德地委書記，這是福建一個相對貧窮的地區。官方媒體報導說，他到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著手處理普遍的腐敗。他被認為是一個溫和的人，但當聽說幾千名地方官佔有公共土地，為自己建私房的時候，他當眾發了火。他下令廣泛調查，解職、降級了幾百名違紀違法佔地建房的官員。80年代末，還是在他當寧德地委書記期間，他還退還了價值60萬元的“禮物”。這些都讓習近平贏得了讚揚。

2002年10月，習近平被調到浙江省。這個省是中國私人企業最成功的地方，已經取代了國有企業的地位，創造了浙江省GDP的65%。

不像薄熙來戲劇性展示他對待本地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激進方式，把重慶塗抹成一片紅，習近平的步子更加穩健，不斷推進。習近平在浙江最著名的成就，要屬他改變地區經濟結構的努力，他把一個粗放的勞動密集型地區，變成一個更

高層次發展的地區。他強調對效率和環境的平衡考慮。習近平提出的口號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他領導之下，省政府在信息技術、環境和基礎設施項目上投資幾十億。習近平積極培養與私人企業家的關係，任命他們為當地人大代表，允許他們參與決策過程。胡錦濤治下的中央政府，為浙江省的國有企業提供了優惠的金融政策，抑制私有企業的增長。習近平在浙江的經驗則表明，這一平衡可以向私人企業傾斜。習近平鼓勵富裕的企業家到更貧困的內陸省份去投資，贏得了當地省長們的讚揚。

如果說哪個政治項目吸引了國際注意，那就是習近平的廉潔政府計劃了，他鼓勵公眾監督政府人員的工作，開設了投訴的熱線電話，保護媒體對政府腐敗的調查工作。

2006年，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爆出腐敗醜聞。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受賄和濫用權力被判18年徒刑。在正常情況下，上海市委書記在政治局中有一張穩坐的交椅，於是便有廣泛的猜測說，胡錦濤將安插自己的一個親信來接替這一位置。然而他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習近平來安撫他的批評家。習近平溫和的方式，他無派系的名聲，都使他成為一個各派都可以接受的人選，他在鄰近上海的浙江當政，對上海作為中國大門的特殊需要也比較瞭解。

十七大召開前7個月，習近平被任命為上海市委書記。該指定“皇儲”的時候，胡錦濤計劃推舉自己的親信、團派的李克強。然而，2007年10月22日，在例行的新領導班子與記者見面時，公眾驚訝地看到，一臉羞澀的習近平——以

中國最知名歌手之一的丈夫更爲人們所知——居然排到了李克強之前。這一排名表明，習近平將成爲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李克強將是未來的總理。2010年，習近平的繼承人身份被進一步決定：他被任命爲國家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監管中國龐大的現役部隊——其主要活動是道路和橋梁的建



習近平與彭麗媛。

設、地方工程項目、自然災害的緊急救援救濟，例如在汹汹而來的洪峰前填沙包加固河流的大堤。

習近平青雲直上，激起很多分析家的好奇。之後的幾個月裡，內部消息人士透露，江澤民和他的朋友們破壞了胡錦濤計劃好的接班策略，安插了習近平，來遏制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力。另外，習近平在政治局和黨內很多老人中也享有廣泛支持，後者都是他父親的朋友。在挑選的過程開始之前，胡錦濤進行過幾次民意測驗，習近平的名字每次都在最別邊。

提升之後，習近平被委派主管 2008 北京奧運會的全面籌備工作。在奧運火炬從希臘傳遞到北京的沿途，北京奧運成爲海外人權活動家和藏獨團體抗議的目標。2008 年 5 月，四川發生了一次災難性大地震，相當大地佔去了全國的注意力和物質資源。即使如此，奧運會進行得很順利，它的組織和設施，令人炫目的開幕式，中國的獎牌數，極大提升了國際形象，增強了習近平作爲國家最高領導的可信度。

作爲胡錦濤的接班人，習近平還對很多國家進行了訪問。他的足跡遍及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和澳洲。

見到過習近平並跟他打過交道的西方領導人，對他評價都很高。美國副總統拜登，在中國訪問期間與習近平成了朋友，他說習近平“絕對地坦率”和“開放”。偶爾地，他可能太坦率了。在 2009 年訪問墨西哥期間，他嚴厲斥責那些批評中國新經濟霸權的國家：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么好說的。

他的話讓很多觀察家擔心他未來外交政策的高調。但他周圍的人指出，習近平決不是一個極端意識形態分子或民族主義者。可以期望他在外交政策上是個靈活和注重實際的人，胡錦濤在黨的機關系統裡度過了一生中大部分光陰，而習近平大部分人生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在貿易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當西方的壓力逼上來時，習近平可能會在本土使用激烈言辭，但在世界舞台上，他會表現出更爲靈活的姿態，願意作出讓

步。

在 2007 年他被確定為接班人後，習近平就避開媒體，很少接受採訪——在中國，對於一個正在等待的領導人來說，小心謹慎，不要衝撞到現任領導人，是一種政治上的必要。因此，他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細節是幾乎聽不到的。公眾的樂觀，大部分是建築在已被寫出來的關於習近平的家庭和他自己的個人經歷。

在 2002 年去世前，習近平的父親有一個無懈可擊的思想開明和自由派名聲。由於他早在 1962 年就被驅逐出權力中心，他沒有捲入毛澤東時代殘酷的權力鬥爭，因而受到各個政治派別人士的尊重。80 年代，他因為支持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幫助成千上萬的人們脫貧致富而受到讚揚；他還是少數幾位對政治改革投贊成票的元老之一，在改革的主要領導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大權旁落之後，他也被排擠到邊緣。他強烈譴責 1989 年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和習仲勛一道工作過的人，都記得他是一個忠誠的幹部，生活簡樸。一位 80 年代末拜訪過他的幹部回憶說，在他那個沒有什麼傢具的家中，吃了一碗麵條湯和一塊麵包。習仲勛對在早年革命時期幫助過他的窮苦鄉親是慷慨的。他時常會從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錢來接濟他們。

習近平的母親據說也具有相同的品德。在過去五年中，據說她召集過兩次家庭會議，嚴格禁止她的孩子們利用習近平的名字去經商。不過，習近平的兄弟姐妹們似乎並未聽從母親的告誡。2012 年 6 月，美國的彭博網刊登了一篇關於習

近平家族的調查報告。報告宣稱，習近平的大家族中，例如他的哥哥姐姐，擁有在“在總資產達 3.76 億美元的眾多公司中的投資，在一家資產達到 17.3 億美元的稀土公司擁有 18% 的間接股權，還在一家上市科技公司擁有價值 2020 萬美元的股票”。儘管彭博社承認，所有這些資產與習近平和妻子沒有



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接待美國副總統拜登。

任何直接關係，也沒有跡象表明習近平曾出面干預以促進他的親屬的生意。這一報告還是敗壞了習近平家族的廉潔形象。中國政府一如以往，立即屏蔽了彭博社的網站，一個星期後，習近平的支持者們向明鏡新聞網提供了異常細緻的研究文章，質疑彭博社的報告，宣稱大多數資產都是他姐夫的。

儘管有彭博社的負面報導，海外媒體還是專注於習近平自己的記錄。中國觀察家說，在貧困地區當過縣委書記和地

委書記，在沿海地區、中國市場改革前沿的快速發展省份主政，使習近平對平民狀況、草根政治獲得了深切瞭解。在所有這些崗位上，習近平或許沒有創造出一套藍圖，像強調毛派平均主義的“重慶模式”那麼引人矚目，或是拿出一個倡導自由市場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廣東模式”，但他始終如一堅持自己的本性。他注重實際，習慣低調，這種個性特點使得各派都可以接受他，不完全因為他是個折衷的選擇，而是因為他是個願意接受各方意見、一旦心悅誠服便可以改變自己立場的候選人。他是個實用主義者，完全明白管理和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複雜性。習近平有著可以利用的廣泛的政治資源，和更為廣泛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使他能夠實驗新理念和新計劃。

習近平和他領導班子的很多成員，都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文革”是一個敏感問題，以前的領導層都選擇把這一問題先擱置到一邊——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都曾作為“下鄉知青”在農村度過一段人生。底層的人們仰慕習近平是個富於悲憫心的領導，比其他對底層的困苦更為同情。一位曾和他住過一個窯洞的農民對中國媒體說，習近平當福建副省長時，這位農民患了嚴重的骨疾，習近平親自為他安排去福建的大城市做了手術，還拿出錢來補貼他的家用。而且，公眾也喜歡一個熱愛足球、喜歡好萊塢大片的領袖。習近平有著和大家共同的喜好，和人民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

有別於他前任的謹慎、不折騰，習近平的支持者為他保

持這樣的形象：他具有敏銳的政治直覺，能夠應付任何政治危機。林彪 1971 年神秘地死於飛機失事，這個問題至今還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在湖北省當局禁止在當地為林彪元帥舉行一次紀念研討會的時候，習近平允許研討會搬到北京來開，事實上給了研討會以更高規格，尤其是對外國媒體而言。還有，因為習近平的父親在毛澤東時期支持一本後來被禁的書而遭受多年迫害，學者們推測，他可能對言論自由給予更多的同情，但這一點尚未體現出來。

習近平講話不像胡錦濤，胡錦濤善於記住政治術語，而習近平在當副主席的時候，就顯示出更為個性化，甚至可以說是率直。奧運會期間，他鼓勵官員們勇敢面對外國人的七嘴八舌，把批評中國的言論比作一個籠子裡有各種鳥，“如果把那些吵得厲害的鳥拿出去，那麼籠子裡就不熱鬧了”。

更重要的是，軍隊站在習近平一邊。作為黨的總書記，又是黨領導軍隊的最高機構——中央軍委的主席，可以統帥全國的武裝力量。縱觀歷史，中國領導層從來不允許軍隊干預國家事務。但是當不同派別激烈爭奪權力時，軍隊的支持就非常關鍵。前主席胡錦濤沒有軍隊經驗，對與將軍培養感情也沒有顯示出興趣。他這一天份的缺乏，使得他的前任江澤民把軍隊牢牢控制在自己人的手中。在中國，可以說，只要軍隊覺得有用，共產黨便可以存在；失去軍隊的支持，結局將是災難性的。習近平就不同，他父親是軍人出身，他本人給一位將軍當過三年秘書，讓將軍感到他和軍人是一夥；另外，他的歌唱家妻子也是部隊裡一位高階軍官。

中共十八大召開的一個月前，習近平把自己的人馬安排到軍中的重要部門，以加強他在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他把幾大軍區的司令召集到北京，組成中央軍委新班子，領導全國武裝力量。江澤民在不當國家主席之後，仍然繼續當了兩年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不同，他一退，便把對軍隊的指揮權也交給了下一任。“習近平的顧問們很清楚，等著他的不會是風平浪靜，”高級將領的兒子說，“他自己也知道要把軍隊牢牢握在手裡，這樣他才能度過社會動蕩、權力鬥爭、或他自己的政治改革引發的不穩，等等可能到來的風暴。”

然而，習近平對軍隊的重視，強化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也許因此要對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執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一旦大規模抗議運動發生，政府會依靠軍隊來干預和鎮壓反對派，也許會用類似 1989 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方式。理由很簡單——在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脅時，黨會藉助任何可能的措施來保護自己。幸運的是，1989 年之後，中國政府在處理抗議運動方面變得更為成熟了，學會了儘量不用武力，以避免給公眾的憤怒火上澆油，也避免國際社會的譴責。不過，當局面到了失控的狀態，武警無法應付抗議者，那麼無疑，習近平是會聽從軍人的意見的。他是個實用主義者。

到目前為止，公眾對習近平抱以很高期望，因為，如專家所說，“對於胡錦濤班子的不作爲和無能深深的幻滅。”在交班給習近平之後一個星期，使他的歌手妻子成名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便在電台裡唱響，並躍居流行暢銷榜上。它抓住了公眾的情緒，有助於驅散悲觀。拿它與美國公眾在 30

年代初歡呼羅斯福上台、期盼他實現“美國將會繁榮”承諾的那首《好日子又來了》的效果相比，是再貼切不過的。

對公眾來說，尤其是對西方人來說，習近平擁有無限制的權力——他領導了一個沒有反對派的黨，統治了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實體，無情地直逼



習近平對軍隊有更強的掌控力。

美國在上個世紀兩次大戰後一直佔有的霸主地位。但是^在中國總是存在一個“但是”——對習近平如此高的期望，可能沒有把限制他實現的因素考慮進去。

跟民主國家的總統相比，習近平底氣不足，因為他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而且，在政治局常委內，每個成員都代表著一個巨大的人際網和一系列利益集團。習近平不可能像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一言九鼎。在主要政策問題上，實施所有常委的一致同意，實際是各方各派政治和經濟利益互相平衡

的結果。常委們可能會一道出席各種公共會議，但是他們很少互相交流。

目前政治局常委的結構，是鄧小平倡導集體領導、確保中國穩定的努力結果。

“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在 1992 年如是說，“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一結構，表面上防止了一人獨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得黨內元老，比如鄧小平，更容易控制它，因為政治局常委內沒有一個人擁有絕對權力。1989 年，儘管鄧小平已經讓出了權力，還是可以不顧大多數委員的意願，命令軍隊鎮壓抗議者。反對他軍事行動的委員遭到了清除。

江澤民當上黨的總書記之後，鄧小平監督著他的每一個動作。內部消息人士說，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帕金森氏症，或者他還不是那麼老，他可能在 1992 年就把江澤民拿掉了，因為他對江澤民經濟改革的慢速度很不滿。為了確保他的意願得以延續，鄧小平甚至指定了江澤民的接班人。

鄧小平死後，江澤民的權威很快地上升。在退休之後，他仍然支配著政治局常委。胡錦濤據說在所有主要方針上都會請教江澤民。和鄧小平一樣，江澤民干預了兩代接班計劃——在十七大上指定習近平為皇儲，又在 2012 年影響了領導層的任免。

隨著習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就職，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他將不得不應付中共元老。如果習近平走得太遠，他們可以集合起來對其干預。習近平還要面對來自其他太子黨的挑戰，他們覺得有資格對他表達自己意見。他在太子黨中間的朋友和敵人都會試圖對他的決策施加影響。考慮到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如果習近平這些人際關係處理得不好，他們都可能成為障礙。

阻力還可能來自黨內政府內不同級別的官員。西方的學者和記者們錯誤地把中國領導層貼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標籤。在很大程度上，共產黨內沒有真正的改革派或保守派。作為現有政體的受益人，中國領導層選擇當改革派，僅僅是在改革可以增加或最大化他們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他們可以享受終身的特權，他們的子女控制著中國巨大的財富。一旦任何改革措施破壞了權力平衡，或危及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人人都會成為極端保守派。

黨的幹部中絕大多數，包括習近平和其他常委，公開地都同意，政治或民主改革是中國未來唯一出路，但是誰也不想在自己任內出現改革。近年在阿拉伯國家發生的起義——所謂“阿拉伯之春”——已經讓中國領導們敏銳地意識到政治上的動亂和他們自己的命運。還有，目前中共領導層進行大規模政治改革的動力還不存在。在國際上，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真正的和潛在的市場控制，仍然可以吸引大批急於賺錢的投資者、急於求成的政治家和機會主義學者，他們會奉承和拉攏中國，以獲得經濟收益。在國內，當局通過嚴控和鎮壓，仍然能夠掌握住大局。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習近平成爲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可能性很小。習近平將會大力採取一系列懲治腐敗、爲窮人增加社會福利、鼓勵發展私人企業等權宜性措施，同時可能會暫時放鬆對一些政治問題的控制，以重新獲得知識分子的信任。黨也可以提出些實驗性措施來加強法制建設，但是穩定永遠是壓倒一切的，一黨專制也是絕對不變的。外交上，亞洲鄰國，對中國過去的好戰風格還心有餘悸，他們會更多地去靠近美國。習近平在解決與鄰國貿易和領土爭端時，可能會採取軟硬兼施，或更爲安撫的姿態。

但是，表面化的措施，是無法解決中國根本性的社會、政治和外交難題的。

經過 30 多年的市場改革，中國徹底改變了自己，從一條破爛的舢板，成長爲一艘豪華遊輪。這艘國家遊輪已經進入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國經濟成長的步伐已經極大地放慢。因爲快速建築和房地產價格飆升而產生的泡沫，無理性發放給地方政府腐敗官員和龐大國有企業的貸款造成的金融體系危機，都是造成大船可能翻沈的潛在危險。

還有，經濟上的改革，使得大眾中間急於致富的強烈欲望猶如脫韁野馬，眼看著財富落入少數高官和投機家之手，令他們感到憤怒和不平。如果說大眾不是仇富、仇官的話，至少他們對貧富差距的懸殊愈加關注。目光短淺的發展，不考慮未來一代代人們的生存，耗盡了自然資源，污染了環境。

貪婪的政府官員欲壑難填。普遍的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警察、法庭、稅收部門、質量管

理部門和信訪部門。想進好學校，要賄賂老師；手術前，要賄賂醫生。在胡錦濤治下，政府發起了一個又一個廉政運動，反腐敗的機構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多，但是，除了幾個高調做樣子的審判，什麼都無法奏效。

儘管政府對新聞媒體牢牢控制，公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獲得信息更多，薄熙來醜聞在微博上傳播的方式，移動通訊技術的發達，都在顛覆著政府在新聞管制上的努力。政府想要控制網絡，已經越來越難了，駭客們翻過防火牆的速度，幾乎和政府自己的駭客設置和改進防火牆的速度相當。更多的中國人能夠自己思考，為自己國家的未來作出明智的決定。黨可以把中國的異議人士全部關押起來，但他們防止不了滿腹怨氣的工人農民起來造腐敗和社會不公的反。政府可以調動武警，甚至軍隊，來撲滅十次這樣的大火，但只要有一場他們沒控制住，就可能引起一場革命，就像中東和前蘇聯獨裁國家發生的一樣。

政府中的很多人可能把西方視為中國主要的潛在不穩定因素。沒錯，隨著在世界範圍投資的擴大，中國不僅出口廉價商品，而且輸出蹩腳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它快速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和對資源似乎永無止境的需求，已經導致了國外、特別是亞洲鄰國更多的不安。中國越來越自大的行為和言辭，暴發戶的典型作派，正在淹沒它的外交目標。國內增長的民族主義，也使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容易受到責難，使政府在全球範圍與對手進行周旋的空間更為狹小。然而毫無疑問，中國政權穩定的最大危險，正是中國共產黨——最

脆弱、最不穩定的因素都來自黨本身。很多年來，西方分析家們將中國領導層交班的有序制度化歸功於鄧小平，但是由一位籍籍無名的英國商人引發的薄熙來一案，不僅在 2012 年的換屆中破壞了這一準則，而且表明了，爲了確保共產黨繼續統治中國的和平交接概念，或許是不再可能的 20 多年來，從政治局常委到國有企業的各級領導，黨已經建立了一個應該都是精英的體系。提升的標準，是根據候選人的年齡，學歷，和政府工作經驗或成就。然而這一過程不是遵循公開和公平法則的。官員的選擇，是少數幾位黨內強人和老人在暗室中操作的。其結果就是，領導班子的交接，在黨代會之前充滿了陰謀和激烈的派系鬥爭。政治精英們仍然要依靠家庭或私人關係的提攜，進行人身攻擊，迫害，甚至謀殺。在薄熙來勾結自己在上層的朋友和同盟者要篡權的時候，厄運降臨到他身上，只是因爲他的對手採取了和他同樣的陰謀手法，把他拉下馬。在古代中國的宮廷裡，圍繞王位繼承的陰謀和殺戮是永恒的主題。到了 21 世紀仍沒有改變。除了名稱，共產黨與腐敗的君主已經沒有什麼兩樣。

不過，在某種意義上，除掉薄熙來比很多人預期的要困難得多。薄熙來的盟友和敵人其實是深深地交織在一起——他們有著共同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做到打擊一個對手同時又不傷害或得罪自己圈子裡的什麼人，尤其是，這些結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不斷在改變的。新一輪政治陰謀會因爲其他的王立軍和薄熙來而產生，更多的政治地震還可能爆發。當代中國宮廷政治觀察家們，或許還不

知道，未來的政治震蕩會以什麼樣的形式、會有多大、或誰會獲勝，但是大量的醜聞，暴露出整個中國發展模式的致命傷——沒有民主改革的經濟發展。在一個統治者拒絕民主、公眾缺乏起來反對統治者能力的國家裡，政變就是永恒的威脅。只要中國沒有結束一黨專制制度，中國



海伍德事件僥幸有驚無險度過。下一次，中國共產黨還能這麼順利嗎？

人民或外國商人、企業和政府就沒有穩定和安全。

尼爾·海伍德在重慶一隅的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離奇死亡，要不是中國爭權奪利者神經脆弱，要不是這一制度從根本上的腐爛，可能也就悄無聲息地過去了。一位有著太多敵人的公安局長，一個面臨自己進入決策層最後機會而野心太大的政治家，使這個小人物變為中國政治軀體中心的一個惡性腫瘤，使得這一中心在它最大的一次演出之前，倉促地、

甚至是不顧一切的來個大改組。黨的代表大會這一次是如期進行了，新領導們也列隊亮相了，中國在全球崛起的總體感覺也沒有中斷。但是下一次，中國共產黨就未必這麼幸運了。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中文版後記

純屬巧合，當我們讀完《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譯稿最後一段文字，中共當天便宣佈了對薄熙來的刑事起訴。而寫本書的緣起，是本書作者，在2012年2月2日早晨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被告知王立軍被調查、被調職，從而引爆了重慶政變的報導大戰。這也是一種巧合，因為我們與重慶、與薄熙來並無淵源。我們只是較早便預測，薄熙來定是中共十八大前最大的變數，因為有他，令中國社會的權貴階層更為不安。即使他也是權貴階層中顯赫的一員，但他壓抑不住狂放的野心。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最開始只是寫給英文讀者看的，我們希望西方讀者能夠比較完整地瞭解這一事件，而且使他們可以從更多角度審視中國這場變局。西方媒體上關於重慶事件報導很多，但在我們看來仍然顯得零碎，過於停留在事件表象，這是多數媒體難以避免的缺失，尤其是在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報導中國。我們這本書，不僅詳盡披露了我們所知的媒體上尚未披露的內幕，同時，我們試圖挖掘事件背後隱藏的意蘊。當然，將這樣一個詭秘的事件，給西方人講清楚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從本書英文版獲得眾多報導、評介和推薦看，我們的努力得到了足夠的回饋。這本書被認為是迄

今“揭露了薄熙來大戲最多實情、最令人信服的”著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在《華爾街日報》上的評論）；“兩位作者作者解釋中國政治背景的能力傑出，運用絕佳的內線消息來細究官方說法以外的東西。本書的最高價值在於它對事件提供新鮮和公正的角度，而不是為了博取新聞版面譁眾取寵，是一本讓人想一直讀下去，並幫助理解中國諱莫如深的政治系統的絕佳作品”（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在《每日電訊報》上的評論）。

我們並非不知道這本書的缺失，不但在本書的前言中作了檢討並對讀者預警，而且在給讀者簽名時，我們反復寫下的是：“我們只是試圖接近真相”、“我們離真相依然遙遠”。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出不出中文譯本猶豫不決——中國讀者想必已經瞭解了關於薄熙來事件的豐富信息，何況在這本英文書出版之後，薄熙來案件又有了一些發展。

最終鼓勵我們出中文版的，是一些中國官員和巨商。他們在看完英文版後對我們說：“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如此不帶偏見、如此具有洞察力地完整述說了重慶事件”，“至今薄熙來案件的發展，外界沒有超過《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掌握的範圍。中國人應該讀這本書。”

於是，我們邀請李田心女士，根據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的英文版 *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翻譯出了這本《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同時邀請陳小平博士、作家高伐林先生，對譯稿進行了審訂。在此對他們的貢獻表示感謝。

我們還要感謝數十位不能公開姓名的中國官員和知情者，感謝眾多媒體同行，感謝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的團隊，他們提供的信息，支持和參與，成就了這本書。

我們只是因偶然的機會寫了這本書，但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在中國發生不是偶然的。而且，這類故事還會以更離奇的方式發生。沒有人能令人信服地預言中國，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文明與野蠻的爭鬥中，更多人會守不住尊嚴和做人的底線，或者失去自由、失去生命，也有人會獲得我們更多佩服、尊重。

何頻 黃聞光

2012年7月27日